零之使魔 01

───────────────────────────

作者：山口升

插画：兔冢英志

录入：任雷劈

扫图：不详（来源网络）

初校：任雷劈

二校：任雷劈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者和录入者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内容简介

　　一张开眼，我居然变成宠物（×）使魔！？

　　「你是谁啊？」——才人一清醒便看见眼前有位可爱的女孩子正窥视著自己。张望四周后，发现是个陌生的地方，而且有许多穿得像是魔法师的人们，正围在自己和女孩身旁。这位女孩——露易丝似乎是把才人当作使魔而「召唤」到异世界来了。面对满脸孤疑的才人，露易丝说要订下契约，便突然吻了才人。才刚生气自己的初吻被夺走，才人的手背上就浮现了奇怪的文字，成为了露易丝的专属使魔。毫无办法的才人，只好和露易丝一起生活，然后一边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

INDEX

　　魔法之国

　　第一章 我是使魔

　　第二章 零的露易丝

　　第三章 传说

　　甘道夫

　　第一章 使魔的一天

　　第二章 微热的齐儿可

　　第三章 托里斯汀的武器店

　　第四章 土块的佛肯

　　第五章 破坏之杖

　　\*欧斯曼老翁

　　托里斯汀魔法学园的院长。

　　明明是为伟大的魔法师，

　　平常却老是作出使役老鼠来偷窥的行为。

　　\*隆格维尔

　　欧斯曼的秘书，是位稳重的女性。

　　似乎也会使用十分厉害的法术。

　　\*塔帕莎

　　虽然看起来身材娇小，却非常善于使用魔法。

　　与齐儿可是好友。

　　别名是「雪风的塔帕莎」。

　　\*露易丝

　　才人的「主人」。

　　是位生于贵族世家的大小姐，不过却因为魔法老是失败而成绩吊车尾。

　　别名是「零的露易丝」。

　　\*平贺才人

　　被露易丝「召唤」，而成为使魔的高中生。

　　好奇心旺盛，而且非常不服输。

　　\*齐儿可

　　靠著本身的美貌与身材，迷倒了学园内男学生们。

　　和露易丝一向水火不容。

　　别名是「微热的齐儿可」。

　　\*基修

　　托里斯汀魔法学园的学生之一。

　　生性爱装模作样，而且非常瞧不起才人。

　　别名是「青铜的基修」。

魔法之国

第一章 我是使魔

　　「你是谁啊？」

　　身后映著蔚蓝透澈的青空，女孩直盯著才人的脸提问。她与才人年纪相仿，在黑色的斗蓬下，穿著白色的上衣，配上暗灰色的褶裙，以蹲著的姿态吃惊地观察才人。

　　长相……非常可爱。把带著一抹桃红色的金发和白皙剔透的肌肤作为舞台，茶褐色的眼珠滴溜溜地彷彿正跳著舞。就像外国人般……应该说，她本来就是外国人，是位貌似人偶般可爱的外国女孩，不对，又或许是混血儿？

　　可是，她所穿的是哪间学校的制服啊？从来没见过说。

　　才人似乎是仰著身子躺在地面上，他抬起头环顾四周。

　　有许多身穿著斗篷的人，满脸好奇地看著自己。富饶的草原向四周延伸，远方还可看见像是在欧洲旅行相片中所见到的城堡。

　　彷彿身处幻想世界一般。

　　才人感到一阵头痛，边摇著头说：

　　「问我是谁……？我叫平贺才人。」

　　「你是哪里的平民？」

　　平民？那是啥玩意。围绕在四周的少年少女们，都和女孩穿著同样的制服，手里还拿著像是棒状的东西。

　　我是迷失在美国学校之类的地方了吗？

　　「露易丝，你用『使魔召唤』召唤出个平民能干么啊？」

　　听到有人这么说，除了盯著才人看的少女外，全员哄堂大笑。

　　「我、我只是犯了点小错！」

　　才人眼前的少女，用著如铃声般的声音大声反驳。

　　「什么犯了点小错，露易丝你不是总是这样吗？」

　　「真不愧是零的露易丝啊！」

　　听了这句话，人群顿时陷入一阵大爆笑。

　　直瞧著才人看的少女，似乎名叫露易丝。

　　总之，看来这里不是美国学校，毕竟到处都看不到该有的建筑物。

　　电影的场景？还是什么节目的拍摄？才人脑中突然闪过此种念头。

　　不过，作为电影场景这里还真是宽广啊。日本有这种景色吗？不，也可能是什么新开的主题乐园。可是，为什么我会睡在这里呢？

　　「寇伯特（Colbert）先生！」

　　名为露易丝的少女大声呼喊。一位中年男子从人墙当中走了出来。由于他的打扮太过奇特，令才人感到非常可笑。

　　手持大大的木杖，身上还披著全黑的斗蓬。真是怪异的模样。

　　这打扮根本和魔法师没两样嘛？这家伙脑袋没问题吧。

　　我知道了，这里是某个角色扮演的会场吧。

　　可是，即使如此，周围的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

　　才人忽然感到害怕，如果是什么奇怪的宗教集会该怎么办？那的确很有可能。这些家伙用了未知的方法让正在街上散步的自己睡著，再带往这里。那面像镜子般的玩意就是他们设的陷阱，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才人心想，在了解状况前还是老实点吧。

　　叫做露易丝的女孩仍拼命地开口恳求著，像是「请让我再试一次」、「求求您」之类的，一边说一边奋力挥舞著双手。

　　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可爱，却沉迷于奇怪的宗教之中啊……才人不禁感到有些同情。

　　「怎么了，瓦利埃尔小姐？」

　　「那个！请让我再重新召唤一次！」

　　召唤？

　　那是什么？刚才她也有提到这个字吧。

　　身穿黑色斗篷、叫做寇伯特的男子摇了摇头。

　　「不行，瓦利埃尔小姐。」

　　「为什么！」

　　「这是规定。升到二年级的时候，会让各位进行『使魔』的召唤，也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仪式。」

　　使魔？那是啥鬼东西？

　　「依照仪式所召唤出的『使魔』，来固定各位今后的属性，并且依此修习各自的专门课程。本次所召唤出的『使魔』是无法变更的，谈到原因的话，因为春天的使魔召唤是件非常神圣的仪式，所以不管喜好与否，你都只能将他收为使魔了。」

　　「可是！我根本没听过把平民当成使魔的例子啊！」

　　听到露易丝这么说，周围再度笑声四起。露易丝转身瞪向人群，即使如此笑声还是无法停止。

　　春天的召唤使魔仪式？

　　那是啥？

　　从刚刚开始就抓不到头绪，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果然是什么新兴的宗教吧。我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啊……还是立刻抓紧机会，逃离这里才是保命之策。

　　不过说实在的，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难道说，是被带到国外来了？是绑架？我被绑架了啊！

　　才人心想，这下真的麻烦了。

　　「露易丝小姐，这是一贯的传统，无法破例。而他嘛……」

　　扮成魔法师的中年男子，指著才人说著。

　　「或许只是普通的平民，但既然已被召唤出来，就非得成为你的『使魔』不可。自古以来，虽然并无将人类当成使魔的例子，毕竟春天使魔召唤仪式的规定比起任何规定更为崇高，所以你只能把他当成自己的使魔了。」

　　「怎么会这样……」

　　露易丝泄气地垂下双肩。

　　「好了，那就继续完成仪式吧。」

　　「咦……和他？」

　　「是的，快点完成吧，下一堂课都已经开始了。你自己想想，光召唤成功你就花了多少时间啊？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终于召唤出来。别说这么多了，赶紧订下契约吧。」

　　「对啊对啊。」

　　四周的学生开始起哄。

　　露易丝满脸困惑地看著才人的脸。

　　怎、怎么了？你们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喂。」露易丝开口对才人说：「你可要好好感谢我啊，被贵族如此对待，一般来说，可是一辈子都没这种矶会的。」

　　贵族？你白痴啊，什么贵族，你们这些家伙不过是变态的扮装新兴宗教分子吧。

　　露易丝做好觉悟地闭上眼睛。

　　将手上握著的木杖在才人的眼前挥舞。

　　声音清晰地开始咏唱像是咒文般的字句——

　　「我名为露易丝·法兰西斯·露·布朗·杜·拉·瓦利埃尔（Louise Frangoise Le Blanc de la Vallière），掌管五种系统之力的五角形，请将祝福赐给他，而成为我的使魔。」

　　并迅速地将木杖放在才人的额头上。

　　接著，把自己的嘴唇缓缓迎向才人。

　　「你、你想干么？」

　　「别管那么多，你不要动就对了！」

　　露易丝用带著些许怒意的声音回答。

　　然后，露易丝的脸慢慢地靠近。

　　「等、等一下，那个、我、我连心理准备都……」

　　才人立刻陷入慌乱，表情微微地颤抖著。

　　「真是的！就叫你安静别动了嘛！」

　　露易丝伸出左手扶住才人的头。

　　「咦？」

　　「嗯……」

　　露易丝与才人的双唇重迭在一起。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契约是指亲吻吗！

　　双唇柔软的感触，让才人更加感到混乱。

　　这是我的初吻啊！怎么会在这种地方，让不知名的家伙给夺走！

　　才人顿时全身僵硬地横躺在地上。

　　露易丝这下才将嘴唇离开。

　　「结束了。」

　　露易丝满脸通红，装出带著骄傲而害羞的神情。才人心想「你脸红个什么劲啊」。

　　「该感到害羞的不是你，是我才对吧！你居然就这样突然亲过来！」

　　不过，露易丝完全无视才人的抗议。

　　这不是强吻他人的人该有的态度吧，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玩意啊！好恐怖呀！才人心中暗祷希望能赶快回去、回家上网，而且才刚到交友网站登录完而已，还想回去确认电子邮件。

　　「虽然『使魔召唤』失败了这么多次，不过『使魔立契』倒是做的很完美呢。」寇伯特很高兴地这么说。

　　「因为只是普通的平民，所以才能成功订下『契约』吧。」

　　「我敢打赌如果是高等的幻兽，这家伙根本没办法订下『契约』。」

　　有几位学生讥笑地说。

　　露易丝听完瞪著他们吼道：

　　「少瞧不起人！我偶尔还是会成功的！」

　　「还真的是『偶尔』啊，零的露易丝。」

　　有著一头漂亮的卷发和些许雀斑的女孩嘲讽地说。

　　「寇伯特先生，『洪水』的蒙莫朗西居然侮辱我！」

　　「谁是『洪水』，我叫做『香水』的蒙莫朗西呀！」

　　「听说你小时候不是像洪水般老尿床吗？所以还是『洪水』比较适合你啊！」

　　「你居然敢对我这么说！零的露易丝！连魔法都使得零零落落，你凭什么骂我！」

　　「两个人都住口，贵族之间要彼此尊重啊。」

　　这些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契约」？「使魔立契」？此时，才人的身体开始莫名感到灼热。

　　「呜哇！呀啊啊啊啊！」

　　才人反射性地站了起来。

　　「好热！」

　　露易丝带著不耐烦的口气说：「马上就结束了，忍耐一下吧。只是『使魔的卢恩（注：Rune，古代北欧民族所使用的文字。）符文』正要刻在你身上罢了。」

　　「快住手！你到底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这样一来，我连好好地睡一觉都没办法，好热！别开玩笑了！

　　「我说啊？」

　　「怎样！」

　　「你认为平民可以用这种口吻对贵族说话吗？」

　　不过，灼热感只是短短的一瞬间，身体立刻恢复原来的平静。

　　「呼……」

　　名为寇伯特的扮装中年魔法师，走近跪在地上的才人身旁，调查才人左手的手背。

　　手背上显现出陌生的文字，应该说，那真的是文字吗？它就像蛇在蠕动般、从未见过的模样。

　　才人也直盯著自己的手看，心想这的确不是戏法，那究竟是什么？

　　「嗯嗯……」

　　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了。

　　「真是罕见的卢恩符文啊。」拟似魔法师的中年男子这么说。

　　「你们到底是什么玩意啊！」

　　虽然才人大声吼叫，却没半个人理他。

　　「好吧，那大家就先回教室吧。」

　　扮装中年魔法师转过头去，飞向空中。

　　才人吓得张开嘴巴眼睁睁地看著这副景象。

　　他、他飞起来了？而且还浮在半空中？

　　这太不可思议了。

　　其它的学生也纷纷一起浮上半空中。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一个人的话还有可能靠特殊手法飞上天，可是他们全都飞了起来。

　　试著找看看有没有钢丝还是吊车。可是，四周只有一片广际的草原，哪里都找不到机关或是任何形似机关的东西。

　　飘浮在空中的师生们，迅速地飞往像是城堡般的石造建筑物。

　　「露易丝，你就自己走回来吧！」

　　「先别说『飞翔魔法』了，那家伙连『飘浮魔法』都没办法好好使用呢。」

　　「那个平民作你的使魔实在太合适了！」

　　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嘲笑露易丝一边飞离。

　　被留在原地的，只剩下名叫露易丝的女孩和才人。

　　看到只剩下他们两人，露易丝不免叹了一口气，接著把身子转向才人，大声怒吼地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才人一听之下勃然大怒，这句话应该是我的台词吧。

　　「我才想问你是什么人呢！还有这里是哪？他们又是什么玩意？为什么会飞！你究竟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

　　「真是的，虽然不知道你是从哪个乡下地方来的，我就说明给你听吧。」

　　「乡下？这里才是乡下吧！东京才不像这种穷乡僻壤呢！」

　　「冬晶？那是什么地方，在哪个国家？」

　　「日本。」

　　「那又是哪，我根本没听过这种名字的国家。」

　　「少装死了！说到这个，为什么那些家伙会飞，你刚刚也看到了吧！他们飞上天了耶！」

　　可是露易丝却丝毫无动于衷，反而露出一副「这有哪里奇怪了」的模样。

　　「他们的确飞上天了，而且魔法师不会飞才奇怪呢。」

　　「魔法师？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啊！」

　　才人紧抓著露易丝的肩膀怒吼著。

　　「这里是托里斯汀！而且正是那所负有盛名的托里斯汀魔法学园！」

　　「魔法学园？」

　　「我是二年级的露易丝·杜·拉·瓦利埃尔，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主人了，这点给我好好记住！」

　　才人顿时全身无力。

　　总觉得有种非常不祥的预感。

　　「那个……我说露易丝小姐啊。」

　　「什么事。」

　　「我真的被你召唤了？」

　　「我从刚刚就重复过无数次了，说到我嘴巴都酸了，总之，你就看开点吧，连我都只能接受事实了。唉，为什么我的使魔会是这么差劲的生物呢……？如果是更帅气一点的就好了，像是龙或是狮鹫、人面狮身兽之类的，至少能是只鹫或是枭之类的也行。」

　　「像是龙或是狮鹫？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指『如果使魔能是那种生物就好了』的意思。」

　　「真的有那种东西存在吗！」

　　「当然有，为什么这么问？」

　　「你唬我的吧？」

　　才人带著笑容回答，可是，露易丝却是一脸正经的模样。

　　「算了，或许只是因为你没见过罢了。」

　　露易丝用带著些无奈的声音回答。完全看不出有任何开玩笑的模样。从刚才飞上天的魔法师与现在提到的幻想世界之单字结合下，才人背后忽然袭来一股寒意，并且直冒冶汗。

　　「会飞的人类……我猜……你们该不会……真的是魔法师吧？」

　　「你说对了。明白的话，立刻把放在我肩上的手拿开！像你这种身分，本来是连开口发问的资格都没有的！」

　　我在作梦……这一定是梦境吧。

　　才人顿时浑身脱力，连腰都挺不直，双膝跪倒在地上。然后用惊讶到有些失神的声音开口问道：

　　「露易丝。」

　　「不要随便直呼我的名字。」

　　「打我一拳。」

　　「啊？」

　　「尽全力打我的脑袋。」

　　「为什么？」

　　「我想差不多该梦醒了，然后从这梦中醒过来后，我要上网。而且今天早上，老妈说过今天的晚餐是汉堡排。」

　　「上网？」

　　「不懂没关系，反正你不过是我梦中的居民罢了，这点小事别在意。总之赶紧让我从这梦境中醒过来吧。」

　　「虽然我听不大懂你在说什么，总之打你一拳就对了吧？」

　　露易丝紧紧握起拳头。

　　「拜托你了。」

　　接著举起拳头。

　　露易丝的表情变得有些可怕，她心中似乎也有许多的怨气。

　　「……为什么你要恬不知耻地被召唤？」

　　「你问我我问谁。」

　　「为什么身为瓦利埃尔家三女……有著值得夸耀、正统名门贵族血统的我，非得让你这种家伙当自己的使魔不可？」

　　「谁知道。」

　　「……到底是谁决定，订契的方法得用亲吻的呢？」

　　「你问错人了。总之快打吧，我讨厌这个恶梦啊。」

　　「恶梦？该说这句话的是我才对吧！」

　　露易丝狠狠地使出全力往才人的脑袋挥了一拳。

　　「刚才那可是我的初吻啊！」

　　似乎威力有点过大了，才人心中想著「我也是啊」，同时昏了过去。

　　平贺才人。十七岁，高中二年级。

　　运动神经，普通。成绩，中等中的中等。单身经历十七年，无赏罚纪录。

　　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说到平贺同学嘛，个性好强，有著强烈的好奇心，不过有点迟钝就是了。」

　　而父母的评价则是：「老是傻里傻气的，再更用功贴念书吧。」

　　正因为个性迟钝，所以很少做出令人意外的行为，反而属于什么都能接受的那一型。

　　刚才虽然看到有人飞在空中而激动不已，但是若换成一般人，早就吓得腿软，他却只有这么点反应，大部分便是托这种个性的福。

　　反过来说，就是生性对事情不会想得太深入。而且还有著相当不服输的性格。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或许和刚才的露易丝个性满相似的吧。

　　有著如此个性的才人，在短短的三十分钟前，仍好好地走在地球的日本东京街道上。

　　事情发生在修好笔记型计算机后回家的路上，因为这样就能上网了，所以他正兴奋不已，才人刚到交友网站登录完数据而已，心想或许能因此交到女朋友。他希望能从平淡的每一日中，寻求到一些刺激。

　　可是，刺激的事物并未出现在网络上，而是出现在他回家的路上。

　　从车站回到家中的路上，有面会发光、形似镜子的玩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才人顿时停下脚步，直盯著那玩意瞧。恰巧才人的好奇心比起一般人要强上一倍。

　　那是一个高约两公尺、宽约一公尺左右的椭圆形，完全没有厚度，仔细一看，还微微地浮在半空中。

　　它立刻燃起才人的好奇心。他思考著「这是什么自然现象吗」，然后直盯著那面闪闪发光的镜子（的相似物）看。

　　不管怎么观察也搞不懂，而且像这样的自然现象才人也从未听过，正打算忽视它从旁经过时，他与生俱来的强烈好奇心还是替他带来了灾难。

　　他心生一念，想要穿过那面镜子。

　　原先决定无视它的想法，立刻转变成「稍微试试看应该没关系吧」。真是个糟糕的个性。

　　他立刻拿起路上的小石子，往镜子扔去。小石子便消失在镜子（的相似物）里。

　　「喔喔」才人在心中低语著，而且即使走到镜子（的相似物）后面，也完全找不到石头的踪迹。接著他从口袋中拿出家里的钥匙，将钥匙的前端伸进镜子（的相似物）中。

　　什么反应也没有。

　　再抽出来确定看看，钥匙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才人立即判断，即使穿过去应该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这么一想，他便心痒痒地更想穿过镜子了。

　　最后，他边想著「还是不要好了」，但身体却还是穿过去了。有点类似「好！马上就来念书吧，却仍旧打开漫画看」的心境。

　　才人立刻感到后悔，因为有一股激烈的冲击向他袭来。和他小时候母亲买回家的提升智力机器，按下电流开关时，身体所受到的冲击相似。

　　才人因而失去意识，然后，一醒过来便见到……

　　眼前是个幻想世界。

　　「这是真的吗？」

　　露易丝带著怀疑的眼光看著才人说，而手上拿著宵夜的面包。

　　两人隔著桌子坐在椅子上相对。

　　这里是露易丝的房间，大约有十二个榻榻米宽，由于窗户在南边，所以床安置在西边，而北边是门口，东边则放了一座很大的衣橱。不管哪一个看起来都像是高价的古董品。

　　昏倒后恢复意识的才人，被露易丝给带到这里来。

　　才人边揉著痛楚不已的脑袋回答露易丝的问题，刚才被打的脑袋还在痛。

　　「我骗你干嘛。」

　　才人从未像今天这么憎恨自己的强烈好奇心。

　　如果别穿过那个鬼东西就好了……

　　这里不是日本，也不存在于地球上………

　　像这种有著魔法师飞在空中的国家，至少才人在国中地理中从未学到过。

　　而且就算真的有这种园家，那轮浮在空中大得夸张的月亮又是什么玩意，和地球高挂在夜空中的月亮，相比之下大上两倍。

　　大得吓人也就算了，或许某个国家的确有这种夜晚也说不定。

　　可是有两个月亮这点实在太奇怪了，难道在才人失神的时候，月亮多了一个吗？

　　不对，这不可能。也就是说，这里的确不是地球。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而且已经是深夜了。此时，家人应该正在担心我吧，想著想著，才人感到很悲伤。

　　窗外除了夜空外，还能看见刚刚才人躺在上头的草原，在皎洁的月光照明下，还看得见那一头有座高耸的山岭。而右手边则看得见有片茂密繁盛的森林。才人不免叹了一口气，这和日本所见到的森林完全不同，日本并没有这么广大的常绿树森林。

　　就像中世纪的城堡般，得经过学园的内部用地，才能进到这里，如果只是一般的旅行，这里遍布著令人兴奋不已的景象。

　　用石头做成的拱门，同样用石头刻造出的厚重楼梯……

　　露易丝和他说明过：「这里是托里斯汀（Tristein）魔法学园。」

　　而托里斯汀魔法学园是采取全员住宿制的学校。

　　魔法学园！真是太棒了！全员住宿制！真是太棒了！的确有这种电影作品对吧！

　　但是，这里不是地球……

　　「真令人难以置信。」

　　「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其它世界是什么意思？」

　　「没有魔法师，月亮也只有一个。」

　　「真的有这种世界吗？」

　　「我原先待的世界就是那样的！」才人大声怒吼。

　　「别随便大吼大叫啦，明明只是个平民。」

　　「谁是平民啊！」

　　「因为你也不是魔法师吧，这样的话不就是平民了吗？」

　　「你说的魔法师和平民到底是什么玩意？」

　　「真是的，你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人吗？」

　　「所以我刚刚就说过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听到才人这么说，露易丝有些难过地把手肘靠在桌子上。

　　桌子上摆著一个附著装饰艺术派灯罩的油灯，油灯中淡淡的灯火摇曳著，隐隐约约地照亮著房间，这里似乎没有电力的样子。

　　这些全都是精心制作的东西嘛，就像以前全家去旅行时，洋房里头的东西一样。

　　制作？

　　原来如此，这是……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露易丝抬起头问。

　　「这是在整人对吧，这是整人节目。大伙联合起来骗我，没错吧！」

　　「整人节目是什么啊？」

　　「先前有人受伤所以被停播了，最近因为没题材所以又开始了对吧，摄影机在哪里！」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才人扑向露易丝。

　　「呀！你想干什么啊！」

　　他踢倒椅子，压在露易丝身上。

　　「麦克风在哪！这里吗？」

　　强压著顽强抵抗的露易丝，才人打算解开白色上衣的钮扣，可是，两腿之间立刻被重重地踹了一脚，才人痛到蹲在地上发抖。

　　「喔啊啊啊啊啊啊……」

　　「你、你居然敢对身为贵族的我……」

　　露易丝气得浑身发抖，一边站起身来。

　　在强烈的痛楚下，才人才发现——

　　这不是梦。

　　而且，这里也不是地球。是某个异世界。

　　「求求你……」

　　「什么啦！」

　　「让我回家……」

　　「办不到。」

　　「为什么啊……」

　　「因为，你已经和我立下契约，成为我的使魔了，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乡下土包子，还是其它世界来的人类，只要订下了使魔的契约，就无法更改了。」

　　「别开玩笑了……」

　　「我也不想啊！为什么像你这种家伙会是我的使魔！」

　　「那就让我回去吧……」

　　「你真的是其它世界来的人？」

　　露易丝带著些困扰般的口气问。

　　「没错。」才人点头肯定。

　　「让我看看证据。」

　　才人按著疼痛的跨下站起身，然后打开包包。

　　「这是什么。」

　　「笔记型计算机。」才人回答。

　　刚修好的笔记型计算机像新的一样闪闪发亮。

　　「的确，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它是哪种魔法道具？」

　　「这不是魔法，是科学。」

　　才人按下电源键，笔记型计算机立刻响起嗡嗡的运转声并开始启动。

　　「呜哇，这是什么。」

　　看到呈现在眼前的画面，露易丝惊讶地喊出声。

　　「笔记型计算机的画面。」

　　「好漂亮……这是用什么系统的魔法运转的？风？还是水？」

　　「是科学。」

　　露易丝一脸呆然地直盯著才人瞧，那是一副天真无邪的表情。

　　「科学是什么系统？和四种系统不同吗？」

　　「烦死了！总之这不是魔法啦！」

　　才人挥手否定。

　　露易丝深深地坐到床上，把双脚在那晃啊晃，然后张开双手，一脸若无其事地说，

　　「喔——可是，光这个东西我还是没办法相信你说的话耶。」

　　「为什么没办法相信？你们的世界根本没这种东西吧？」

　　露易丝嘟起嘴回答。

　　「的确是没有啦……」

　　「那就相信我说的话啦！你这个不明事理的家伙！」

　　露易丝听完摇了摇头，把那头长长的秀发弄乱。

　　「我知道啦！相信你就是了！」

　　「真的吗？」

　　露易丝抱著双臂偏著头大声地说：「因为如果我不这么说，你就会一直唠唠叨叨的嘛！」

　　「总之你能了解就好，那就让我回家吧？」

　　「办不到啦。」

　　「为什么！」

　　「因为根本没有联系你的世界和这里的魔法啊。」露易丝满睑困惑地如此回答。

　　「那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

　　「这种事我哪知道啊！」

　　才人和露易丝相互怒视。

　　「我说啊，我敢确定真的没有那种魔法啦，而且，根本也没听过有什么异世界。」

　　「这不是召唤的人该说的话吧！」

　　「召唤魔法，也就是『使魔召唤』，是呼唤哈尔凯尼亚（Halkeginia）所存在的生物，一般来说都是动物或是幻兽，像这次召唤出人类我也是头一遭见到耶。」

　　「别说的和自己无关一样啦。这样的话，再对我施放一次那个召唤魔法吧。」

　　「为什么？」

　　「搞不好会恢复原状也说不定？」

　　露易丝听完，一瞬间露出烦恼的表情，之后立刻摇摇头。

　　「不可能。『使魔召唤』只是用来呼唤的，将使魔恢复原状的魔法根本不存在。」

　　「没关系啦，你就试试看嘛。」

　　「办不到，现在我也没办法咏唱咒文。」

　　「为什么！」

　　「……要再度使用『使魔召唤』的话，」

　　「嗯。」

　　「非得等先前呼唤出的使魔死掉才行。」

　　「你说啥？」

　　才人全身硬直。

　　「你想死死看吗？」

　　「不、免了……」

　　才人感到十分沮丧。

　　然后盯著被刻在左手手背上的卢恩符文看。

　　「啊啊，这个呢。」

　　「嗯。」

　　「表示你是我的使魔之标记喔。」

　　露易丝站起身子，双臂交叉地说。

　　仔细一看，她长得真的很可爱，还有双修长的腿和纤细的脚踝，身高也并不高，大概只有一百五十五公分左右吧。

　　眼睛像只小猫般咕溜溜地转，带些傲气的细眉，在眼睛上画出两道美妙的弧线。

　　如果是在交友网站认识她，大概我会兴奋到跳起来吧。可是，这里并不是地球，想回家也回不去了。才人感到非常悲伤，双肩沮丧地下垂。

　　「……我知道了，我就暂时当你的什么鬼使魔吧。」

　　「你那什么态度啊！」

　　「怎样，你有什么不满吗？」

　　「你说话还是这么没礼貌，这时候应该说『我的主人，请您下任何指令吧』才对吧。」

　　露易丝满脸得意地竖起手指说。虽然动作很可爱，不过话中的内容倒是很严厉。

　　「不过啊，使魔到底要做什么啊？」

　　才人反问露易丝。会出现魔法师的卡通等节目中，印象中看过也会出现乌鸦或是枭，不过它们大都只是站在肩膀上，具体来说什么也没做……

　　「首先，使魔会被赋予能够成为主人的双眼、双耳的能力。」

　　「什么意思？」

　　「使魔见到的景象，主人同时也能见到。」

　　「喔。」

　　「但是，你似乎办不到，我根本什么也看不到嘛！」

　　「你运气真糟。」

　　才人用带著些呆滞的声音说。

　　「还有，使魔会找出主人想要的东西，像是秘药之类的。」

　　「秘药是啥？」

　　「使用特定魔法时所用的催化剂，像是硫磺或是鳞片之类的……」

　　「喔。」

　　「你根本没办法找回那种东西吧！甚至连秘药的存在都不知道！」

　　「的确不可能。」

　　露易丝有些烦躁地继续说下去。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使魔的存在是为了守护主人！用它的能力，从敌人手中保护主人才是最重要的任务！可是，你的话大概是办不到吧……」

　　「我只是个人类啊……」

　　「……如果是强力的幻兽，大部分的敌人都赢不了它，你的话，一副连乌鸦都打不赢的模样……」

　　「吵死了。」

　　「因此，我决定让你做你看起来办得到的事，像是洗衣、打扫和其它杂务。」

　　「别开玩笑了，我马上就会找出回去的方法给你看的！」

　　「好好好，如果你能那么做我反倒感谢你，只要你能消失到别的世界，我就可以再召唤下一个使魔了。」

　　「你这家伙……」

　　「好，说了这么多，让我想睡觉了。」

　　露易丝大大地打了个呵欠。

　　「我要睡哪？」

　　露易丝指指地板。

　　「我又不是狗还是猫。」

　　「没办法啊，因为床只有一个嘛。」

　　尽管如此，露易丝还是丢了一张毛毯给才人。

　　然后把手伸向白上衣的钮扣，把钮扣一个接著一个解开，露出里头的内衣。

　　才人见了慌张地说：「你你、你要干嘛！」

　　「我要睡了，所以要换衣服啊。」

　　露易丝理所当然地回答。

　　「你应该到我不在的地方换吧！」

　　「为什么？」

　　「因、因为，这样还是不大妙吧！」

　　「完全没问题啊。」

　　「难道你们魔法师都是这样的吗？让男人看光光也没关系？」

　　「男人？你说谁啊？就算让使魔看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啊？」

　　这什么意思，好像被当成猫狗般看待一样。才人拉起毛毯，盖在头上便睡了。

　　总之，刚才说她可爱的事就当我没说吧，真令人不服气，当这种家伙的使魔？别开玩笑了。

　　「好了，这些明天记得洗干净。」

　　「啪嚏」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过来。

　　边想著那是什么呢，才人边伸手把东西拿了起来。

　　一看是丝质的衬衣和内裤，而且是白色的。顿时发热的脑袋同时浮现了「这些织得真是精巧而细致啊」的想法以及屈辱和欢喜交杂的感情，才人用力地握著它们。

　　「为什么我得洗你的内衣啊！别开玩笑了！虽然我很高兴！」

　　才人反射性地站了起身，露易丝正好准备将稍大的睡袍套到头上。淡淡的油灯灯光呈现出露易丝的身躯，虽然有些微暗所以看不清楚，不过看来她的确不会感到害羞。才人有些不甘心，感觉身为男人这点都被否定了。

　　「你想今后是谁要养你？你想今后是谁要替你准备饭菜？还有这里是谁的房间？」

　　「呃。」

　　「你是我的使魔吧？那帮忙洗衣、打扫、打杂不是应该的吗？」

　　才人再次缩进毛毯里。

　　完全被鄙视了，她压根儿不认为我是男人。

　　好想回家，好怀念自己的房间，好怀念父母。

　　思乡情怀突然涌入心头。

　　……我真的回得去吗？

　　真的有回去的办法吗？

　　现在家人应该正在担心我吧……

　　总而言之，得先想办法找到回家的方法……

　　我该怎么做呢，还是先逃出这里吧？不过就算逃走又能如何？

　　试著找人询问看看吧，不过，想想刚才和露易丝的对话，似乎谁也不会相信有异世界的存在。冷静下来想想办法吧，总之，一直慌张下去什么也不会开始，现在手上一点线索也没有，即使逃出这里也无法保证找得到回去的方法。

　　在这个世界我是无依无靠的，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个名叫露易丝，个性骄傲的女孩子罢了。没办法，总之就先当这家伙的使魔吧，似乎至少会有饭吃，虽然有些难受，可是对她来说我就只是个使魔而已啊！

　　虽然傲气凌人，不过她长得十分可爱，我就当作自己交了个女友就好了。当作终于在交友网站追到女孩子就好了，心想为了要见她而来到国外就好了，心想自己顺便来这里留学就好了。就这么深信吧，用力催眠自己吧，我已经坚信不已了，我真单纯，真是太伟大了。

　　这样就搞定了，他想著，自己又不是漂流到无人岛上，再怎么愁眉不展也无济于事。

　　一边作为使魔生活下去，一边想办法找出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

　　决定这么做后，睡意立刻袭来。

　　无论好坏，才人适应力强的个性的确保护了他。此时一般人早应陷入混乱的状况，才人天生凡事不加深思的个性让他越过了这道墙。

　　露易丝弹了一下手指，油灯的灯光便熄灭了。

　　「连油灯都是魔法啊，若是如此的确不需要电力。」才人心中浮现这种蠢事。

　　房间立刻笼罩在黑暗的夜幕之中。

　　窗外的两个月亮闪耀著怪异的光芒。

　　母亲，才人来到了有魔法师存在的世界，暂时没办法去学校、也没办法念书了，请您多多包涵啊。

　　才人的使魔生活便从此开始了。

第二章 零的露易丝

　　才人醒了过来，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露易丝昨晚扔过来的内衣裤。刚好堆在他的眼前，才人可恨地将它们丢到旁边。

　　从床上传来露易丝的熟睡声，一副天真无邪的睡相，这么一瞧，她看起似乎比自己更年幼了些，开口闭口都在提什么贵族还是魔法师的唠叨小女孩，睡著时的模样还真是可爱，才人心想如果她就这么一辈子都沉睡著就好了。

　　才人因此变得有些心情低落，果然昨天的事并不是梦，并没有发生睡一觉起来发现是自己房间的情况，不免令他有些难过。

　　不过，这还真是个清新的早晨啊，渐渐变得刺眼的阳光已经射入房间中。

　　托晨曦之福，才人天生的强烈好奇心渐渐涌上心头。他心中浮现「仔细想想，在这里也可以当作来观光的嘛，这个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虽然变成躺在那头呼呼大睡的骄傲魔法少女的使魔，这点让人无法心服，反正事已至此，就让自己好好享受吧」的想法。

　　总之先掀掉沉睡中的露易丝的毛毯吧。

　　「怎、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早上了喔，大小姐。」

　　「咦？啊、是喔……嗯？你是谁啊！」

　　露易丝用有些睡傻的声音怒斥才人。软绵绵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可怜，这家伙没问题吧。

　　「我是平贺才人。」

　　「啊啊，使魔啊，没错，我昨天召唤你来的对吧。」

　　露易丝站起身，大大地打了个呵欠，对才人命令著。

　　「衣服。」

　　才人把挂在椅子上的制服扔了过去，露易丝懒懒地脱下身上的睡袍。

　　才人看了满脸通红地连忙别过头去。

　　「内裤。」

　　「你、你自己去拿啦。」

　　「放在那座衣橱的最下层抽屉。」

　　她似乎打算彻底地使唤才人。

　　才人咋了个舌，拉出抽屉。原来如此，里头放了非常多内裤。除了母亲的之外，他还是头一遭亲眼看到女性的内裤。随手抓了一件后，他别过头向露易丝扔了过去。

　　穿上内裤的露易丝，再次懒懒地开口。

　　「衣服。」

　　「刚才交给你了吧。」

　　「帮我穿。」

　　「少看扁人了！」才人生气地回吼，穿著内裤的露易丝仍懒散地坐在床上。令才人不知道视线该摆在哪。

　　「或许身为平民的你不晓得，贵族在身边有下仆时，可是不用自己穿衣服的喔。」露易丝嘟起嘴说道。

　　才人听了满腔怒火。

　　「衣服好歹自己穿吧。」

　　「是吗，那只好处罚一下自以为是的使魔喽，罚你没早餐吃。」

　　露易丝竖起手指，像是夸耀胜利般表示著。

　　才人只好心有不甘地拿起露易丝的白色上衣。

　　与露易丝一踏出门口，才人就看见三面同样用木头做的、外观相似的门排列在墙上。其中一间房门打了开，从中出现了一位头发红到像在燃烧中的红发少女。身长优于露易丝，和才人差不多高，全身施放出彷彿会呛人般的火辣魅力，轮廓很深的五官配上突出的上围更是令人感到艳丽，就像哈蜜瓜一样大。

　　她将上衣的第一及第二颗钮扣解开，展现自己的胸前，眼睛不自觉地会飘到那条乳沟上，褐色的肌肤，更是充分散发出她那健康的野性魅力。

　　身高、肤色、气质和胸部大小……全部都和露易丝呈现对比，虽然两人都是十分有魅力的。

　　她一见到露易丝，便露出窃笑。

　　「早啊，露易丝。」

　　露易丝皱起眉头，满脸不悦地回礼。

　　「早啊，齐儿可（Kirche）。」

　　「这就是你的使魔？」齐儿可指著才人，用嘲笑的口吻说。

　　「对啦。」

　　「啊哈哈！真的是人类耶！你真是太厉害了！」

　　才人听了觉得很难过，心想我是人类还真是抱歉啊，不过你这家伙又是谁啊？他瞧了瞧齐儿可的胸部，彷彿要吞下它般地盯著不放。

　　该不会只是个胸部星人吧？喔喔喔，居然是胸部星人啊！

　　「用『使魔召唤』召唤出个平民，这还真像你会做的事啊，真不愧是零的露易丝。」

　　露易丝粉白的双颊顿时变得通红。

　　「你少啰唆！」

　　「我昨天也召唤出使魔了喔，和某人不同，一次就成功了呢。」

　　「是喔。」

　　「既然要当成使魔，果然还是要这样的才有用嘛～～弗雷姆——」

　　齐儿可用夸耀的口气呼喊自己的使魔，从齐儿可的房间里缓缓地走出一条巨大的红色蜥蜴，一股闷呼呼的热气向才人袭来。

　　「呜哇！这只红色的是啥玩意啊！」

　　才人连忙向后退。

　　「呵呵呵！难道你是头一次见到火蜥吗？」

　　「快把它锁上啊！这样很危险耶！还有这到底是啥啊！」

　　「放心吧，只要我没下令，它是不会袭击人的，它可是很胆小的。」

　　齐儿可伸手轻抚它的下巴，妖艳地侧侧头。

　　它的体型大约有老虎那么大，尾巴末端点著一把火，从口中喷出的小小火焰看起来非常炎热。

　　「待在它身边不觉得热吗？」才人对齐儿可提问，他冷静地看著火蜥。

　　他心想，真厉害，居然是怪兽耶，不愧是幻想世界，他想。

　　「对我来说这还算凉的。」

　　「这是火蜥蜴？」露易丝恨恨地问道。

　　「是啊，这是火蜥。你看它的尾巴，如此鲜艳而巨大的火焰之尾，绝对是火龙山脉的火蜥蜴没错？这可是名种呢，要是被收藏癖的人发现可是无价之宝呢。」

　　「那还真是恭喜你啊。」露易丝不高兴地说。

　　「很棒吧，和我的属性也完全契合。」

　　「你是『火』属性对吧。」

　　「嗯，我可是微热的齐儿可呢，淡淡燃烧著的热情即是微热，男人都会因此而上勾，和你可是不同的吧？」

　　齐儿可得意地挺起胸膛说，露易丝也不服输地同样挺起胸膛，可是悲哀的是，两者胸前的「分量」实在差太多了。

　　即使如此露易丝仍直瞪著齐儿可不放，她的个性似乎非常地不服输。

　　「我可没空像你那样举手投足都想散发魅力。」

　　齐儿可听了露出窃笑，一副神态自若的模样，然后转头看向才人。

　　「你叫什么名字？」

　　「平贺才人。」

　　「屏荷材仁？好怪的名字。」

　　「吵死了。」

　　「那我先走了。」

　　说完，齐儿可拨了一下那头彷彿火焰般的红发，飒爽地离开了。火蜥蜴小步小步地，用著与它庞大身材完全不符的可爱模样跟在齐儿可身后。

　　齐儿可一离开视线，露易丝便紧紧地握著拳头。

　　「真不甘心！什么嘛，那个女人！说什么自己召唤到火龙山脉的火蜥蜴！啊啊，真不爽！」

　　「没关系啦，不用管别人召唤到什么东西吧。」

　　「关系可大了！俗话说要估计魔法师的实力，就得先看身边的使魔啊！为什么那个笨女人是火蜥蜴，而我却是你啊！」

　　「真抱歉啊，我只是个人类，可是，你们也是人类吧。」

　　「魔法师和平民的差别就像狼和犬那么大呢。」露易丝一脸得意地说。

　　「……好、好。对了，刚刚她叫你零的露易丝吧，那个『零』是什么意思？你的姓氏吗？」

　　「才不是呢！我的名字是露易丝·杜·拉·瓦利埃尔，『零』只是个绰号。」

　　「绰号吗。那家伙叫微热倒能联想得到，那你为什么叫做『零』？」

　　「这种事你不用知道。」

　　露易丝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

　　「是指胸部吗？」

　　才人盯著露易丝的胸部问，那真是坦荡的一片平原啊。

　　露易丝立刻一巴掌挥了过去，才人却躲开了。

　　「别闪开！」

　　「别乱打人！」

　　巴掌？

　　才人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么说来，这家伙……

　　昨天大家飞回去的时候，她也是用走的。

　　昨晚我飞扑到她身上时，她也是往我的跨下踢。

　　如果想认真处罚才人的话，与其殴打或是脚踢，使用魔法不更好？那种方式比较确实，而且更像个魔法师吧。

　　到底是为什么呢，才人心中抱持著疑问。

　　托里斯汀魔法学园的餐厅，位于学园内最高、正中央的本塔里。餐厅内排著三座非常长的桌子，可以容纳超过百人吧，二年级生的露易丝们坐在中间的桌子。

　　看来似乎是以斗篷的颜色来判断学年，坐在排放在正对餐厅正面的左侧桌子，看起来比较成熟的魔法师们，全部都披著紫色的斗篷，应该是三年级生吧。

　　而右侧桌子的魔法师们则是茶色的斗篷，大概是一年级生吧。就像区分学年的外套一样吧，才人心想。

　　早餐、中餐以及晚餐，学园中所有的魔法师们……包括学生和老师们……似乎都是在这里用餐。

　　一楼上面有一个楼阁，可以看见许多魔法教师们高兴地畅谈中。

　　所有的桌上都做了相当豪华的装饰。

　　桌上插了许多蜡烛，而且用花朵装饰，还摆了盛满水果的竹篮。

　　餐厅的豪华绚丽令才人感到惊讶，发现到自己惊讶到嘴巴张得大大的时候，看见露易丝自傲地竖起指头，茶褐色眼珠闪耀著淘气的光芒，对他说：「在托里斯汀魔法学园所学的，不是只有魔法喔。」

　　「喔。」

　　「魔法师几乎全部都是贵族，并以『贵族是以魔法来显出那份精神』这句座右铭为本，充分接受过贵族该有的教育喔，所以餐厅也非得配得上贵族水平不可。」

　　「喔。」

　　「你明白吗？事实上像你这样的平民，这辈子根本不可能进得来这间『亚菲斯餐厅』的，别忘了感谢我喔。」

　　「喔，亚菲斯是什么啊？」

　　「侏儒的名字啊，周围不是排满了许多石像吗？」

　　如她所说的一样，墙边的确排列著许多精雕细琢的侏儒雕像。

　　「做得真好，这些玩意晚上该不会自己动吧？」

　　「你还真了解。」

　　「还真的会动勒！」

　　「与其说动不如说是跳舞吧。别管那么多了，快帮我拉开椅子，真是个不机灵的使魔。」

　　露易丝双臂交叉、偏著头，带著桃红色的金色长发也随之摆动。真无奈，女士优先嘛。才人只好替露易丝拉开椅子。

　　露易丝连声谢谢也没说便坐下，才人也拉开自己的椅子坐了下来。

　　「这菜色真棒啊！」

　　才人大声赞叹。一大早就如此奢华。巨大的烤鸡征服了才人的心，其它像是葡萄酒和做成鳟鱼形状的派等食物排列在眼前。

　　「这么多我吃不完耶！真伤脑筋！对吧！大小姐！」

　　才人兴奋地拍拍露易丝的肩膀，却发现到露易丝正狠狠地瞪著他。

　　「怎么了？」

　　才人满腹疑问地回问，但是，露易丝仍紧紧地瞪著才人。

　　「啊啊，我太兴奋了对吧，我真是没有贵族风范啊！虽然我原本就不是贵族嘛！」

　　露易丝指指地板，那里放著一张盘子。

　　「有一张盘子耶。」

　　「是啊。」

　　「上头好像摆了什么粗糙的食物耶。」

　　露易丝生气地鼓起脸颊说：

　　「听清楚了？事实上使魔是要待在外头的！在里面的地板上吃，可是我给你的特别待遇喔。」

　　才人呆愣地坐在地板上，注视著放在眼前的盘子，形同虚设般的肉层漂浮在汤上，盘缘孤零零地放著一块外观干硬的面包。

　　他伸长了脖子，偷看饭桌上的模样。

　　那里排放著刚才看到的豪华料理。和自己的盘内食物相较之下，才人不免感到悲哀。

　　「伟大的始祖布利弥尔与女王陛下呀，感谢您今早也赐给我们简素的食物。」

　　祈祷声齐响著，露易丝也闭上眼睛加入祷告的行列。

　　看著桌上的食物，才人在心中抗议：「这逼是哪门子『简素的食物』啊，明明就准备地如此豪华，简素的食物是我吃的才对吧。放在我眼前的盘子又算什么，这待遇根本比宠物还不如嘛，日本的宠物吃得比这更好呢！」

　　无法忍受此种虐待，才人偷偷地把手伸到桌上，却被露易丝拍掉。才人带著恨意地抬头望著露易丝。

　　「你在什么？」

　　「给我鸡肉，一点点就好了。」

　　「真是的……」

　　露易丝口中念念有词地剥下鸡皮丢到才人的盘子上。

　　「肉呢？」

　　「会养成坏习惯所以不给。」

　　露易丝开始享用美味豪华的料理。

　　「啊啊，真好吃，好吃到我都快哭了。」

　　才人一边咬著生硬的面包一边喃喃自语。

　　魔法学园的教室类似大学的课堂，只要能想象成教室是用石头做成的，两者就大同小异了。上课的魔法师教师位置在最下面，而座位如阶梯般延续著。才人与露易丝一进到教室，先到的学生们立刻一起转头望向他们。

　　然后大伙开始窃笑起来，刚刚过到的齐儿可也在其中，正被周围的男同学包围著。刚刚她说男人都会因此上勾这件事，看来是真的。她正被围绕在四周的男同学们，当成女王般崇拜著。算了，看到那个胸部谁也没办法，巨乳不管在哪个世界，似乎都像是共同语言吧。

　　大家都带著各式各样的使魔。

　　齐儿可的火蜥正在椅子下睡著，也有把枭放在肩上的学生，而窗外更有蛇正窥视著这边，某位男同学一吹了口哨，蛇便缩起头来，其它还有乌鸦和猫。

　　不过，引起他注意的，还是在才人的世界中虚构的生物们，令才人非常感动。让人意想不到的生物们，正在那里活生生地动著啊！

　　才人在脑中搜寻著自己贫乏的幻想方面知识。有著六只脚的蜥蜴，那的确是……鸡蛇啊！游戏里有出现过。有著巨大眼睛浮浮沉沉的那个是什么啊，才人向露易丝寻问：

　　「那个眼球怪物是什么？」

　　「食人怪。」

　　「那只章鱼人又是？」

　　「贼鸥。」

　　露易丝用不悦的声音回答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才人也跟著坐在旁边，却被露易丝白眼。

　　「又怎么了。」

　　「这里是魔法师的座位，使魔不可以坐。」

　　才人听了失望地坐到地板上，连早餐也没让他在桌上吃。由于桌子就在眼前，显得空间太过狭隘，才人心想这样根本没办法坐嘛，便再次坐到椅子上。

　　这次露易丝只瞄了才人一眼，便没再说什么了。

　　此时老师打开门走了进来。

　　是位中年女子，身上披著紫色的斗篷，还戴著帽子，丰腴的双颊洋溢出温柔的气息。

　　「那位阿姨也是魔法师？」才人轻声问露易丝。

　　「废话。」露易丝不耐烦地回答。

　　女魔法师看顾教室四周：心满意足微笑地说：

　　「各位，看来春天的使魔召唤非常成功。本人谢弗勒滋，也非常期待在如此的春季新学期上，能看到各式各样的使魔呢。」

　　露易丝低头不语。

　　「哎呀，你还真是召唤了奇特的使魔呢，瓦利埃尔小姐。」

　　谢弗勒滋看著才人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完后，教室中立刻被笑声包围住。

　　「零的露易丝！就算没办法召唤成功，也别带个刚好经过附近的平民嘛！」

　　露易丝听完立刻站起身子，那头秀长、金色的头发也跟著飘逸。用可爱清澈的声音大声反驳。

　　「才不是呢！我确实召唤成功了！只是出现的是这家伙罢了！」

　　「少骗人了！你根本没办法使出『使魔召唤』吧？」

　　教室里的学生哈哈大笑。

　　「谢弗勒滋夫人！我被侮辱了！感冒的马里寇奴他侮辱我！」露易丝紧握著拳，用力搥在桌上。

　　「你说感冒？我可是风上的马里寇奴啊！我才没感什么冒呢！」（注：原文中马里寇奴的别名是风上的马里寇奴，露易丝以风邪取代上两字，即感冒的意思骂他。）

　　「你的喀喀笑声根本就像感冒的咳嗽声一样嘛！」

　　叫做马里寇奴的男同学也站起身瞪著露易丝看。谢弗勒滋夫人挥了拿在手中的细杖，站著的两人便如被切断线的人偶般坐到位置上。

　　「瓦利埃尔小姐，马里寇奴先生，立刻停止这种丢人现眼的争吵。」

　　露易丝沮丧地低下头，刚才所表现的骄傲态度顿时消失殆尽。

　　「不可以随便称呼同学是零或是感冒之类的，知道吗？」

　　「谢弗勒滋夫人，她叫我感冒的马里寇奴只是单纯的中伤，不过零的露易丝可是事实啊。」

　　谢弗勒滋一脸严厉地环顾教室四周，然后挥动她的木杖。窃笑的学生们，嘴巴被不知从哪飞来的红色黏土给固定起来。

　　「你们就这副模样上课吧。」

　　教室里的窃笑声顿时烟消云散。

　　「那就开始上课吧。」

　　谢弗勒滋严肃地咳了一声，之后挥了手中的木杖，桌上立刻出现了数颗小石子。

　　「我的外号是『红土』、红土的谢弗勒滋，今后的一年，我将教导各位『土』系统的魔法，马里寇奴先生，你知道魔法的四大系统为何吗？」

　　「是、是的，谢弗勒滋夫人，是『火』『水』『土』『风』四个系统！」

　　谢弗勒滋点头。

　　「再加上现今已失传的系统魔法『虚无』，全部共有五种系统，相信各位都已经很清楚了。在这五个系统中，我认为『土』占了最重要的一个地位，那可不是因为我正是『土』之系统喔，也不单只是我个人的偏袒喔。」

　　谢弗勒滋再次严肃地咳了一声。

　　「『土』系统的魔法，掌管了万物的组成，是非常重要的魔法，若没有该魔法，便无法做出重要的金属，也无法将它再加工。既无法开采巨石来构筑建筑物，收割农作物也将比现在耗费更大的劳力。『土』系统的魔法就像如此与各位的生活有著密切的关联。」

　　「喔喔」才人心想，在这个世界，看来魔法就相当于才人所处世界的科学技术，他多少能理解露易丝明明只是个魔法师，却那么傲慢的理由了。

　　「现在开始我要让各位记住『土』系统的基本，也就是『炼金』魔法。虽然有人从一年级时就已经学会了，不过基础是很重要的，我决定让各位再重新复习一遍。」

　　谢弗勒滋面向小石子，举起手中拿的小木杖。

　　接著低声咏唱卢恩符文，小石子便开始发光。

　　光芒消失后，刚才的小石头已经转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属了。

　　「那、那是黄金吗？谢弗勒滋夫人！」

　　齐儿可探出身子问。

　　「不是，这不过是黄铜罢了，能够炼出黄金的只有『矩形级』的魔法师，而我只是……」

　　作势假咳了一声，谢弗勒滋继续说道。

　　「『三角级』的魔法师……」

　　「露易丝。」

　　才人轻轻戳了一下露易丝。

　　「干嘛啦，现在在上课耶。」

　　「什么矩形级、三角级的，那是什么意思啊？」

　　「指的是能够相加系统的数目，用它来决定魔法师的等级。」

　　「啊？」

　　露易丝小声地说明给才人听。

　　「比如说啊？虽然『土』系统魔法单独也能使用，但是只要加上『火』系统，就能成为更强力的咒文。」

　　「原来如此。」

　　「像刚刚说的，能将『火』『土』两个系统相加使用的，就是『线型级』魔法师，而像谢弗勒滋夫人一样，能将『土』『土』『火』三个系统相加的，称为『三角级』魔法师。」

　　「两个同样的系统相加能干什么？」

　　「该系统的魔法会变得更强啊。」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说得口沬横飞的那位魔法教师是『三角级』，所以她是位厉害的魔法师啰？」

　　「就是如此。」

　　「露易丝你能相加几个系统？」

　　露易丝听了沉默不语。

　　如此大剌剌地聊天，他们立刻被谢弗勒滋夫人注意到。

　　「瓦利埃尔小姐！」

　　「是、是的！」

　　「上课中请勿交头接耳！」

　　「非常抱歉……」

　　「既然有空聊天的话，那就请你来试试看吧。」

　　「咦？我吗？」

　　「是的，请将在这里的石头，改变成你想要的金属。」

　　可是露易丝却不起立，只是满脸困惑地扭捏不定。

　　「你被点名了，快去吧。」才人催促她。

　　「瓦利埃尔小姐！你怎么了？」

　　谢弗勒滋夫人再次叫了露易丝，齐儿可为难地开口：

　　「老师。」

　　「什么事？」

　　「我想还是别那么做比较好……」

　　「为什么？」

　　「很危险的。」

　　齐儿可肯定地说，而教室内几乎全部的学生都跟著点头。

　　「很危险？那是为什么？」

　　「您是头一次教到露易丝吧？」

　　「没错，可是我听说她是一位努力的学生。来吧，瓦利埃尔小姐。别在意，试试看吧，害怕失败的话，可是会一事无成的喔。」

　　「露易丝，快住手。」齐儿可脸色惨白地说。

　　但是，露易丝却站起身来。

　　「我愿意做。」

　　然后神情紧张、毫不迟疑地走向教室前方。

　　站在身旁的谢弗勒滋对她报以微笑。

　　「瓦利埃尔小姐，深深地在心中想象出自己想炼成的金属。」

　　露易丝可爱地点了点头，然后举起手中的木杖。

　　微微地噘起嘴，表情认真地咏唱咒文的露易丝，彷彿超脱世俗般地可爱。即使知道她的本性，才人心头仍为之一紧。

　　从窗头射入的晨曦，照亮了露易丝带著桃红色的金发，还有那如宝石般茶褐色的眼珠、白皙剔透的肌肤、令人感到高贵的挺拔鼻形……

　　才人心想只要她个性能再温柔点，胸部再大一点就非常完美了，真是可惜啊，而且不管再怎么可爱，那性格实在令人却步啊。

　　不过，与才人的感想成反比的是，不知为何，坐在前头的学生却躲到椅子下去了。他们不想看到那么可爱的露易丝吗？这么说来，露易丝看起来似乎不大受欢迎耶，既被叫做「零的露易丝」，还被当成傻瓜看待，应该说完全被看扁了，这么一看四周，根本就没有比露易丝还可爱的女孩子嘛，长相唯一能和她匹敌的，也只有齐儿可吧。

　　露易丝闭上眼睛，简短地咏唱卢恩符文，接著挥下木杖。

　　小石子瞬间爆炸了。

　　露易丝和谢弗勒滋受到整个爆炸的冲击，被弹飞撞到黑板，并发出惨叫声。

　　受到惊吓的使魔们开始吵闹，齐儿可的火蜥蜴由于突然被吵醒而大发脾气，从口中吐出火焰，还有人面狮身兽飞起来撞破玻璃，然后飞到外头去了，而刚才在外面窥视的大蛇便从那个洞溜了进来，吃掉了某个学生的乌鸦。

　　整个教室四处传来惨叫声而陷入一片混乱。

　　齐儿可站起身子指著露易丝说：「所以我就说了嘛！别让这家伙试啊！」

　　「真是的！快把瓦利埃尔退学吧！」

　　「我家的幸运被蛇吃了啊，幸运！」

　　才人哑然无言。

　　谢弗勒滋夫人仍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偶尔还会抽搐一下，看来是还没死。

　　被烟灰弄得全身黑的露易丝蓦忽地站起来，一副看起来惨不忍睹的模样，白色上衣破了，露出纤细的肩膀，裙子也裂开所以内裤都被人看见了。

　　不过，露易丝不愧是露易丝。

　　一副完全不把混乱不已的教室放在心上的模样……

　　她拿出手帕一边擦去沾满脸上的煤灰，一边淡淡地说：

　　「看来似乎有些失败。」

　　这句话当然会受到其它学生猛烈的反击。

　　「根本不只『有些』失败吧，你这零的露易丝！」

　　「每次成功的机率几乎都是零吧！」

　　才人终于理解为什么露易丝会被叫作「零的露易丝」了。

第三章 传说

　　寇伯特是已在托里斯汀任职二十年的主要教师。他的别名是「炎蛇的寇伯特」，是位擅长于「火」系统的魔法师。

　　在前几天的「春天的召唤使魔仪式」时，露易丝所召唤出的平民少年让他感到在意。正确来说，应该是无法忽视那位少年左手出现的卢尼符文，那是非常罕见的卢尼符文，因此，从那天晚上开始，他就一个人闭关在图书馆内调查。

　　托里斯汀魔法学园图书馆，位于餐厅所在的本塔之中，里头的书架大得吓人，高达三十公尺左右的书架，靠著墙整齐排开的模样真是非常壮观，不过那也是应该的，毕竟那里头放了自从始祖布利弥尔在哈尔凯尼亚建造新天地至今的历史。

　　他人正在图书馆内的其中一个区块——只有教师才能阅览的「芬尼亚图书馆」中。

　　学生也能阅览的一般书架无法找到令他满足的答案。

　　他使用了在空中浮游的「飘浮」咒语，飘到手无法构著的书架前，一心三思地找著书。

　　最后，他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寇伯特将注意力放到一本书的记述上。

　　那是记载了始祖布利弥尔使役的使魔之古书。

　　里头所记载的一节吸引了他的目光，正当安静地埋头阅读该段落时，他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

　　他将古书中的一节与少年左手上的卢尼符文素描交互比对。

　　他突然不成声地「啊」地惨叫了一声。由于瞬间失去对「飘浮」咒语的集中力，因此差点摔到地上。

　　他紧抱著书、慌张地跑下地板。

　　而他的目的地，则是院长室。

　　院长室位居本塔的最上层。任职于托里斯汀魔法学园院长的欧斯曼（Osman）氏，抚动著下巴的白色胡须，手肘顶在厚重的杉木桌上，无趣到不知如何打发时间。

　　欧斯曼两眼发愣地拔著鼻毛，「嗯嗯」地低语一声后缓缓地拉开抽屉。

　　从里头拿出了一枝水烟管。

　　看到这幕，坐在放在房间角落的桌前写著东西的秘书隆格维尔小姐，挥动了手中的羽毛笔。

　　水烟管立刻浮到空中，飞到隆格维尔的手上，满脸无趣的欧斯曼氏喃喃地说：

　　「夺走老年人的乐趣很快乐吗？隆格维尔小姐……」

　　「欧斯曼老翁，管理您的健康也是我的工作之一喔。」

　　欧斯曼氏听完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充满知性的长相显得道貌凛然，他走近隆格维尔，站到坐在椅子上的隆格维尔身后，严肃地闭上眼睛。

　　「我们是过著如此平和的每一天，所以时间该如何度过可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问题啊。」

　　刻在欧斯曼氏脸上的皱纹，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历史，传说他有一百、甚至三百岁，真正的年龄没有人知道，或许连本人都不记得了吧。

　　「欧斯曼老翁。」隆格维尔小姐将目光放在挥舞于羊皮纸上的羽毛笔，一边说著。

　　「什么事？隆格维尔小姐。」

　　「就算您再闲，还是请您停止摸我的臀部。」

　　欧斯曼氏嘴巴半张，摇摇晃晃地走了起来。

　　「请您不要一看苗头不对，就开始装疯卖傻。」

　　隆格维尔小姐始终都用著冷静的声音说。欧斯曼氏叹了一口气，那是股深沉、刻划出苦恼的叹息。

　　「真实究竟存在于哪里呢？你有考虑过这件事吗，隆格维尔小姐……」

　　「至少不会存在于我的裙底，因此请您不要让使役老鼠躲在桌子底下了。」

　　欧斯曼氏垂下头，满脸悲伤地低语。

　　「穆托索尼尔。」

　　从隆格维尔小姐桌下出现了一只小白鼠，爬上了欧斯曼氏的腿，有礼貌地坐在他的肩上，微微侧著头。欧斯曼氏从口袋中拿出坚果，在小白鼠的眼前晃啊晃。

　　小白鼠高兴地吱吱叫。

　　「我能信任的朋友只有你了，穆托索尼尔。」

　　小白鼠开始啃起坚果，吃完后又开始吱吱叫了起来。

　　「是吗是吗，你还想要是吧？很好，我会再给你的。不过，在那只前你得先报告啊，穆托索尼尔。」

　　吱吱。

　　「是吗，是白色，而且是纯白吗？不过我认为隆格维尔小姐最好还是穿黑的啊，你不这么认为吗？穆托索尼尔呀。」

　　隆格维尔小姐的眉毛抖了一下。

　　「欧斯曼老翁。」

　　「怎么了？」

　　「下次你再这么做的话，我就向王室报告。」

　　「啥——！害怕王室的话，我怎么能担负魔法学园院长之务呢——！」

　　欧斯曼氏瞠目怒斥，有股无法想象是位行走蹒跚的老年人之魄力。

　　「不要为了内裤被偷窥这种小事生气嘛！你就是这样，才会错过适婚年龄。哈啊啊～～～我好像返老还童了呢～～隆格维尔小姐……」

　　欧斯曼老翁开始大剌剌地摸起隆格维尔小姐的屁股。

　　隆格维尔小姐立刻站起身，然后不发一语地狂踹这位上司。

　　「我错了、快住手、好痛！我以后不会了、真的啦！」

　　欧斯曼老翁抱著头缩成一团，隆格维尔小姐气喘吁吁地继续猛踹欧斯曼氏。

　　「好痛！你、居然这样、对待老年人、喂！痛死了啦！」

　　如此平稳的时间，被突然的闯入者给打破。

　　房门「碰咚」一声，猛力地被打开，寇伯特从门后冲了进来。

　　「欧斯曼老翁！」

　　「怎么了！」

　　隆格维尔小姐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模样坐在桌前，而欧斯曼氏将双手交叉在身后，神情严肃地迎接闯入者。动作真是迅速。

　　「有、有……有大事件！」

　　「哪来的大事件，发生的根本都是小事吧。」

　　「请请、请您看看这个！」

　　寇伯特将自己刚才读过的书交给欧斯曼氏。

　　「这不是『始祖布利弥尔的使魔们』吗？你又跑去挖这种陈旧的文献了，有这种闲功夫的话，快去想想有什么方法，能轻松收取那些好吃懒做贵族们的学费吧，寇……什么来著？」

　　欧斯曼氏侧著头想。

　　「我叫寇伯特！您忘了吗！」

　　「对了，就叫这个名字，还有你说话别那么快啊。好，寇伯特，你说这本书怎么了？」

　　「还有这个也请您看一下！」

　　寇伯特将才人手上的卢尼符文素描交给他。

　　看到图片的那一瞬间，欧斯曼氏的表情立刻大变。眼神显得非常严肃。

　　「隆格维尔小姐，请你暂时离开一下。」

　　隆格维尔小姐听了便站起身离开房间，看到她走出房间后，欧斯曼氏才开口。

　　「仔细说明一下吧，寇伯特先生。」

　　露易丝整理好弄得乱七八糟的教室时，已经是中午休息时间前了。由于被处罚禁止使用魔法来修理，所以花了她很多时间。不过事实上露易丝本来就几乎不会任何魔法，所以这处罚没什么太大意义。谢弗勒滋夫人直到被爆炸力弹飞后两小时才清醒，虽然之后继续上课，但该日整天都未再上到「炼金」魔法，这件事似乎已经造成她的心理创伤了。

　　整理完成的露易丝与才人，为了吃中餐而走向餐厅。在路上才人不断地开露易丝的玩笑，不管怎么说，刚才会做粗活都是露易丝害的。搬新窗户来的是才人，搬重桌来的也是才人，用抹布擦遍沾满灰尘的教室的还是才人，露易丝只有不得已才擦了桌子而已。

　　睡得是地板，吃得是粗食，而且还得洗内衣裤（虽然还没做）。

　　如此虐待才人的露易丝弱点被发现，怎么可能闭嘴不谈呢。所以在此才人才会彻底地调侃露易丝。

　　「零的露易丝，原来如此，取得可真妙啊！成功的可能性为零，不过仍然是贵族，这真是太棒了。」

　　露易丝闭口不语，而才人显得兴致勃勃。

　　「炼金！啊！轰磅！炼金！啊！轰磅！失败了！因为机率零所以会失败！」

　　他装出一副搞笑的模样在露易丝身旁转来转去，大叫「轰磅」的时候还高举双手，表示爆炸的意思，真是细致的演技。

　　「露易丝大小姐，本使魔为您做了一首歌。」

　　才人必恭必敬地鞠躬说。这当然是在作弄露易丝，而且彻底地看扁了她。

　　而露易丝的眉毛不断地抖动著，她已经快要爆发了，但是兴奋的才人却完全没发现到这点。

　　「你可以唱唱看啊？」

　　「露易丝、露易丝、没用的露易丝，无法使用魔法的魔法师。但是没关系！因为她是女孩子嘛……」

　　才人唱完捧腹大笑。

　　「噗哈哈哈！」

　　居然自唱自笑，真是个没救的家伙。

　　到了餐厅，才人替露易丝拉开椅子。

　　「请坐，大小姐。请您不要对料理施放魔法喔，如果爆炸就糟了。」

　　露易丝不发一语地坐到位子上。由于能够彻底地亏了露易丝一顿，才人感到非常满足，能对骄傲又自满的露易丝报一箭之仇，就算再糟的食物也不在意了。

　　盛在盘上的穷酸浓汤和面包虽然还是令人感到悲惨，毕竟刚才已经如此嘲笑过她了，就当作扯平吧。

　　「好了，始祖什么碗糕、女王陛下，感谢你们这些天杀的家伙恩赐真的如此粗糙的食物，那我开动了。」

　　才人打算要开口吃时，盘子咻地被向上抽走。

　　「你干嘛啦！」

　　「你你你……」

　　「你你你？」

　　露易丝气到肩膀不停发抖，声音也抖动不已。她直到坐到餐桌前，似乎都强忍下满腔的怒火，大概是为了能有效地处罚才人吧。

　　「你你你、你这个使魔，刚才对对对、对了你的主人说了什么！」

　　才人猛然发现自己玩过头了。

　　「对不起，我以后不说了，把我的饲料还给我。」

　　「不行！绝对不还！」

　　露易丝可爱的五官气得扭曲变形，大声地吼道。

　　「只要你说了几次零的露易丝，就罚你几次没饭吃！绝无转圜的余地！」

　　结果，才人就这样被罚没中餐吃而离开了餐厅。

　　早知道不要讽刺她就好了……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呜、肚子好饿……混蛋……」

　　才人抱著肚子手扶在墙壁上。

　　「怎么了吗？」

　　回头一看，有位拿著大大的银制托盘、女仆打扮的朴素少女，担心地看著才人。那用发带束起的黑发和雀斑显得格外可爱。

　　「没事……」才人挥挥左手。

　　「你该不会是，成为瓦利埃尔小姐使魔的那位……」

　　她似乎注意到了刻在才人左手上的卢恩符文。

　　「你知道这件事？」

　　「嗯，我全都知道。用召唤魔法唤来平民这种事，很快就会传递了。」

　　女孩子甜甜地报以微笑。这是才人来到这世界后头一次看到的、无忧无虑的笑容。

　　「你也是魔法师？」

　　「不、我不是喔。我和你一样是平民，为了照顾贵族们，才在这里帮佣的。」

　　才人心想，「我不是平民，是地球人」，不过光靠嘴巴说明也是没用的吧，才人只好乖乖地回礼。

　　「是吗……我叫平贺才人，请多指教。」

　　「真是奇特的名字呢……叫我谢丝妲就可以了。」

　　就在这个时候，才人的肚子咕噜作响。

　　「你肚子饿了呢。」

　　「嗯……」

　　「请跟我来。」

　　谢丝妲踏步走去。

　　才人被带到餐厅后面的厨房。大大小小的锅子、烤炉排放著。而厨师以及和谢丝妲同样打扮的女仆们正忙著做菜。

　　「请稍等一下喔。」

　　让才人坐在放置在厨房角落的椅子后，谢丝妲小跑步地消失在厨房里。不久，她捧著盘子走了回来，盘里装了温热的炖肉。

　　「这是用给贵族们的料理剩菜做的炖肉，不介意的话请吃吧。」

　　「可以吗？」

　　「当然，不过这只是我们这种帮佣吃的东西……」

　　才人被这份温柔感动到快落下眼泪。和露易丝所给的汤完全不同。他用汤匙舀了一口放进嘴里，真是太好吃了，好吃到快哭出来。

　　「这个真好吃耶。」

　　「太好了，要吃的话还有喔，请慢慢吃吧。」

　　才人浑然忘我地吃著炖肉，而谢丝妲满脸微笑地看著才人的模样。

　　「她没有给你饭吃吗？」

　　「我笑她是零的露易丝，她就气得把盘子抽走了。」

　　「哎呀！对贵族说这种话可是不得了的耶！」

　　「什么狗屁贵族嘛，不过是会使用魔法就自以为伟大。」

　　「你真是有勇气呢……」

　　谢丝妲一脸哑然地看著才人。

　　才人把吃得干干净净的盘子还给谢丝妲。

　　「真好吃，太感谢你了。」

　　「真是太好了。如果肚子饿了，随时都可以来这里喔，我会拿料理给你吃的，如果我们吃的东西合你胃口的话。」

　　听了这么令人开心的话，才人不禁流下眼泪。

　　「谢谢你……」

　　看到才人突然哭了出来，谢丝妲吓了一跳。

　　「你、你怎么了吗？」

　　「没事……来到这里头一次被这么温柔对待……我不自觉地感动到哭了……」

　　「没、没这么夸张啦……」

　　「才不是夸张呢。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请尽管说，我一定会帮忙的。」

　　才人虽然无法提起劲帮露易丝洗内裤，若是她的事倒是很想帮忙。

　　「那就……请你帮忙送饭后点心好了？」谢丝妲微笑地说。

　　「好。」才人大大地点头首肯。

　　大大的银制托盘上，摆放著饭后蛋糕。才人手捧著托盘，而谢丝妲用夹子夹起蛋糕，一一地分配给贵族们。

　　有位金色卷发、身穿带著褶边的衬衫，看起来装模作样的魔法师，而且还将蔷薇插在衬衫口袋中。身边的友人七嘴八舌地嘲讽著他。

　　「喂、基修！你现在是和谁在交往啊？」

　　「你的女朋友是谁啊？基修！」

　　装模作样的魔法师似乎名叫基修。他迅速地把手指放到嘴唇前。

　　「交往？我身边并没有这种特定的女性，就像蔷薇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才会开花一样。」

　　居然把自己比喻成蔷薇，真是无可救药的讨厌鬼。自恋到连看的人都感到不好意思了。才人边想著「谁来杀了我吧」，一边盯著他瞧。

　　此时，从基修的口袋里掉出了某样东西，是个玻璃制的小瓶子，里头还有紫色的液体摇晃著。

　　虽然看这家伙很不顺眼，毕竟东西掉了就是掉了，还是告诉他一声吧。

　　「喂，你口袋里的瓶子掉了。」才人叫住基修。

　　可是，基修却头回也不回。

　　这家伙居然无视我。才人将托盘交给谢丝妲后，弯下腰捡起小瓶子。

　　「你东西掉了啦，美男子。」

　　才人将东西摆在桌上。基修满脸不快地看了才人一眼，然后将东西推还给他。

　　「这不是我的，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发现到小瓶子出处为何的友人们，开始大声鼓噪起来。

　　「喔喔？这瓶香水该不会是……蒙莫朗西的香水吧？」

　　「真的耶！这个鲜艳的紫色，是蒙莫朗西只为自己调配的香水耶！」

　　「基修，这东西会从你口袋掉出来，也就表示你现在正和蒙莫朗西交往，没错吧？」

　　「不对。听好了，为了她的名誉，我话说在前头……」

　　当基修正准备要说些什么时，坐在后方桌子的茶色斗篷少女突然站起身来，脚步声喀哒喀哒地走向基修的位子。

　　是位有著栗色头发的可爱少女。从她身上穿的斗篷颜色来看，应该是一年级生吧。

　　「基修学长……」

　　说完后眼泪开始滴答滴答地流了下来。

　　「你果然和蒙莫朗西学姐……」

　　「这是他们误会了，凯蒂。听好了，长驻在我心中的只有你……」

　　但是，叫做凯蒂的少女，却使尽全力给了基修的脸颊一巴掌。

　　「这瓶香水从你的口袋里掉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据了！再见！」

　　基修摸摸自己的脸颊。

　　接著，在远处的座位上，一位有著美丽卷发的女孩站了起来，才人印象中有看过她，记得的确是当才人被呼唤到这个世界时，和露易丝吵架的那位女孩。

　　她一脸严肃、走路发出嘎哒嘎哒声地来到基修的座位面前。

　　「蒙莫朗西，这是误会，我不过是和她一块坐车去拉·罗歇尔（La Rochere）森林罢了……」

　　基修摇头否认。虽然装出一副冷静的态度，却有一滴冷汗从他脸颊流下。

　　「你果然对那个一年级下手了对吧？」

　　「求求你，『香水』的蒙莫朗西啊，你那彷彿盛开中蔷薇的美貌，请不要为了怒气而扭曲了，连我都跟著感到难过了呀！」

　　但蒙莫朗西抓起了放在桌上的葡萄酒瓶，把里头的酒咕噜咕噜地全部倒在基修头上。

　　然后……

　　「大骗子！」

　　大喊一声后便离去了。

　　现场一片沉静。

　　基修拿出手帕缓缓地擦拭自己的脸，一边摇头一边像是在演戏似地喃喃自语。

　　「那些淑女们，似乎不了解蔷薇的存在意义啊。」

　　才人心想，那你就一辈子演下去吧！接著从谢丝妲手上拿回银盘准备跨步离去。基修却喊住准备离开的才人。

　　「给我等一下。」

　　「什么事啦。」

　　基修坐在椅子上将身体回转并迭起双腿，每个动作都是一副做作的模样，令才人感到头痛。

　　「托你轻率地把香水瓶捡起来的福，伤害到两位淑女的名誉，你该怎么赔偿？」

　　「都是你脚踏两条船的错吧。」才人口气不悦地回答。

　　基修的朋友们听了哄然大笑。

　　「他说的没错，都是基修你的错啊！」

　　基修的脸立刻变的通红。

　　「听好了，打杂小弟，当你把香水瓶放在桌上时，我不是当作不知道吗，你就稍微机灵点配合我说的话不就得了？」

　　「我说啊，不管如何，脚踏两条船这种事很快就会曝光了啦。还有，我不是打杂的。」

　　「哼……啊，你是……」

　　基修彷彿看扁人似的哼了一声。

　　「那个零的露易丝召唤出来的，我记得的确是个平民。期待平民要有贵族般的精明，看来是我的失算。你可以走了。」

　　才人感到非常不快。基修的确是位美少年，不过被这种做作的自恋狂说成这样，才人无法乖乖不回嘴，便随口回了他一句。

　　「关你屁事，你这装模作样的家伙，你就一辈子去含著蔷薇吧。」

　　基修的眼睛顿时发出凶光。

　　「似乎你不懂得什么叫做对贵族应有的礼仪啊。」

　　「很不巧的，我是从没有贵族这种鬼玩意的世界来的。」

　　才人模仿基修的举止，举起右手，带著做作的动作说。

　　「很好，那我就来教教你礼仪规则吧，刚好消化一下。」

　　基修说完站起身来。

　　「真有趣。」

　　才人龇牙裂嘴并低声嘶吼。首先，从一开始就看这家伙很不顺眼，虽然她们比不上露易丝，但他居然同时和两位相当可爱的女孩交往，加上他又瞧不起我。

　　这已经非常足以构成打架的理由了，就连露易丝把我看扁的气也一起发泄吧，毕竟露易丝再怎么说还是个女孩子！

　　「要在这解决吗？」才人这么问。

　　虽然基修长得比才人高，不过一副瘦弱的样子，看起来也没什么力气。俗话说「所谓的美男子正是无财又无力」。才人虽然也不是那么会打架，不过倒是完全不认为自己会输。

　　基修却转身准备离去。

　　「你想逃吗！」

　　「别说傻话了，贵族的餐桌怎么能让平民的血弄脏呢，我在魏斯特利广场等，你把蛋糕分配完再过来吧。」

　　基修的朋友们一副期待的神情站起身来，跟在基修后面准备离开。

　　其中一人留在座位上，为了防止才人逃走而负责监视。

　　谢丝妲全身发抖地望著才人。才人笑笑地告诉她：「放心啦，我才不会输给那种弱不禁风的家伙呢，管他是什么贵族。」

　　「你、你会被杀的……」

　　「啊？」

　　「让贵族真的生气的话……」

　　谢丝妲一溜烟地逃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那家伙真的有这么强吗？」才人自言自语地说。

　　露易丝从后面走近。

　　「你到底在干嘛！我都看到了！」

　　「哟、露易丝。」

　　「什么哟啊！你干嘛擅自做下什么决斗的约定啊！」

　　「因为那家伙实在太令人生气了……」才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露易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耸耸肩膀。

　　「你给我去道歉。」

　　「为什么？」

　　「不想受伤的话，就快去道歉，或许现在对方还愿意原谅你也说不定。」

　　「别开玩笑了！为什么我非得道歉不可！是对方瞧不起人的耶，而且，我可是亲切地……」

　　「去就对了。」

　　露易丝口气强硬地看著才人。

　　「不要啦。」

　　「你这顽固的家伙……我说啊，你是绝对赢不了，而且还会受伤的。不，如果只是受伤就能了事，还算幸运呀！」

　　「那种事没打过怎么会知道。」

　　「听好了，平民是绝对赢不了贵族的！」

　　「魏斯特利广场在哪？」

　　才人走了出去。看著露易丝与才人争论的基修友人之一，下巴抬得老高。

　　「在那边啊，平民。」

　　「真是的！你真的是！明明只是个使魔，却老是自做主张！」

　　露易丝只好跟著才人去。

　　魏斯特利广场是魔法学园校地内、「风之塔」与「火之塔」之间的中庭。由与广场位于西边，所以即使在日正当中也没什么阳光，是个决斗的绝佳场所。

　　不过……听到传闻的学生们，早已充斥在广场当中了。

　　「各位！这是决斗！」

　　基修高举蔷薇的假花。四周响起了「喔喔——」的欢呼声。

　　「基修要和人决斗！对手是露易丝召唤的平民！」

　　「我好歹也有个名字啊……」才人满心不悦地想著。

　　基修挥舞著手臂回应周围的欢呼声。

　　然后，像是终于发现到才人的存在般似的，将脸转向才人。

　　才人与基修站在广场的正中央相互怒视。

　　「总之，我先称赞你没逃走还来赴约这点吧。」

　　基修一边玩弄蔷薇花瓣，一边彷彿在唱歌般说著。

　　「你说谁会逃走？」

　　「好，那就开始吧？」

　　基修这么说。

　　话才一说完，才人便冲了过去。打架是先下手为强啊！

　　离基修所站位置，大约有十步左右的距离。管你是魔法师还是什么贵族，看我把你那傲慢的鼻梁给打断。

　　基修不慌不忙地微笑看著才人的模样，然后挥动了手上的蔷薇。

　　原以为会有一片花瓣飞到空中……

　　它却化为人型，变成身著盔甲的女战士模样。

　　身高与人类差不多，但是身体却像是金属制的，受到阳光照射后，它的肌肤……像盔甲般地闪闪发光。

　　它挡在才人面前。

　　「这是什么玩意！」

　　「我是个魔法师，所以是用魔法战斗的，你不至于有什么怨言吧。」

　　「你、你这家伙……」

　　「我忘了说，我的别名是『青铜』，青铜的基修。因此，青铜的哥雷姆『战争女神』就是你的对手啦。」

　　「啥？」

　　外型为女战士的哥雷姆，朝著才人突进。它的右拳深深击人才人的腹部。

　　「咕噗！」

　　才人闷叫了一声，便倒在地上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腹部深深地挨了青铜制的拳头。

　　哥雷姆悠然地向下俯瞰著痛苦的才人。可是，才人仍痛得站不起来。

　　如果肚子挨了职业拳击手的拳头，大概就像这种感觉吧。

　　「怎么了，已经结束了吗？」

　　基修有些讶异地说。此时露易丝从人群中飞奔出来。

　　「基修！」

　　「喔喔，露易丝！不好意思呢，你的使魔稍藉一下啊！」

　　露易丝的长发飘逸著，用清亮的声音对基修大吼：

　　「差不多够了吧！而且决斗不是被禁止的吗？」

　　「被禁止的只有贵族彼此间的决斗喔，平民与贵族间的决斗，根本没有人禁止呀。」

　　露易丝顿时哑口无言。

　　「那、那是因为至今没发生过这种事……」

　　「露易丝，你该不会喜欢那个平民吧？」

　　露易丝的脸，因怒气而变的满脸通红。

　　「谁喜欢他啊！你快住手啦！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著自己的使魔受伤吧！」

　　「……你、你说谁受伤啦？我还能打。」

　　「才人！」

　　看到站起身的才人，露易丝用悲伤的声音，喊著才人的名字。

　　「……嘿嘿嘿，你终于叫了我的名字。」

　　露易丝全身发抖地说

　　「这下你懂了吧？平民是绝对赢不了魔法师的！」

　　「……我、我只是有些大意罢了，好了，你快让开。」

　　才人推开露易丝。

　　「哎呀哎呀，没想到你还能爬起来呢……看来我放太多水了吗？」

　　基修挑衅著才人。

　　才人缓缓地走向基修，露易丝随后追上并伸手抓著才人的肩膀。

　　「你快躺著睡啦！笨蛋！为什么要站起来！」

　　才人把放在他肩上的手挥开。

　　「因为我不爽。」

　　「不爽？输给魔法师一点都不羞耻啊！」

　　才人摇摇晃晃地走著，嘴里呢喃低语著。

　　「吵死了。」

　　「咦？」

　　「我受不了了，超不爽的……我才不管什么魔法师还是贵族，你们全都一样，每个都爱摆个臭架子，魔法真有这么伟大吗？真是愚蠢。」

　　基修嘴角浅浅地微笑，看著才人的模样。

　　「我想，你再怎么反抗也只是白费工夫。」

　　才人发挥出天生的不服输个性，短促地哼了一声。

　　「根本不痛不痒，你的铜像实在太弱了。」

　　基修听了之后笑容消失殆尽。哥雷姆的右手立刻朝向才人的脸挥出。才人的脸结结实实挨了一拳，身体被击飞。

　　而且鼻梁被打断，鼻血喷了出来。

　　才人一边按著自己的鼻子一边恍惚地思考著。

　　「快受不了……这就是魔法师的力量吗？我多少也有和人打架的经验，不过还是头一次挨到这么强的拳头。」

　　即使如此，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基修的哥雷姆仍毫不留情地打飞才人。

　　站起来，然后被揍。

　　这样的模式不断循环著。

　　第八拳时，击中了才人的右手臂，发出了沉重的一声。

　　才人的左眼早已肿起而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用右眼确认一下手臂，手臂已折向相反方向。哥雷姆的脚，踩到呆望著折断手臂的才人脸上。

　　才人的头用力撞到地面，一瞬间失去意识。

　　睁开眼睛后，看到背后搭配著晴空的露易丝的脸。

　　「求求你，快住手。」

　　露易丝茶褐色的眼中含著泪光。

　　才人原想出声说话，可是却因为被打的胸口在痛而发不出声音。

　　即便如此，才人仍努力挤出声音，靠精神力发出声音。

　　「……你在哭吗？」

　　「我才没哭呢，谁要为你这种家伙哭。好了，够了吧，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像你这样的平民，我根本没见过。」

　　被折断的手臂感到灼热，才人的嘴唇痛到扭曲。

　　「好痛。」

　　「当然会痛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在想什么啊？」

　　从露易丝的眼里流下了眼泪，泪水滴在才人的脸颊上。

　　「你可是我的使魔，我不允许你再继续擅自乱来。」

　　此时基修的声音传到两人耳里。

　　「结束了吗？」

　　「……等一下，我只是在休息。」

　　「才人！」

　　基修露出微笑，然后挥动了手中的蔷薇。其中一枚花瓣化为了一支剑。基修伸手握住它，然后把它扔向才人，剑插在仰卧在地上的才人身旁。

　　「你啊，如果还想继续的话，就拿起那把剑吧。如果不愿意的话，你就向我求饶说『对不起』吧，这就当作我给你的妥协吧。」

　　「别开玩笑了！」

　　露易丝站起身子对基修怒吼，可是，基修却毫不在意。

　　「你懂吗，那是剑，也就是『武器』。它至少是平民们想对魔法师们报以一箭之仇，所磨练出的利齿，如果你想咬我一口的话，就拿起那把剑吧。」

　　才人缓缓地将右手伸向那把剑，由于手被折断了，手指连力都使不上。

　　但是伸出的右手却被露易丝给阻止了。

　　「不行！绝对不可以！如果你拿了，基修下手就不会留情了呀！」

　　「我已经回不去原来的世界了，所以只能留在这边生活了对吧？」

　　才人自言自语著、眼睛根本没看著露易丝地碎碎念。

　　「没错，不过那又怎样！那与现在的情况根本无关吧！」

　　露易丝用力地捉住才人的右手。才人奋力说出：

　　「不管是当使魔或是睡地板都没关系，即使饭菜难吃也没差，就连内衣裤我也愿意洗，因为那是为了活下去，所以是无可奈何的。」话说到这，才人停了下来，接著握紧自己的左拳说：「但是……」

　　「但是什么啦……」

　　「当我不愿磕头认错时，我绝不低头！」

　　才人用尽最后的力气站了起来，他拨开露易丝，左手握住了插在地上的剑。

　　就在此时……

　　刻在才人左手的卢恩符文发出了光芒。

　　转换场景，这里是院长室。

　　寇伯特先生正口沬横飞地向欧斯曼氏说明。

　　解释在春天的使魔召唤仪式时，露易丝召唤出平民少年的事。

　　以及他所在意的，当露易丝与少年订下「契约」之证时，所出现的卢恩符文。

　　然后在他调查之下……

　　「也就是说，你追溯到了始祖布利弥尔的使魔『甘道夫』啰？」

　　欧斯曼老翁目不转睛地盯著寇伯特所绘的，在才人手上出现的卢恩符文的素描。

　　「没错！印在那个少年左手上的卢恩符文，和传说中的使魔『甘道夫』身上刻的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你的结论是？」

　　「那个少年是『甘道夫』呀！这都不算大事件的话，还有什么算大事呢！欧斯曼老翁！」

　　寇伯特一面用手帕擦著自己光秃秃的额头，一面喋喋不休地说。

　　「嗯嗯……卢恩符文的确相同，卢恩符文相同也就表示，原先一介普通的平民少年，变成了『甘道夫』吗？」

　　「该怎么办？」

　　「不过，光凭这点就下定论或许有些太早了。」

　　「您说的也没错。」

　　欧斯曼氏叩叩叩地敲著桌子。

　　此时传来了敲门声。

　　「是谁？」

　　在门的那头，传来了隆格维尔的声音。

　　「是我，欧斯曼老翁。」

　　「什么事？」

　　「似乎有学生在魏斯特利广场决斗，造成很大的骚动，虽然有教师想介入阻止，却受到其它学生的妨碍，无法制止。」

　　「真是的，没有比这些闲得发慌的贵族更恶质的生物了。那是谁在胡闹？」

　　「其中一人是，基修·杜·格拉蒙（Guiche de Gramont）。」

　　「是那个格拉蒙的笨儿子吗？老爸是个沉迷女色之徒，连儿子都遗传到他父亲的好色啊。这次大概是和人争夺女孩子吧，对手是谁？」

　　「……对手不是魔法师，似乎是瓦利埃尔小姐的使魔少年。」

　　欧斯曼氏与寇伯特面面相觑。

　　「教师们为了停止决斗而请求『睡眠之钟』的使用许可。」

　　欧斯曼氏的眼神，如老鹰般露出尖锐的光芒。

　　「少蠢了，单单为了阻止孩子们的争执，就要使用秘宝？别理他们。」

　　「我知道了。」

　　门后传来隆格维尔小姐离去的脚步声。

　　寇伯特吞了一口口水，催促著欧斯曼氏。

　　「欧斯曼老翁。」

　　「嗯。」

　　欧斯曼氏挥动手中的木杖，挂在墙上的大镜子，立刻显现出魏斯特利广场的模样。

　　才人吓了一跳，握住剑的那一瞬间，身上的疼痛都消失了。

　　他发现到自己左手的卢恩符文正发著光。

　　然后……

　　身体彷彿羽毛般轻盈，似乎快要可以飞上天般。

　　而且，手中的剑像是身体的延长一样，融合在一起。

　　真不可思议，明明自己根本没握过剑。

　　看著手握著剑的才人，基修冷笑一声。

　　「我就先夸奖你的勇气吧。让我见识到居然有反抗魔法师到这种地步的平民，这点我真的很感激你。」

　　说完，他挥动手上拿的蔷薇。

　　那枝蔷薇假花，似乎是他的魔法木杖，真是各个方面都要装模作样的家伙。

　　才人对自己居然有余裕想这种事感到讶异。

　　明明身体四处都是伤，我到底是怎么了呀？

　　基修的哥雷姆朝才人袭来。青铜之块，战争女神模样的魔像，动作缓慢地冲向才人。

　　这是怎么回事，我居然被这么迟缓的家伙一直糟蹋到现在？

　　才人跳了起来。

　　看到自己的哥雷姆彷彿黏土般地被才人斩断，基修连话都说不出，只能发出呻吟声。

　　被斩成两半的哥雷姆摔落到地面上，发出啪哒的声音。

　　同时间，才人以基修为目标如旋风般地冲过去。基修连忙挥动蔷薇，花瓣在空中飞舞，再度出现了六具新的哥雷姆。

　　总数七具的哥雷姆，正是基修的武器，刚才只使用一具是因为他认为根本用不到。

　　哥雷姆们把才人团团围住，然后一起扑上。

　　接著，看起来打算一股作气地压溃才人的瞬间……五具哥雷姆们，全被斩得支离破碎，连挥动的剑影都看不到，真是太快了，根本无法想象居然有人可以如此挥剑。

　　基修将转眼间仅剩的一具，当成自己的盾牌。

　　在下一秒钟，连那具哥雷姆都轻而易举地被斩断了。

　　「咦！」

　　基修的脸被踹了一脚而整个人飞了出去摔到地上。

　　然后看到才人以自己为目标跳了过来。

　　基修抱著头心中喊著「完了」。

　　然后听到「嚓」地一声……

　　战战兢兢地睁看眼一看……

　　才人将剑插在基修正右方的地上。

　　「要继续吗？」才人低声地说。

　　基修立刻摇摇头，他已经完全失去战意了。

　　「我、我认输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才人将剑脱手离开。

　　从旁边看戏的人群中传来阵阵低语。

　　「那平民干的不错嘛！基修输了耶！」

　　我赢了……吗？

　　为什么？才人呆愣地想著。

　　……我到底怎么了。

　　直到刚才我都被打得一塌糊涂。

　　那是，当我握起剑的瞬间，身体感觉像羽毛般轻盈。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基修的哥雷姆们，已经全部都被劈断了。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会使剑？完全搞不懂，不过没差了，只要赢了就好。之后在慢慢回想吧，身体突然觉得好累，好想睡。

　　才人眼中看到露易丝跑了过来。

　　想告诉她「我赢了耶」时，膝盖失去了力气。

　　沉重的疲劳感侵袭了他的身体，意识逐渐远去，才人就这么昏倒了。

　　跑过来的露易丝虽然想撑起忽然晕倒的才人的身体，却没办法办到，才人的身体「碰」地一声再度倒在地面上。

　　「才人！」露易丝摇了摇才人的身体，不过看来应该没死。

　　「呼……」

　　传来了他的鼾声，似乎是睡著了。

　　「居然睡著了……」

　　露易丝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叹了口气。

　　基修站起身子，摇头说：「露易丝，这家伙是什么人啊？居然把我的『战争女神』打倒……」

　　「只是一般的平民吧。」

　　「无法想象我的哥雷姆会输给一般的平民。」

　　「哼，根本只是你太弱吧？」

　　露易丝打算抱起才人，不过却无法撑住而跌倒。

　　「啊啊、真是的！你怎么这么重啊！笨蛋！」

　　在旁边观望的某个学生，替才人施了「飘浮」的咒文。

　　露易丝推著才人浮起的身体，打算运到自己的房间去，得治疗他的伤不可。

　　露易丝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看到才人痛苦可怜的模样，她难过地哭了。握了剑的他的确突然变强了，不过这样放任不管，他搞不好会死掉。

　　比起才人获胜，治疗伤势更为重要。露易丝心想，「我不是觉得这笨蛋死了也没关系吗？明明是个平民，却表现出莫名过人的自尊心」。

　　「明明只是个使魔，却老是做出一些恣意妄为的行为！」

　　露易丝对著睡著的才人怒吼。松了一口气后，莫名其妙地觉得非常生气。

　　欧斯曼氏与寇伯特用「远见之镜」，将事情的经过看完后，两人面面相觑。

　　寇伯特一边发抖地叫著欧斯曼氏的名字。

　　「欧斯曼老翁。」

　　「嗯。」

　　「那个平民赢了……」

　　「嗯。」

　　「即使基修是层级最低的『点状级』魔法师，再怎么说也无法料想到他会不如一介平民啊。而且他的那些动作！我根本没见过这种平民呀！果然他是『甘道夫』！」

　　「嗯嗯嗯……」

　　「欧斯曼老翁，我们立刻报告王室，非得请求他们的指示……」寇伯特催促著欧斯曼氏。

　　「不用那么做。」欧斯曼氏严肃地点了点头，白色的胡须也跟著激烈地摇晃。

　　「为什么？这可是世纪的大发现呀！重生于现代的『甘道夫』！」

　　「寇伯特先生，『甘道夫』可不是一般的使魔啊。」

　　「您说的对，始祖布利弥尔所差使的『甘道夫』，虽没有文件记述下他的形体，传说他是为了守护主人咒文咏唱的时间而被特殊化的存在。」

　　「没错，始祖布利弥尔咏唱咒文的时间非常长……因为都是强力的咒文。如我们所知道的，咏唱时间中的魔法师是无力的，在这无力的时间内，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始祖布利弥尔所差使的使魔就是『甘道夫』。他的强悍是……」

　　话还没说完，寇伯特就兴奋地接下去说：

　　「有著能独自将千人的军队摧毁的力量，而且普通的魔法师完全无法与其对抗！」

　　「所以，寇伯特先生。」

　　「那位少年真的只是平凡的人类吧？」

　　「是的，怎么看都只是一般的平民少年。当瓦利埃尔小姐呼唤他出现时，以防万一我还用了『探索』咒法确认过了。他是货真价实，普通的平民少年。」

　　「将如此平凡的少年，变成现代『甘道夫』的又是谁呢？」

　　「是瓦利埃尔小姐……」

　　「她是优秀的魔法师吗？」

　　「不，反倒可说是无能的魔法师……」

　　「那么，这两个部分就令人不解了。」

　　「也是。」

　　「与无能的魔法师订契的平凡少年，为何会变成『甘道夫』？完全是个谜了，无法找出原因。」

　　「的确……」

　　「总之，不能将『甘道夫』与其主人交给王室的那些蠢蛋们，如果把这种玩具送给他们，大概又会引起战争吧，宫廷内那些闲到发慌的家伙们，全都是好战派呀。」

　　「是的，院长您的深思熟虑真是令我慑服。」

　　「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绝不可透露出去，寇伯特先生。」

　　「是、是的！我会牢牢记在心里的！」

　　欧斯曼氏握著木杖走向窗边，将思绪带往遥远的历史彼端。

　　「传说的使魔『甘道夫』吗……他究竟是长什么模样呢？」寇伯特喃喃地低语著。

　　「『甘道夫』对所有『武器』都能运用自如，并以此与敌人对峙……」

　　「嗯。」

　　「所以总之他应该有手吧。」

　　早晨的阳光照醒了才人，发现身上包满了绷带。

　　对了，自己和那个做作的基修决斗，被打得体无完肤……然后不知为何，一握起剑就把情势逆转……最后昏倒了。

　　这里是露易丝的房间，自己似乎正睡在露易丝的床上。

　　露易丝则是在椅子上坐著，趴在桌上睡。

　　才人注意到左手上的卢恩符文，这个卢恩符文发出光芒时，身体才会像羽毛一样轻盈的行动，而从未握过的剑也像自己身体的延长部位般挥动，才能斩断基修的哥雷姆。

　　左手的卢恩符文现在并未发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当才人如此盯著自己左手看时，传来了敲门声后门打开了。

　　是谢丝妲。那位在厨房施舍炖肉给才人的平民少女。一贯的女仆装，而且用发带将头发束起。她一见到才人便露出了微笑，银色餐盘上放了面包和水。

　　「谢丝妲……？」

　　「你醒了啊，才人先生。」

　　「嗯……我……」

　　「在那之后，是瓦利埃尔小姐把你搬到这里睡的喔，还请老师帮你施放『治疗』咒文，情况可混乱了呢。」

　　「『治疗』咒文？」

　　「是啊，是医治受伤与生病的魔法，你应该知道吧？」

　　「那个……」才人摇摇头。如果被误认为这里的常识对才人通用的话就麻烦了，不过再怎么解释也是没用的吧。

　　「用于治疗咒文的秘药费用，瓦利埃尔小姐已经付了，所以不用担心。」

　　不说话似乎被谢丝妲认为才人是在烦恼钱的事了。

　　「秘药费用有这么贵吗？」

　　「嗯，至少不是平民付得起的金额。」

　　才人打算站起来时，痛得呻吟一声。

　　「好痛！」

　　「啊、你还不能动啦！受了那么严重的伤，就连『治疗』咒文都无法完全治好呢！你得好好睡觉休养才行！」

　　才人点了点头，再次躺回床上。

　　「我拿餐点来了，请吃吧。」

　　谢丝妲将银盘放在才人的枕边。

　　「谢谢你……对了，我睡了多久？」

　　「这三天你一直都在睡，大家都很担心你会不会一睡不醒了呢。」

　　「大家是指谁？」

　　「厨房的各位……」谢丝妲说完，低下头露出一脸难过的表情。

　　「怎么了？」

　　「那个……很抱歉，那时候我居然逃走了。」

　　才人在餐厅让基修生气时，她感到害怕而逃走了。她说的是这件事吧。

　　「没关系啦，这没什么好道歉的。」

　　「像我这样不会使用魔法的一般老百姓来说，贵族真的很恐怖……」谢丝妲猛然抬起头，眼中露出闪闪光辉。「可是，我已经不那么害怕了！我很感谢自己能见到才人先生，是你告诉了我，就算平民也能赢过贵族！」

　　「是吗……哈哈。」

　　事实上我到底为什么会赢，真是不可思议。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才人抓抓自己的头。他想起自己被折断的右臂，不过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动的时候虽然还些许会痛，不过骨头似乎接好了。

　　喔，这就是魔法啊。才人有股莫名的佩服。

　　……会感到自傲也是理所当然的。

　　「难道是你一直在照料我？」才人看著卷在身上的绷带。

　　「不是的，并不是我，而是那里的瓦利埃尔小姐……」

　　「露易丝她？」

　　「嗯嗯，她替你换绷带、擦脸……为了照顾你一直都没睡，所以累了吧。」

　　露易丝口中传出柔和的呼声，在长长的睫毛下，冒出了大大的黑眼圈。

　　她的睡脸依旧如此可爱，就像人偶一般。

　　才人心想，「她也是有温柔的一面嘛」。露易丝的侧脸看起来突然变得可爱极了。

　　此时露易丝醒了。

　　「呼哈啊啊啊～～」

　　她打了个大呵欠，伸了伸懒腰，然后注意到在床上把眼睛张得大大的才人。

　　「哎呀，你起来啦。」

　　「嗯、是啊……」

　　才人低下头，打算向露易丝道谢。

　　「那个、露易丝。」

　　「什么啦。」

　　「谢谢你，还有，很抱歉让你担心了。」

　　露易丝站起身子，然后走近才人身旁。才人感到心跳加速。心中期待露易丝会说「你很努力喔！真是太帅了！」搞不好还会亲我呢。

　　可是，情况却事与愿违。

　　露易丝把才人身上的毛毯拉开，揪住他的后颈。

　　「伤治好了，就给我立刻滚出床上！」就这么揪著后颈，露易丝把才人拖出被窝。

　　「啊！哇！」

　　才人滚到地板上。

　　「你、我可是伤员耶！」

　　「你能说话就表示没事了。」

　　才人站了起来，虽然身体还会痛，但也没到不能动的地步。不过，让人再睡一下又不会少一块肉。

　　「那、那就请自便……」

　　谢丝妲露出苦笑，然后就离开房间了。看来她还是十分害怕贵族嘛。

　　露易丝将衣服和内衣山丢给了才人。

　　「哇！」

　　「这些是你睡著时累积的待洗衣物，还要打扫房间，快去做。」

　　「我说你啊……」

　　露易丝狠狠地瞪著才人。

　　「怎样啦，难道你认为打倒基修那种货色就会改变待遇吗！未免太天真了吧？你是笨蛋啊？」

　　才人恨得牙痒痒地看著露易丝。

　　刚才觉得她可爱的事还是当作没说过吧。

　　不过……坐在床上盘著双腿的露易丝，还是一样脱俗般的可爱啊。

　　带著一抹桃红色的金色长发飘逸著，茶褐色的眼珠带著一股恶作剧般的光辉闪耀著，虽然她骄横、自傲又任性。嗯——虽然想取消说她可爱的事，不过光提外貌的话还是十分符合标准的。

　　露易丝竖起手指，用夸耀胜利的模样说：

　　「别忘了，你可是我的使魔啊！」

甘道夫

第一章 使魔的一日

　　才人来到托里斯汀魔法学园，作为露易丝使魔的生活，至今已经过了一星期。若介绍才人身为使魔的一日，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首先，与世上大部分的动物与人类相同，都在早晨起床。尽管睡的地方仍旧是地板，只是已经比头一天来得好多了。由于在坚硬的地板上睡觉醒来会全身疼痛，才人拜托谢丝妲拿给他马饲料用的稻草，将它铺在房间的角落之后，再把露易丝给的毛毯裹在身上，然后睡在稻草上。

　　露易丝将才人所做的床铺称做「鸡窝」。原来如此，由于鸡也是睡在稻草上的，而且才人早上头一个工作也如公鸡一样，彷彿早起的公鸡般得叫露易丝起床才行。

　　若露易丝先起床的话，事情就大条了。

　　「要给被主人叫醒的胡涂使魔处罚」，这已经是露易丝的口头禅了。

　　才人如果睡过头，就会被罚没早餐吃。

　　露易丝被叫醒后，首先是换衣服，除了内衣裤是自己穿之外，制服是才人帮忙穿的，如前叙所述一般。

　　由于露易丝有著非常可爱的容颜，看到她穿内衣的模样，才人兴奋地呼吸都快停了。俗话说美女的恋人只要三天就习惯了，看来才人还没习惯呢。

　　或许是因为他不是恋人，而是使魔吧。但是，光提老待在身边这点，倒是和恋人没什么两样，不同的只是在态度与待遇上罢了。

　　可以望著内衣模样的露易丝这点倒是不坏，不过，还是会伤害到才人的自尊心，所以帮她穿鞋子时，感到忿忿不平也是无可奈何的，他一不留神就把心情都写在脸上了。

　　若是只有脸色不悦也就算了，如果讲话时违背到露易丝的话，事情可就麻烦了。

　　「要给一大早就让主人心情不爽的无礼使魔处罚」，这已经是露易丝的座右铭了。

　　若是嘲笑内衣模样的露易丝的胸部大小，或是表情不满地说「钮扣之类的好歹自己扣吧」之类的话，就会被罚没早餐吃。

　　穿著黑色的斗蓬、白色的上衣，以及暗灰色制服褶裙的露易丝，要洗脸刷牙，水龙头之类的虽然装饰得很别致，可是却没把水接到房间，所以才人得到楼下的打水处，用桶子取来露易丝要用的水才行。然后露易丝当然脸也不是自己洗，而是叫才人帮她洗。

　　某个早晨，才人假装用毛巾擦，事实上是用捡来的煤灰偷偷在露易丝的脸上涂鸦。

　　看到自己在露易丝的脸上画的作品，才人差点噗嗤地笑出来，还好忍下来了。然后态度装模作样、毕恭毕敬地对露易丝鞠躬说：

　　「大小姐，今天您真是格外地美丽。」

　　「……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吗？」

　　低血压的露易丝，用爱困的声音回答。

　　「您说我？我不过是您微不足道的使魔罢了，怎么可能有什么企图呢！」

　　虽然露易丝对才人夸张地有礼貌这点感到狐疑，但是由于上课快迟到了，所以就不再多加过问。

　　对她那鲜艳的桃色双颊和充满魅力的茶褐色双眼，以及如珊瑚般娇艳的双唇，露易丝很清楚自己现在还不需要多余的装扮，所以平常并没有化妆。也就是说，她并不常照镜子，而那一天她也没照，结果便没有发现到才人替她化的妆了。

　　露易丝就那副模样去学校上课，由于已经是接近迟到的时间，所以不管是走廊还是楼梯上，都没遇到半个人。

　　露易丝气喘呼呼地打开教室的门，同时回头看她的班上同学们顿时捧腹大笑。

　　「露易丝！你的脸画得真美啊！露易丝。」

　　「讨厌！这真是太适合你了！」

　　之后，经寇伯特指点她脸上被画了眼镜和胡须形状的妆，露易丝顿时狂怒，把在走廊捧腹大笑的才人毒打一顿，之后才人被罚整天没饭吃。

　　据露易丝所言，把主人的脸当作画布的使魔，就和会经对抗众神及始祖布利弥尔的恶魔一样，所以不可以将女王陛下所赐的面包与浓汤供给恶魔。

　　早餐后，才人专心打扫露易丝的房间，拿扫把清扫地板、用抹布擦拭书桌和窗户。然后等著快乐的洗衣服时间，他把露易丝要洗的衣物搬到楼下的打水处，在那儿用洗衣板搓洗。由于没有热水，所以打出来的水都很冷，冷到彷彿手指都快断了。而露易丝所穿的内衣上头都有著许多蕾丝与褶边，如果洗破了就会被罚没饭吃，所以才人非得小心地洗不可，是个非常辛苦的工作。

　　心情不爽的才人，某天将内裤的松紧带偷偷地切了一条缝。隔天露易丝没发现就穿上了，结果走路途中松紧带断了，内裤滑落到脚踝上，露易丝的双脚彷彿中了猎人的陷阱般被缠住。

　　由于当时刚好在楼梯上，害得露易丝跌得惨不忍睹。

　　幸好当时四周没有人在，露得一览无遗的下半身也因为转了好几圈而守住了露易丝的名声。心想这次真的做过头了的才人，也留心不看露易丝的裙底风光，并对著昏倒在楼梯间的露易丝道歉。他根本没打算做得这么狠，充其量只想让她在走廊时内裤突然掉在脚上，然后感到难为情罢了。

　　清醒过来的露易丝，发现到内裤松紧带的切痕，将内裤摆在拘谨地坐在床边的才人面前。

　　「这裂开了呢。」

　　「是裂开了，大小姐。」

　　「给我说明清楚，越简短越好。」露易丝用著超越怒气的声音低声说著。

　　「是打水场的水不好，大小姐。总之，我想是因为水冷到让人指头都快断了，所以松紧带也无法承受吧。」

　　才人立正站好地回答。

　　「你坚持要把罪怪到松紧带上就是了。」

　　「不，应该是水的错，一切罪过都是水。而且它不光是冷，一定还对松紧带施了什么诅咒。」

　　才人恭敬地鞠了个躬。

　　「如此恶劣的水所做的汤，看来不可以让你这忠实的使魔喝吧。」

　　「您真是体贴。」

　　「只要过了三天，我想水就会恢复原状了吧。」

　　就这样，才人被罚三天没饭吃。

　　不过，就算被罚三天没饭吃，才人也不会饿死。他装出一副沮丧的神情，却前往亚菲斯餐厅里面的厨房，只要拜托在那工作、可爱的谢丝妲，她就会给才人炖肉或是附骨肉排之类的食物。即使有饭吃，才人还是会跑去厨房，露易丝装模作样吹嘘的「女王陛下普照天下的慈悲」浓汤，这慈悲对他来说似乎量太少了。

　　厨房给他食物的事，当然要对露易丝保密。露易丝坚持直到才人改变说话态度前，不把浓汤增量，如果被知道温柔的谢丝妲把肉排和炖肉给才人，事情就大条了。针对使魔教育方针很啰唆的露易丝绝对会禁止的。

　　但是，这件事现在还未曝光，因此，比起素未谋面的女王陛下和始祖布利弥尔，才人更敬爱厨房及谢丝妲百倍。

　　这天早上，才人也在露易丝眼前一口气将贫乏不已的浓汤喝下后，来到了厨房。在魏斯特利广场打倒贵族基修的才人，非常受到欢迎。

　　「『我方之剑』来了喔！」

　　如此大喊欢迎才人的是，主厨马托老爹，他是位四十好几的肥眫大叔。当然他也不是贵族而是平民，不过若当上魔法学园的主厨的话，收入可是低阶贵族遥不可及的，地位也相当高。

　　在圆滚滚的庞大身躯外，他套著一件订做的漂亮外衣，然后一手切著厨房的料理。

　　马托老爹虽是地位较高的平民，却也不例外，即使身为魔法学园的主厨，仍然厌恶贵族与魔法。

　　他称呼用剑打倒魔法师基修的才人为「我方之剑」，彷彿国王般地礼遇才人。如此的厨房现在如同才人生活的绿洲一般。

　　才人坐上专用的椅子后，谢丝妲立刻跑了过来对他微微笑，然后端出了放有热腾腾炖肉的盘子，以及松软的白面包。

　　「谢谢你。」

　　「今天的炖肉很特别喔。」

　　谢丝妲高兴地微笑，才人吞下一口炖肉后，表情变得明亮。

　　「好吃、太好吃了！和我喝的汤简直有天壤之别。」

　　才人说出感激的话后，拿著菜刀的马托老爹走了过来。

　　「那是当然的，那盘炖肉和端给贵族们吃的是相同东西。」

　　「他们居然每天都吃这么美味的东西……」

　　听到才人这么说，马托老爹得意地哼了一声。

　　「哼！那些家伙嘛，的确会使用魔法啦。像是用土做锅子或城堡、从嘴里吐出吓死人的火球，最后居然还能操纵龙，真的是很厉害！不过，要如此调理出绝妙味道的料理，真的说来也算魔法的一种吧，你认为呢？才人。」

　　才人点头同意。

　　「你说的完全正确。」

　　「好家伙！你真的是个好家伙啊-」

　　马托老爹将粗壮的手臂勾在才人的脖子上。

　　「喂、『我方之剑』！我想亲你的额头呀！可以吧！」

　　「别亲我也别那么叫我啦。」才人回答。

　　「为什么？」

　　「两个都会让我心底发痒。」

　　马托老爹离开才人，两手摊得大大地说：

　　「你可是劈开了魔法师的哥雷姆耶！你明白吗？」

　　「是啊。」

　　「对了，你的剑法是在哪学的？在那里学的话，能像你那样挥剑吗？有这种好地方也告诉我吧。」

　　马托老爹直盯著才人的脸看，马托老爹每次都会如此问来吃饭的才人，这时候才人总是重复相同的答案。

　　「我不知道啦，而且我根本没握过什么剑，那次是身体不知不觉动了起来。」

　　「你们听到了吗！」

　　马托老爹用响彻厨房的声音大吼。

　　年轻的厨师学徒们则如此回答。

　　「听到了！师傅！」

　　「真正的行家就是这样的！绝对不会夸耀自己的本领！好好学著！行家是不自夸的！」

　　「行家是不自夸的！」

　　厨师们高兴地跟著唱和。

　　说完马托老爹转身回头看著才人。

　　「喂，『我方之剑』，我越来越喜欢你这家伙了，该怎么办？」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也……」

　　明明全部都是事实，马托老爹却把它当成是谦虚，真是良心不安，感觉好像骗了坦率的马托老爹，才人看了看左手的卢恩符文。

　　从那天之后就完全没发光过了，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呢……即使才人只是呆呆地看著自己手上的卢恩符文，马托老爹也把它解读为行家客气的态度。

　　马托老爹转头看向谢丝妲。

　　「谢丝妲！」

　　「是的！」

　　心情轻松而微笑地注视著两人交谈的谢丝妲，精神抖擞地回答。

　　「替我们的勇者，倒杯亚尔比昂的老酒吧。」

　　谢丝妲满面笑容地从葡萄酒的柜子里，拿出马托说的陈年葡萄酒，然后将它倒满才人的杯子。

　　谢丝妲一脸心荡神驰的表情，看著满脸通红地喝干葡萄酒的才人，这样的情形也是每次都一再重复的。

　　每当才人造访厨房一次，马托老爹就越来越喜欢他，而谢丝妲也愈加尊敬才人。

　　然后这一天……有一个红色的影子从窗外窥视著才人，年轻厨师发现到这个窗外的影子。

　　「喂，窗户外头好像有什么东西耶。」

　　红色影子呜呜地哼了两声后，便消失了。

　　接著，才人除了早餐、打扫及洗衣之外，还得负责陪著露易丝上课。虽然一开始是坐在地上，但是露易丝发现到他正热心地观赏其它女学生的裙底风光，只好不得已让他坐到椅子上。而且，严厉地警告说如果上课时视线移到黑板之外的地方，就要罚他没中餐吃。

　　才人一开始也对用水做出葡萄酒的课程、调和秘药来制作特殊补品的教学、出现在眼前的大火球，或是自由自在地让箱子、木棒或球浮在半空中，然后让它飞到窗外后再叫使魔捡回来的课程感到奇特而专心地观赏，不过习惯后便感到厌烦了。

　　之后居然开始打起瞌睡，虽然老师与露易丝都瞪著呼呼大睡的才人看，不过并没有上课中禁止使魔打瞌睡的校规。环顾教室一看，不管是夜行性的幻兽们，还是某人养的枭，也都正呼呼大睡著。若把故意打瞌睡的才人叫醒的话，就等于承认他不是使魔而是一般的人类了。

　　因此，露易丝虽然紧咬嘴唇地想对打瞌睡的才人抱怨，却无法说出口。如果说的话，就等于把自己对才人所决定的立场，给全盘否定一样。

　　这一天的上课时间，才人仍然让暖哄哄的阳光照著，舒服地沉睡著。

　　今早谢丝妲帮他倒的葡萄酒发挥了效果，才人正做著梦。

　　是个不可思议的梦。

　　是个晚上睡觉时，露易丝偷偷钻进自己睡的稻草堆里的梦。

　　「露易丝，你怎么了啊……」

　　露易丝因为突然传来自己的名字而瞪了才人一眼。

　　「你说你睡不著？真是的～～呼噜……」

　　「什么嘛，是梦话啊。」露易丝再度转向前方。

　　「……呼噜，干、干嘛啦，别突然抱紧我啦。」

　　露易丝的视线再度投注在才人身上，听著课的学生们，也一起竖起耳朵听。

　　「……喂喂，明明白天就摆出一副臭架子，到了床上就变得这么爱撒娇啦。」

　　才人一边流著口水，一边沉醉在梦中。

　　露易丝觉得该适可而止了，便打算摇醒才人。

　　「等等，你到底在做什么梦啊！」

　　同学们哄堂大笑，感冒的马里寇奴惊讶地尖声大叫。

　　「喂喂、露易丝！你居然做出这种事！而且对象是使魔，真令我惊讶！」

　　女同学们也叽哩呱啦地咬起耳朵。

　　「等等！那是这个笨蛋的梦话啦！唉哟，真是的！我叫你起来呀！」

　　「露易丝、露易丝，不要像只猫一样舔我那个地方啦……」

　　教室的爆笑声达到最高潮。

　　露易丝一脚把才人踢倒，才人从柔和的梦中世界里被打醒，与现实中的露易丝相会。

　　「你干什么啦！」

　　「我什么时候有钻进你的稻草堆中过？」

　　可爱的露易丝交叉著手臂，用著鬼一般的神情睥睨著才人。

　　才人无辜地摇摇头，同学们的爆笑声持续著。

　　「才人，向这些大笑的无礼人们说明，告诉他们晚上我根本没离开自己的床上半步。」

　　「那个各位，刚才的都是我的梦话，露易丝没钻进我的窝里。」

　　「什么嘛～～」学生们无趣地哼了一声。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我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呢！而且还是对这种家伙！这种家伙！说什么我钻进这种低级使魔的床铺，即使是玩笑话也开过头了吧！」

　　露易丝说完抬起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可是，我的梦很准耶。」

　　露易丝的动作使得才人不悦地说。

　　「说的对！梦是对未来的占卜呢！」

　　教室内有人点头同意。

　　「毕竟我的主人个性如此糟，根本没办法交到男朋友嘛。」

　　教室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点头同意。露易丝转头瞪著才人，不过事到如今也不用太在意了，才人继续说著。

　　「可怜的主人，欲求不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用不著多久应该就会偷偷钻进使魔的稻草堆中了。」

　　露易丝两手叉腰，用强硬的口气命令才人。

　　「听仔细了，你那满口污秽的嘴巴立刻给我闭上。」

　　才人不在意地继续说下去。

　　「若真的发生，我会敲敲露易丝……」

　　似乎太过得意忘形了，露易丝的肩膀气得直发抖。

　　「然后告诉她『这里可不是你的床』。」

　　教室顿时充满了喝彩声，才人优雅地回了个礼后，打算弯腰坐下。

　　露易丝把打算坐下的才人一脚踢飞，使得他滚到地板上。

　　「别踹人啦！」

　　可是，露易丝完全不理会，两眼笔直地看著前面，仍然气得两肩颤抖著。

　　有一个红色的身影，正盯著才人。

　　是齐儿可的火蜥蜴，它趴在地板上，两眼盯著倒在隔壁座位走道上的才人。

　　「嗯？」

　　才人注意到，并对它挥挥手。

　　「你是齐儿可的火蜥蜴吧，你应该有名字吧，叫什么呢？对了，你叫弗雷姆对吧，弗雷姆——」

　　才人招手叫它，不过火蜥蜴挥了挥尾巴、从口里吐出些许的火焰后，便走回主人

　　的身旁了，

　　「为什么蜥蜴会对我有兴趣呢？」

　　才人偏著头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当才人在教室与火蜥蜴对看的时候……

　　秘书隆格维尔小姐，正在院长室写公文。

　　隆格维尔小姐停下手看看欧斯曼氏，欧斯曼氏正趴在杉木桌上打盹。

　　隆格维尔小姐嘴角微微一笑，那是她至今没让人见过的笑容。

　　她站起身来。

　　低声地咏唱了「沉默」的咒文，为了不吵醒欧斯曼氏而消去自己的脚步声，然后离开了院长室。

　　隆格维尔小姐前往的地方是，位于院长室下一层楼，有著宝物库的楼梯。

　　下了楼梯，她抬头望著巨大的铁门，门上栓了一条巨大的门闩，而门闩还被一个巨大的锁给保护著。

　　这里收藏著魔法学园成立以来的所有秘宝。

　　隆格维尔小姐慎重地环顾四周，然后从口袋中拿出木杖，它看起只有铅笔那么长，可是当隆格维尔小姐拿著它并甩一甩手腕后，木杖就立刻变长了，长度大约有交响乐团指挥者所用的指挥棒那么长。

　　隆格维尔小姐开始低声地咏唱咒文。

　　咏唱完成后，把木杖朝向大锁挥去。

　　可是……大锁上没发出半点声音。

　　「算了，反正我也不认为『开锁』咒文，会对这里的锁有效。」

　　妖艳地露出微笑后，隆格维尔小姐开始咏唱起自己拿手的咒文。

　　那就是「炼金」的咒文。她声音清脆地咏唱咒文，然后朝向厚重的铁门挥去，虽然魔法传到了门上……但是等了一段时间后，仍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似乎被矩形级魔法师施加了『固定化』的咒文。」

　　隆格维尔小姐抱怨著说。

　　「固定化」的咒文是用来防止物质的酸化及腐败，被施加咒文的物质，得以避免所有的化学变化，永久保持它的原貌。被施加「固定化」的物质，连「炼金」咒文也会无效，不过，如果施放「炼金」咒文的魔法师能力在施放「固定化」的魔法师之上的话，又不在此限内了。

　　可是，对这扇铁门施加「固定化」咒文的魔法师，似乎是位相当厉害的魔法师，连「土」之系统的专家——隆格维尔小姐所施的「炼金」都没有反应。

　　隆格维尔小姐拿起戴在脸上的眼镜，仔细看著门扉，就在此时，她注意到有人正在上楼的脚步声。

　　她将木杖折起，收入口袋中。

　　出现的是寇伯特。

　　「哎呀，隆格维尔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寇伯特搞不清楚状况地询问。

　　隆格维尔露出和蔼的笑容回答他。

　　「寇伯特先生，我是来做宝物库的目录……」

　　「喔，那真是辛苦了，光一个一个看完，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耶，总之，这里放的全部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因为占空间才放进来的。」

　　「说的也是。」

　　「而且你向欧斯曼老翁藉钥匙不就好了？」

　　「那是因为……他正在睡觉。没关系啦，反正制作目录的工作也不急……」隆格维尔小姐微笑说道。

　　「原来如此，他正在睡觉吗？那个老头、不对、是欧斯曼老翁，只要睡著了就很难醒过来。那么，等会我也和你一块过去找他吧。」

　　寇伯特先生踏步走了出去，走了几步后停了下来，回头说：

　　「那个……隆格维尔小姐。」

　　「有什么事吗？」

　　寇伯特先生害羞地开口。

　　「如果可以的话，那个……你愿意和我一块吃中餐吗？」

　　隆格维尔小姐稍作考虑后，露出了微笑，接受了他的邀请。

　　「嗯嗯，我很乐意。」

　　两人并肩走著。

　　「那个、寇伯特先生。」

　　隆格维尔小姐用态度稍作软化的字眼，向寇伯特开口。

　　「是、是的，有什么事吗？」

　　自己的邀约被爽快地答应而感到兴奋的寇伯特先生，表情愉快地回答。

　　「你有会经进到宝物库中吗？」

　　「当然有。」

　　「那么，你知道『破坏之杖』吗？」

　　「啊啊，那个啊，它的外观很奇特呢。」

　　隆格维尔小姐眼里露出光芒。

　　「怎么说呢？」

　　「我也不会解释，只能说它很奇特。对了，比起那个，你想吃什么？今天的菜单是比目鱼的香草卷……别担心，我和主厨马托老爹有些交情，只要我说一句话，就能品尝到世界的珍品……」

　　「寇伯特先生。」

　　隆格维尔小姐打断了寇伯特的话。

　　「是、是的？」

　　「可是，宝物库做得如此坚固，这样的话，不管带多强的魔法师来，也不可能开得了门吧。」

　　「似乎是如此，魔法师要打开门是不可能的，至少它是集合数位矩形级魔法师设计为能够对抗一切咒文的。」

　　「寇伯特先生真是知识渊博，实在使人佩服啊。」

　　隆格维尔小姐满心信赖地看著寇伯特。

　　「咦？不会啦……哈哈，因为我经常利用空闲时间看书嘛……该说是脑中只想著研究吗？哈哈，就是因为这样，才会到这个年纪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没错。」

　　「能够待在寇伯特先生身旁的女性，一定会很幸福吧。因为，你会教她许多没有人知道的知识吧……」

　　隆格维尔小姐出神地望著寇伯特。

　　「没有啦！真是的！不可以调侃我啦！没错！」

　　寇伯特紧张地全身僵硬，擦擦光秃的额头上的汗水。接著，一本正经地仔细看著隆格维尔小姐的脸庞。

　　「隆格维尔小姐，你知道优尔的曜日所举行的『芙莉嘉舞会』吗？」

　　「那是什么仪式吗？」

　　「哈哈，毕竟你才来到这里两个月左右，它不是什么仪式，只是个普通的舞会。不过，传说中在那里跳舞的情侣，都能结为连理呢！没错！」

　　「然后？」

　　隆格维尔小姐微笑地催促他继续说。

　　「那个……如果你愿意的话，是否能与我共舞一曲，就是如此，没错。」

　　「我很乐意。不过，虽然舞会很棒，可是比起那个，我想知道更多有关宝物库的事，我对各种魔法道具都很有兴趣呢。」

　　寇伯特为了想引起隆格维尔小姐的兴趣，脑袋集中精神地想著「宝物库、说到宝物库……」然后终于找到似乎会引起隆格维尔小姐兴趣的话题，他装腔作势地缓缓说道。

　　「那么，我就小露两手吧，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我非常想听。」

　　「关系到魔法的话，宝物库的确是无敌的，不过我想它有个唯一的弱点。」

　　「喔，真是令人感兴趣啊。」

　　「那就是……物理方面的外力。」

　　「物理方面的外力？」

　　「没错！反正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如果有巨大的哥雷姆……」

　　「巨大的哥雷姆怎么样？」

　　寇伯特得意忘形地对隆格维尔小姐述说著自己的理论，听完后，隆格维尔小姐满足地露出微笑。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话题呢，寇伯特先生。」

第二章 微热的齐儿可

　　上课时用梦话尽情地嘲讽了露易丝的那天晚上。

　　露易丝把才人的稻草拿到走廊上。

　　「你做什么啦？」

　　「如果我钻到你的睡窝里，你会很困扰不是吗？」

　　露易丝似乎仍对上课时说的梦话记恨。

　　「可是房间外会有风吹进来，很冷的耶。」

　　「梦里的我一定会好好替你保暖的。」

　　露易丝扬起柳眉、斩钉截铁地说。实在是个很会记恨的少女，似乎无论如何都想让才人睡在走廊上的样子。

　　才人只好拿著毛毯到走廊上。一走到房间外，就听见门后上锁的声音。

　　从开在墙上的窗里，寒风咻咻地让才人的身体冻僵了。嘴里抱怨著好冷，他缩进毛毯里，躺在稻草上。由于走廊的地板是石头做的，寒气会直接传达到身体里。而且也没有暖炉，真的好冷。

　　不过是做个梦，也要把我冷到快冻僵！才人猛踢露易丝的房门一脚，当然没有反应。

　　之后他开始思考报仇的方法，这个仇已经不是光把内裤的松紧带切断，就能了结的。该怎么设计这个臭女人，让她躲在毛毯中冻僵……

　　此时，齐儿可的房门，喀嚓一声地开了。

　　走出来的是火蜥蜴弗雷姆。燃烧著的尾巴看起来很温暖，才人眼睛瞪得大大的。

　　火蜥蜴一步步地往才人的方向走近，才人不自觉地向后退。

　　「你、你想干什么？」

　　「咕噜噜——」蜥蜴感觉与人亲近般地呜叫著。

　　它似乎没有危害才人之意。

　　火蜥蜴咬住才人上衣的袖子，彷彿要才人跟它走般地摇著头。

　　「喂，快走开，毛毯会烧起来的。」才人这么说。

　　不过，火蜥蜴用很强的力量，把才人拖著走。

　　齐儿可的房门开得大大的，它该不会打算把我拖进那里吧。

　　看起来似乎没错。如果这不是火蜥蜴一时兴起的话，那齐儿可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呢？搞不好是因为才人和露易丝老是吵架打扰到她，所以想抱怨吧？才人带著无法理解的心境，穿过了齐儿可的房门。

　　进去后，发现房间里漆黑一片，只有火蜥蜴的周围有些微弱的火光。从黑暗里，传来齐儿可的声音。

　　「可以关上门吗？」

　　才人照她说的关门。

　　「欢迎你，请到这边来。」

　　「乌漆抹黑的耶。」

　　才人听见齐儿可的弹指声。一瞬间立在房里的蜡烛，一支支地点燃了。

　　从放在才人身旁的蜡烛照顺序开始点燃，以齐儿可身旁的蜡烛为终点，如同照耀街道的路灯般，蜡烛的灯火净现在眼前。

　　在摇曳、带著些微幻想的烛光之中，有著坐在床上、一副充满刺激男性感官姿态的齐儿可。那就是所谓的性感内衣吧，这种东西是为了诱惑人才穿的，而且她居然只穿那件内衣而已……

　　可以确认齐儿可的胸部并没有垫任何东西，如哈密瓜般的胸部，将蕾丝制的性感内衣撑得满满的。

　　「别呆呆站在那嘛，快过来。」齐儿可妖艳地说。

　　才人摇摇晃晃地、脚步如同梦游病患者般走近，齐儿可面露微笑。

　　「坐下吧？」

　　才人听从齐儿可所说的，坐到她的身旁。齐儿可几近全裸的身体，充斥在才人的脑袋中。

　　「有、有什么事吗？」

　　齐儿可优雅地拨了一下如燃烧般的红发后，直盯著紧张的才人。齐儿可的褐色肌肤，在朦胧的烛光下，更释放出她野性的魅力，让才人得想尽办法忍耐才行。

　　齐儿可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难过地摇摇头。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低级的女人对吧。」

　　「齐儿可？」

　　「让你这么认为也是没办法的，你知道吗？我的别名是『微热』。」

　　「嗯，我知道。」

　　从内衣的缝隙中露出的乳沟，实在非常引人注目。

　　「我呢，就像火炬般容易点燃，因此突然就被人如此称呼了，我也知道这是不好的事。」

　　「是不好的事呢。」

　　才人就这么搞不清楚状况地响应齐儿可，由于他从未被异国女孩像这样告白过，所以除了紧张外，还伴随著一份困惑的心情。

　　「但是，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的。」

　　齐儿可用湿润的双瞳凝视著才人，无论怎么样的男人，只要被齐儿可这么一瞧，原始的本能绝对会被唤醒的。

　　「原原、原谅什么？」

　　齐儿可咻地握住才人的手。齐儿可的手十分温暖，然后她开始一根接著一根，彷佛确认般地沿著才人的手指滑动，才人的脊梁彷彿有电流流过。

　　「我、爱上、你了……恋爱真是突然呢。」

　　「真是突然啊。」

　　才人完全混乱了。心想她一定是在开自己玩笑，可是齐儿可的表情是认真的。

　　「你打倒基修时的身影……真是太帅了。就像传说中伊瓦第（注：Ivaldi，北欧神话中，著名的侏儒工匠。）的勇者一样！看到那一幕时，我全身触电了，你相信吗？像触电一样！热情！啊啊，这就是热情呀！」

　　「热、热情吗，嗯。」

　　「我的别名『微热』，指的就是热情呀！从那天之后，我就失神般地写了许多曲子，madrigal，也就是情歌呀。这都是你害的啊，才人，每晚你都出现在我梦里，使得我只好差使弗雷姆去寻找你的身影……我真是个丢脸的女人啊，你一定这么认为吧？可是，这全部都是你的错呀。」

　　才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动也不动地坐著。

　　齐儿可大概是把才人的沉默，当成愿意接受之意，她慢慢地闭上双眼，将嘴唇靠了过去。啊啊，齐儿可真是魅力十足呀。

　　露易丝虽然也充满魅力，但在性感方面可就输给齐儿可两、三截，即使露易丝多了一份清纯可爱，不过那也只有在外观上而已。

　　可是，才人却把齐儿可的肩膀推了回去。

　　因为有股莫名的不祥预感。

　　齐儿可露出一副「为什么？」的表情看著才人。

　　才人将视线移离齐儿可身上。

　　「总总、总之，从你刚才说的话归纳起来后……」

　　「嗯嗯。」

　　「你常常迷恋上男人。」

　　才人斩钉截铁地说，似乎是被说中了，齐儿可的脸变得通红。

　　「是吧……或许是我想谈恋爱的机率比别人高吧，不过那也是没办法的嘛，恋爱总是来得突然，而且立刻让我的身体如火焰般燃烧起来。」

　　当齐儿可这么说时，窗外传来敲打声。

　　那儿有著一个含怨地看著房间内的英俊男子。

　　「齐儿可！因为约定的时间你没来，所以我跑来看看情况……」

　　「裴里森！那个……延后两小时。」

　　「这和我们约定的不一样吧！」

　　这里的确在三楼，似乎名叫裴里森的帅哥正用魔法浮在半空中。

　　齐儿可不耐烦地把藏在乳沟内的鲜艳魔法杖拿了起来，看也不看地朝向男子那方挥去。

　　蜡烛的火焰如同大蛇般伸长，把男子连同窗户一起炸飞。

　　「真是只不解风情的夜枭。」

　　才人哑然无言地看著整个过程。

　　「那个？你在听吗？」

　　「刚才那是谁？」

　　「他只是我一个普通朋友啦，总而言之，我现在最迷恋的是你喔，才人。」

　　齐儿可再度把嘴唇逼近才人，才人动弹不得，彷彿令人窒息的娇媚，正侵袭著才人。

　　于是……这次换成有人在外面敲著窗架。

　　转眼一看，有个悲伤地看著房间内、面貌精悍的男子。

　　「齐儿可！那个男人是谁！今晚你不是要和我共度的吗！」

　　「史蒂克斯！那个……延后四小时。」

　　「那家伙是谁啊！齐儿可！」

　　叫做史蒂克斯的男子勃然大怒地准备走近房间时，齐儿可不耐烦地再次挥下手杖。

　　蜡烛的火焰再次伸出粗大的火舌，男子被火烧到后，坠落到地面上了。

　　「现在这个也是朋友？」

　　「他啊，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只是一面之交吧，总之，我不大想再浪费时间了。长夜漫漫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呀！才没过多久，太阳都快东升了。」

　　齐儿可逼近才人的嘴唇。

　　此时从刚刚窗子的破洞传来了惨叫声，才人厌烦地回头看。

　　有三个男子在窗架上挤成一堆，从他们口中同时说出一样的台词。

　　「齐儿可！那家伙是谁啊！你不是说你没男朋友吗？」

　　「玛尼肯、艾杰克斯、奇穆利。」

　　至今出现的男子都是不同类型的，这让让才人感到佩服。

　　「那个……延后六小时吧。」齐儿可嫌麻烦地说。

　　「那就早上了耶。」

　　三人有默契地异口同声，齐儿可用感到厌烦的声音命令火蟖蜴。

　　「弗雷姆～～」

　　咕噜噜地睡在房间角落的火蜥蜴起身，爬向三人相挤的窗户破洞，然后吐出火焰，使得三人一起掉到地面上。

　　「现在的又是？」才人声音颤抖地问。

　　「谁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他们。总之，我好爱你！」

　　齐儿可用双手夹住才人的睑，打算直接夺走他的吻。

　　「呜、呜咕……」

　　才人乱了分寸，齐儿可的吻实在太热情了，像排山倒海般地压了过来。才人只好茫然地任她处置。

　　此时……

　　这次换成房门被极度猛力地打开。

　　原先以为又是男人，但却不是，是穿著睡袍的露易丝。

　　虽然齐儿可斜眼瞥了露易丝一眼，却不打算把自己的嘴唇离开才人的唇上。

　　将房间照耀得鲜艳夺目的蜡烛，露易丝可恨地将它一根一根地踢飞，然后一边走近才人与齐儿可，露易丝只要一生气，在动口前会先动手，如果更为愤怒的话，动手前会先动脚。

　　「齐儿可！」

　　露易丝对著齐儿可怒吼。齐儿可却故意露出一副终于注意到露易丝的表情，才从才人身上离开，转身说道：

　　「我正在忙耶，瓦利埃尔。」

　　「查伯斯特！你知道自己是对谁的使魔下手吗！」

　　才人感到不知所措。露易丝茶褐色的瞳孔露出炯炯有神的光辉时，表示她正怒火中烧著。

　　「没办法嘛，人家就是喜欢上他了呀。」

　　齐儿可无奈地举举双手，才人被夹在两人之间，开始手足无措起来。

　　虽然只是顺势和齐儿可接了吻，看来似乎让露易丝非常生气。

　　「爱情与火焰是封·查伯斯特家的宿命啊，让身体化为灰烬的宿命啊。让爱情的业火烧伤，正是本家系的宿望啊，这点你应该最清楚了吧？」

　　齐儿可举起双手耸耸肩说。露易丝气得直哆嗦。

　　「才人，过来这边。」露易丝目光锐利地瞪著才人。

　　「喂，露易丝，或许他的确是你的使魔没错，不过他也有自己的意志吧。不尊重一下他的意见可是不行的喔。」

　　齐儿可替才人解危。

　　「是、是啊，和谁交往是我的自由吧。」

　　「到了明天，你就会被十个以上的贵族用魔法做成串烧，即使这样也没关系吗？」露易丝声音生硬地警告他。

　　「没问题的，你也看见在魏斯特利广场时，他活跃的样子了吧？」

　　「哼，或许剑使得还不错啦，不过如果是从后面被『火球』魔法击中，还是被『风裂』魔法吹个老远，这就和剑术高低扯不上关系了吧。」

　　露易丝不屑地挥挥右手。

　　「没问题的！我会保护他！」

　　齐儿可把手放在下巴上，送了一个热情的秋波给才人。

　　不过……露易丝说的话，让才人清醒过来了。

　　他担心刚才挂在窗边的那些家伙会对自己不利，那些人如果知道了坐在齐儿可身旁的是他，的确会如露易丝说的一样，可能会用魔法把才人做成串烧吧。就算齐儿可说要保护他，她也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帮助自己吧，再说从刚才的情况看来，齐儿可似乎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就算真的当才人的护卫，也一定马上就厌倦了。

　　冷静考虑至此，才人依依不舍地站了起来。

　　「哎呀，你打算回去吗？」

　　齐儿可难过地看著才人。闪闪发光的双眼中，夹著带有些许悲伤的泪水。

　　才人变得犹豫不决。心中闪过「事实上，能让齐儿可如此惊艳的美人为自己著迷，即使被魔法烧死也心甘情愿啊」的念头。

　　「这是她的老把戏！你可别上当啊！」

　　露易丝握起才人的手，立刻离开房里。

　　回到房间后，露易丝慎重地锁上门锁后，再次转向才人。

　　「你就像只发情的野狗～～～！」

　　她紧咬著嘴唇，睁眉怒目地颤抖著。

　　露易丝生气的话，在动口前会先动手，动手前会先动脚，如果再更生气的话，声音会颤抖。

　　露易丝点点下巴示意。

　　「什、什么啦。」

　　「给我趴在那里。我原本至少想把你当人类对待的，是我会错意了。」

　　「你骗人！」

　　「当成人类对待？」才人心想这不管怎么看都是胡说八道。

　　「你居然对查伯斯特的女人摇尾巴————！你这只狗————！」

　　露易丝从抽屉里拿出某个东西，是鞭子。

　　「大、大小姐？」才人不知所措地惊叫。

　　露易丝用鞭子啪地一声抽打地板。

　　「对、对待野狗，就该用野狗该有的待遇才行，到、到目前为止，我实在太天真了！」

　　「为什么你会有鞭子呀。」才人看著露易丝手上的粗鞭说。

　　实在是条高级的皮鞭啊。

　　「这是骑马用的，用在你身上刚刚好，毕竟你是只野狗嘛！」

　　「我是野狗吗！」

　　露易丝拿起鞭子开始鞭打才人。

　　啪！啪！才人四处乱窜，躲避在空中飞舞的鞭子。

　　「好痛！笨蛋！快住手！」

　　「什么嘛！那种女人哪里好了！」露易丝大叫著。

　　当才人「啊！」地回过神时，自己已经趁隙抓住了露易丝的手腕，虽然露易丝奋力抵抗，毕竟她只有少女的力气，只要被才人捉住手腕，就无法动弹了。

　　「走开啦……大笨蛋！」

　　「那个，你该不会是在……」

　　才人窥视著露易丝的双眸，茶褐色的眼睛反瞪著才人，靠近一看，她果然有著令人心动的容貌，真可爱。虽然齐儿可也是美女，没错，她非常有魅力，不过露易丝却像是一幅纯白色的画布，纯净无暇而真诚的画布。只是，个性上有些缺陷罢了。

　　真要让才人选的话，露易丝的长相是他比较喜欢的类型。

　　才人的心跳，弹起了十六小节的流行乐。一想到「她在嫉妒？她爱上我了」，在才人眼中，这样的露易丝看起来变得可爱到不行。

　　也就是说，才人容易移情别恋的程度，也是不输给齐儿可的。

　　「嫉妒吧？你迷恋上我了？」

　　才人说出口了。

　　「难道是因为我坐在齐儿可的床上，却没偷偷钻进你被窝里，所以你才生气的？哎呀，没发现到实在是我的罪过。」

　　他低头道歉，然后托起露易丝的下巴。

　　「我也曾经觉得你还不错过喔，像是你替我包绷带的时候……」

　　露易丝的肩膀气得直发抖。

　　「毕竟我也是个男人，我会好好地处理这件事的。今晚我会主动钻入你的被窝，你不需要偷偷摸摸地躲入我的稻草中。」

　　露易丝的右腿，如疾风般地往才人的胯下踢去。

　　「……唔、嗯呃噢噢噢噢噢！」

　　才人两膝跪倒在地，狂流冷汗。真痛，痛到快死掉一样。

　　「你刚说谁喜欢谁？我喜欢你？为什么？」

　　露易丝把脚踩在才人头上转呀转。

　　「……不、不是吗？」

　　露易丝更加用力地往才人头上踩。

　　「这不是废话吗～～～～～～～」

　　「说、说得也是……我误会了……」

　　露易丝坐到椅子上，盘起双腿。虽然很喘，但尽情教训过才人后，心情似乎比较爽快了。

　　「想和谁交往的确是你的自由，不过只有齐儿可不行。」

　　「为、为什么？」

　　才人为了让缩进去的蛋蛋跑出来，一边跳著问。

　　「首先，齐儿可并不是托里斯汀的人，她是邻国加尔玛尼亚的贵族。光这点我就无法同意了，我最讨厌加尔玛尼亚了。」

　　「这种事谁理你啊。」

　　「我的老家瓦利埃尔领地，位于本国与加尔玛尼亚的国界上，所以发生战事的时候，总是打头阵与加尔玛尼亚战斗。然后，国界另一侧的地名叫查伯斯特！也就是齐儿可出生的土地呀！」

　　露易丝咬牙切齿地大叫。

　　「那就是说，齐儿可的老家……封·查伯斯特家，对治理瓦利埃尔领地的贵族来说，是不共戴天之敌啊。老家的领地是夹著国境的邻居！住宿舍也在隔壁房间！我无法原谅这种事！」

　　「喔，而且是个追求爱情的家系吧。」

　　「只是个花痴的家系罢了！齐儿可的查伯斯特曾曾曾祖父，夺走了我曾曾曾祖父的爱人！在距今两百年前！」

　　「还真是古老的事呢。」

　　「之后，那个查伯斯特一族，还彻底地侮辱了瓦利埃尔的名声！我曾曾祖父的结婚对象，也被齐儿可的曾曾祖父夺走了。」

　　「喔。」

　　「我的曾祖父沙弗兰·杜·瓦利埃尔，还被那女人的曾祖父马克希米里·封·查伯斯特，抢走了老婆！不对，还是他弟弟杜迪赛男爵才对呢……」

　　「谁都没差啦，总之就是你的祖先，老是被齐儿可的祖先抢走爱人对吧？」

　　「还不只是这样，每次战争时也都是相互残杀，彼此所杀害的族人数量，已经多到数不尽了！」

　　「毕竟我只是小小的使魔，就算被夺走也不要紧吧。」

　　「才不要！连一只小鸟，都不能被齐儿可夺走，不然我就愧对列祖列宗了！」

　　露易丝话说到这，拿起水壶把水倒满杯子，接著一口气一饮而尽。

　　「因此，齐儿可绝对不行。」

　　「你的祖先与我无关吧。」

　　「当然有关！你可是我的使魔耶！总而言之，只要你吃瓦利埃尔公爵家的米一天，就得听从我说的话。」

　　「开口闭口都是使魔……」

　　才人瞪了露易丝一眼。

　　「你有什么不满吗？」

　　「没有……算了，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活下去，只好忍耐了……」

　　才人嘟起嘴巴，一股脑儿地坐到地板上。

　　「我说啊，我希望你要感谢我啊。」

　　「感谢啥？」

　　「『平民变成齐儿可的爱人』这类的谣言如果传了出去，你可没办法安然无事吧？」

　　才人想起挂在窗架上的男子们，不但被齐儿可用火焰烧焦，还像只蝼蚁般摔到地上……

　　如果被知道自己当时在场，会怎么样呢？

　　才人想起与基修一战的事，背后一股寒意袭来。

　　「……露易丝。」

　　「什么啦。」

　　「剑、给我一把剑。」

　　才人想要一把护身的武器。

　　「你身上没有吗？」

　　「怎么可能有嘛？之前拿的是基修的剑啊。」

　　露易丝交叉著双手，一副不悦的模样。

　　「你不是剑士吗？」

　　「才不是呢，我根本没拿过剑。」

　　「你上次不是运用自如吗？」

　　「是没错啦……」

　　「嗯……」

　　露易丝沉思著。

　　「怎么了？」

　　「我曾经听说过，使魔在订下契约时，会得到特殊能力。说不定你就是如此。」

　　「特殊能力？」

　　「是啊。比如说，如果把黑猫收为使魔会怎么样？」

　　露易丝竖起手指对才人解说。

　　「嗯。」

　　「它会变得会说人话喔。」

　　「我可不是猫啊。」

　　「我知道。不过在我印象中，从未有把人当成使魔的例子……所以就算发生什么事，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吧。没拿过剑的你，会变得能运用自如，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喔……」

　　不过，那可不光只是会挥剑而已，自己的身体还能如羽毛般轻盈地行动。

　　再加上，基修的哥雷姆可是青铜做的，不管有再强的剑术能力，也能那么轻易地切开金属块吗？

　　「如果还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不妨试著向托里斯汀研究院打听看看吧？」

　　「研究院？」

　　「是啊，它是王室直属、专门研究魔法的机构。」

　　「如果被留在那里研究的话，会怎么样？」

　　「这个嘛，会对你做各式各样的实验，像是把身体切成一块块之类的。」

　　「别开玩笑了！」

　　才人站起身子。人体实验之类的他可是敬谢不敏。

　　「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别太大嘴巴，告诉人家自己突然会使剑之类的。」

　　「我知道了，就照你说的做吧。」

　　才人全身哆嗦地点头同意。

　　「说的也是，我知道了。」

　　好像想通了什么事，露易丝点了点头。

　　「知道了什么事啊。」

　　「我买剑给你吧。」

　　「咦？」

　　这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建议，才人一直以为露易丝是很小气的。

　　「被齐儿可喜欢上，可是有几条命也不够的，自己引起的火点自己灭吧。」她无趣地回答道。

　　「真难得……」

　　「为什么这么说？」

　　露易丝瞪了才人一眼。

　　「我一直以为你很小气，因为饭菜之类的都很烂。」

　　「让使魔过得太奢侈的话，会养成坏习惯的吧？必要的东西我会好好买给你的，所以我才不是小气呢。」露易丝志得意满地说。

　　「喔。」

　　「明白的话，就赶快去睡！明天刚好是虚无之曜日，我带你去街上逛。」

　　哦，才人一边想著原来这个世界也是由一星期的周期来决定假日的，一边准备回到走廊。

　　「你要去哪里啦。」

　　「哪里？当然是走廊啊。」

　　「没关系，你就在房间里睡吧，如果又被齐儿可袭击就麻烦了吧。」

　　才人直盯著露易丝看。

　　「什么啦。」

　　「你果然对我……」

　　看到露易丝打算再拿起鞭子，才人不敢继续说下去，乖乖地把稻草堆拿回房间，把毛毯包在身上后，躺到稻草上。

　　他望著左手的卢恩符文。

　　都是托它发光的福，才能打倒基修、让齐儿可迷上自己，还让露易丝打算买剑给他。

　　左手上的文字，究竟会带领他到哪里去呢？

　　才人考虑这件事的同时，睡魔向他袭来，他一边想著今天真是漫长的一天，然后慢慢进入了梦乡。

第三章 托里斯汀的武器店

　　齐儿可一大早就醒了过来。今天是虚无之曜日。她望著窗户一看，发现窗户上没有玻璃，而四周有著烧焦的痕迹，表情呆滞而睡眼惺忪地看了四周一下，终于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

　　「啊——对了，好像因为突然出现很多人，所以一急之下我把他们都打飞了。」

　　然后，她完全忽视窗户的事，站起身子开始化妆。今天该如何说服才人呢，一想到这点，齐儿可就感到兴致勃勃。齐儿可是个天生的猎人啊。

　　化妆结束后，她离开自己的房间，敲了敲露易丝的房门。

　　之后，齐儿可将手托著下巴，露出了微笑。

　　如果是才人开门的话，就抱著他亲吧。

　　虽然她也有稍做考虑到，如果是露易丝开门的话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嘛，没错……才人应该在房间里吧。只要向才人抛个媚眼，再和他一块闲晃到中庭，他一定会主动采取行动的。

　　齐儿可大概压根儿也没想过自己的求爱可能会被拒绝吧。

　　不过，却没有人来应门，正当齐儿可打算开门时，发现门上锁了。

　　齐儿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开锁」咒文，立刻响起了开锁声。事实上，在学校里咏唱「开锁」咒文，是严重违反校规的，但是齐儿可完全不在意，恋爱的热情超越了一切规定，这是查伯斯特家的家训之一。

　　可是，房间内空无一人，两个人都不在家。

　　齐儿可环顾房间四周。

　　「仍然是个毫无女人味的房间呢……」

　　露易丝的包包不在，明明是虚无之曜日的说，包包不在，就表示她出门了吧。齐儿可从窗户俯瞰四周。

　　她看见有两个人骑著马离开校门，聚精会神仔细一看。

　　果然是才人和露易丝。

　　「什么嘛，她们要出门吗？」

　　齐儿可口中无趣地念念有词。

　　然后稍做考虑后，冲出了露易丝的房间。

　　塔帕莎在宿舍的房间内，享受著读书的乐趣。有著碧蓝色秀发及水蓝色瞳孔的她，眼镜下的双眼，彷彿晶莹剔透的海水般闪烁著，沉醉在书本的世界中。

　　塔帕莎常被误认为是比实际年龄更小上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身材比瘦小的露易丝更矮上五公分，体型也很纤细。不过，本人却完全不在意。

　　她是那种认为比起他人如何看待她，更希望能获得多一点自由之类型的少女。

　　塔帕莎十分喜欢虚无之曜日，说到原因，因为可以整天只沉溺在自己喜欢的世界中，以她而言，他人只是对于自己的世界，不解风情的闯入者。即使是属于例外的少数人，只要稍稍超出限度，就会让她感到厌恶。

　　这一天也是如此，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塔帕莎立刻决定不理睬。

　　后来，敲打声变得更加激烈。塔帕莎并不站起来，露出一副觉得麻烦的模样，然后小小的嘴唇低声咏唱起卢恩符文，并挥动靠在书桌旁、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木杖。

　　「沉默」是属于风属性的魔法。塔帕莎正是对风属性魔法拿手的魔法师，靠著「沉默」魔法，妨碍她集中精神的敲门声已经消失了。

　　塔帕莎满意地将视线放回书本上，到目前为止，她的表情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可是，门却猛力地被开启了。塔帕莎虽然注意到闯入者，却不把眼睛从书本上离开。

　　进到房里的是齐儿可，她三书两语、动作夸张地大喊著什么，却因为「沉默」咒文发挥效用，声音完全传不到塔帕莎耳中。

　　齐儿可抽起塔帕莎的书，然后抓著塔帕莎的肩膀，把她转向自己。塔帕莎面无表情地看著齐儿可的脸，虽然从塔帕莎的表情中窥视不出任何感情，不过至少可以确定她并不欢迎齐儿可的到来。

　　不过进来的齐儿可她是塔帕莎的友人。今天若是其它人的话，她早就二话不说，使出「风裂」咒文把人吹出房间外了，齐儿可算是极少数的例外之一。

　　没办法，塔帕莎只好解除「沉默」魔法。

　　像是突然按下开关的八音盒一样，齐儿可的口中跑出许多字句。

　　「塔帕莎，我们马上就要出门了！你赶紧去准备一下！」

　　塔帕莎短促而轻声地对友人说明自己不方便出门的理由。

　　「虚无之曜日。」

　　由于觉得这么说就很足够了，塔帕莎打算从齐儿可手中拿回书本，可是齐儿可却把书拿得高高的。高挑的齐儿可光这么做，塔帕莎的手就构不到书本了。

　　「我懂。我切身之痛般地知道，对你来说，虚无之曜日是个怎么样的日子。可是，现在不是让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啊，是爱情啊！爱情！」

　　齐儿可虽然一副「这样你能理解吧？」的态度，塔帕莎却摇头否定。齐儿可是依感情行动的人，而塔帕莎是依道理行事的人，不管怎么看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不知为何两人感情很好的样子。

　　「说的也是，你是那种不说清楚就不行动的人。真是的！我啊，爱上别人了！然后呢，那个人今天和那个讨厌的露易丝出门去了！所以我得追上他们，弄清楚他们要去哪里才行！懂了吗？」

　　塔帕莎摇摇头，光如此她无法理解，齐儿可为何要来拜托自己。

　　「他们可是骑马出去耶！如果不坐你的使魔是追不上的！帮帮我吧！」

　　齐儿可央求塔帕莎。

　　塔帕莎终于点头同意，她想，原来如此，不坐我的使魔是追不上的。

　　「谢谢你！那就是说，你愿意帮我追上她们了！」

　　塔帕莎再度点头。齐儿可是挚友，挚友带著只有自己才能解决的请求来到这，虽然感到麻烦，没办法也只有接受了。

　　塔帕莎打开窗户，吹了声口哨。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被吸入青空之中。

　　接著塔帕莎爬上窗架，向外跳出。

　　不清楚状况的人来看的话，只会认为是怪异的行为，不过齐儿可却不为所动，跟著塔帕莎跃出窗外。顺带一提，塔帕莎的房间在五楼。

　　塔帕莎外出的时候，大都不从门出去，因为从这么做比较快之故。

　　落下的两人，被她们这么做的理由接住了。

　　强力的双翼啪嚏啪嚏地在阳光下拍打著，让两人坐在背上后，风龙展翅高飞。

　　「不管怎么时候看，你的希儿菲朵都真令人著迷呢。」

　　齐儿可捉住突出的背脊，提高嗓门感叹地说。

　　没错，塔帕莎的使魔是风龙的幼龙。

　　被塔帕莎赐予妖精之名的风龙，灵巧地抓住刚好吹过宿舍塔顶上空的上升气流，一瞬间爬升到二百公尺高的高空中。

　　「哪边？」塔帕莎简短地询问齐儿可。

　　齐儿可「啊」一声、不成声地提高嗓门说：

　　「我不知道……一急之下没注意。」

　　塔帕莎并不抱怨，她对风龙下了命令。

　　「两匹马，不可以吃掉。」

　　风龙短促地叫了一声，向主人表达了解之意，蓝色的鳞片闪耀出光芒，开始全力挥动翅膀。

　　它升到高空中，靠自己的视力寻找马匹。要找到在草原中奔跑的马匹，对风龙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看到自己忠实的使魔开始工作，塔帕莎把书从齐儿可手中抢回，靠在风龙突出的背骨上开始看起书来。

　　才人和露易丝走在托里斯汀的城镇上。从魔法学园骑来的马，寄放在城门旁的车站。才人的腰痛到直不起来，不管怎么说，他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骑马啊。

　　「腰好痛喔……」才人一边小跳步一边嘟哝地说。

　　露易丝皱起眉头看著才人说：

　　「真难看，居然连马都没坐过，平民就是这样才……」

　　「吵死了，那你就别让我这种人坐了三个小时马嘛。」

　　「你也不可能用走的过来吧？」

　　即使如此，才人还是满脸好奇地四处看，用白色石头建造的街道，彷彿主题乐园一样。而且和魔法学园相比之下，这里很多都是打扮朴素的人。

　　在路旁拉高嗓门，叫卖著水果、肉类和竹篓之类的商人的模样，让才人内心涌现出现在身处在国外的感觉，虽然这里是异世界就是了。

　　有人缓步徐行、有人急切快步，男女老幼混杂地走在街上。这副模样倒是与才人原处的世界没什么两样，不过这里的道路很狭窄。

　　「好狭窄喔。」

　　「你说狭窄？这已经算是大马路了耶。」

　　「这里吗？」

　　道路根本没有五公尺宽，加上一大群人在路上来来回回，光是行走就很辛苦了。

　　「布鲁顿尼街是托里斯汀最大的一条道路喔，前面就是托里斯汀宫殿了。」

　　「要去宫殿吗？」

　　「晋见女王陛下要干嘛？」

　　「请她务必增加浓汤的量。」

　　听到才人这么说，露易丝笑了出来。

　　路边摆满了摊贩，好奇心强的才人，非得一一地仔细瞧瞧。当他看著排放在草席上，里头还装了一只长相怪异的青蛙的瓶子时，耳朵被露易丝揪了起来。

　　「你不要四处绕路啦，这里很多扒手耶！你啊，放在上衣里的钱包还在吧？」

　　露易丝强调「钱包是交给仆人拿的东西」，然后就把钱包完全交付给才人，里头装著满满的金币，整个沉甸甸的。

　　「它好好地在我身上，这么重的东西怎么可能被偷走。」

　　「使用魔法的话，一次就搞定了吧。」

　　可是，四周并没有看起来像魔法师的人。才人在魔法学园，学会了分辨魔法师与平民的方法。总之，魔法师一定会披著斗篷，还有，走起路来老是装模作样，据露易丝所说，这就是贵族的走路方式。

　　「根本只有普通人而已嘛。」

　　「因为贵族只占全国人口不到一成啊，还有，他们也鲜少走在如此卑贱的地方。」

　　「贵族也会当扒手吗？」

　　「虽然贵族全部都是魔法师，但是魔法师不见得就是贵族喔。像是因为各种原因，被逐出家门或是舍弃家人的贵族次男、三男之类，为了有饭吃，而跑去当佣兵或是犯罪者……你有在听吗？」

　　才人早就没在听露易丝说话了，这次是对街上的广告牌看得入迷。

　　「那个瓶子形状的广告牌是啥？」

　　「酒吧啦。」

　　「那个禁止标志呢？」

　　「卫兵的待命中心。」

　　每看到吸引自己注意的广告牌，才人就停下脚步一次，露易丝一次又一次地抓住才人的手腕把他拖离。

　　「我知道啦，你别急嘛，对了，卖剑的店在哪啊？」

　　「在这边啦，不过那里不只卖剑喔。」

　　露易丝将才人带进更狭隘的巷道内，忽然一股恶臭扑鼻，有许多垃圾和排泄物摆放在路旁。

　　「真脏。」

　　「所以我才不大想来嘛。」

　　走出十字路口后，露易丝停下脚步，转头观望四周。

　　「它在皮耶蒙秘药店附近，所以应该是这边才对……」

　　然后露易丝看见了一面铜制的广告牌，她高兴地自言自语说：

　　「找、找到了。」

　　仔细一瞧，剑模样的广告牌挂在店上，那里似乎就是武器店。露易丝和才人爬上石阶，打开用羽毛装饰的大门走进店里。

　　明明是大白天，店里却很昏暗还点著油灯。墙壁和架子上，挤满了杂乱摆放的剑和枪，还有一具漂亮的盔甲在旁装饰。

　　店里头有位嘴里咬著烟斗、大约五十岁上下的大叔，可疑地看著进入店内的露易丝。后来他发现到露易丝胸前丝带的扣子上所画的五芒星，马上拿下烟斗，毕恭毕敬地招呼他们。

　　「这位大老板、贵族大老板，这里丝毫没有像您这么地位崇高的人，会看得上眼的东西呀。」

　　「我们是客人。」露易丝交叉起双臂说。

　　「这还真是令人讶异啊，贵族居然要买剑！真是吓了我一跳！」

　　「为什么？」

　　「不，这位年轻夫人，和尚挥的是法具，而士兵挥的是刀剑，贵族则是挥动木杖，然后陛下是从阳台对人民挥手，这是公认的常识嘛。」

　　「不是我，是使魔要用的。」

　　「我都忘了，最近贵族的使魔也拿剑。」

　　店老板满脑子想做生意，说出迎合客人的话。然后仔细打量才人。

　　「要使剑的是这位先生吗？」

　　露易丝点点头。才人已经完全沉迷于店里摆放的武器中了。口中叽叽咕咕地念著「哇，好帅，这是什么呀」，看剑看到出神了。

　　露易丝无视才人的举动，对著老板说：「我完全不懂剑，你就随便帮我选一把吧。」

　　店老板高兴地走进店内的仓库中，用著听不见的声音自言自语著。

　　「……这真是自己上门的肥羊啊，尽可能坑他们一笔吧。」

　　他拿出了一把长约一公尺的细剑。

　　真是一把奢华的剑，似乎是单手用的，短短的握把上还附著护手盘。

　　店老板彷彿想起来似地说：「对了，最近宫廷的贵族大人们，都会让他们的仆人拿剑呢，买剑的时候，他们所选的就是这种刃长剑。」

　　原来如此，这把剑有著一副艳丽夺目的模样，是把配得上贵族的剑。

　　「在贵族间，流行让仆人拿剑？」

　　露易丝开口问。店老板肯定地点头。

　　「嗯，据说，最近托里斯汀的城镇里，有盗贼四处偷窃……」

　　「盗贼？」

　　「是啊，有风声指出，最近有个魔法师盗贼——名叫『土块』的佛肯，到处偷尽贵族们的宝物。因此贵族大人们感到害怕，连仆人都让他们拿著剑呢。嗯！」

　　露易丝对盗贼的事完全没兴趣，直盯著那把剑瞧。不过，它细到立刻就会折断一样，她记得才人之前，是轻松地挥著更大的剑。

　　「我要更厚更大把的。」

　　「容我插个嘴，选剑是要找人与剑彼此能契台的，就像男女关系一样。在我看来，像夫人您的使魔，还是拿这种程度的剑比较没问题。」

　　「我说了，我要更厚更大把的。」

　　露易丝回答。店老板听了鞠了个躬，再度走进店里。走进去时，他没忘记小声抱怨：「根本是门外汉嘛！」

　　这次店主人换拿著油布边擦著一把漂亮的剑现身。

　　「这把如何？」

　　真是一把美丽的剑。大约一点五公尺长的大剑，握柄为了让人能两手拿而较长，还用华丽的布卷住。四处镶满了宝石，两边的刀刃如同镜子般反射著，看起来就是一把锋利、坚固的大剑。

　　「这是店里最好的利刃。如果贵族要让随从佩剑的话，他们通常都是想要这么大把，能挂在腰上的剑。话虽如此，能把这把剑挂在腰上的，若不是体格十分高大的男人是办不到的。如果是这小子的话，非得扛在背后不可了。」

　　才人也走近观察那把剑。

　　「好棒，这把剑超棒。」

　　看到的瞬间才人就想要它了，实在是把漂亮的宝剑。

　　才人看到自己想要的，露易丝想著，就这把应该可以了吧，号称店里最好与大叔挂的保证，让她十分中意，毕竟身为贵族，什么都得要买最好的才行。

　　「多少钱？」露易丝开口问。

　　「再怎么说，打造它的可是那位享有盛名的加尔玛尼亚炼金魔术师——斯贝卿，而且在剑上施加过魔法，连铁都能一刀两断，请看看，这里是不是刻著他的名字？所以绝对不便宜喔。」

　　店老板装模作样地指著刻在剑柄上的文字。

　　「我可是贵族喔。」露易丝也挺起胸膛回答。店老板淡然地告诉她价格。

　　「通用金币两千，新金币的话是三千元。」

　　「这价格已经是买得起一栋豪宅和附森林的庭院了耶！」

　　露易丝惊讶地说。才人因为丝毫不懂物价与货币价值的关系，只能呆站在原地。

　　「名剑的价值可是能与一座城匹敌的呀，一栋房子的钱就买得到可说是便宜了。」

　　「我只带了新金币一百元耶。」

　　由于露易丝是贵族，所以对讨价还价非常不拿手，随便就把皮包里有多少钱给透露出来。店老板一副「那根本就不用谈了」的模样挥著手。

　　「只要是比较可靠一点的大剑，无论再怎么便宜，市场价至少要两百。」

　　露易丝听了面红耳赤，她不晓得剑居然这么贵。

　　「怎么了，买不起这把吗？」才人无趣地说道。

　　「是啊，选一把买得起的吧。」

　　「还意气风发地说自己是什么贵族，结果……」

　　听到才人如此碎碎念，露易丝目光锐利地瞪了才人一眼。

　　「托某人受伤的福，你认为上次我花了多少秘药费用啊？」

　　才人直率地低头认错。

　　「我错了。」

　　即使如此，才人仍依依不舍地摸著那把剑。

　　「可是我好喜欢这把剑喔……」

　　这个时候……从叠得乱七八糟的剑堆中传来说话声，是个低沉的男子声音。

　　「小鬼，少口出狂言了。」

　　露易丝和才人转向声音的来向，店老板头痛似地抱著头。

　　「你有仔细照过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吗？这副体格要挥剑？真是吓死我了！别开玩笑了！木棍还比较适合你啦！」

　　「你说什么？」

　　才人突然被人恶言相向，感到非常生气，可是声音传来的方向上并没有半个人影，只有杂乱地堆积在一起的刀剑。

　　「听懂了就赶紧回家去吧！那个贵族小女孩！你也一样！」

　　「你真没礼貌耶！」

　　才人不客气地靠近声音来源。

　　「这怎么回事，根本没半个人嘛。」

　　「你眼睛是瞎了吗！」

　　才人连忙向后退。声音的主人居然是一把剑，说话声是从一把生锈的破剑中传出来的。

　　「剑会说话！」

　　才人一说完，店老板拉开嗓门大吼。

　　「喂！德鲁！别对客人说些没礼貌的话！」

　　「德鲁？」

　　才人直盯著那把剑看，它的长度和刚才那把大剑没什么两样，不过刀身比较细，是把薄身的长剑，只是，它的表面生满了锈，即使想奉承一点，说它外观姣好都很难。

　　「客人？你说这个连剑都没办法挥不大动的小鬼是客人？别说笑了！让我把你的耳朵吹下来算了，脸伸出来！」

　　「这是智慧之剑？」露易丝困扰地说。

　　「是啊，夫人，它是有著自我意志的魔剑、智慧之剑。真不知道是哪个魔术师起头的，居然让剑会说话……总之，这家伙嘴巴非常贱，老和客人吵架，所以我把它的嘴巴封起来了……喂、德鲁！你再这么没礼貌，我就拜托贵族把你熔化掉！」

　　「真有趣！有种你就试试！反正我对这个世界早就厌倦了！被熔化掉刚好！」

　　「我就做给你看！」

　　店老板跨步走出，但是，才人却挡住他。

　　「太可惜了啦，会讲话的剑也满有趣的。」

　　说完，才人仔细地观察它。

　　「你叫德鲁吗？」

　　「才不是咧、我是德鲁弗林加大人！记住啊！」

　　「只有名字听起来很像样嘛。」

　　「我叫平贺才人，请多指教啦。」

　　剑变得沉默不语，彷彿在观察才人般地不吭一声。

　　过了一会儿，剑开始小声地低语。

　　「……真是吓死我了，是我看走眼了，你居然是『使用者』啊。」

　　「『使用者』？」

　　「哼，连自己的实力也不晓得吗？算了，没差。喂，买下我吧。」

　　「好啊，我买。」

　　才人回答。听到才人这么说，剑默默地不吭声。

　　「露易丝，我要这把。」

　　「咦～～～你要选这种的喔？选更漂亮又不会说话的啦。」露易丝表情嫌恶地提高声调。

　　「没关系啦，会说话的剑比较有趣啊。」

　　「它也只有这点特色吧。」

　　虽然露易丝啰哩啰唆地抱怨了一堆，不过她也没有其它买得起的剑，只好问店老板说：「那把多少钱？」

　　「那把的话，只要一百元就够了。」

　　「还真便宜。」

　　「对我来说，就像是打发掉一个麻烦的家伙啰。」

　　店老板一边挥著手边说道。

　　才人从上衣口袋中拿出露易丝的钱包，把里头的东西全部倒在收银台上，金币喀啦喀啦地掉了下来，店老板慎重地确定数量后，然后点点头。

　　「谢谢惠顾。」

　　老板拿起剑把它收进剑鞘，然后交给才人。

　　「如果觉得吵到受不了的话，只要像这样把它收进剑鞘里，它就会安静了。」

　　才人点头示意，接下了名为德鲁弗林加的剑。

　　有两个影子，看著从武器店出来的才人与露易丝，她们是齐儿可和塔帕莎。齐儿可从巷道的阴影中看著两个人的模样，狠得紧紧咬著嘴唇。

　　「这个零的露易丝……想靠买剑来勾引才人……明明知道他是我的目标，居然立刻采取礼物攻势？这是怎样啦～～～！」

　　齐儿可气得直跺脚。塔帕莎因为自己的任务已经结束，所以正读著书。风龙希儿菲朵则在高空上来来回回地转圈子。轻易地就发现露易丝与才人骑的马的一行人，一直跟踪他们到现在。

　　看不见两人身影后，齐儿可偷偷溜进武器店的大门，店老板看见齐儿可，眼睛睁得大大的。

　　「喔呀！今天是吹什么风啊！又是贵族啊！」

　　「喂，老板。」

　　齐儿可拨了一下头发，妩媚地笑著。被她散发出的魅力压倒，店老板不知不觉变得满脸通红。齐儿可的魅力就像是化为热浪般向他来袭。

　　「你还记得刚才的贵族买了什么吗？」

　　「是、是的，是剑。」

　　「原来如此，果然是剑啊……她们买了什么样的剑？」

　　「是的，是一把破破烂烂的大剑。」

　　「破破烂烂？为什么？」

　　「是的，因为很不凑巧的，身上带的钱不够。」

　　齐儿可听了托著下巴，「喔呵呵」地大笑。

　　「真寒酸！瓦利埃尔！公爵家的名字在哭泣呀！」

　　「这位年轻夫人，您也是来买剑的？」

　　店老板心想又是做生意的好机会，所以主动出击。这次的贵族女孩，比起刚才瘦弱的那个，似乎无论在胸部还是钱包上都来得更饱满。

　　「是啊，请你帮我选看看吧。」

　　店老板一边搓著手走进店里。结果，拿出来的是刚才拿给露易丝与才人看的华丽大剑。

　　「哎呀，这真是漂亮的一把剑啊。」

　　「夫人，您的眼光真是好啊，这把剑正是刚才那位贵族的随从想要的，不过，价格却谈不拢，没错。」

　　「真的吗？」

　　贵族的随从？也就是，这把是才人想要的啰。

　　「没错。再怎么说，打造它的可是那位享有盛名的加尔玛尼亚炼金魔术师——斯贝卿，而且在剑上施加过魔法，连铁都能一刀两断。请看看，这里是不是刻著他的名字？」

　　店老板再次重复了刚才的台词。

　　齐儿可点点头。

　　「多少钱呢？」

　　店老板打量齐儿可全身，感觉起来比刚才那位贵族来得有钱。

　　「是的，通用金币三千，新金币的话是四千五百元。」

　　「会不会太贵了？」齐儿可扬起眉毛说。

　　「哎呀，名剑总要有个配得上它身价的黄金嘛。」

　　齐儿可稍做考虑后，把自己的身体逼近店老板的脸。

　　「老板……你这个价格会不会订得太高了点呀？」

　　齐儿可的手抚摸著他的下巴，店老板紧张到喘不过气。

　　强烈的女性魅力，直击大叔的脑髓。

　　「可、可是……名剑是……」

　　齐儿可坐到收银台上，然后抬起左脚。

　　「价格、会不会订得、太高了点呀？」

　　她慢慢地将伸出的左脚，放到收银台上。店老板的视线，直盯著齐儿可的大腿看。

　　「是、是啊？那就新金币四千……」

　　齐儿可将腿抬得更高了，彷彿快要看得见大腿内侧了。

　　「不！三千就够了！」

　　「好热喔……」

　　齐儿可并不回答，开始解开衬衫的扣子。

　　「脱掉衬衫好了……可以吗？老板。」

　　她对店老板抛了一个热情的媚眼。

　　「喔喔，我弄错价格了！是两千！没错！」

　　齐儿可解开了一个衬衫的扣子。

　　然后抬头看著店老板的睑。

　　「一千八百元！没错！」

　　齐儿可停下正解著扣子的手，这次换成撩起裙角。

　　她的手指解到一半就停了，店老板露出悲伤的表情。

　　「一千啦。」

　　齐儿可斩钉截铁地说，然后再度把手滑下，撩起裙角。店老板气喘吁吁地盯著看。

　　她的手指突然停了下来，店老板甩哀伤的声音提高音调。

　　「啊、啊啊……」

　　齐儿可开始把裙角拉回原位，然后重复说出自己希望的价格。

　　「一千。」

　　「好！算你一千就好！」

　　齐儿可咻地跳下收银台，唰唰地写下支票。

　　然后把支票用力拍在收银台上。

　　「我买了。」

　　然后拿起了剑，转身立刻离开店里。

　　店老板表情呆然地看著收银台上的支票。

　　他立刻找回了原有的冷静，抱著头说：

　　「我居然一千元就卖了那把剑呀！」

　　店老板从抽屉里拿出酒瓶。

　　「算了！今天就关店吧！」

第四章 土块的佛肯

　　有一位外号叫「土块」，让托里斯汀的贵族陷入恐慌之中的魔法师盗贼，也就是土块的佛肯。

　　只要听说北方贵族的宅邱内，有一顶镶满宝石的头饰，佛肯就会立即前往拿走它。若听说南方贵族的别墅里，有先帝赏赐的家宝之杖，佛肯就会破坏别墅拿走它。再来是听说东方贵族的豪邸里，有亚尔比昂的精雕师父，尽全力做出的珍珠戒指，佛肯也一个不剩地全拿走了。最后是听说西方贵族的酒仓里，有著价值千金、有著百年历史的陈年葡萄酒，佛肯高兴积极地拿走了它。

　　真的是位神出鬼没的大怪盗，以为他会仔细地溜进宅邸时，他却把整个别墅破坏殆尽，再大胆地偷走东西。以为他会大白天堂堂正正地袭击王立银行时，他却趁著晚上入侵宅邸。

　　完全无法识破他的行动模式，负责托里斯汀治安的王室侍卫队，里头的魔法侍卫们，都被耍得团团转。

　　不过，偷窃的手法倒是有个共同点，若佛肯看上的猎物被藏起来，当他要偷偷溜进去时，主要是使用「炼金」魔法，用「炼金」咒文将门坎或墙壁变成黏土或砂子，再钻洞潜入。

　　毕竟贵族也不是笨蛋，当然会拟订对策。他们会拜托强力的魔法师在宅邸的墙壁和门上，施上「固定化」魔法来抵抗「炼金」魔法。但是，佛肯的「炼金」魔法实在太强了，大部分的情况，「固定化」咒文都无法发挥效果，墙壁和门便被变成普通的土块了。

　　「土块」便是因为他具备了此种偷窃技术，才会有的外号。

　　而且不光是潜入，当要靠蛮力破坏宅邸时，佛肯还会使役巨大的哥雷姆，它大约有三十公尺高。

　　没人见过如此厉害的土块佛肯的真面目。连他是男是女都不晓得，唯一知道的是他大概是「三角级」土系统的魔法师。

　　还有，他在犯罪现场的墙上，像是开玩笑般地写下「秘藏的○○○，我确实领收了，土块的佛肯」的签名。

　　以及……所谓的魔法道具……他最喜欢附有强力魔法的各种著名宝物。

　　巨大的双月，照耀著五楼有著宝物库的魔法学园本塔外壁。

　　双月的光芒，曝露出某个垂直地站在墙壁上的人影。

　　是土块的佛肯。

　　让长长的碧发随风飘扬，悠然伫立的模样，洋溢出一股让国内贵族陷入恐惧之怪盗的风采。

　　从佛肯脚下传来的墙壁感触，令他咋舌。

　　「真不愧是魔法学园本塔的墙壁呀……物理冲击是弱点？这么厚的话，可不是随随便便的魔法就能打破的吧！」

　　佛肯用脚底探测了墙壁的厚度，对身为「土」系统之专家的佛肯来说，这种事可说是探囊取物般地简单。

　　「似乎的确没有施加『固定化』以外的魔法……不过这个样子，连我的哥雷姆之力都没办法打破啊……」

　　佛肯交迭起手臂烦恼著。

　　由于上头施加了强力的「固定化」咒文，所以不可能用「炼金」咒文，在墙壁上挖洞。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说……」佛肯咬牙切齿地说：「可是我又不可能放弃『破坏之杖』……」

　　佛肯的眼里露出锐利的光芒，就这么交叉著手，一动也不动地开始思考。

　　正当佛肯站在本塔的墙壁上烦恼之时……露易丝的房里正骚动著。

　　露易丝与齐儿可怒目相视著，而才人正在自己的「鸡窝」上，热衷于齐儿可拿来的名剑，至于塔帕莎则是坐在床上看著书。

　　「你是什么意思？查伯斯特！」

　　露易丝双手叉在腰上，用力瞪著不共戴天之敌。

　　齐儿可则是悠然地避过恋爱对象的主人的视线。

　　「我说啊，因为我拿到了才人想要的剑，所以要让他使用这把。」

　　「真不凑巧，我家使魔要用的道具已经够了。对吧，才人。」

　　可是，才人表现出来的和露易丝说的相反，正沉迷在齐儿可拿到的剑上。他把剑从剑鞘中抽出，仔细盯著剑身看。

　　一握起剑，如预想般地，才人左手的卢恩符文就发光了，同时身体也变轻了，感觉就像羽毛一样，虽然想挥看看，不过现在在房里所以只好放弃。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左手的卢恩符文发光呢？

　　他只知道只要一握起剑它就会发光。

　　不过……比起那个，他正沉浸在那把漂亮的剑上。

　　「好棒……这把果然棒极了……剑身闪闪发光呢！」

　　露易丝一脚把兴奋的才人踢飞。

　　「给我还回去，你不是已经有那把会说话的剑了吗？」

　　「不、那把会说话的的确很有趣啦……」

　　可是它生满锈又破破烂烂的。既然要用，当然要选漂亮的那把啰，而且齐儿可她可是要免费送我耶……

　　「瓦利埃尔，忌妒是很丑陋的呀。」

　　齐儿可一副夸耀胜利的模样。

　　「忌妒？你说谁忌妒啊！」

　　「不是吗，我轻而易举地拿到才人想要的剑，然后送给他当礼物，所以你感到忌妒不是吗？」

　　「谁忌妒啊！别误会了！我不过是连一颗豆子，都不想接受查伯斯特的人施舍！只是如此罢了！」

　　齐儿可看向才人。才人满脸可惜地看著被露易丝拿走的大剑。

　　「看到了吗？才人已经迷上这把剑了。你知道吗？打造这把剑的可是加尔玛尼亚的炼金魔术师斯贝卿呢。」

　　说完，齐儿可向才人途了一个热情的秋波。

　　「我说，才人啊，你知道吗？不管是剑还是女人，都是产自加尔玛尼亚的才好喔？至于托里斯汀的女人，都像这个露易丝一样忌妒心强、易怒、歇斯底里，只有自尊心高到令人束手无策呢。」

　　露易丝目光如炬地瞪著齐儿可。

　　「什么啦，这本来就是事实嘛。」

　　「哼，那你不就只是个花痴罢了！什么嘛，你是因为在加尔玛尼亚玩过太多男人，结果被敬而远之，所以才到托里斯汀来留学的吧？」

　　露易丝露出冷笑对齐儿可挑衅。声音抖得很厉害，看来她相当生气。

　　「你居然敢对我说这种话，瓦利埃尔……」

　　齐儿可的脸色也变了。露易丝夸耀胜利般地继续说著。

　　「什么啦，这本来就是事实吧？」

　　两人同时将手伸向木杖。

　　目前为止一直静静地看书的塔帕莎，比两人更早一步挥动了自己的木杖。

　　刮起了一阵旋风，将齐儿可与露易丝手中的木杖吹飞。

　　「室内。」塔帕莎轻描淡写地说。

　　似乎是想说「在这里打太危险了」。

　　「她是谁啊，从刚刚就在了。」

　　露易丝可恨地抱怨，齐儿可回答她：

　　「我的朋友啦。」

　　「为什么你的朋友会在我的房间里？」

　　齐儿可瞪了露易丝一眼。

　　「又没关系。」

　　「唷、你好。」

　　才人对一直静静地看书的塔帕莎出声攀谈，不过却没有回应。她只是默默地翻著书页，看来十分寡言啊。

　　露易丝和齐儿可彼此怒目相向，然后齐儿可撇开视线。

　　「那就让才人决定好了。」

　　「我吗？我来决定？」

　　事情突然转移到自己头上，让才人感到困惑。

　　「是啊，我们可是为了你的剑才争吵的。」

　　露易丝也奋力瞪著他。才人很苦恼，以剑本身来说，他倾心于齐儿可买给他的、闪闪发光的那把。

　　可是，如果选了齐儿可的剑，露易丝一定不会饶了他，搞不好会被罚一个礼拜没饭吃。虽然说饭只要去拜托谢丝妲就有得吃了……

　　才人看看露易丝，她正怒视著自己。先前受重伤的时候，露易丝照料过他……虽然她骄横又高傲，可是忘恩负义总是不好的，而且从外表方面来看，才人也比较喜欢露易丝的长相。

　　不过……齐儿可也为了自己，买了那把高贵的剑，明明是位会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美女，却喜欢上了自己，今后要让像齐儿可般的美女喜欢上，大概一辈子也没机会了吧。

　　这么一想更选不下手了，选剑就等与要从她们两个人之中，选出其中一方。

　　「选哪边？」

　　露易丝瞪著他，齐儿可也瞪著他。

　　「那个，不能两把都选吗？」

　　才人嘿嘿地歪著头装可爱，却被两人同时踢飞，才人倒在地板上。

　　「喂。」齐儿可转向露易丝说。

　　「什么啦。」

　　「我们该做个了结了吧？」

　　「也对。」

　　「我呢，可是最讨厌你了。」

　　「我也是喔。」

　　「真是意气相投呀。」

　　齐儿可露出微笑后，忽然变成横眉怒目的表情。露易丝也不服输地挺起胸膛。

　　两人同时大喊：「那就决斗吧！」

　　「快住手啦。」

　　才人无奈地说。但是不管是露易丝还是齐儿可，彼此都面露凶光地互瞪，根本没听到才人说的话。

　　「当然是用魔法决斗喔？」齐儿可彷彿夸耀胜利般表示道。

　　露易丝紧咬著下唇，立刻点头同意了。

　　「很好，正如我所愿。」

　　「可以吗？你可是零的露易丝，用魔法决斗真的没问题吗？」

　　齐儿可用看扁人的口气低声说。露易丝点点头表示没问题。不过却没自信，当然不可能有自信。不过，既然被查伯斯特家的女人说要以魔法决胜负，就无法退缩了。

　　「当然没问题！谁会输你啊！」

　　贴在本塔外壁上的佛肯，感觉到有人走近。

　　他「咚」地蹬了一下墙，立刻跳下地面，要撞到地面前的那一瞬间，小声地咏唱了「飘浮」咒文，然后回转抵消掉落下之势，彷彿羽毛般地著地。之后立刻消失在中庭的树丛之中。

　　出现在中庭的是，露易丝、齐儿可、塔帕莎，以及才人。

　　「那就开始吧。」

　　听到齐儿可这么说，才人担心地问道。

　　「你们真的要决斗吗？」

　　「是啊。」

　　露易丝也干劲十足。

　　「很危险耶，还是住手吧……」

　　才人无奈地说。

　　「说的也是，如果受了伤不就像个白痴一样。」

　　齐儿可如此说。

　　「也对。」露易丝也点头同意。

　　塔帕莎走近齐儿可，小声地说了什么，然后伸手指指才人。

　　「啊、这个主意真不错耶！」

　　齐儿可露出微笑。

　　齐儿可也小声地对露易丝咬咬耳朵。

　　「啊、这个主意真不错！」露易丝也点点头。

　　三人同时转向才人。

　　才人内心有股莫名不祥的预感。

　　「喂——你们是认真的吗？」

　　才人用凄惨的声音说著，可是却没半个人回答他。

　　才人被绳子绑住吊在本塔上，然后垂在半空中。他心想，早知道选其中一个就好了。

　　遥远的地面上，看得见齐儿可和露易丝小小的模样。虽然是夜晚，托双月的福，视野还算清楚，塔顶还看得到跨坐在风龙背上的塔帕莎，而风龙正咬著两把剑。

　　只有两轮明月，仍温柔地照亮著才人。

　　齐儿可和露易丝站在地面上，抬头望著才人，从两人的眼里，看得见被绳子绑住、挂在半空中的才人，正微微地摇晃著。

　　「听好了，瓦利埃尔？把绳索切断让才人掉到地上的人就是赢家喔，然后才人就便用赢家的剑，可以吧？」

　　齐儿可交叉著手臂。

　　「我知道了。」露易丝表情生硬地点头。

　　「可以自由选择使用的魔法，不过，我后攻，这点是给你的让步。」

　　「没问题。」

　　「那就先请吧。」

　　露易丝举起木杖，屋顶上的塔帕莎让吊著才人的绳索开始摇晃，使得才人在半空中左右摇晃著。「火球」之类魔法的命中率十分高，如果静止不动，可以简简单单地命中绳索。

　　不过，在关心是否会命中前，露易丝有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魔法是否会成功呢。

　　露易丝感到烦恼。使用哪个才会成功呢？「风」系统？还是「火」系统？

　　「水」和「土」就不用谈了，能够切断绳索的攻击魔法并不多，这里果然该使出「火」吧。此时，露易丝想起齐儿可对「火」系魔法很拿手的事。

　　齐儿可的火球大概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切断才人的绳索吧，所以自己不能失败。

　　烦恼的结果，露易丝决定还是使用「火球」，它是用小火球击中目标的魔法。

　　露易丝短促地低声咏唱卢恩符文，如果失败了……才人就会使用齐儿可所买给他的剑，自尊心高的露易丝无法容许这种事情。

　　咒文的咏唱完成了，露易丝奋力地挥出木杖。

　　若咒文成功的话，木杖的前端应该会飞出火球。

　　可是，木杖前端什么也没出现，大约慢了一拍后，才人背后的墙壁发生爆炸。

　　爆炸的风暴让才人的身体摇晃著。

　　「你想杀了我吗！」传来才人的怒吼声。绳索完全没事。原本期待绳索能被风暴切断就好了，看来露易丝太天真了。本塔的墙壁因此出现了裂痕。而齐儿可呢……正捧腹大笑著。

　　「零！零的露易丝！你没让绳索断掉反倒让墙壁爆炸干什么？真是高明啊！」

　　露易丝满脸失望。

　　「你还真的是不管使用什么魔法都会爆炸啊！啊哈哈！」

　　露易丝不甘心地紧握拳头，跪到地上。

　　「接下来换我啦……」

　　齐儿可用著猎人般的眼神，盯紧吊著才人的绳索，由于塔帕莎正摇著它，所以很难瞄准。即使如此，齐儿可仍露出一脸轻松的笑容，短促地低声咏唱卢恩符文，用老练的手势伸出木杖。「火球」可是齐儿可的拿手技俩。

　　从木杖前端，出现了一颗哈密瓜大小的火球，并朝著才人的绳索飞了过去，火球毫无偏差地击中绳索，瞬间将绳索燃烧殆尽。

　　才人朝地面掉了下去，屋顶上的塔帕莎挥动木杖，向才人施放了「飘浮」魔法。由于咒文经过控制，使得才人缓缓地落到地面上。

　　齐儿可夸耀胜利地大笑。

　　「是我赢了吧，瓦利埃尔。」

　　露易丝垂头丧气地瘫坐在地上，开始拔起地上的杂草。

　　佛肯在中庭的树丛中，从头到尾看著这一切经过，他看见露易丝的魔法，将宝物库一带的墙壁轰出裂痕。

　　那个魔法究竟是什么玩意？明明咏唱的咒文是「火球」，木杖前端却没有飞出火球，取而代之的是墙壁发生爆炸了。

　　他从未见过让东西产生如此爆炸的咒文。

　　佛肯摇摇头。比起那个更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佛肯开始咏唱咒文，咏唱时间相当长。

　　咏唱完成后，他将木杖挥向地上。

　　然后佛肯露出一丝浅笑。地面发出响声并隆了起来。

　　土块的佛肯发挥了他的本领。

　　「真可惜呢，瓦利埃尔！」

　　夸耀胜利的齐儿可大笑著，或许是因为输掉比赛感到悔恨，露易丝就这么跪著，一副沮丧地垂头丧气的模样。

　　才人心情复杂地看著露易丝，然后小声地提出要求。

　　「……先帮我把绳子解开啦。」

　　绳索紧紧地捆在身上，才人完全无法动弹。

　　「我很乐意效劳。」齐儿可微笑地表示。

　　这个时候。齐儿可感觉到背后有巨大的身影，立刻回头看。

　　她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这是什么？」

　　齐儿可嘴巴张得大大的。巨大的哥雷姆正走向这里啊！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齐儿可发出惨叫立刻逃走，才人对著她的背后喊：

　　「喂！别放著我不管啊！」

　　看见来袭的巨大哥雷姆，才人顿时陷入混乱之中。

　　「这、这是什么玩意，好大啊！」

　　才人虽然也慌张地想拔腿就跑，可是身体被绳索捆得牢牢的，根本没办法逃。

　　恢复意识的露易丝跑向才人。

　　「你、你也真是的！为什么会被绑起来嘛！」

　　「我是被你们绑起来的耶！」

　　哥雷姆将脚举到斗嘴中的两人头上。

　　才人死心了，根本无法动弹。

　　「露易丝！你快逃！」才人大叫。

　　「可恶，这条绳子……」

　　露易丝仍手忙脚乱地努力想要解开绳索。

　　哥雷姆的脚踏了下来，才人闭上双眼。

　　千钧一发之际，塔帕莎的风龙钻了进来，用双脚结实地抓住才人和露易丝，穿过哥雷姆的脚与地面之间的缝隙。

　　才人他们刚才所在的位置，发出「轰咚」的一声，被哥雷姆的脚踩出一个洞来。

　　吊在风龙脚上的两人，从半空中俯瞰著哥雷姆。

　　才人声音发抖地喃喃自语。

　　「那、那是什么啊……」

　　「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巨大的土哥雷姆。」

　　「可以使出那么大的家伙吗！」

　　「……能够操纵那么大的土哥雷姆，一定是三角级魔法师没错。」

　　才人紧咬嘴唇。他想起刚才露易丝不顾危险，想解开自己身上的绳索。

　　「算了没差……对了，你刚才为什么不逃？」

　　露易丝断然回答：「舍弃使魔的魔法师根本就不配当魔法师。」

　　才人闭上嘴，盯著露易丝看。总觉得这时候的露易丝看起来格外耀眼。

　　佛肯站在巨大的土哥雷姆肩上，脸上露出一丝丝微笑。

　　虽然他有看到逃跑乱窜的齐儿可与飞舞在上空的飞龙，却完全不在乎。由于佛肯头上披著黑色的斗篷并覆盖著全身，只要斗篷下的真面目不要被看见就没事了。

　　佛肯朝向龟裂的墙壁前进，让土哥雷姆一拳打向它。

　　在冲击的那一瞬间，佛肯让哥雷姆的拳头化为钢铁。

　　拳头陷入墙中，然后墙壁响起「啪喀」一声后便崩塌了。

　　佛肯从哥雷姆的手臂上走进墙壁被打穿的洞，来到了宝物库中。

　　里头有著各式各样的宝物，不过佛肯的目标就只有那把「破坏之杖」。

　　各种法杖靠著墙排成一列，在那之中，有一支怎么看也不像魔法之杖的，全长大约一公尺左右，是用从未见过的金属做成的，佛肯看著挂在它下头的铁牌。

　　上头写著：「破坏之杖，禁止擅自带走」，佛肯的笑容渐渐扩大。

　　佛肯拿起了「破坏之杖」。杖的轻巧令他惊讶，它究竟是用什么做成的呢？不过，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些了，佛肯赶紧爬上哥雷姆的肩膀上。

　　离开前挥动了木杖，在墙壁上刻下了文字。

　　「破坏之杖，我确实领收了，土块的佛肯。」

　　再度让黑色斗篷的魔法师爬上肩膀后，哥雷姆开始行走，一步跨过魔法学园的城墙，发出咚咚的震动声一边走向草原。

　　风龙正在哥雷姆的上空盘旋著。

　　跨坐在风龙身上的塔帕莎，挥动了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木杖，用「飘浮」咒文让才人及露易丝的身体，从风龙的脚往背上移动。之后塔帕莎再次挥动了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木杖，空气如同镰风般地振动，切断了绑在才人身上的绳索。

　　「谢啦。」才人向塔帕莎道谢，塔帕莎只是毫无表情地点头示意。

　　才人一边看著巨大的哥雷姆，一边问露易丝说：

　　「那家伙，把墙壁打坏了……然后做了什么？」

　　「宝物库。」

　　「那个身穿黑色斗篷的魔法师，从墙上的洞出来时，手上好像握了什么东西。」

　　「是小偷吗？不过，这也未免偷的太放肆了吧……」

　　走在草原正中央的巨大哥雷姆，忽然轰隆地崩塌了。

　　巨大哥雷姆化成了一座高大的土堆。

　　他们三人降落到地面上，眼前除了被月光照亮著的森林及堆得如小山般的土堆外，什么也没有。

　　刚才在哥雷姆肩上的黑色斗篷魔法师，也消失踪影了。

第五章 破坏之杖

　　隔天早上……

　　托里斯汀魔法学园，从昨晚开始就持续乱成一团地骚动著。

　　毕竟秘宝「破坏之杖」被偷走了。

　　而且还是用巨大的哥雷姆破坏墙壁的大胆方法。

　　在宝物库里，聚集了学园里的教师们，只要看到墙上开的大洞，没有一个人不是吓到嘴巴张得大大的。

　　墙上还刻著「土块」佛肯的犯罪声明。

　　「破坏之杖，我确实领收了，土块的佛肯。」

　　教师们七嘴八舌地大声嚷嚷发表自己的意见。

　　「土块的佛肯！是那个四处抢光贵族们财宝的盗贼吗？居然连魔法学园都敢下手！我们还真的是被看扁了啊！」

　　「卫兵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卫兵是靠不住的啦，再怎么说也只是平民罢了！比起这个，当值的贵族是谁啊！」

　　谢弗勒滋夫人直发抖。昨晚的当值贵族就是自己。作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有盗贼侵入魔法学园，所以偷懒没做当值的工作，跑回自己的房间呼呼大睡。本来应该得在夜间通行门的守卫室待命不可的。

　　「谢弗勒滋夫人！昨晚的当值应该是你吧！」

　　其中一位教师，立即开始追问起谢弗勒滋夫人，他打算在欧斯曼氏来之前，把责任问题给厘清吧。

　　谢弗勒滋夫人扑簌簌地落泪。

　　「非、非常抱歉……」

　　「你就算哭，宝物也是不会回来的！还是说你赔得起『破坏之杖』吗？」

　　「我才刚建好新家所以……」

　　谢弗勒滋夫人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就在此时，欧斯曼氏现身了。

　　「哎呀哎呀，别欺负一个女性嘛。」

　　质问著谢弗勒滋夫人的教师，向欧斯曼氏抱怨说：

　　「可是！欧斯曼老翁！谢弗勒滋夫人明明是当值，却在寝室里呼呼大睡耶！这件事她有责任啊！」

　　欧斯曼氏摸了摸自己长长的胡子，看著说得口沫横飞而兴奋的教师说：

　　「这位……什么先生？」

　　「我叫基多！您忘了吗！」

　　「对了，基多先生，你就叫这个名字没错。你不要这么容易动怒嘛。好，在这些人之中，都有好好当值的教师到底有几个呢？」

　　欧斯曼氏环顾四周，教师们彼此大眼瞪小眼，然后惭愧地低下头，没有半个人敢承认。

　　「好，这就是事实，若真的要归咎责任，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不管是其中任何一人……当然连我也包涵在内……作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有盗贼敢侵入这个魔法学园。再怎么说，这里可是几乎都是魔法师啊，没有人会自寻死路往虎穴里跳吧，不过，看来我们错了。」

　　欧斯曼氏看著墙上开的大洞。

　　「照这样来看，贼人居然大胆地潜入这里，夺走了『破坏之杖』，也就是说，我们实在太过粗心大意。真的有责任的话，我们全部都无法推卸。」

　　谢弗勒滋夫人满心感激地抱住欧斯曼氏。

　　「喔喔，欧斯曼老翁，非常感谢您的慈悲之心！从今之后请让我称您为父亲大人！」

　　欧斯曼氏摸著如此说著的谢弗勒滋的屁股。

　　「很好、很好。谢弗勒滋夫人……」

　　「如果我的臀部能让您满足的话！当然没问题！您要摸多久都行！是的！」

　　欧斯曼氏干咳了一声。在场没有人吐槽，他是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才摸她屁股的。大家仍一脸正经地等著欧斯曼氏说话。

　　「好，目击犯罪现场的是谁啊？」

　　欧斯曼氏开口问。

　　「是这三个人。」

　　寇伯特立刻走了出来，指指在自己身后等待的三人。

　　这三人是露易丝、齐儿可以及塔帕莎。虽然才人也在旁边，不过由于他是使魔，所以不算在人数内。

　　「嗯嗯……是你们啊。」

　　欧斯曼氏兴致勃勃地看著才人，才人不晓得为什么自己会被盯著看，而显得有些拘谨。

　　「请详细说明吧。」

　　露易丝向前走出，叙述所看到的经过。

　　「那巨大的哥雷姆突然出现，破坏了这里的墙壁，然后在它肩上的黑衣魔法师，从宝物库里偷走了某样东西……我想应该是『破坏之杖』……之后再次爬上了哥雷姆的肩上。后来哥雷姆越过城墙走了出去……最后崩塌化成土堆。」

　　「然后？」

　　「后来，我们就只有看到土堆，搭在它肩上的黑斗篷魔法师，完全不见踪影。」

　　「唔嗯……」

　　欧斯曼氏抚摸著胡须。

　　「所以之后即使想追，也找不到半点线索吗……」

　　然后欧斯曼氏彷彿想起什么般地，开口问寇伯特说：

　　「对了，隆格维尔小姐怎么了？」

　　「这个嘛……一大早就没见到她的人影了。」

　　「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她跑去哪里了呀。」

　　「她会去哪呢？」

　　说曹操曹操就到，隆格维尔刚好出现。

　　「隆格维尔小姐！你到哪里去了！大事不妙了！发生事件了！」

　　寇伯特满脸兴奋、滔滔不绝地说。不过，隆格维尔小姐却用一副处变不惊的态度，开口向欧斯曼氏报告。

　　「非常抱歉，我一大早就急忙跑去调查了。」

　　「调查？」

　　「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一起床就发现吵吵闹闹的，然后宝物库也变成那副模样。我马上就在墙上看见佛肯的签字，知道这是震惊国内贵族间的大怪盗所做的，所以立刻进行调查了。」

　　「你做事的手脚员快啊，隆格维尔小姐。」

　　寇伯特慌张地催促著。

　　「那、结果呢？」

　　「是的，我知道佛肯的住处了。」

　　「你、你说什么！」

　　寇伯特大声尖叫说：

　　「你是从哪问到的？隆格维尔小姐。」

　　「是的，我是向附近的农民打听的，他们似乎有看到，有一个全身黑衣的斗篷男子在附近森林的废屋出入，他大概就是佛肯，而废屋就是他藏身之处。」

　　露易丝听了之后大喊：

　　「全身黑衣的斗篷男子？那就是佛肯！绝对没错！」

　　欧斯曼氏目光尖锐地继续询问隆格维尔小姐。

　　「那里离这里很近吗？」

　　「是的，大概在走路要花半天、骑马只要四小时的地方吧。」

　　「立刻向王室报告吧！然后拜托王室侍卫队，让军队前往处理才是！」寇伯特大叫。

　　欧斯曼氏摇摇头，然后闭上眼睛大声怒斥，有股无法想象是老年人之魄力。

　　「蠢蛋！在你通知王室那些家伙时，佛肯就逃了！而且……自己捅出的娄子没办法自己收拾，还算什么贵族！魔法学园的宝物被偷，这是魔法学园自己的问题！当然要我们自己解决！」

　　隆格维尔小姐面露微笑，彷彿像是在等待这个答案般。

　　欧斯曼氏清了一下嗓门后，征求有志之士。

　　「那就组成搜索队吧，对自己有自信的人，请举起木杖吧。」

　　谁也无法举起手上的杖，只是满脸困扰地面面相觑。

　　「没有人吗？哎呀？怎么了！没有半个想抓到佛肯提升自己名声的贵族吗？」

　　露易丝原本低著头，听完后立刻把木杖举到眼前。

　　「瓦利埃尔小姐！」谢弗勒滋夫人惊讶地说：「你在做什么！你还只是个学生吧！这里应该交给老师们……」

　　「根本没人举手不是吗？」

　　露易丝紧闭一下双唇后断然地说。嘴唇轻轻地向上嘟起，神情认真的露易丝显得威风凛凛，魅力四射。才人嘴张得大大地，直盯著如此模样的露易丝看。

　　看见露易丝举起木杖，齐儿可也不得已地举起木杖。

　　寇伯特惊讶地说：「查伯斯特！你也只是个学生呀！」

　　「哼，我怎么能输给瓦利埃尔呢。」

　　看到齐儿可举起木杖，塔帕莎也跟著举起。

　　「塔帕莎，没关系啦，这件事与你无关啊。」

　　齐儿可这么说完，塔帕莎简短地回答了「担心」。

　　齐儿可满心感动地望著塔帕莎，露易丝也紧咬著下唇，向塔帕莎道谢。

　　「谢谢你，塔帕莎。」

　　看到三人如此的模样，欧斯曼氏笑著说：

　　「是吗，那就拜托你们吧。」

　　「欧斯曼老翁！我反对！怎么能让学生们冒如此大的危险呢！」

　　「那就你去吧？谢弗勒滋夫人。」

　　「不、不了……我身体状况不佳……」

　　「她们见过敌人的模样，再加上，你也听过塔帕莎年纪轻轻就持有见习骑士称号的事吧？」

　　塔帕莎也不回话，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而教师们惊讶地看著塔帕莎。

　　「这是真的吗？塔帕莎。」

　　齐儿可也感到讶异。以王室赋予的爵位来说，虽然只是最下位的「见习骑士」，不过以塔帕莎这个年纪就能取得，实在令人啧啧称奇。而且如果是男爵或子爵的爵位，还有可能藉由购买领地的方式取得，但是只有见习骑士不同，它是纯粹针对功绩所颁发的爵位……是个代表实力的称号。

　　宝物库中一片哗然。欧斯曼氏转头看向齐儿可。

　　「查伯斯特小姐也是出身自加尔玛尼亚中，有出许多优秀军人辈出的家系，各位应该也听过，她本身的炎系魔法，也是相当厉害的吧？」

　　齐儿可志得意满地拨了头发一下。

　　接著，露易丝心想再来换轮到自己，所以挺起她那微微隆起的胸部。欧斯曼氏感到头痛，因为他找不到夸奖露易丝的优点。咳了一声后，他撇开视线。

　　「那个……而瓦利埃尔小姐是许多优秀魔法师辈出的瓦利埃尔家千金，然后那个什么，各位应该听过，她是位相当值得期待的魔法师吧？还有她的使魔！」

　　然后欧斯曼氏眼神热烈地看著才人。

　　「虽然只是平民，据说他却在决斗中赢了那位格拉蒙元帅的儿子·基修。」

　　欧斯曼氏心中忖度著，如果他真的是传说中的「甘道夫」……这下子就不会输给土块的佛肯了。

　　寇伯特神情兴奋地想要接著说下去。

　　「您说的对！毕竟他可是甘……」

　　欧斯曼氏连忙捂住寇伯特的嘴巴。

　　「唔嗯、哈啊！没事，什么都没有！是的！」

　　教师们一片沉默。欧斯曼氏用带有威严的声音说：

　　「若有人认为能胜过这三人，就向前踏一步吧。」

　　没有人踏出脚步。欧斯曼氏重新转向包括才人在内的四人。

　　「魔法学园期待各位的努力，并能履行贵族的义务。」

　　露易丝、塔帕莎与齐儿可听了，满脸正经地立正站好，同时高喊「举起木杖」，然后用手捏著裙摆、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才人也慌慌张张地有样学样，不过由于他不是穿裙子，所以只好姑且用上衣的衣襟代替。

　　「好，那就准备马车吧，用它前往目的地，再到达目的地前记得保存魔法。隆格维尔小姐！」

　　「是的，欧斯曼老翁。」

　　「请你辅助她们。」

　　隆格维尔小姐鞠躬之后回答：

　　「我原本就这么打算。」

　　四人就这么让隆格维尔小姐当向导，立刻出发前往。

　　说是马车，其实是没有屋顶的货车用马车。是那种如果遭到袭击时，方便可以立即跳出车外的马车。

　　隆格维尔小姐自愿担当车夫。

　　齐儿可对默默握著缰绳的隆格维尔攀谈。

　　「隆格维尔小姐……缰绳让随从拿不就好了？」

　　隆格维尔小姐露出微笑。

　　「没关系，我是丧失贵族之名的人。」

　　齐儿可听完愣住了。

　　「可是，你不是欧斯曼老翁的秘书吗？」

　　「嗯，不过，欧斯曼氏是不大拘泥贵族还是平民身分的人。」

　　「如果方便的话，真想听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呢。」

　　隆格维尔小姐只是露出温柔的微笑，那表示她并不想谈之意吧。

　　「没关系啦，告诉我嘛。」

　　齐儿可满脸好奇地靠近坐在驾驶座的隆格维尔小姐，露易丝捉住她的肩膀，齐儿可一回头就看见露易丝正瞪著她。

　　「什么啦，瓦利埃尔。」

　　「你也该住手了吧，不要追根究柢地问人家过去的事。」

　　齐儿可哼了一声后，便两手交错在脑袋后，身体靠在车厢的栅栏上。

　　「我只是想说太闲，所以想聊聊天罢了嘛。」

　　「你的国家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托里斯汀，强迫追问人家不想谈的事，可是一种羞耻呀。」

　　齐儿可答也不答，只顾盘起腿来。然后带著讽刺的语气说：「真是的……托你逞强耍帅的福，害我一块被拖累。总觉得令人悲哀，要去做什么打倒小偷的工作……」

　　露易丝用力瞪著齐儿可。

　　「被拖累？你根本就是自己自愿的嘛。」

　　「只有你的话，才人会有危险啊！对吧，零的露易丝。」

　　「为什么？」

　　「一旦那具巨大的哥雷姆出现后，毕竟你也只能逃到后方看而已吧？让才人战斗然后自己隔山观虎斗，没错吧？」

　　「你说谁会逃走？我会用我的魔法摆平给你看！」

　　「魔法？你说谁？少笑死人了！」

　　两人之间再度迸出火花，而塔帕莎仍旧读著自己的书。

　　「真是的！你们别吵了啦！」

　　才人大叫介入两人之间。

　　「算了，没差，至少尽量别受伤啊。」

　　齐儿可说完挥了挥手，露易丝生气地紧咬下唇。

　　「那、达令，你要用这把喔？」

　　齐儿可妩媚地使了个眼神给才人，然后将自己买的剑交给他。

　　「啊、好……」

　　才人收下了剑。

　　「比赛赢的是我，这下你没话说了吧？零的露易丝。」

　　齐儿可把剑放到才人手上。

　　露易丝斜眼瞄了一下两人的模样，一句话也没说。

　　马车驶进了森林深处，茂密的森林，引起了五人的恐惧感。明明是白天却天色昏暗，令人感到阴森森的。

　　「接下来的路，就用走的吧。」

　　隆格维尔说完，全部的人都下了马车。

　　森林的道路上，有一条羊肠小道延续著。

　　「总觉得好暗好恐怖喔……真讨厌……」

　　齐儿可紧紧挽著才人的手臂。

　　「别靠太紧啦。」

　　「可是人家好害怕嘛——」

　　齐儿可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才人在意露易丝的眼光，回头朝向斜后方看了一眼。露易丝哼了一声，把头别了过去。

　　一行人走到空旷的地方，感觉像是森林里的一块空地。它大概有魔法学园的中庭那么宽，正中央的确有一间废弃的屋子，原本可能是樵夫的小木屋吧。

　　五个人为了不让屋内的人看见，就这么躲在茂密的森林中监视废屋。

　　「我所探听到的情报，据说就是在这里头。」

　　隆格维尔小姐指著废屋。

　　完全感觉不到有人住的迹象。

　　佛肯真的在里头吗？

　　才人他们开始慢慢讨论起来，总之所有的意见中，奇袭是最好的一个。如果刚好对方在睡觉那就妙上加妙了。

　　塔帕莎拘谨地端坐在地上，为了向大家说明自己订定的作战计划，而拿起树枝在地上画了起来。

　　首先，身兼侦查及诱饵的人，先前往小屋旁确认里头的状况。

　　接著，如果佛肯在里头，就把他诱使到外头来。

　　小屋里并没有足以做出哥雷姆的泥土。

　　只要不走到外头，他就无法使役拿手的土哥雷姆。

　　然后，只要佛肯一踏出门外，立刻使用魔法一口气攻击，完全不给他有制作土哥雷姆的时间，利用集中炮火击灭佛肯。

　　「那，谁要做身兼侦查及诱饵的人？」

　　才人开口询问，塔帕莎便简短地回答。

　　「行动敏捷的人。」

　　全员同时一起看向自己，才人叹了一口气。

　　「是我吗？」

　　才人将齐儿可途的剑抽出剑鞘。

　　左手的卢恩符文立刻开始发光，在这同时，他的身体也变得像是长出羽毛般轻盈。

　　「咻」地一声，才人一步就跳到小屋的旁边，然后靠近窗户，小心翼翼地窥视里头。

　　小屋中似乎只有一个房间，可以看见房间正中间有著一张积满灰尘的桌子以及倒在地板上的椅子，还看得见倒塌的暖炉，而桌子上头还横躺著酒瓶。

　　然后房间的角落堆满了木材，这里果然是烧炭取暖用的小木屋。

　　木材堆的旁边还有一座柜子，是用木头做的大柜子。

　　里头完全没有人的气息，不管哪里都找不到可以躲人的地方。

　　果然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不过，对方可是魔法师盗贼、土块的佛肯啊。搞不好是故意让我们看起来以为没人，事实上是躲起来了。

　　才人稍做考虑后，决定把大家都叫来。

　　才人把手臂在头顶上交叉。

　　这是表示没有人在里头时的暗号。

　　隐藏起来的其它人，小心翼翼地走近。

　　「没有半个人耶。」

　　才人指指窗户说。

　　塔帕莎朝向门挥下木杖。

　　「似乎没有陷阱。」她如此低声说完后，打开门冲了进去。

　　齐儿可和才人也跟著进去。

　　露易丝说要在外头把风，而留在外头。

　　而隆格维尔小姐说要去附近侦查看看后，便消失在森林之中。

　　走进小屋的才人们，开始调查有没有佛肯留下的任何线索。

　　然后，塔帕莎在柜子里头……

　　居然找出了「破坏之杖」。

　　「破坏之杖。」

　　塔帕莎轻易地举起它给大家看。

　　「还真是轻轻松松啊！」

　　齐儿可高声大叫。

　　才人看见这把「破坏之杖」时，眼睛张得大大的。

　　「喂、它真的是『破坏之杖』吗？」才人讶异地开口问道。

　　「是啊，因为去宝物库参观时，我会经见过它。」

　　齐儿可点点头。

　　才人走近，目不转睛地盯著「破坏之杖」瞧。

　　不会错的，这个是……

　　就在这个时候，在外头把风的露易丝发出尖叫声。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了！露易丝！」

　　大家一起把身子转向门外时……

　　发出「轰」地很大一声，小屋的屋顶被掀飞了。

　　托失去屋顶的福，可以看清楚天空的模样。然后佛肯的巨大土哥雷姆，以青空为背景出现在眼前。

　　「哥雷姆！」齐儿可大喊。

　　塔帕莎首先做出反应。

　　她挥动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木杖，并咏唱了咒文。扬起了巨大的龙卷风，撞向哥雷姆。

　　但是，哥雷姆却闻风不动。

　　齐儿可也拔出夹在乳沟中的木杖，咏唱了咒文。

　　从杖的前端伸出了火焰，将哥雷姆包围在火舌之中，可是即使被火包围，哥雷姆仍是毫不介意。

　　「根本没办法对付这家伙嘛！」齐儿可大叫。

　　「撤退。」

　　塔帕莎低声说。

　　齐儿可与塔帕莎开始迅速地逃离。

　　才人寻找著露易丝的身影。

　　有了！

　　她站在哥雷姆的背后。露易丝低语念著卢恩符文，朝向哥雷姆挥下木杖。

　　巨大土哥雷姆的表面，有什么东西炸开了。原来是露易丝的魔法！发现到露易丝的哥雷姆回过头，对著距离站在小屋入口的才人有二十公尺远的露易丝吼叫。

　　「快逃啊！露易丝！」

　　露易丝紧咬著嘴唇。

　　「我不要！只要抓到这家伙，就不会有人再叫我零的露易丝了呀！」

　　她的眼神是认真的。

　　哥雷姆歪著头迷惘是要处理掉站在身旁的露易丝呢？还是追逐逃跑的齐儿可们。

　　「我说啊！你仔细看看这哥雷姆有多大！你根本赢不了这种家伙的！」

　　「不试试看怎么会知道！」

　　「我就说不可能了嘛！」

　　听到才人这么说，露易丝奋力地瞪著才人。

　　「你不是说过吗？」

　　「啥？」

　　「你被基修打得惨不忍睹，却一再站起来的时候，那时你不是说『当我不愿磕头认错时，我绝不低头』！」

　　「我是说过啊！」

　　「我也一样，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我也是有自尊的啊。如果在这里逃了，一定会被说『因为你是零的露易丝，所以才会逃走』啊！」

　　「又没关系！随他们去说啊！」

　　「我可是贵族啊。不是只有会使用魔法就能称做贵族。」

　　露易丝紧握住手中的木杖。

　　「能挺身面对桃战的，才能称做是贵族呀！」

　　哥雷姆似乎已经决定还是先将露易丝彻底打扁，哥雷姆举起它那巨大的脚，准备要踩扁露易丝。而露易丝继续咏唱魔法，挥动木杖。

　　不过……果然还是对哥雷姆起不了任何作用。露易丝想咏唱火球魔法，似乎却失败了，虽然看得见哥雷姆的胸部产生了小小的爆炸，不过也仅限于此，哥雷姆动也不动，只崩落了些许土层。

　　才人提起剑，冲了出去。

　　在露易丝的视线中，哥雷姆的脚越来越大，露易丝觉悟地闭上双眼。

　　此时……如同狂风般冲进来的才人，抱起露易丝的身子，扑倒在地面上。

　　「你想死吗！」

　　才人不自觉地打了露易丝一巴掌，响起了清脆地「啪」的一声，露易丝呆若木鸡地望著才人。

　　「贵族的自尊又怎么样！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笨蛋！」

　　从露易丝的眼中，泪水滴答滴答地落下。

　　「别哭了啦！」

　　「因为，我……我好不甘心……总是被瞧不起……」

　　露易丝在自己眼前哭泣，令才人感到困惑。总是被人叫作零的露易丝、零的露易丝地看扁，她一定十分不甘心吧。才人想起自己与基修决斗时，露易丝哭得晞哩哗啦的事。露易丝虽然好强又傲慢……事实上她只是个讨厌又不擅长面对这种战斗、普通的女孩子罢了……

　　露易丝端正的脸庞，哭得哽咽地直抽搐，像个孩子般。

　　不过，现在不是陪著哭泣中的露易丝的时机。

　　回身一看，巨大的哥雷姆，正高举著大大的拳头。

　　「你也稍微等她沉静下来嘛！」

　　才人抱起露易丝开始跑。

　　哥雷姆发出咚咚的脚步声追著他们，因为体积太大，所以动作并不快，与奔跑中的才人速度相差无几。

　　风龙为了救他们两人而飞了过来，在才人他们面前著陆。

　　「上来！」跨坐在风龙身上的塔帕莎大喊，才人把露易丝推到风龙背上。

　　「你也快点。」

　　塔帕莎很难得地，焦急地对才人说。

　　但是才人却不爬上风龙，反而重新面向袭击而来的哥雷姆。

　　「才人！」坐在风龙身上的露易丝大叫。

　　「快走！」

　　塔帕莎面无表情地看著才人，可是看到追来的哥雷姆举起拳头时，她只好不得已地让风龙飞上天。

　　碰！

　　千钧一发之际，哥雷姆的拳头伴随著风压，一拳打陷了才人刚才所在的地面。而才人迅速跳离，躲开了它的拳头。

　　哥雷姆打算再次举起拳头。当哥雷姆的拳头从地面上拔出时，形成了一个宽约一公尺的大洞。才人小声地自言自语说：

　　「别哭著说什么不甘心嘛，这样不就害我想为你做些什么了。」

　　才人两眼直视著巨大的土哥雷姆。

　　「少瞧不起人了，你不过是个土堆罢了。」

　　然后紧紧握住手上的剑。

　　「我可是零的露易丝之使魔啊！」

　　「才人！」

　　露易丝打算从飞升中的风龙上跃下，塔帕莎立刻搂住她的身体。

　　「快救救才人！」

　　露易丝大喊，塔帕莎摇摇头。

　　「无法靠近。」

　　即使想要靠近，由于哥雷姆乱挥著拳头，塔帕莎根本无法让自己的使魔接近才人。

　　「才人！」

　　露易丝再次大喊，她眼中看到才人举起剑，与哥雷姆对峙中的模样。

　　哥雷姆的拳头呼啸飞来，拳头在途中变成了铁块。

　　才人用剑挡住了它。

　　剑发出喀嚏一声，从底部折断了。

　　才人吓呆了，什么加尔玛尼亚炼金魔术师——斯贝卿打造的利刃啊！根本是把窝囊货嘛！

　　哥雷姆的拳头呼啸袭来，才人跳跃躲过。

　　看到从哥雷姆的攻击中四处逃窜的才人，在风龙上的露易丝咋了一个舌。

　　露易丝冷汗直流地看著苦战中的才人，心里想著「有什么能让自己帮上忙的方法吗」，此时她注意到塔帕莎抱著的「破坏之杖」。

　　「塔帕莎！把它给我！」

　　塔帕莎点头同意，把「破坏之杖」交给了露易丝。

　　它有著奇怪的外型，露易丝从没见过这种样子的魔法道具。

　　可是，也没办法依赖自己的魔法，现在只有靠它了。

　　看到才人的身影了。

　　露易丝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睁开眼睛。

　　「塔帕莎！拜托你向我施放『飘浮』魔法！」

　　露易丝大喊之后，便从风龙上往地面上一跃而下，塔帕莎连忙向露易丝施放咒文。

　　靠著「飘浮」咒文缓缓降落到地面的露易丝，把正和才人战斗著的巨大土哥雷姆当作目标，挥下「破坏之杖」。

　　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破坏之杖」仍然保持沉默著。

　　「这玩意真的是魔法之杖吗！」露易丝生气地大叫。

　　要让深藏在里头的魔法发动，难道需要什么条件吗？

　　才人看到露易丝降落到地面上，不禁咋舌。暗骂道「这个不知轻重的家伙」，乖乖待在风龙上不就好了！

　　不过，才人的目光停留在露易丝手上拿的「破坏之杖」上。

　　似乎露易丝不晓得该如何使用那玩意而拖拖拉拉的。

　　才人朝向露易丝跑去。

　　如果是那个的话……也许可以打倒那具哥雷姆！

　　「才人！」

　　露易丝喊著跑了过来的才人，才人从露易丝的手里抢走了「破坏之杖」。

　　「我不知道使用方法！」

　　「这个啊……是这样用的。」

　　才人抓起「破坏之杖」，拉开它的保险，抽出后盖让内管滑出。

　　……为什么自己会使用这种东西呢？

　　不过，现在不是烦恼的时候。

　　立起安装在炮管上的准星。

　　露易丝哑口无言地看著才人的一举一动。

　　才人将「破坏之杖」扛在肩上，把瞄准器对准哥雷姆。几乎是直接瞄准，不过距离太近，搞不好安全装置会产生作用，即使命中也不会爆炸。

　　才人想著「管它三七二十一了」，然后对露易丝大叫。

　　「别站在后面，会有喷射瓦斯。」

　　露易丝急忙移开身子。

　　哥雷姆咚咚地发出地震声，向才人他们逼近。

　　才人解开安全装置，扣下板机。

　　发出像是拔开木栓般的咻碰声后，有一个拉长白烟、装著翅膀的火箭状物品，被吸入哥雷姆的身体里。

　　然后，毫无偏差地命中了哥雷姆。

　　被吸入的弹头，深深崁入哥雷姆的体内，然后里头的引信产生反应而爆炸了。

　　才人不由得地闭上眼睛。

　　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哥雷姆的上半身被炸得四处分散，附近下了一阵土块的雨。

　　才人缓缓睁开双眼。

　　在白烟中，哥雷姆只剩下半身地站著。

　　只剩下半身的哥雷姆，虽然想向前踏出一步……膝盖却喀嚓一声地断裂，就这么无法动弹了。

　　接著，它的腰部彷彿瀑布般地崩落……回到原先单纯土块的模样。

　　就像先前一样，之后只留下了一座小土丘。

　　露易丝呆然地看完一切经过，全身无力腿软地跌坐在地上。

　　看见躲在树荫底下的齐儿可跑了过来。

　　才人深深吐了口气，一直站到最后。

　　齐儿可紧紧抱住才人。

　　「才人！你好厉害！不愧是我心爱的达令！」

　　从风龙背后下来的塔帕莎，一面看著崩塌著的哥雷姆，一面喃喃说道：

　　「佛肯在哪里？」

　　全员一起回过神来。

　　此时去附近侦查的隆格维尔小姐，从树丛中现身。

　　「隆格维尔小姐！你想佛肯会是从哪里操控那具哥雷姆的？」

　　听到齐儿可这么问，隆格维尔小姐一副不晓得的模样摇头。

　　四人开始翻找堆起的小山，才人放心地望著她们的模样，然后看看「破坏之杖」，心不在焉地想著「为什么这玩意会在这个世界里」……

　　隆格维尔小姐「咻」地一声，伸长了手，把「破坏之杖」从没有防备的才人手中夺走。

　　「隆格维尔小姐？」

　　才人心怀讶异地看著隆格维尔小姐的表情。

　　隆格维尔小姐一溜烟地退到远处，把「破坏之杖」对准了其它四人。

　　「辛苦了。」

　　「隆格维尔小姐！」齐儿可大叫。

　　「这是怎么一回事？」

　　露易丝也哑口无言，只是望著隆格维尔小姐。

　　「刚才操纵哥雷姆的，就是我。」

　　「咦、那表示……你就是……」

　　在她们眼前的女性拿下了眼镜，温柔的眼神向上吊，转变成像是猛禽类般的目光。

　　「没错，我就是『土块』的佛肯。真不愧是『破坏之杖』，居然把我的哥雷姆轰得四分五裂呀！」

　　佛肯模仿刚刚才人的动作，把「破坏之杖」扛在肩上，瞄准其它四人。

　　塔帕莎打算挥动木杖。

　　「哎呀，别动喔！破坏之杖已经完全对准你们了。每个人都把木杖丢得远远的。」

　　露易丝她们毫无办法，只好丢掉手中的木杖，这下子魔法师就没办法咏唱魔法了。

　　「那位厉害的使魔先生，也请你丢掉那把断掉的剑吧，只要手中握有武器，似乎你的速度就会变得飞快呢。」

　　才人照她说的做。

　　「为什么要这么做？」

　　面对露易丝的怒斥，佛肯回答：「说的也是，不好好说明，你们可是会死不瞑目的吧……我就说明给你们听好了。」

　　说完，她露出妖艳的笑容。

　　「我啊，虽然夺走了『破坏之杖』，可是却不知道它的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是啊，不管怎么挥、怎么对它施加魔法，都得不到任何反应，真是令我头痛。就算拿著它，不知道使用方法，也只是白白浪费宝物，我说的没错吧？」

　　露易丝听了打算冲出去时，才人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才人！」

　　「让她说完。」

　　「你还真是十分明理的使魔呢，那就接著说下去吧。不晓得使用方法的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让你们去试著使用，然后让我知道使用方法。」

　　「所以，你才会带我们到这里来。」

　　「是啊，毕竟你们是魔法学园的人，就算知道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如果我们其中没有半个人知道的话，你打算怎么做呢？」

　　「那个时候，我就让哥雷姆踩扁所有人，然后再带下一群人来。不过，看来我是省了很多力气，你们如此完整地告诉了我使用方法啊。」

　　佛肯说完后笑了。

　　「那我就先说声谢啦。虽然只是短暂的时间，我很快乐，再见啦。」

　　齐儿可有所觉悟地闭上了眼睛。

　　塔帕莎也闭上了眼睛。

　　露易丝也闭上了眼睛。

　　可是，才人却没有闭上双眼。

　　「你真有勇气呢。」

　　「不，这不大一样。」

　　才人捡起地上的剑。

　　佛肯对著才人按下「破坏之杖」的开关。

　　可是，却没像刚才一样出现魔法。

　　「为、为什么？」

　　佛肯再一次按下了开关。

　　「那玩意是单发的，不会跑出什么魔法的。」

　　「单、单发？那是什么意思啊！」

　　佛肯怒吼著。

　　「虽然说了你也不懂，那玩意不是这个世界的魔法杖。」

　　「你说什么！」

　　佛肯丢弃「破坏之杖」，握住了自己的木杖。

　　才人电光火石般地冲近她的身旁，把剑柄深深地刺进佛肯的腹部。

　　「这玩意是我世界的武器，我记得名字的确叫做『M72火箭炮』吧。」

　　佛肯无力地瘫坐在地面上。

　　露易丝她们两眼睁得大大地望著才人。

　　才人对她们说：「抓到佛肯，也找回『破坏之杖』了。」

　　露易丝、齐儿可、塔帕莎三人面面相觑后，跑向才人。

　　才人心情复杂地与三人相拥。

　　欧斯曼氏在校长室听取著四个人的报告。

　　「嗯嗯……隆格维尔居然是土块的佛肯啊……因为她是位美人，所以我当初毫不怀疑地就录用她当秘书了。」

　　「您究竟是在哪里录用她的呢？」

　　在旁边纪录的寇伯特发问。

　　「在街上的酒店，当时我是客人，她虽然只是服务人员，我还是忍不住用手摸了她的屁股。」

　　「然后呢？」

　　寇伯特催促他，欧斯曼氏才害羞地坦白。

　　「咳！由于我那么做她也没生气，所以我就问她要不要当我的秘书。」

　　「为什么？」

　　寇伯特用完全无法理解的口气询问。

　　「喝——！」

　　欧斯曼氏闭上眼睛怒吼，有股无法想象是老年人之魄力。然后欧斯曼氏干咳了一声，变回正经的表情。

　　「加上她说自己也会使用魔法。」

　　「您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寇伯特脱口说出这句话。

　　欧斯曼氏轻轻地干咳了一下，转身面对寇伯特严肃地说：

　　「现在想想，那一定是佛肯为了潜入魔法学园的手段，多次来到在酒店休息的我面前，亲切地向我劝酒，还多次向我谄媚说『魔法学园院长是个风度翩翮的男人，真是令她著迷』……结束的时候即使摸她的屁股也不会生气，会让人以为她迷上自己了不是吗？对吧？没错吧？」

　　寇伯特想起先前自己不留神，中了佛肯这招美人计，说出了宝物库墙壁弱点的事。一边想著还是把这件事藏在心里就好，一边配合欧斯曼氏。

　　「说、说的也是！美人就只会这招，真是糟糕的魔法师啊！」

　　「对极了！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呀！寇伯特先生！」

　　才人与露易丝，以及齐儿可与塔帕莎四人，哑然无言地看著两人的模样。

　　发现到学生们冷漠的视线，欧斯曼老翁害羞地假咳了几声，装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然后，你们做的太好了，竟然能够抓到佛肯，还找回『破坏之杖』。」

　　除了才人外的三人，洋洋得意地回了个礼。

　　「佛肯已经送交给城里的侍卫了，然后『破坏之杖』也毫发无伤地收进宝物库中了，事件真是圆满落幕啊。」

　　欧斯曼氏一一地摸了每个人的头。

　　「我已经替你们向宫廷提出『见习骑土』的爵位申请了，接下来就是等候通知了。这么说来，塔帕莎小姐已经持有『见习骑士』的爵位了吧，所以我替你申请了精灵勋章的授与。」

　　三人听了，表情顿时变得明亮。

　　「这是真的吗？」齐儿可惊讶地问道。

　　「真的，这是应该的，毕竟你们可是完成了一件这么有价值的任务啊。」

　　露易丝看著从刚刚就没什么精神站著的才人。

　　「……欧斯曼老翁，才人什么奖赏也没有吗？」

　　「很可惜的，他并不是贵族。」

　　「我什么也不想要。」才人回答。

　　欧斯曼氏「啪」地拍了自己的手一下。

　　「好，今晚刚好是『芙莉嘉的舞会』吧，如刚刚所说的，『破坏之杖』也找回来了，今晚就如预定般举行吧。」

　　齐儿可听了表情顿时出现光辉。

　　「对喔！因为佛肯引起的骚动，害我都忘了！」

　　「今天舞会的主角正是你们，快去准备一下，尽可能打扮地漂亮一点吧。」

　　三人行了一个礼后走向门外。

　　露易丝偷偷地看了才人一眼，然后停下了脚步。

　　「你先走吧。」

　　才人对她说，露易丝虽然担心地看著他，但还是点点头离开了房间。

　　欧斯曼氏重新面对才人。

　　「看来你有什么事想问我对吧。」

　　才人点点头。

　　「请说吧，我会尽可能帮忙的，虽然无法授与你爵位，至少能当作是我的谢礼。」

　　然后欧斯曼氏催促寇伯特离开，满心期待等著有关才人话题的寇伯特，不得已离开了房间。

　　寇伯特走出房间后，才人开口说：

　　「那把『破坏之杖』，是我原本世界的武器。」

　　欧斯曼氏的眼神露出光芒。

　　「嗯嗯，你说的原本世界是？」

　　「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是因为露易丝的『召唤』，才被呼唤到这个世界来的。」

　　「原来如此，是这么一回事啊……」

　　欧斯曼氏瞇起眼睛。

　　「那把『破坏之杖』，是我们世界的武器，把它带来这里的是什么人？」

　　欧斯曼氏叹了一口气。

　　「是我的救命恩人，把它送给我的。」

　　「那个人后来怎么了？那个人和我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类，一定错不了。」

　　「他死了，那已经是距今三十年前的事了。」

　　「你说什么？」

　　「三十年前，在森林散步的我遭到飞龙的袭击，紧要关头救了我的，正是那把『破坏之杖』的主人，他用另一把『破坏之杖』把飞龙给击飞，然后应声倒地，因为他受了重伤。我把他运回学园，无微不至地治疗他，可是治疗毫无效果……」

　　「然后他就死去了吗？」

　　欧斯曼氏点头示意。

　　「我把他用过的那把埋在他的墓里，而将另一把取名为『破坏之杖』，收进宝物库之中，当作恩人的遗物……」

　　欧斯曼氏缅怀超过去。

　　「他躺在病床时，直到死去的那一刻前，都不断地重复著相同的梦话——『这里是哪里，我想回去原来的世界啊』。他一定是和你来自同一个世界的吧。」

　　「究竟是谁在这里呼唤了那个人呢？」

　　「这我也不得而知，直到最后我都无法知晓，到底是什么方法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可恶！我原本认为好不容易找到线索的说！」

　　才人感到气愤，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才一瞬间就断了。那个人恐怕是某个国家的士兵吧，他到底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呢？虽然很想了解，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能知道了。

　　欧斯曼氏接下来，抓住了才人的左手。

　　「你手上的这个卢恩符文……」

　　「啊啊，这个我也想问，为什么只要这个文字发光，我就变成能自由自在地使用武器，而且不只是剑，连我原来世界的武器也行……」

　　欧斯曼氏稍做烦恼到底要不要告诉才人，之后，他缓缓开口。

　　「……这件事的话，我知道。它是甘道夫之印，是传说的使魔之印。」

　　「传说的使魔之印？」

　　「是啊，那位传说的使魔，对各种武器都能运用自如。能够使用『破坏之杖』，也是托它的福吧。」

　　才人侧著头。

　　「……为什么我会变成那个什么传说的使魔？」

　　「不知道。」欧斯曼氏断然地说。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抱歉啊。只是，搞不好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与那个甘道夫之印有什么关联也说不定。」

　　「喔……」才人叹了一口气。他原本认为可以从这个老爷爷口中，听到什么有用的情报，看来是完全期待落空了。

　　「无法成为你的助力，实在很抱歉。不过，甘道夫啊，我只能告诉你这句话，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欧斯曼氏说完，抱住了才人。

　　「亏你帮我取回恩人的杖，让我再向你到一次谢吧。」

　　「不会……」才人声音疲倦地回答。

　　「我打算尽我所能，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不过……」

　　「不过什么？」

　　「即使查不出任何事，也请不要怨恨我。还有那个，这个世界住久了也是不错的，我也可以帮你找个老婆啊。」

　　才人再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原本心想找到回去的线索了，可是它却简单地从指缝中溜走了。

　　亚菲斯餐厅的楼上，建有一座宽广的大厅，舞会都是在那里举行的。才人靠著阳台的边框，愣愣地望著装饰华丽的会场。

　　会场中盛装打扮的学生和老师们，围绕在摆满豪华料理的桌子旁畅谈著，才人从外头连接到阳台的楼梯上到这里，拿了满满的食物，呆呆地望著里头的模样。有种自己来错地方的感觉，根本无法混入其中。

　　才人旁边的框架，摆著谢丝妲拿来的肉类料理的盘子及葡萄酒的酒瓶。才人替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把它一饮而尽。

　　「你啊，从刚才喝到现在不会喝太多了吗？」

　　剑身靠著阳台边框的德鲁弗林加担心地说。由于齐儿可送的剑马上就折断了，才人为了防身而将另一把插在背上。它还是老样子，是把得理不饶人的剑，不过其实底子是个性格爽朗又令人快乐的家伙，像现在这种心情时，正是合适。

　　「啰唆，我原以为搞不好可以回家的耶……看来是我想太多了。所以我不喝行吗？」

　　到刚才为止，身上穿著美丽礼服的齐儿可都还待在才人身旁，对才人聊了许多事，不过舞会一开始她就进到里头去了。

　　才人无计可施下，只好找德鲁弗林加来解忧了。

　　在大听里，齐儿可满脸笑容地被许多男人包围著。齐儿可虽然对才人说「等会和我一块跳舞吧」，不过看这副模样，不知道要等到她和几个人跳完之后。

　　而穿著黑色礼服的塔帕莎，正努力地与桌上的食物格斗著。

　　大家以各自的方式享受著舞会。

　　此时大厅壮丽的门打开了，露易丝出现在门后。

　　等候在门旁，负责传唤的侍卫，通知了露易丝的到来。

　　「瓦利埃尔公爵的千金——露易丝·法兰西斯·露·布朗·杜·拉·瓦利埃尔到访——」

　　才人倒抽了一口气，露易丝那头带著桃色的长发，用发夹束了起来，她身穿著纯白色的舞会礼服，长至手肘的白手套，更将露易丝高贵的气息充分显露出来，而敞开前胸的礼服，更是让她那打扮过的小脸蛋，彷彿宝石般释放光辉。

　　确认主角都已到齐的乐团们，开始小声而彷彿流水般地开始演奏起音乐。露易丝的身旁，聚满了被她的姿态及美貌所惊艳的男士们，他们热烈积极地请求与露易丝跳支舞，终于发现到自己至今一直讽刺叫她零的露易丝，完全没注意过的女孩子的美貌，而想比他人更早一步下手吧。

　　在大厅里，贵族们开始优雅地跳起舞，不过，露易丝却拒绝所有人的邀约，然后注意到寂寞地伫立在阳台的才人，并且向他走近。

　　露易丝站在喝酒醉的才人眼前，把手叉在腰上，偏著头说：

　　「看来你玩得很高兴嘛。」

　　「哪有……」

　　才人把视线从太过耀眼的露易丝身上移开，暗自庆幸还好自己醉了，因为脸红所以无法察觉到他脸上的反应。

　　德鲁弗林加也发现到露易丝。

　　「喔喔，果然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啊。」

　　「你吵死了。」

　　露易丝瞪著剑，然后交叉起双手侧著头。

　　「你不跳舞吗？」

　　才人别开视线问著。

　　「我又没对象。」

　　露易丝听了摊摊手。

　　「不是有一堆人约你吗？」

　　才人这么说。露易丝并不回答，「咻」地伸出自己的手。

　　「啊？」

　　「我陪你跳吧，就当作做善事吧。」

　　露易丝别开脸、有些害羞地说。

　　突然说出的台词，让才人顿时感到迷惘。他心想这家伙突然在说些什么啊，然后害羞地无法自拔。

　　「不是应该说『请和我跳舞』吗？」

　　才人也别开视线。

　　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露易丝叹了一口气，先放下身段。

　　「只有今天喔。」

　　露易丝恭敬地提起礼服的裙摆，弯下膝盖对才人行了个礼。

　　「这位绅士，请与我跳一支舞。」

　　满脸通红如此说的露易丝显得非常非常的可爱、美丽又清纯。

　　才人摇摇晃晃地握住露易丝的手。

　　两人并排地走向大厅。

　　「我可是没跳过舞喔。」

　　听才人这么说，露易丝只说回一句「你跟著我跳就行了」，然后轻轻握住他的手。才人有样学样地跟著露易丝跳起舞，露易丝也不抱怨才人笨拙的舞步，一脸专心地踏著舞步。

　　「喂，才人，我相信你的话。」

　　「什么话？」

　　「……那个，你是从其它世界来的事。」

　　露易丝一面轻快而优雅地踏著舞步，一面低声说。

　　「什么嘛，原来你之前根本不相信我啊？」

　　「到现在为止，都还只是半信半疑……可是，那把『破坏之杖』……是你世界的武器吧，看到那种东西不想相信也不行嘛。」

　　说完露易丝微微低下头。

　　「喂，你想回去吗？」

　　「啊啊，我当然想回去啊，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回去，算了，只好暂时忍耐了。」

　　「也是啦……」露易丝小声说完，便暂时一言不发地开始跳著舞。

　　然后露易丝的脸变得有些红，把视线从才人的脸上移开，接著像是下定决心般地开口说：

　　「谢谢你。」

　　露易丝居然会道谢，让才人著实大吃一惊。这么说来居然还邀我跳舞，这家伙今天究竟怎么了？

　　「那个……我快被佛肯的哥雷姆踩扁时，你不是救了我吗？」

　　露易丝像是要扯开话题般地低声说。

　　乐团开始演奏起节奏轻快的曲子。才人的心情慢慢地开朗起来，虽然总有一天绝对要回去……不过好好享受现在也不坏，今天的露易丝实在太可爱了，才人感觉现在只要这样就满足了。

　　「别在意，这是应该的吧。」

　　「为什么？」

　　「因为我可是你的使魔啊。」

　　听到才人这么说，露易丝露出了笑容。

　　从阳台看著这副模样的德鲁弗林加，窃窃私语地说：

　　「真是吓死我了！」

　　两盏明月，将月光送往阳台，与烛光纠结在一起，凝造出幻想般的气氛。

　　「伙伴！你真了不起啊！」

　　望著跳舞的伙伴与其主人，德鲁弗林加一再重复著「你真了不起啊」这句话。

　　「担任主人跳舞对象的使魔，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后记

　　本故事主要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少年，成为了异世界魔法师少女的使魔，然后被彻底使唤，最后被卷入恋爱与冒险中的幻想浪漫故事。

　　主角被当成使魔而遭召唤的世界是，魔法师作为「贵族」而作威作福的世界。背景是我们在历史课中学到的封建社会。贵族给人的印象虽然是成天发呆、一副伟大模样的正人君子，不过实际上却是指从国王那里获得领地，负责治理该土地之身分的人们。当然，领地是不可能平白无故取得的，战争的时候，贵族也担负了出征的义务。

　　然后，在欧洲，基本上贵族的姓就是他所拥有之土地的名字，书中虽然出现了姓为杜·拉·瓦利埃尔的女孩，那是因为她是出身于统治名为拉·瓦利埃尔之土地的贵族世家，所以才如此自称，这点很有趣吧。

　　我经常想要写出如上述感觉、以中古欧洲的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幻想小说。

　　说到原因，因为它是自傲而充满优越感的贵族们，为了名誉而活、为了名誉而死的时代。虽然事实上是为了钱或是喜欢的女人才做的，却比什么都重视「贵族的自傲与名誉」。在这样的时代与世界里，真要谈不外乎是浪漫事迹啊。所谓的幻想小说，罗曼史更是不可或缺的，它挤满了无数的罗曼史。

　　将实话与原则包裹在热情之中，然后贵族们咏唱著魔法。真是太棒了。取代科学，以魔法支配世界万物之理的异世界哈尔凯尼亚，便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接下来呢，啊啊，该怎么说，我对异世界的憧憬实在是太强烈了。

　　总之，我经常有著「不是这里，我想去那里」的欲望，喜欢头一次到访的城镇，也喜欢眺望著异国的相片，如果是月亮内侧就更棒了。我说的那里并不是「这个世界」，若是异世界，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果还能充满罗曼史，那就更无言以对了。我想走在那样的世界里。所以主角是我们世界的人类，原因就出在这里。

　　异世界的恋爱与冒险，以及贵族的名誉。我那醉醺醺的脑袋里想著，这正是所谓的浪漫，浪漫无时无刻都在我的心中流行著，它能让我的心加速。

　　山口升

零之使魔 02 〈风之阿尔比昂〉

───────────────────────────

作者：山口升

插画：兔冢英志

录入：任雷劈

扫图：不详（来源网络）

初校：任雷劈

二校：任雷劈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者和录入者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内容简介

　　令人兴奋的使魔宠物（×）生活（？）持续调教中，汪～汪汪！

　　虽然藉由之前的舞会，露易丝和才人的关系拉近了一步，不过才人仍被当成仆人使唤，因此两人持续不停地斗嘴。在这样的某天里，托里斯汀的公主汉丽塔，由于相信抓到佛肯的露易丝等人之力，带著预托付之事来访。

　　公主希望她们能从领国阿尔比昂的皇太子手上要回信件，并且该信件绝对不可让他人看到内容。接受请求的才人她们，决定与负责护卫的瓦德子爵一同出发，没想到这位瓦德，居然是露易丝的未婚夫！露易丝暧昧的态度，让才人很不是滋味。再加上迷上瓦德的齐儿可与塔帕莎，一段暗藏玄机的旅行就要开始了～～

　　大受欢迎的使魔冒险剧场，第二集热闹出发！！

INDEX

　　第一章 秘密的小船

　　第二章 公主的忧郁

　　第三章 童年玩伴的委托

　　第四章 港都拉·罗歇尔

　　第五章 出航之前的假日

　　第六章 白之国

　　第七章 亡国的王子

　　第八章 纽卡索的决战前夜

　　第九章 决战

　　\*零的露易丝

　　（露易丝·法兰西斯·露·布朗·杜·拉·瓦利埃尔）

　　十六岁／身高153桑特（注）／B76、W53、H75

　　★喜欢的食物：库克莓派

　　★兴趣：编制（技术非常差）

　　★特技：骑马

　　★讨厌的东西：青蛙跟齐儿可

　　\*瓦德子爵

　　二十六岁。

　　担任女王陛下的魔法侍卫狮鹫队队长。

　　是个超级菁英兼美男子，和露易丝之间有著由父母所决定的婚约。

　　\*才人

　　（平贺才人）

　　十七岁／身高172公分

　　★喜欢的食物：照烧汉堡排（已经吃不到了）

　　★兴趣：网际网路（已经用不到了）

　　★特技：动作游戏（已经玩不到了）

　　★讨厌的东西：体育老师（已经见不到了）

　　\*汉丽塔公主

　　十七岁／身高158桑特／B84、W59、H85

　　托里斯汀受到国民爱戴的美貌公主，但是最近烦恼源源不绝的样子。

　　\*青铜的基修

　　（基修·杜·格拉蒙）

　　十七岁。

　　露易丝过度装模作样的同学。

　　溺爱著使魔（种类是秘密）。

　　\*微热的齐儿可

　　（齐儿可·奥古斯都·菲列特利加·封·安哈尔特·查伯斯特）

　　十八岁／身高171桑特／B94、W63、H95

　　★喜欢的食物：砂锅天堂鸟

　　★兴趣：拼图

　　★特技：竖琴

　　★讨厌的东西：雨跟露易丝

　　\*雪风的塔帕莎

　　（本名？？）

　　十五岁／身高142桑特／B68、W49、H67

　　★喜欢的食物：榛草沙拉

　　★兴趣：阅读（放著不管的话可以读一整天）

　　★特技：骰子赌博

　　★讨厌的东西：幽灵

　　（注：桑特为哈尔凯尼亚的长度单位，约等于公分。）

第一章 秘密的小船

　　露易丝在自己的床上作著梦。舞台是距离托里斯汀魔法学院，骑马约需三天的出生地——也就是故乡拉·瓦利埃尔领地里的宅第。

　　梦中，年幼的露易丝在中庭里四处奔逃。她躲藏在如同迷宫般的树丛阴影中，等待著追捕者通过。那是在两轮月亮的其中之一，赤之月满月的夜晚……

　　「露易丝、露易丝、你跑到哪里去了？露易丝！我话还没有说完啊！」

　　母亲这样高声喊著。在梦中的露易丝被拿来与优秀的姐姐们比较魔法的成绩，并被责骂记忆力太差。

　　露易丝从藏身的树丛下，看到了某人的鞋子。

　　「露易丝小姐真是令人伤脑筋呢。」

　　「说的没错。明明年长的两位大小姐那样擅长于魔法……」

　　露易丝既悲伤又悔恨地咬著牙。仆人们开始搜索树丛，发出沙沙的声响。露易丝认为会被发现，所以自树丛下逃了出来。

　　而后……她前往被她称为「秘密地点」的中庭池子。

　　那里是露易丝唯一能够安心的地方。不常有人接近的寂寥中庭，池子周围盛开著当季的花朵，还有小鸟聚集的拱门跟长椅。池子正中央有著小小的浮岛，那里立著以白色石头建造而成的凉亭。

　　岛的附近浮著一艘小船。那是为了享受舟游之趣而准备的小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会在这个池子享受乘船之乐了。姐姐们长大成人，忙于学习魔法；从军务退休成为一方领主的父亲，只对跟邻近的贵族往来之事以及狩猎有兴趣；至于母亲，除了女儿们的教育与将来的婆家之外，其它事情似乎都进不了她的眼里。

　　也因为如此，除了露易丝之外，这屋子里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被遗忘的中庭池子，以及浮在池上的小船。露易丝只要被责骂，就一定会逃到浮在这中庭内池子里的小船上。

　　梦里，年幼的露易丝溜进小船中，钻进事先准备的毛毯。这样过了一会儿后……

　　从笼罩在中庭浮岛四周的雾中，出现了一个披著斗篷的气派贵族。

　　年纪大约是十六岁左右吧？梦中的露易丝外表差不多是六岁，所以对方看来约比露易丝大十岁左右。

　　「你在哭吗？露易丝。」

　　虽然对方的脸被帽缘宽阔的羽毛帽遮盖而无法看见，但是，露易丝马上明白他是谁。是子爵，最近继承了附近领地的年长贵族。梦中的露易丝胸中微微发热，她所崇拜的子爵。他们常常一起参加晚宴。而且，父亲跟他之间有著一个约定……

　　「子爵大人，您来了？」

　　年幼的露易丝慌慌张张的把脸遮住。因为被憧憬的人看到自己不得体的样子，所以觉得很丢脸。

　　「今天我是被你的父亲叫来的，为了那件事情。」

　　「哎呀！」

　　露易丝的脸更红了，她低下了头。

　　「子爵大人真是……爱欺负人呢。」

　　「露易丝，我的小露易丝。你讨厌我吗？」

　　子爵用像是在开玩笑的态度发问。梦中的露易丝摇摇头。

　　「不，没有这种事情。不过……我还小，还不是很明白呢。」露易丝害羞的回答。

　　帽子下的脸微微一笑，然后他轻轻地伸出了手。

　　「子爵大人……」

　　「我的淑女，让我来协助你吧。来吧，抓住我，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是……」

　　「又被责骂了对吗？放心吧，我来帮你跟你父亲说明吧。」

　　大大的手，从浮岛的岸边对著小船伸出。她所憧憬的手……

　　露易丝点点头，站了起来，想要握住那只手。

　　就在此时，一阵风吹起，而贵族的帽子跟著飞走了。

　　「啊。」

　　看到对方露出的脸孔，露易丝发出了困惑的声音。因为是梦中的事情，不知何时露易丝已经从六岁变成了现在十六岁的样子。

　　「什……什么啊你！」

　　帽子下的那张脸，并不是露易丝崇拜的子爵，而是她的使魔才人。

　　「来吧露易丝，来这里。」

　　「什么来吧，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别在意啦，你啊，爱上我了吧？」打扮成露易丝崇拜的子爵，才人用如同在夸耀胜利的态度说著。不知为何，梦中的才人充满自信。

　　「你是白痴吗！才不过是跟你跳了点舞，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还逞强。真傻呢，我的淑女。我的露易丝。」

　　「谁是你的露易丝啊！」

　　才人似乎一点也不在意地，打算抱起露易丝。

　　「住手！笨蛋！」

　　就算这样才人还是不在乎，将船中的露易丝抱起。

　　「为什么是你啊！」

　　露易丝砰砰砰地捶打著才人，但是才人一点都不在意，脸上还是笑嘻嘻的。露易丝羞红了脸。不知道为什么，被才人抱著时有种奇妙的感觉，这让梦中的露易丝更加感到烦躁。

　　才人在自己的稻草堆里啪地张开了眼睛。窗外的两轮月亮发出光芒，将室内照得一片灿然。可以听到从床上传来露易丝「呜～～呜～～」的呻吟声。看来似乎是正在作恶梦。

　　就这样继续睡吧，才人边这样想著边一骨碌地起身，从稻草堆中爬出开始匍伏前进。

　　他慢慢地，一点一点慎重地接近露易丝沉睡著的床。靠在墙边的德鲁弗林加发觉到才人这副模样，向才人搭话。

　　「睡不著吗？伙伴。」

　　才人回过头，把手指放在嘴上。

　　「叫我安静吗？为什么？」

　　才人摇摇头，然后再次把手指立在嘴边，怒目注视著身为自己伙伴的智慧之剑。

　　「我可不能容许这种冷漠对待，寂寞感对我来说可是彻底免谈。如果伙伴在半夜突然爬起来却不肯说出理由，那我可要怒吼啦。没错，怒吼。因为我感到很悲哀呢。」德鲁弗林加这样说完后，开始喀哒喀哒地震动，看来似乎是真的打算怒吼。真是把令人困扰的剑。

　　也许是对剑的声音有反应，床上的露易丝「嗯～～」的呻吟了一声后，翻了个身。

　　然后露易丝的眼睛啪地张开。

　　才人的心脏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露易丝直起上半身，面向才人后开始吼道。

　　「别得意忘形，赶快给我去做点清洁工作之类的！满是灰尘不是吗！这样可不叫作已经打扫过了！鲁钝！鲁钝！垃圾！派不上用场！不务正业！」

　　才人如同被施以「硬化」咒文一般僵在原地。

　　但是露易丝只有激动地怒骂了这些之后，又砰地倒回床上再度睡著。似乎只是睡昏头而已。看来露易丝在梦中似乎也彻底地使唤著才人。才人边觉得真是个过分的家伙，边放心的吐了一口气。

　　德鲁弗林加用一种真是够了的态度，喃喃说著感言。

　　「是梦话吗？不过啊，还真是不可爱的梦话呢。」

　　才人怒目注视著德鲁弗林加。他用著如同蟑螂般迅速的动作，接近想要破坏贵重计划的智慧之剑，小小声地说了。

　　「……安静下来！你这个生满锈的家伙。」

　　「真是过分的用词。不过我原谅你，因为你是伙伴嘛。当然啦，伙伴叫我闭嘴的话我就闭上嘴。不过嘛，把你半夜爬起来像只小虫子蠕动的原因告诉我，也不会遭到报应吧？」

　　跟才人很相像，它是把好奇心很强的剑。看来，德鲁弗林加似乎是无论如何都想知道才人匍伏前进接近露易丝的理由。

　　才了叹了口气把双手一摊，然后指了指露易丝的床。

　　「贵族小姑娘怎么了吗？」

　　接下来，才人指指自己。

　　「伙伴又怎么了？」

　　接著才人在自己的头上用手比出了个心型。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爱慕。」

　　「那个小姑娘对伙伴你？」

　　「嗯。」

　　「为什么？」

　　才人站了起来，边小心著不发出声响，边开始跳起社交舞。

　　「噢，这之前的舞会啊。」

　　「你也看到跳舞时的露易丝的表情了吧？」

　　「看到了。」

　　「脸很红喔……」才人用著如同在作梦般的口气说。

　　「是很红呢。」

　　「那可是想要握我的手，想到无法自我克制的表情呢。」

　　「是吗？」

　　「德鲁，因为你只是个铁块，所以无法理解女孩子的心理。不过以人类来说，让男人看到那种表情的女性，就如同是在说著『我爱上了你』一样啊。」才人边拍著剑边说。

　　「确实我只是把剑，所以不明白人类的男女之事。算了，既然伙伴这样说，那应该就是这样吧。」

　　「你真是个明白事理的家伙。」才人很高兴地点点头。

　　「那么伙伴，你边确信著小姑娘爱上了你，边打算从现在开始用强的吧？」

　　「没错。我边确信著露易丝爱我，边想要用强的………话说『用强的』是什么？」

　　「就是『硬上』的意思。虽然我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还是第一次看到要对主人硬上的使魔，真是了不起。」

　　「很好，多称赞一些。」

　　「伙伴真是了不起啊。」

　　才人站了起来，挺起胸膛。他开始得意忘形了。

　　「德鲁，这世界中最帅气的是谁？」

　　「当然是伙伴你啦。」

　　「在这个魔法师们嚣张腐败的污秽世界，最伟大的是谁？」

　　「当然是伙伴你啦。」

　　才人更加抬头挺胸。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如沸腾般满溢而出，他有种世界似乎在祝福著自己的感觉。如此看来，才人的智商似乎不怎么高。

　　「要被如此伟大又帅气的大爷我纳为己有，露易丝真是幸福啊。」

　　「那个贵族小姑娘是个备受眷顾的人呢。不过，为什么不像普通人那样表达爱意呢？如果她爱上了伙伴，那不需要趁她睡著时的空档下手也没什么问题吧？」

　　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但是，才人摇了摇头。

　　「那家伙啊，爱逞强又不诚实。」

　　「看来的确是如此呢。」

　　「如果普通的表达爱意，她一定会因为害羞心态作祟，所以讲出『在说什么啊！这个使魔！』之类的话，然后不老实接受呢。」

　　「正是如此，伙伴真是思虑深远。」

　　「对吧？所以啦，要用强的。虽然嘴上那样逞强，心里其实是想被我征服的，毕竟她爱上我了嘛。露易丝就是这种女人。」

　　「喔喔，我的伙伴难道是天才吗？」

　　「就是这么回事，我要作为全地球人的代表，将名为哈尔凯尼亚的异世界里的美少女给来个霸王硬上弓。所以你就安静点，可以吧？」

　　德鲁弗林加窣窣颤动，表现出同意的态度。

　　「如果是这种事情的话，我会保持安静的。」

　　才人敬个礼之后，蹑手蹑脚地接近露易丝的床。

　　露易丝沉睡著。真是个非常天真无邪、清纯而美丽的睡脸。才人首先试著闻闻味道。有微微的香水味飘了过来。

　　才人边发著抖边把露易丝的棉被掀开。

　　穿著睡衣的露易丝被月光照耀著。透过睡衣柔软的布料，可以清楚看到纤细的曲线。仔细一看，她胸部也有微微隆起，并不完全是零。而且，才人比任何人都清楚，露易丝睡觉时是不穿内衣的。原因就是，在早上替露易丝准备内衣的人，正是才人。

　　才人感到很感动，总之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从现在开始，这个美少女将成为自己的东西。从舞会那天起已经过了一个礼拜，这段期间，才人虎视眈眈地窥探著机会。

　　才人对著露易丝匆促地一鞠躬后，合掌说道：「我要开动了。」

　　然后，他以跳水的方法跳上床。

　　「啊啊！露易丝！露易丝！你的肌肤真是光滑啊！真是的！真可恶！这这这！这个家伙！」虽然不知道到底什么事情真可恶，但才人极度兴奋。他用尽全力地抱住露易丝，用脸颊摩擦著。

　　「唔嗯……」

　　就算这样露易丝也没醒来，真是个能睡的女孩。

　　「啊啊！露易丝！露易丝！真可爱，露易丝！只有脸！只有脸真可爱！」

　　接著当才人急不可耐地打算掀起露易丝的睡衣时，露易丝的眼睛啪地睁开了。

　　才人一瞬间停止动作，不过马上把露易丝紧紧～～抱住。

　　「什、什么啊！你！等等！」

　　露易丝似乎立刻发现了自己置身于什么状况。她想要从抱住自己的才人手中逃出，拼命地开始挣扎。

　　「喂！别挣扎啊！」

　　「为什么抱上来啊你！喂！给我放手！」

　　「叫我放手？喂喂，你爱上我了吧？」

　　才人用如同在燃烧般的眼神凝望著露易丝的眼睛。一瞬间被这个不知所谓的魄力压倒，露易丝畏缩了。

　　「啊？」

　　「你爱上我了，不是吗？」才人一边紧紧压住露易丝的肩膀，一边充满自信地说。

　　「为、为什么？」

　　「没关系的，露易丝。我明白。你爱逞强的心情，我比谁都还要理解。所以你别挣扎，放轻松。」

　　才人的嘴唇越来越接近，露易丝的脸上失去血色。

　　爱上？我？对你？

　　刚才作的梦在脑中一圈圈旋转。梦中的才人也充满自信地说了同样的话。再加上当面被这样指出来，愤怒自她体内沸腾般涌上。梦与现实，露易丝对两边的才人都感到极度的愤怒。啊啊，这是纯粹的，如同以太（注：以太（ether或aether）：是古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一种物质，是一种曾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但后来被证实并不存在。）般无瑕的愤怒。

　　露易丝全身开始发抖。才人误以为这个反应，是因为露易丝是第一次所以感到害怕。总之他就是少了根筋。

　　「害怕吗？放心，我也是第一次。那么……我要脱下裤子了。」

　　露易丝并没有放过才人把腰部抬高这瞬间的空档。

　　她用如同火龙给予猎物致命一击的动作抬高右脚，瞄准才人的跨下。使出像独角龙那样尖锐的攻击。

　　「呜啊、嘎嘎……」因为剧烈的疼痛，才人的脑里像是有火花飞溅著。他边口吐白沫边倒在地板上。露易丝缓缓站起身来，握住挂在床边的鞭子。那是骑马用的，非常高级的鞭子。

　　才人像是毛毛虫一样扭动著想逃走，但是他被拿著鞭子的露易丝踏住后颈，很轻易地被断了退路。

　　「你是打算对我做什么事情？啊？」

　　才人边因为疼痛缩起身子，边从喉咙深处挤出声音。

　　「谈情说爱。就是，那个恋人之间……」

　　露易丝加重了脚踩著才人后颈的力道。

　　「你给我自己一个人慢慢去说。」

　　「咦？你不是爱上我了吗？这是我的误会吗？是吗？」

　　「你说谁？对谁？」

　　「呃，就是露易丝大小姐，对我……」

　　「你说说看理由何在？不过，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你讲快一点喔？要不然，连我都不知道自己不小心会做出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之前舞会的时候，您看著我这个使魔的眼神，有一种让人觉得您神魂颠倒的感觉嘛。所以……」

　　露易丝的脸猛然红了。

　　「……就因为这样，你这家伙就误以为我喜欢上你，所以偷爬上床？」

　　「您真是明察秋毫。唉唉，大小姐真是冰雪聪明呢。难道在下这个使魔，有著非常严重的误解……」

　　「肯定是误解不是吗？不管怎样，偷爬到主人床上的使魔，可真是前所未闻呢。」

　　「是，下次开始我会多多注意的。」

　　露易丝叹了一口气。然后，用著打从心底同情才人般的声音说了。

　　「没有下次了。」

　　「大小姐！月亮，月亮很美！两轮月亮都发著光呢！您看！您看！」

　　才人慌慌张张的，想要转移话题似地叫喊著。

　　「居然如此瞧不起我……」

　　露易丝的声音如同音叉一般微微震动。

　　以灿然发光的两轮月亮为背景，才人的惨叫响彻了云霄。

　　就在才人被露易丝狠狠教训的时候……

　　远方的托里斯汀城下小镇一隅，在却尔柏古的监狱中，土块的佛肯呆呆地躺在床上盯著墙壁。她是之前在「破坏之杖」事件里被才人一行人逮捕，擅长「土」系统的魔法师。因为她是盗取许多贵族宝物的知名怪盗，所以被移交给魔法侍卫队后，马上就被关进镇上监视与防备最严密的却尔柏古监狱。

　　虽然审判是在下礼拜才要举行，但是她毕竟百般践踏了国内贵族的尊严，佛肯不认为自己会只被判个轻刑就能了事。大概是绞刑吧，好一点的情况也会被流放外岛。不管是哪种，都已经没有机会再度站立在这哈尔凯尼亚的大地上吧？虽也有考虑到要逃狱，但是佛肯马上就放弃了。

　　监狱中除了简陋的床跟木头制的桌子以外，没看到其它东西。连餐具也很谨慎的全部是木制品。算了，毕竟就算拿到一根金属汤匙，也不可能把这个监狱怎么样。

　　就算想要使用擅长的「炼金」魔法把墙壁或铁栏杆变成土来逃狱，但是因为魔杖被拿走了，她无法使用魔法。真是的，没有魔杖的魔法师真是无力。而且墙壁与铁栏杆被施予了魔法屏障，就算能使用「炼金」，要从这里逃狱还是不可能的。

　　「真是的，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单独一人关著还摆出这么大阵仗，会不会太夸张了？」佛肯苦闷地自言自语。

　　接下来，佛肯回想起逮捕自己的少年。

　　「真了不起不是吗！那些家伙们！」

　　用著超乎常人的敏捷动作耍弄著佛肯的哥雷姆，而且更进一步地，还能正确使用「破坏之杖」将其打倒。

　　那个少年倒底是谁呢？

　　但是，事到如今这都已经是与佛肯无关的事情了。

　　总之先睡吧……

　　佛肯闭上眼睛，但是马上又睁开眼。

　　从佛肯被关押的监狱楼层上方，响起有谁正在下楼的脚步声。在叩、叩的声音中，还混著马刺造成的喀锵喀锵声响。是谁呢？如果是在楼上看守的警卫，脚步声不可能混著马刺的声响。佛肯从床上直起身子。

　　在铁栏杆的另一边，出现了里著黑斗篷的修长人物。虽然脸被白色的面具掩盖所以无法看见，但是长长的魔法杖自斗篷内突出在外面。看来他是个魔法师。

　　佛肯哼了一声。

　　「哎呀！这种半夜有客人来访，还真是难得！」

　　披著斗篷的人物依然站在铁栏杆的另一侧，像是在打量佛肯似地沉默著。

　　佛肯马上就推测，这是要来杀害自己的刺客吧。毕竟自己屡次把国内的贵族当笨蛋来耍，肯定是觉得审判这种琐碎事太麻烦了，所以打算除掉自己。她偷来的宝物中，也包括了未获得王室许可就入手的违禁品，或是不想被他人得知的东西。也许这男子是不愿这些事情被摊到阳光下的贵族之手下也说不定。也就是想要杀人灭口。

　　「很抱歉，这边就如同你所见，没有能招待客人的贴心物品。不过，看来你也不是来跟我闲聊的样子呢。」

　　佛肯摆出架势。虽然被囚禁著，但她可没有简单被打倒的打算。不只是魔法，她对防身术也有一些研究。但是，如果隔著铁栏杆被施放魔法，那就无计可施。佛肯考虑要想办法让对方大意，把他拉到里面来。

　　黑斗篷的男子开了口，那是年轻又强而有力的声音。

　　「你是『土块』吧？」

　　「虽然不知道是由谁命名的，不过我确实被这样称呼著。」

　　男子张开两手，表现出没有敌意的样子。

　　「我是来与你谈话的。」

　　「谈话？」佛肯用惊讶的语气回应。「你是说要帮我辩护吗？真是爱多管闲事。」

　　「如果你要求的话，要帮你辩护也是可以。玛蒂达·欧弗·萨斯科塔。」

　　佛肯的脸色变得苍白。那是她过去所舍弃的，不，是被强迫放弃的贵族名字。在这世上，应该已经没有知道那名字的人存在才对。

　　「你是谁？」

　　她打算装成平静的样子，但是失败了。佛肯用发抖的声音询问。男子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笑著说了。

　　「有没有意思再度为阿尔比昂服务呢？玛蒂达。」

　　「怎么可能会有！服从那个杀害父亲，夺取家名的王家的意愿，我可是一丁点都没有！」佛肯激烈地抛下平时的冷漠态度怒吼著。

　　「别误会，我并不是在要求你服侍阿尔比昂的王室。阿尔比昂的王室将会垮台……就在不久之后。」

　　「什么意思？」

　　「是革命。无能的王室将被摧毁，然后，会由我等有能的贵族来执行政事。」

　　「不过，你不是托里斯汀的贵族吗？阿尔比昂的革命，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等是忧虑著哈尔凯尼亚的未来，跨越国境结合的贵族联盟。对我等来说国境并不存在。哈尔凯尼亚会藉由我等的手统一，并夺回始祖布利弥尔降临的『圣地』。」

　　「讲这种蠢话是不行的。」佛肯脸上浮现浅浅的笑容。「那，这个什么越过国境的贵族联盟，找我这个小偷有什么事？」

　　「我等需要更多的优秀魔法师。能协助我等吗？土块。」

　　「梦话也该睡著了之后再开始说。」

　　佛肯摆了摆手。

　　统一哈尔凯尼亚？托里斯汀王国、帝政加尔玛尼亚、故乡阿尔比昂王国、还有高卢王国……诸国之间大小争执不断，要统合为一根本是在做白日梦。

　　还说要夺回「圣地」？从那些强大的精灵手上？

　　被住在远离哈尔凯尼亚的东方之地的精灵们抢走「圣地」后，已过了数百年。在那之后为了夺回「圣地」，有许多次、许多国家会经举兵，但是每一次都尝到了凄惨的败北。

　　拥有长命与独特的尖耳及文化的精灵们，全部都是强大的魔法师，也是优秀的战士。如果双方人数相同，人类们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这应该是这几百年来，哈尔凯尼亚的国王们学习到的事情才是。

　　「我讨厌贵族，也对哈尔凯尼亚的统一没兴趣。而且还说要夺回『圣地』？精灵们想要在那边的话，就随他们高兴不就得了？」

　　黑斗篷的男子将手放到挂在腰间的长柄魔杖上。

　　「土块，你可以做出选择。」

　　「讲来听听。」

　　「成为我等的同志……」

　　后半段由佛肯自己接话。

　　「或是死在这里，对吧？」

　　「正是如此。因为知道了我等的事情，不能放你活命。」

　　「你们这些贵族，还真的是让人困扰的家伙们。因为你们根本不考虑别人的情况。」

　　佛肯笑了。

　　「换句话说根本不是选择，而是强迫吧？」

　　男子也笑了。

　　「没错。」

　　「这样的话就明确地说『加入我方』吧，我讨厌连下令都做不到的男人。」

　　「和我等一起来吧。」

　　佛肯将手交迭在胸前之后发问。

　　「你们这个贵族的联盟，叫做什么啊？」

　　「要加入吗？还是不愿意？是哪一边？」

　　「我想先知道我今后将为其效力的组织之名。」

　　男子从口袋中取出钥匙，插进铁栏杆上的锁后说道：

　　「雷空·圭斯塔（Reconquista）。」（注：Reconquista，718年至1492年之间，基督教国家要夺回西班牙半岛的「复地运动」。因为是组织名所以采取音译。）

第二章 公主的忧郁

　　隔天早上。

　　看到出现在教室里的露易丝，同学们都睁大了眼。因为她把一个像是破抹布一般的东西绑在锁链上，并拖著那东西进入教室。露易丝露出极度危险的神情，形状皎好的眉毛扭曲到最大限度。她咚地在位子上坐下。

　　「喂，露易丝，你拉著的是什么啊？」

　　香水的蒙莫朗西因为吃惊而张著口，问著露易丝。

　　「是使魔啊。」

　　「仔细看看的话，的确是呢。」蒙莫朗西点点头说。

　　虽然因为肿胀数倍的脸及黏著的血迹而不成人形，但那的确是过去叫做才人的物体。他的脖子与两手手腕上缠绕著锁链，像个垃圾袋一样地被露易丝拖著走。

　　「他……是做了什么事？」

　　「偷偷爬上了我的床。」

　　「哎呀！」蒙莫朗西露出惊讶的表情之后，甩动美丽的卷发，夸张地退后。「没教养！唉，居然偷爬上床！唉！好恶心！污秽！污秽！」

　　然后，她边拿出手帕放到嘴边咬著，边发出噢～～或唉唉之类的惊呼声。

　　齐儿可拨弄著红发飘逸地走进教室，瞪著露易丝。

　　「是你引诱他的吧？露易丝，色情的露易丝。不是你如同妓女般抛了低俗的媚眼给他吗？」

　　「谁是色情的露易丝啊！你才色情吧！我才没有引诱他呢！」

　　「居然……变成这种样子……真可怜，我来治疗你吧。」

　　齐儿可这样说著，抱住了才人的头。虽然巨大的胸部使得才人快窒息了，但是才人委身于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绿洲，露出色瞇瞇的样子。

　　「呜哇呜啊——」

　　「没事吧？哪里痛呢？我来用『治愈』治好你。」

　　「别信口开河，你不可能会用『水』系统的『治愈』吧？你的别名是『发热』吧？是疾病、热病。去用点水降个温吧？」露易丝愤慨地说。

　　「是微热。微·热。你啊，连记忆力都挂零是吧。」齐儿可戳戳露易丝的胸部说：「把挂零的地方，控制在只有胸部跟魔法上吧。」

　　露易丝的脸涨得通红。虽然如此，露易丝还是扭曲著嘴唇努力露出冷笑。

　　「为什么像你这种只有胸部大的女人，想要只用胸部的大小来决定女性的价值呢？我认为这可是非常愚笨的想法呢。唉，你的脑袋一定是空荡荡的吧？营养都被……胸、胸部占走了，所以脑袋就空……空荡荡的是吧？」

　　虽然装出冷静的样子，但是她的声音在颤抖著。看来露易丝相当愤怒。

　　「声音在颤枓喔？瓦利埃尔。」

　　接下来齐儿可温柔地抱住了凄惨不堪的才人，将胸部压向他的脸颊。

　　「哪，达令。你认为胸部如此大的我是个笨蛋吗？」

　　「……我……我认为非、非常好。」

　　才人用陶醉的表情，将脸埋在齐儿可的胸前。露易丝的眉毛挑了起来，使劲拉扯手中的锁链。

　　「呜嘎嘎嘎嘎。」

　　头、手腕以及身体被锁链缠绕的才人滚落到地板上。

　　露易丝将脚踩在倒地的才人背上，冷淡的开口。

　　「谁允许你说人话了？是『汪』才对吧，狗。」

　　「汪、汪才对。是的。」才人以虚弱的声音回答。

　　「蠢狗，我再让你复习一次。说『是』的时候要怎么办？」

　　「汪。」

　　「就是这样，『汪』一声。那『谨遵吩咐，主人』呢？」

　　「汪汪。」

　　「就是这样，『汪』两声。那『我想去厕所』呢？」

　　「汪汪汪。」

　　「就是这样，『汪』三声。蠢狗只要能说这些就很够了，要是说了多余的话就得接受惩罚。」

　　「……汪。」

　　「汪汪叫的达令也好可爱呀！」

　　齐儿可摸著才人的下巴。

　　「今晚潜入我的床吧？嗯？我会让狗狗舔喜欢的地方，舔·个·够·喔。」

　　才人一跃而起，用膝盖跪地后摇晃著用扫把做成的尾巴。这是露易丝昨天晚上装在才人屁股上的东西。仔细一看，头上也装著用破布做成的耳朵。

　　「汪！汪！汪汪！」

　　露易丝不发一语地拉扯锁链。

　　「呕恶～～」

　　接著露易丝狠狠地践踏才人。

　　「我不是乖乖的汪汪叫了吗！」

　　才人忍不住感到愤怒，猛一下站起身来。然后打算扑向露易丝。虽然他有著事情演变至此，干脆就在这里直接硬上的气势，但是露易丝的动作却出奇敏捷。才人轻易地被绊倒，滚倒在地上。

　　露易丝按照惯例把脚踩到才人头上。她的两眼往上吊起，茶褐色的眼珠里熊熊燃烧著怒火，可爱的脸孔就如同正要吐出火焰的火龙般扭曲。

　　「发情期的蠢狗可真是没有节操！又是对著查伯斯特的女人摇尾巴，又是想要袭击主人。哎呀，真是糟糕！真的非……非常糟糕！」

　　露易丝从包包里取出鞭子，开始抽打才人。

　　「好痛！停！住手！住～～手～～啊～～～～～～～～！」

　　才人在身体被锁链缠绕的情况下，在地板上痛苦得直打滚。

　　「好痛？是『汪』吧！『汪』才对吧！狗只会汪汪叫才对！」

　　抽打鞭子的「啪！啪！」声在教室中回响。露易丝散乱著头发，追著在地上蠕动想要逃走的才人，用鞭子抽打他。才人每次被鞭打时，就发出听起来真的很没出息的狗叫声。这四处逃窜的样子，让人完全无法联想到传说中的使魔。

　　同班同学看著这种没出息的样子，心中都有著强烈的疑问感。这个平民真的打败了「青铜」的基修，逮捕了「土块」的佛肯吗？

　　「该～～！该～～！」（注：原文「きん」，请配合本场景，想象一下狗发出的哀嚎即可理解。）

　　班上的魔法师们哑口无言地瞧著用鞭子不断抽打才人的露易丝。沉溺于其中的露易丝猛然发现这情况，涨红了脸。她像是想要掩饰似地把鞭子收起，交叉起手臂说道：

　　「教……教训就到此为止！」

　　说是教训也未免过了头。不过同班同学们害怕被波及，纷纷把脸转开。齐儿可用一种真受不了你的态度说著。

　　「在发烧的是你才对吧？瓦利埃尔。」

　　露易丝对齐儿可怒目而视。才人因为累积过多伤害而失去意识，筋疲力尽地瘫软在地板上。

　　教室的门昧啦一声打开，基多先生来了。

　　学生们一起回到位子上。基多先生是在佛肯事件时，因为指责丢下轮值工作跑去睡觉的谢弗勒滋夫人，被欧斯曼老翁说了「你不要这么容易动怒嘛」的老师。

　　他长长的黑发，披著漆黑斗篷的模样，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虽然他还很年轻，但是也许是因为这种阴森感以及冷漠的态度，所以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

　　「那么开始上课。如同各位所知，我的别名是『疾风』，『疾风』的基多。」

　　教室中一片鸦雀无声。满足的凝望著这情况，基多继续发言。

　　「查伯斯特小姐，你知道最强的系统是什么吗？」

　　「不是『虚无』吗？」

　　「我不是在问你传说中的事情，我要的是现实的答案。」

　　对于基多这种动不动就蓄意找碴的态度，齐儿可有点动了火气。

　　「那么当然是『火』了，基多先生。」

　　齐儿可脸上浮现著无惧的笑容，做出回答。

　　「喔？为什么你这么认为呢？」

　　「能将一切燃烧殆尽的是火焰与热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很可惜的并不是如此。」基多将手放到插在腰部的魔杖上，这样说道。「就当作是试验，对著我使用你擅长的『火』魔法吧。」

　　齐儿可愣住了。她心中想著，这个老师突然在说什么啊？

　　「怎么了？你不是擅长于『火』系统的魔法吗？」

　　基多所说的话如同是在挑衅一般。

　　「这可不是受点烧伤就能了事的喔？」齐儿可瞇著眼睛说。

　　「无所谓，使出全力来吧。如果你那有名的查伯斯特家的红发不是装饰品的话。」

　　总是在齐儿可脸上，那略带嘲讽的笑容消失了。

　　从胸间的乳沟拔出魔杖之后，她那如同火焰般的红发像是被加热一样膨胀晃动，竖了起来。齐儿可挥动了魔杖。在她直直伸出于眼前的右手之上，出现了小小的火球。齐儿可继续咏唱著咒文，火球也跟著膨胀，变成直径一公尺左右的大小。

　　学生们慌慌张张地躲到桌子底下。

　　齐儿可旋转手腕后，将右手缩回胸前，然后将火球往外推。

　　基多面对边发出怒吼边朝著自己飞来的火球，没有做出躲避的动作。他拔出插在腰间的魔杖，就这样如同挥剑一样挥舞著。

　　一阵暴风吹起。

　　火球瞬间烟消云散，连站在另一端的齐儿可也被风吹开。

　　基多神态从容地开了口。

　　「诸位，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风』是最强的吧。很简单。因为『风』能横扫一切。不论是『火』、『水』、还是『土』，在『风』之前连简单的站立都办不到。很遗憾的，虽然没有实际尝试过，但就算是『虚无』也会云消雾散吧。这就是『风』。」

　　齐儿可站了起来，一脸很不满似地将两手张开。基多不在意似的继续说著。

　　「眼睛所看不到的『风』，就算看不见也能成为保护诸位之盾。而在必要之时，也能成为驱散敌人之矛吧。然后还有一个，『风』之所以是最强的原因……」

　　基多将魔杖竖直。

　　「无处不在的风……」他低声咏唱著咒文。但是就在这时……教室的门哗啦一声打开，寇伯特先生以紧张的表情出现了。

　　他的装扮相当奇妙。头上罩著非常巨大的、卷筒状的金色假发。仔细一看，在长袍的胸口还有著蕾丝或是刺绣一类的装饰。为什么他要做出这种打扮呢？

　　「寇伯特先生？」基多皱起眉头。

　　「哎呀呀呀！基多先生，抱歉打扰！」

　　「现在正在上课。」

　　基多瞪著寇伯特，简短回应道。

　　「嗯哼！今天的课程全部中止！」

　　寇伯特用严肃的语气宣布，教室中响起欢呼声。寇伯特先生边挥著两手制止欢呼声，边继续说道：

　　「我有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寇伯特为了摆出架势把头往后仰。因为这个动作，他戴在头上的巨大假发滑了下来，掉到地板上。教室中原本因为基多造成的沉重气氛，一口气纡解了。

　　教室中充满了窃笑声。

　　坐在最前面的塔帕莎，用手指著寇伯特光溜溜的秃头，喃喃说了一句「容易滑落」。

　　教室被爆笑声包围。齐儿可边笑边拍打著塔帕莎的肩膀，说道：

　　「你啊，偶尔开口可都语出惊人呢。」

　　满脸通红的寇伯特大声怒吼著。

　　「给我安静！真是的！我说安静啊，小鬼头们！把嘴张得大大的笑得这么没格调，可不是贵族应有的行径！贵族在感到好笑时，是要低著头偷偷地笑才是！这种样子会让王室怀疑教育的成果！」

　　总之他这激烈的态度，让教室里安静了下来。

　　「嗯！各位，今天对托里斯汀魔法学院来说，是非常好的日子。可与始祖布利弥尔的降临祭并列，是个非常可喜可贺的日子。」寇伯特侧身，两手在背后交握。「先皇的遗孤，我国托里斯汀与哈尔凯尼亚大陆自豪的一朵瑰丽之花，汉丽塔公主殿下，本日在造访加尔玛尼亚的归程时，要驾临本魔法学院。」

　　「基于以上，我们不能出现失礼的行径。虽然很突然，但是从现在开始要尽全力进行欢迎仪式的准备。也因为如此，今天的课程全部中止。诸位学生要穿上正装，在门口整列。」

　　学生们用紧张的表情一起点头。寇伯特先生「嗯、嗯」几声郑重地点点头后，睁大眼睛大吼。

　　「这可是让公主殿下得知，各位已经成长为优秀贵族的大好机会！要好好磨亮自己的手杖，以让公主殿下能留下好印象！都听清楚了吧！」

　　将黄金的王冠装设在驾驶座旁的四头马车，静静地走在通往魔法学院的道路上。马车四处都以金、银与白金所制的浮雕装饰著。这是王室的纹章，其中之一是由圣兽独角兽跟水晶之杖组合而成的纹章，显示了这辆马车是公主的马车。

　　仔细一瞧，原来拉著马车的并不是普通的马。而是与纹章之图案相同的，头上长有一角的独角兽。传言中只允许纯洁无瑕的少女搭乘于其背上的独角兽，被认为适合用来拉著公主的马车。

　　马车的窗户上垂挂著美丽的蕾丝窗帘，无法窥探里面的样子。跟在公主马车后方的，是马萨林枢机卿的马车。在先皇驾崩后的现在，枢机卿一手掌控著托里斯汀的政治。这台马车也有著不逊于公主马车的装饰，不，甚至比公主的马车还要豪华。两辆马车的风格差异，比什么都更显示出托里斯汀的权力，目前是由谁来掌握。

　　守护这在两辆马车四周的，是王家直属禁卫队「魔法侍卫队」的成员们。由名门贵族的子弟们所构成的魔法侍卫队，是全国贵族的崇拜对象。男性贵族不论是谁都想要穿上魔法侍卫队的漆黑斗篷；而女性贵族则都梦想著成为侍卫队成员的新娘。侍卫队可以说是托里斯汀光耀荣显的象征。

　　街上花团锦簇，排列在道路两旁的平民们异口同声地欢呼著。

　　每当马车通过民众面前时，就会响起这样的欢呼声。

　　「托里斯汀万岁！汉丽塔公主殿下万岁！」

　　虽然偶尔会出现「马萨林枢机卿万岁！」之声，但是和欢呼公主殿下万岁的声音比较起来，却相当稀疏。虽然有谣言指出马萨林枢机卿有平民的血统，但是不知道为何，他并不受到民众欢迎。也许是因为所谓的忌妒也说不定。

　　马车的窗帘被轻轻拉开，非常年轻的公主露脸之后，街上民众的欢呼声更加响亮了。公主优雅地对民众露出微笑。

　　汉丽塔公主把窗帘放下，深深地叹息。她脸上不再是刚刚让民众见到的，如同蔷薇般的微笑。有的是不合乎年龄的苦恼，以及深沉的忧郁之色。

　　公主今年十七岁。拥有充满气质的清秀五官，淡蓝的眼珠、高高的鼻梁，是引人注目的标致美女。她用纤细的手指摆弄著装著水晶的魔杖。身为王族的汉丽塔公主，同时也是个魔法师。

　　街上民众的欢呼声，以及托紫嫣红的美丽花朵，都无法让公主的心开朗起来。她抱著非常深沉的，爱情与政治上的烦恼。

　　坐在一旁的马萨林枢机卿一边抚摸著嘴边的胡子，一边看著这样的公主。枢机卿头戴如同僧侣帽的圆帽，穿著灰色的长袍，是个骨瘦如柴的四十岁男子。他的头发跟胡须都已经完全变白，长长的手指骨节嶙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十岁。先皇驾崩后，他一手包办了内政与外交，是沉重的公务将他变成了一个老人。

　　他先前由自己的马车下来，改乘上公主的马车。

　　这是为了与公主讨论政治事务。但是由于公主光是叹息，他们完全没有讲到重点。

　　「这可是今天第十三次了，殿下。」马萨林用困扰的语气说。

　　「什么的次数？」

　　「您的叹息。身为王族之人，不应该在臣下面前叹气才是。」

　　「身为王族！哎呀！」汉丽塔公主以惊讶的态度反应。「这个托里斯汀的国王，是你吧？枢机卿。你知道最近街头巷尾流行的歌谣吗？」

　　「恕我无知。」

　　马萨林一脸兴趣缺缺的响应。这是在说谎。只要是托里斯汀的事情，不，只要是哈尔凯尼亚的事情，连住在火山的龙的鳞片数量他都知道。只是因为这话题对他不利，所以装作不知道罢了。

　　「既然如此，就让你也听听看吧——托里斯汀的王室，虽然有美貌但是没有权杖。握著权杖的是枢机卿，灰色帽子的鸟骨架……」

　　马萨林微微瞇上眼来，因为从公主嘴里听到「鸟骨架」这类辱骂自己的言语，所以心情不怎么愉快。

　　「这种街上小姑娘所唱的小曲之流，不应该自您的口中出现。」

　　「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首歌谣。因为我将要按照你的吩咐嫁给加尔玛尼亚的皇帝。」

　　「这是不得已的事情。眼前对我国托里斯汀来说，和加尔玛尼亚的同盟乃是第一要务。」马萨林将嘴角往下扭曲，这么说道。

　　「这点事情我也很清楚。」

　　「殿下也知道吧？那个『白之国』阿尔比昂的蠢蛋们在进行的所谓『革命』。那些家伙们，看来似乎是无法忍受哈尔凯尼亚大陆上有王权这种东西存在。」

　　汉丽塔皱起眉头回答。

　　「真是不知礼节！那些人们真是欠缺礼仪！打算逮捕可怜的国王并执行绞刑呢！对我来说，就算这世上的所有人们都原谅那个愚蠢的行为，但是我跟始祖布利弥尔也不能饶恕。没错，无法宽恕！」

　　「是的。但是，阿尔比昂的贵族们具有相当的实力。阿尔比昂的王室，也许在明天就会垮台吧。也就是说始祖布利弭尔所授予的三个王权之中，其中之一就会因此瓦解了。不过，我也不认为连内乱都无法平定的王室有存在价值。」

　　「阿尔比昂王室的人们，跟加尔玛尼亚那种暴发户不同，是我们的亲戚啊。就算你是枢机卿，我也无法容忍这种过分的言论。」

　　「这真是失礼了。我会在今天就寝前，于始祖布利弥尔跟前进行忏悔。但是，这全部都是事实呢。殿下。」

　　汉丽塔似乎很悲哀地侧著头，这个模样美得令人陶醉。

　　「根据传闻，那些愚蠢的贵族们，似乎在提倡著统一哈尔凯尼亚之类的白日梦。也就是说，在葬送自己的王室之后，那些家伙们会将目标转向这个托里斯汀吧。到那时才采取行动就太迟了。」

　　马萨林枢机卿用沉重的表情告知公主。汉丽塔公主兴致索然地凝视著窗外。

　　「洞烛机先、先发制人才是政治啊，殿下。如果不与加尔玛尼亚结盟，以对抗最近就会成立的阿尔比昂新政府的话，这个小国托里斯汀是没有残存之道的。」

　　但是，汉丽塔只顾著叹息。马萨林微微拉开窗帘，看著窗外。在那里的，是他信赖的部下的身影。

　　那是个头戴羽毛帽，嘴边蓄著小胡子，威风凛凛且五官精悍的年轻贵族。黑色斗篷的胸前装饰著以狮鹫为形的刺绣，这个原因只要看他骑乘的幻兽便可以一目了然。他骑著的正是拥有鹫的头、翅膀与前脚，以及有著狮子身体与后脚的狮鹫这种生物。

　　他是三个魔法侍卫队之一的狮鹫队队长，瓦德子爵。他所率领的狮鹫队，是在魔法侍卫队中特别受到枢机卿关注的队伍。

　　由万中选一的贵族所组成的魔法侍卫队，各自骑乘著与队伍名称相同的幻兽，操纵著强力的魔法，是众人敬畏与憧憬的象征。

　　「您召唤我吗？阁下。」

　　瓦德机警地将骑乘的狮鹫靠近马车车窗。窗户稍稍开启，马萨林露出了脸。

　　「瓦德，殿下的心情不好，能找点能让她放松心情的东西来吗？」

　　「谨遵吩咐。」

　　瓦德点点头，用老鹰般的眼神环视街道。英姿焕发的他立刻就在街上一隅发现寻找的目标，让狮鹫移动过去。

　　瓦德拔起腰上如同刺击剑般的长杖，咏唱起短短的卢恩符文，然后轻轻挥动魔杖。一阵旋风卷起，街上的花朵被利落摘下，并飞舞到瓦德的手上。

　　瓦德拿著花接近马车，打算从窗户将花直接交给枢机卿。马萨林边捏著嘴上的胡须边低声说道。

　　「队长，殿下似乎想要亲手收下。」

　　「这是在下的光荣。」

　　瓦德行了一礼后，绕到了马车的另一侧。窗户滑开，汉丽塔伸出了手。收下花后，这次公主伸出了她的左手。

　　瓦德用著感动的表情握住了公主的手，在手背上一吻。公主用忧郁的语气询问瓦德。

　　「你的名字是？」

　　「在下乃是守护殿下的魔法侍卫队，狮鹫队队长，瓦德子爵。」瓦德恭敬地低下头回答。

　　「你就像是贵族的明鉴一样优秀呢。」

　　「我只不过是殿下谦卑的仆人。」

　　「最近使用这种讲法的贵族也减少了。祖父还在世时……啊，在那个伟大的菲利普三世治世时，贵族们可是争先恐后地表现出忠诚的态度呢！」

　　「真是变成了个令人悲伤的时代啊，殿下。」

　　「我可以期待你的忠诚吗？如果在我感到困扰之时……」

　　「发生那种情况之时，不管是战事之中，还是在天空之上，在下抱著必定会放下一切飞奔而至的理念。」

　　汉丽塔点点头。瓦德再度行了一礼，离开了马车旁边。

　　「那个贵族，能用吗？」汉丽塔询问马萨林。

　　「瓦德子爵，别名『闪光』。能与他匹敌的魔法师，在『白之国』阿尔比昂也不多见。」

　　「瓦德……是有听过的地名呢。」

　　「据我所知，应该是位于拉·瓦利埃尔公爵领地附近。」

　　「拉·瓦利埃尔？」

　　汉丽塔探索著记忆的深处。接著突然点了点头。接下来要前往的魔法学院里确实有……

　　「枢机卿，你知道逮捕了『土块』的佛肯的贵族之名吗？」

　　「我不记得呢。」

　　「接下来不是要授予那些人爵位吗？」

　　汉丽塔用惊讶的表情发问。马萨林则兴趣缺缺地回答。

　　「授予『见习骑士』的条件变更了。从军成为必要的条件，不能因为逮捕盗贼这类的小事就进行授予。不管跟加尔玛尼亚能不能顺利结盟，总有一天会跟阿尔比昂开战吧。我不想因为不必要的嫉妒，而失去从军贵族们的忠诚。」

　　「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很多事情被决定了呢。」

　　马萨林没有回答。边这样说著，汉丽塔边想起了在逮捕盗贼的贵族之中，确实有著拉·瓦利埃尔这名字。

　　也许能够做些什么也不一定。汉丽塔边这样想边稍微感到放心。

　　枢机卿目不转睛地凝视著这样的公主。

　　「殿下。最近在宫廷以及一部分的贵族之间，确认了有著不稳的动向。」

　　汉丽塔的身子突然一震。

　　「像是阿尔比昂的贵族们，正在暗中策划著打算破坏殿下可喜可贺的婚礼，以及阻止托里斯汀与哈尔凯尼亚之间同盟之类的……」

　　一滴汗水自汉丽塔的额头流下。

　　「您该不会有什么破绽，能让那样的家伙们趁隙而入吧？殿下。」

　　短暂的沉默之后，汉丽塔苦闷地开了口。

　　「……没有。」

　　「您这回答能让我相信吧。」

　　「我是公主，不会说谎的。」

　　接著，汉丽塔又叹了口气。

　　「……这是第十四次了，殿下。」

　　「因为有要担心的事情，所以无法控制啊。」

　　「身为王族之人，该考虑的是国家的平稳，而不是内心的平稳才是。」

　　「我一直都有这么做的。」汉丽塔不以为然地回答。她凝望著握在手上的花，彷彿很寂寞地喃喃说道：「……在街上绽放著应该才是花的幸福吧，不是吗，枢机卿？」

　　「我认为经由人手摘下，也是花的幸福。」

　　公主一行人穿过了魔法学院的正门出现后，整列的学生们一起举起了魔杖。锵！的一声，手杖的声音悦耳地重叠。

　　穿过正门之后有著本塔的玄关。站在那边迎接公主一行人的是校长欧斯曼氏。

　　马车停下来后，仆人们跑了过来，将红色的毛地毯一路铺设到马车的门扉之前。

　　负责传唤的侍卫，用紧张的声音宣告公主登场。

　　「托里斯汀王国公主，汉丽塔殿下驾——临——！」

　　但是，门锵一声打开后，出现的却是马萨林枢机卿。

　　学生们一起发出不满的倒采声。但看来马萨林并不在意，他站在马车旁边，握住在他之后下车的公主的手。

　　欢呼声自学生之间响起。

　　公主露出如同蔷薇般的微笑，优雅地挥著手。

　　「那就是托里斯汀的公主？哼，我比较美不是吗？」

　　齐儿可一脸无聊地喃喃自语。

　　「嗯，达令觉得谁比较美？」

　　齐儿可对依旧被锁链缠绕著，倒在地上的才人发问。

　　「汪。」

　　「光是汪听不懂呢～～喂？谁比较美？」

　　才人看向露易丝。露易丝用认真的表情凝视著公主。只要别开口静静伫立著，露易丝是多么的清纯、美丽、又灿烂夺目。

　　虽然露易丝很粗暴，对才人也很冷淡，还老是被她当成狗对待。但是偶尔显露出的温柔，与这种清纯又美丽的侧脸，能让才人陶醉于其中。

　　露易丝的侧脸突然变成吃了一惊的表情，接著脸变红了。才人很在意这个表情的变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才人伸长了脖子，确认露易丝望向的目标。那里有一个头戴羽毛帽，威风凛凛的贵族。他骑乘著拥有鹫的头跟狮子身体的气派幻兽。

　　露易丝出神凝望著那个贵族。

　　才人觉得很不愉快。虽然那个贵族真的是个不错的男人，但是也没有必要这样红著脸痴痴地盯著对方吧？可恶！这家伙居然想变心。才人这样想著。别说什么变心，才人跟露易丝之间明明完全不是这种关系，但是他还是这样想。

　　才没关系呢，才人想。我还有齐儿可在呢。胸部很大的红发女孩，而且是个热情的美女。这样的话，我就完全跳槽到齐儿可那边去！不知为何，才人很愤怒的这么想。没错，跳……跳到齐儿可那边去！他想著。

　　才人嘻嘻一笑后望向齐儿可。但是，齐儿可也跟露易丝一样，红著脸凝视著那个头戴羽毛帽的贵族。

　　才人垂头丧气。他突然觉得缠绕在身上的锁链变重了，就这样摊倒在地上。在一旁的塔帕莎完全不在意公主一行人出现所造成的骚动，正坐著摊开书本阅读。

　　「你真是一如往常啊。」才人这样对塔帕莎说道。

　　塔帕莎抬起头，看了看齐儿可与露易丝的样子之后转向才人。

　　接著她指著才人喃喃说道「好景不常」。

　　就在那天的晚上……

　　才人坐在稻草堆上望著露易丝。不知道为什么，露易丝看起来非常坐立不安。才以为她要站起来，却又在床边坐下抱著枕头发呆。这是在白天看到那个羽毛帽贵族之后的事情。在那之后露易丝什么都没说，摇摇晃晃地像个幽灵般走回房里，然后就窝在房间，像这样坐在床边。

　　「你很奇怪耶。」

　　才人这样说。就算如此露易丝也不答腔。

　　才人站了起来，把手放在露易丝眼前晃动，就算这样露易丝也不动。

　　接下来才人拉了拉露易丝的头发。露易丝的头发很细，看来轻轻拉一下就会断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相当的有韧性呢。

　　才人使劲拉扯著。可是露易丝还是发著呆没有反应。

　　试著捏捏脸，没反应。

　　「更衣的时间到了。」

　　才人恭敬地对露易丝行了一礼，然后将手伸向露易丝的衬衫，将钮扣一颗颗打开。

　　露易丝身上只剩下衬衣。但是就算如此，露易丝还是如同中了魔法一般，凝望著空中的一点。她就是不动，真无聊。这家伙怎么回事。这是怎样？

　　才人嗯哼咳了一声。

　　「露易丝大小姐，这个使魔我出生的世界有种叫做『ㄋㄟㄋㄟ（nene）体操』的文化。」

　　这当然是随口说说而已，才人已经自暴自弃了。

　　「只要这样揉，喔喔喔，居然、居然胸部就会变大！这也算是某种魔法。」

　　虽然什么「也算是」全都是在乱讲，但是才人从露易丝的前方伸出手，以两手环绕住露易丝的姿势，开始按摩她的背后。

　　「咦？没有胸部！没有胸部呢！哎呀～～这边原来是背后啊！」接下来才人故意似地搔著头说：「哎呀——因为一样平，所以……」

　　露易丝动也不动。对才人带著讽刺的单口相声也完全没有反应。

　　「我！我这家伙！为什么这么糟糕啊！」

　　到了这地步，才人发觉到自己有多无聊，开始激烈著摇晃著头。他砰砰地用头撞著地板。这是当他觉得自己可耻到难以忍受时，常常做的行为。

　　才人觉得很悲伤。他体会到人在还会被骂被打的时候，才算是最好的时期。什么才痛苦？是不被放在眼里时最为痛苦。

　　才人正像这样一个人乱动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是谁呢？」才人催促著露易丝。

　　敲门声有个规则。一开始是长长两声，接下来是短短的三声……

　　露易丝脸上出现猛然醒悟的表情。她急忙穿上衬衫，站了起来，然后把门打开。

　　站在门外的，是头上罩著纯黑帽兜的少女。

　　少女如同在观察周围的样子般转头张望之后，急急忙忙地进入房间，反手将门关上。

　　「……你是？」露易丝用著惊讶的语气问道。

　　头戴帽兜的少女如同要露易丝安静般，将手指放在嘴边。接著她从与帽兜相仿的漆黑斗篷缝隙中，取出了魔法之杖并轻轻挥动，同时喃喃念出短短的卢恩符文。光的粉尘在房间内舞动。

　　「……探知咒法？」

　　露易丝这样发问之后，头戴帽兜的少女点点头。

　　「因为要小心隔墙有耳呢。」

　　确定房间里没有在窃听的魔法之耳或通往某处的偷窥孔后，少女取下了帽兜。

　　帽兜下出现的居然是汉丽塔公主。才人吸了一口气。露易丝也算是少有的可爱，但是公主除了美貌，还绽放出一种可称为神圣的高贵气质。

　　「公主殿下！」

　　露易丝慌慌张张地跪下。

　　才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只是呆呆站著。他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漠丽塔用令人感到清耳悦心的声音说

　　「好久不见了，露易丝·法兰西斯。」

第三章 童年玩伴的委托

　　出现在露易丝房间的汉丽塔公主，脸上浮现感慨万千的表情，抱住跪在地上的露易丝。

　　「啊……露易丝、露易丝，我怀念的露易丝！」

　　「公主殿下，不行的，您怎么能驾临到这种低贱的地方……」

　　露易丝用恭敬的语气说著。

　　「唉！露易丝！露易丝·法兰西斯，停止这种拘泥的态度吧！你和我是朋友啊！难道不是吗？」

　　「您这话真让我愧不敢当，公主殿下。」

　　露易丝用僵硬的紧张语气回答。才人只是呆望著两个美少女拥抱彼此的景象。

　　「别这样！这里没有枢机卿，也没有母后，更没有那些装成朋友的样子靠近，实际上却是满肚子欲望的宫廷贵族们！唉唉，真是的，难道我没有能丹诚相许的朋友吗？露易丝·法兰西斯，如果连你这怀念的老朋友也对我如此冷漠，我可活不下去了呢！」

　　「公主殿下……」

　　露易丝抬起了脸。

　　「小时候我们会经在宫里的中庭一起追逐蝴蝶不是吗？还弄得满身是泥。」

　　脸上带著腼腆的表情，露易丝回答道。

　　「……是的。因为弄脏了您的衣服，所以被侍从拉·波尔特大人责骂。」

　　「没错！就是这样，露易丝，也发生过为了争夺松软的奶油点心，所以扭打成一团这种事。每次只要打架，总是我打输，常常因为被你抓住头发，所以哭出来呢。J

　　「不，殿下曾经获胜的次数，也不仅只一次。」露易丝很怀念地说著。

　　「我想起来了！那个，被我们称为『亚眠包围战』的那一战！」

　　「是在殿下的寝室抢夺礼服的那一次吧。」

　　「没错，是在玩『宫廷家家酒』时，因为争吵由谁担任公主所以打成一团了吧！而我一拳正中了露易丝你的肚子。」

　　「所以我就在公主殿下您的面前昏倒了。」

　　接下来两人就看著彼此的脸嘻嘻地笑了起来。才人只是茫然地望著两人这副模样。明明看起来是个端庄稳重的公主，没想到却是个不得了的调皮丫头。

　　「这样才对啊，露易丝。哎呀，真的好怀念喔，我连眼泪都掉出来了。」

　　「两位是怎样的交情啊？」

　　才人这样发问后，露易丝像是在缅怀过去似地闭上眼睛回答。

　　「在公主殿下年幼的时期，很惶恐的，是由我来担任公主的玩伴。」接著露易丝再度转向汉丽塔。「不过，我非常地感谢。公主殿下居然记得那么久以前的事情……我以为公主殿下早就忘记我的事情了。」

　　公主深深叹息之后，在床边坐下。

　　「我怎么可能忘得了呢。那时候每天都很快乐。没有任何烦恼。」

　　是一种含著深沉忧郁的声音。

　　「公主殿下？」

　　露易丝很担心的望著汉丽塔的脸。

　　「我真是羡慕你。自由真好，露易丝·法兰西斯。」

　　「您在说什么呢？您不是公主吗？」

　　「出生于王国的公主跟笼中鸟没有两样。根据饲主的心情变化，就得往这边去、往那边去……」

　　汉丽塔眺望著窗外的月亮，很寂寞地说。然后她握起露易丝的手，微微一笑。

　　「我要结婚了。」

　　「……恭喜您。」

　　感觉到汉丽塔的语气中带著一种悲哀的感情，所以露易丝也压低著声音响应。

　　在此汉丽塔注意到坐在稻草堆上的才人。

　　「哎呀，真抱歉。难道我打扰了两位吗？」

　　「打扰？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的他，是你的恋人吧？唉，我真是的，不小心沉溺在怀念之中，看来是做出了非常失礼的事情呢。」

　　「啊？恋人？您说那个生物吗？」

　　「别用生物这种讲法啦！」才人用著不爽的口气抗议。

　　「公主殿下！那可是单纯的使魔！说是我的恋人？请别开玩笑了！」

　　露易丝使劲地摇头，否定了漠丽塔的发言。

　　「使魔？」汉丽塔用茫然若失的表情凝视著才人。「怎么看都像是个人类……」

　　「我是人类没错，殿下。」

　　才人很故意地对著汉丽塔行了一礼。

　　然后，对于露易丝强调两人不是恋人这件事，才人更是深深～～地感到受伤。虽然说来这也是事实，不过他还是受伤了。

　　才人脑中再度浮现白天凝视著年轻贵族的露易丝的侧脸。

　　反正我这家伙……只不过是个使魔。又是个地球人，更不是贵族。

　　比起这些，我想回家，想吃照烧汉堡排。而且，交友网站的回信或许来了也说不定耶。不知为何，各种令人伤感的回忆连续涌上他的心头。

　　才人感到一阵颓丧，便用手扶住墙壁。他很容易得意忘形，同时也很容易陷入感伤。真是个忙碌的个性。

　　「果然是人类没错。露易丝·法兰西斯，你好像跟过去有哪里不同，但是又没有变呢。」

　　「我并不是自己愿意将那玩意当成使魔的。」

　　露易丝不怎么愉快的回答。汉丽塔再度叹了口气。

　　「公主殿下，怎么了吗？」

　　「不，没什么。真抱歉……真是的，我真丢脸。明明不是该对你说的事情……我这人真是的……」

　　「请您告诉我吧。过去那样开朗的公主殿下，居然会像这样的不断叹息，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烦恼吧？」

　　「……不，我不能说。忘记我说过我有烦恼这件事吧，露易丝。」

　　「不行的，以前我们不是不论什么话都会互相倾吐吗？称呼我为朋友的是公主殿下您啊！连对自己的朋友也不能诉说烦恼吗？」

　　露易丝这样一说，汉丽塔似乎很高兴地微笑。

　　「你也认为我是朋友呢，露易丝·法兰西斯。我非常高兴。」汉丽塔如同下定决心般点点头，张口说道。「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接下来汉丽塔看了才人一眼。

　　「要我离开吗？」

　　汉丽塔摇了摇头。

　　「不，对魔法师来说，使魔跟自己的关系密切如同一体。没有理由要你离席。」

　　然后，汉丽塔用哀愁的语气开始违说。

　　「我将要嫁给加尔玛尼亚的皇帝。」

　　「您是说加尔玛尼亚！」讨厌加尔玛尼亚的露易丝用惊讶的语气回问。「要嫁到那种野蛮暴发户的国家去？」

　　「没错。不过，这也没办法。是为了要与加尔玛尼亚缔结同盟。」

　　汉丽塔对露易丝说明了哈尔凯尼亚的政治情势。

　　阿尔比昂的贵族们发起叛乱，王室随时可能垮台之事。叛军一旦取得胜利，接下来应该就会侵略托里斯汀之事。

　　为了抵抗叛军的侵略，托里斯汀要与加尔玛尼亚缔结同盟之事。

　　为了结盟，汉丽塔公主必须嫁给加尔玛尼亚王室之事。

　　「原来是这样……」露易丝用阴郁的声音说。汉丽塔本身并不期待这个婚姻，是从她的语气中就可以明确察知的。

　　「没关系的，露易丝。我打从懂事起，就已经放弃跟喜欢的人结婚这件事了。」

　　「公主殿下……」

　　「不知礼仪的阿尔比昂贵族们，并不乐见于托里斯汀与加尔玛尼亚缔结同盟。因为两支箭如果没有绑在一起而是各自分开的话，那要将箭折断也简单得多了……」汉丽塔低声说道。「也因为如此，他们拼命地在寻找能妨碍我的婚姻的东西。」

　　「如果，让他们找到这种东西……」

　　说什么同盟啊、阿尔比昂之类的，才人其实听不太懂，总之似乎是很严重的事态。才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边想著「嗯，真是辛苦啊。」边点著头。

　　「那，如果让他们发现能妨碍公主殿下婚姻的东西的话？」

　　露易丝苍白著脸询问，汉丽塔一脸悲伤地点头。

　　「啊啊，始祖布利弥尔……请拯救我这个不幸的公主吧……」

　　汉丽塔用两手盖住脸，跪倒在地板上。才人看著这如同在演戏一般的动作，觉得有点受不了。有必要动不动这么夸张吗？

　　「请说吧，公主殿下！能妨碍公主殿下婚姻的东西到底是？」

　　露易丝也被影响了吗？她用激动的态度慌乱地问著。汉丽塔依旧用两手盖住脸，感觉很痛苦地喃喃说了。

　　「……是我以前写的一封信。」

　　「信？」

　　「是的。如果那封信交到阿尔比昂的贵族手上，我想他们马上会把信送往加尔玛尼亚的王室吧。」

　　「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我无法告诉你。但是，如果看过那封信，加尔玛尼亚的王室就……不会饶恕我吧。婚姻将会被取消，和托里斯汀的同盟也会发生变卦。这样一来，托里斯汀就必须单独一国面对那个强力的阿尔比昂。」

　　露易丝屏息，握住汉丽塔的手。

　　「那封信到底在哪里呢？会为托里斯汀带来危机的那封信！」

　　汉丽塔摇摇头。

　　「那封信并不在我的手上。其实，是在阿尔比昂境内。」

　　「在阿尔比昂！那么，已经被敌人取得了吗？」

　　「不，持有那封信之人并不属于阿尔比昂的叛军势力。是由正和叛乱势力进行殊死战的，王室的威尔斯皇太子他……」

　　「威尔斯亲王（Prince of Wales）？那个英姿焕发的王子殿下吗？」

　　汉丽塔往后一仰，摊倒在床上。

　　「啊！一切都完了！威尔斯皇太子迟早会被叛乱势力囚禁，那样一来，那封信也会被摊到阳光之下吧。到那时就一切都完了！全都完了！无法结盟，托里斯汀必须单独一国与阿尔比昂对峙！」

　　露易丝吸了一口气。

　　「那么，公主殿下，您说事情有要拜托我，就是……」

　　「太勉强了！办不到的，露易丝！我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是我思绪错乱不清了！仔细想想，在阿尔比昂国内，贵族与保皇党之间的战火正如火如荼展开。前往该国这种危险的事情，我怎么能拜托你做呢！」

　　「您在说什么呢！不管是地狱的大锅里，还是龙的大嘴里，只要是为了公主殿下，不管哪里我都会去的！我这个拉，瓦利埃尔公爵家的三女，露易丝·法兰西斯，不能坐视公主殿下与托里斯汀的危机不管！」

　　露易丝单膝跪地，恭敬地低下头。

　　「请务必将这件事情，交给逮捕了『土块』的佛肯的在下来处理。」

　　将手搭在墙上陷入低潮的才人回过头来，对露易丝说。

　　「咦？是我抓到的吧？」

　　露易丝看著才人，一脸正经的说：「你是我的使魔吧。」

　　「汪。」

　　「使魔立下的功劳，就是主人的功劳。」

　　露易丝信心满满，斩钉截铁地说著。

　　「那使魔的过错呢？」

　　「当然算是你的错啰。」

　　才人虽然强烈感到被骗了，但是面对露易丝一如往常的气势，他知道反驳也是白搭，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点点头。

　　「你的意思是愿意为我效力吗？露易丝·法兰西斯！我怀念的朋友！」

　　「这是当然的！公主殿下！」

　　露易丝握住汉丽塔的手，用热诚的语气说完之后，汉丽塔脸上淌下一串串泪珠。

　　「公主殿下！我露易丝，永远都是殿下的友人，是您彻头彻尾的知己，我曾宣示永远的忠诚，怎么可能会遗忘呢！」

　　「忠诚！这才是真正的友情与忠心！我真是感动，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友情与忠诚！露易丝·法兰西斯！」

　　才人惊讶地张大嘴巴，带著难以理解的感受望著两人。这两人之间的互动，看来就像是沉醉在自己的话语里一般。「唔，这就是所谓的贵族跟公主殿下吗？还真麻烦啊～～」才人边盯著她们两人，边莫名地感到理解。

　　「露易丝，在你确认友情的时候打扰实在是非常抱歉。」

　　「干嘛啦。」

　　「要去什么正在打仗的阿尔比昂之类的是没关系啦，不过讲来讲去要做一堆事的是我吧？」

　　「我买剑给你了吧？做这点事情也是应该的。」

　　「是……我会加油的……」

　　才人用忧郁的心情垂下头。话说回来，出现在自己左手手背上的，是传说的使魔「甘道夫」的卢恩符文这件事，还没对露易丝说呢。不过，看这样子讲了也没用吧。才人这样想。

　　管他是传说中的使魔还是什么的，总之自己就是会被当成一条狗吧。

　　「前阿尔比昂找出威尔斯皇太子，然后取回那封信就可以了吧？殿下。」

　　「是的，正是如此。我相信如果是逮捕了『土块』的佛肯的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就算得赌上我的名也会达成。这是很紧急的任务吗？」

　　「听说阿尔比昂的贵族们已经把保皇党逼到国土的角落了。保皇党败北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吧。」

　　露易丝神色郑重地对汉丽塔点点头。

　　「我们明天早上随即从这里出发。」

　　汉丽塔接下来望向才人，才人怦然心跳。虽然露易丝也是非常可爱又清纯，但是汉丽塔不愧是公主，美得简直让人忘记呼吸。栗子色的头发在她肩膀处切齐，很优雅的飘动著。蓝色的眼珠，如同南海一样鲜艳闪耀。

　　她的肌肤洁白又带著透明感，高挺的鼻梁如同形状优美的雕刻。

　　才人陶醉地凝视著汉丽塔，露易丝则是冷冷地望著才人这样的态度。她心情似乎不怎么好的样子。

　　为什么这样看著我呢，露易丝。是因为我沉迷地望著公主吧？难道你是在吃醋吗？不过，你还不是羞红著脸，望著那个头戴羽毛帽的贵族。而且在那之后就一直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要吃醋也很奇怪吧，露易丝。才人摇晃著头。

　　反正我不是恋人也不是你的谁，只是个使魔吧？

　　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条狗吧？

　　明明只是条狗，为什么用那种视线看著我呢，露易丝？噢，因为是狗吧？只不过是条狗还敢这样盯著公主瞧。那还真是非常抱歉，真对不起我出生在世界上。汪。

　　才人在短短两秒内，思考就转到奇妙的方向去了。

　　露易丝哼了一声，将视线从才人身上转开。才人也把视线转开了。

　　汉丽塔没有发觉才人与露易丝之间这种台面下的互动，用开朗的语气说：

　　「可靠的使魔先生。」

　　「咦？我吗？」

　　被汉丽塔以可靠形容，原本很颓丧的才人高兴起来。

　　「哎呀～～也没那么好啦，总是被当成狗。」

　　「请你接下来也要好好照顾我重要的友人。」

　　接著漠丽塔伸出了左手。才人以为是要握手，不过她把手背向上。这到底是什么手势啊？

　　「不行啊！公主殿下！居然允许使魔碰您的手！」露易丝用惊讶的语气说道。

　　「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位将要为了我而努力。对忠诚不予以回报是不行的。」

　　「是吗……」

　　「允许碰手是……叫狗做的那种握手？连公主都把我当成狗？」

　　才人感到一阵郁闷，垂头丧气了起来。

　　「才不是啦，真是的，所以才说你是狗……狗平民真是什么都不懂啊。所谓允许碰手，如果用直接了当的讲法来说，就是指允许你亲吻啦。」

　　「喔喔，居然这样的大方……」

　　才人目瞪口呆。他脑子里想著，居然这么简单的就允许亲吻，不愧是异世界的公主，果然不同凡响。

　　汉丽塔对才人嫣然一笑。虽然是对民众使用的「业务用笑容」，不过才人误以为汉丽塔对自己有好感。他想著自己居然会被这种公主所喜欢，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

　　才人故意对露易丝露出一丝笑容。露易丝哼了一声把头转开了。

　　什么嘛，果然在吃醋。活该～～！才人心想，这是对你刚才边看著头戴羽毛帽的帅气贵族边脸红的惩罚。

　　才人握住汉丽塔的手后，就这样猛力地把公主往自己的方向拉。

　　「咦？」

　　汉丽塔的嘴因为惊讶而微微张开。才人随即将自己的嘴压上汉丽塔的嘴唇。

　　「呜呜……」

　　那是柔软而小巧的嘴唇。汉丽塔的眼睛睁得又圆又大。然后这又圆又大的眼睛就翻成了白眼，汉丽塔的身体失去力气，从才人的手中滑落，就这样瘫倒在床上。

　　「昏倒了？为、为什么？」

　　「你对公主殿下做了什么啊！你你你你你………你这只狗————！」

　　「汪？」

　　才人一回头，露易丝的鞋底便迎面而来。

　　他的脸被露易丝的飞踢踹个正著，接著滚到了地板上。

　　「你干嘛啦！」

　　露易丝怒气冲冲地践踏著这样回话的才人。

　　「所谓允许你亲吻，是指手背！亲吻手背！谁叫你就直接去亲嘴的啊！」

　　露易丝的怒火熊熊燃烧著。

　　「虽然你这样讲也……我又不懂你们的规矩嘛。」

　　在脸依旧被踩著的状态下，才人摊开双手淡泊地说。才人已经习于被践踏这当子事。

　　「这……这这这……这只蠢狗……」露易丝的声音激烈地颤抖。

　　汉丽塔边摇著头，边从床上起身。露易丝慌慌张张地跪下，并抓住才人的头往地板上按。

　　「真、真是非常抱歉！使魔的举止失当，就是我的举止失当！倒是你！你也给我好好道歉啊！」

　　那个自尊很高的露易丝居然在对人道歉，而且她还在瑟瑟发抖。不乖乖听从吩咐的话，事后应该会被狠狠的「教训」吧。

　　所以才人无奈地边搔著头，边向汉丽塔道歉。

　　「对不起喔，不过，是你们说可以亲吻的……所以啦。」

　　「这世上哪里有人会亲嘴的啊！」

　　「这里就有一个啊。」

　　露易丝用拳头殴打才人。

　　「我忘了，是谁允许你说人话的？是汪才对吧，狗！给我叫汪！喂！你这只狗！这只蠢狗！」

　　然后露易丝踏著才人的头，往地板上狂压。

　　「没、没关系啦，对忠诚不予以回报是不行的。」

　　汉丽塔边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边点著头。

　　就在此时，门砰的一声打开，有某个人冲了进来。

　　「你这混帐！在对公主殿下做什么啊啊啊啊！」

　　冲进来的居然是以前跟才人决斗过的基修·杜·格拉蒙。

　　他手上依然拿著蔷薇的假花。

　　「干嘛啊你？」

　　倒在地板上的才人，在仍旧被露易丝踏著脸的情况下说道。

　　「基修！你……偷听到了吗？刚才的对话！」

　　但是基修没有回答两人的质问，只是自顾自地如连珠炮地说著。

　　「跟在如同蔷薇艳丽夺目的公主殿下后面，结果居然来到这种地方……我只好像个小偷一样从门的钥匙孔窥探情况……结果这个白痴平民居然亲……」

　　基修边挥舞著蔷薇的假花边大吼大叫。

　　「来决斗吧！你这个蠢蛋啊啊啊啊！」

　　才人跳了起来，往基修的脸上送了一拳。

　　「呜啊！」

　　「决斗？你这白痴！我可没忘记你折断我的手臂这事！这混帐～～～～！」

　　才人重重踹了倒在地上的基修几脚，然后骑到他身上勒住他的脖子。

　　「真卑鄙！喂！好痛啊啊啊啊！」

　　「该怎么办？这家伙可是偷听了公主殿下的发言呢。总之来个勒死了事？」

　　如果对方是男人时，才人就毫不留情。

　　「是啊……刚才的对话被听到的话的确很糟糕……」

　　基修逮住才人的空档，站了起来。

　　「公主殿下！这个困难的任务，请务必交给这个基修·杜·格拉蒙来办！」

　　「咦？你吗？」

　　「你给我睡觉吧！」

　　才人绊住基修的脚，基修狠狠跌了一跤。

　　「请让我加入！」基修倒在地上喊叫著。

　　「为什么啊？」

　　基修的脸猛一下红了。

　　「我想要为公主殿下尽一份力……」

　　基修这个样子，让才人察觉到。

　　「你这家伙，难道是迷上公主了吗！」

　　「不要说这种没有礼貌的话！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要为公主殿下尽一份力量而已！」

　　虽然这样说著，但是基修的脸红得就像是个熟透的苹果。以他望著汉丽塔的炽热眼神来看，他确实是迷恋上公主了。

　　「你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那个叫什么的。那个什么……毛……毛……」

　　「是蒙莫朗西啦。」

　　「跟她怎么了？」

　　但是基修沉默著。才人想著，原来如此啊！

　　「你被甩了吧？一定是被彻底的甩了吧？」

　　「啰唆！还不都是你害的！」

　　是因为在餐厅的香水那档事。因为那一次，所以基修脚踏两条船的事情曝了光，蒙莫朗西把葡萄酒倒在基修的头上。

　　「格拉蒙？那个格拉蒙元帅家的？」

　　汉丽塔用茫然的表情望著基修。

　　「我是他的儿子，公主殿下。」

　　基修站起身来恭敬的行了一礼。

　　「你也愿意为我出一份力吗？」

　　「如果能让我加入成为任务的一份子，这就是超越我期望的幸福了。」

　　对于基修充满热诚的语气，汉丽塔微笑以对。

　　「谢谢你，你的父亲是个杰出而勇敢的贵族，而你也继承了这个血统呢。那么就拜托你了，请拯救这个不幸的公主吧，基修。」

　　「公主殿下呼唤了我的名字！公主殿下她！托里斯汀的一朵瑰丽之花，蔷薇般微笑的淑女对我露出了笑容！」

　　基修因为过于感动，往后一仰昏倒过去。

　　「这家伙没问题吧？」

　　才人戳了戳基修。露易丝无视于这些骚动，以认真的语气说。

　　「那么，就订于明日早上往阿尔比昂出发。」

　　「我听说威尔斯皇太子在阿尔比昂的纽卡索附近摆开了阵势。」

　　「我明白了。以前我会跟姐姐们一起去过阿尔比昂旅行，所以对该国地理还算清楚。」

　　「旅途中会充满危险。阿尔比昂的贵族们如果知道你们的目的，将会使用各种手段来妨碍你们吧。」

　　汉丽塔在书桌前坐下，使用露易丝的羽毛笔跟羊皮纸，流畅地写著信。

　　而后汉丽塔瞧著自己写的信，过了一段时间，彷彿很悲伤地甩了甩头。

　　「公主殿下，怎么了吗？」

　　露易丝觉得很奇怪所以问了一声。

　　「没，没什么。」

　　汉丽塔涨红了脸之后，如同下定决心似地点点头，在信的最后加上了一句话。接著她低声喃喃自语。

　　「始祖布利弥尔啊，请原谅我这个任性妄为的公主吧。不过，就算忧虑著国家的前途，果然我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写下这句话。因为我无法对自己的心情说谎……」

　　明明是在写密函，但是汉丽塔的表情却如同是在写情书。露易丝无法再多说什么，只是直直地看著这样的汉丽塔。

　　汉丽塔卷起写好的信，然后挥了挥魔杖。接著不知道是从哪出现的，卷起的信被上了封蜡并盖上印章。汉丽塔将这封信交给露易丝。

　　「如果见到了威尔斯皇太子，请把这封信交给他。他马上就会把那封信还给你。」

　　接下来汉丽塔从右手的无名指拔下戒指，放到了露易丝的手上。

　　「这是从母后赐给我的『水之红宝石』，就当作是个护身符吧。如果担心资金问题，请卖了戒指作为盘缠。」

　　露易丝深深地低下头。

　　「这个任务关系到托里斯汀的未来。希望母后的戒指，能在吹袭于阿尔比昂之中的狂风里，保护你们。」

第四章 港都拉·罗歇尔

　　朝雾之中，才人、露易丝与基修将马鞍装上了马背。才人将德鲁弗林加背在背上，因为德鲁弗林加是把相当长的剑，所以无法配戴在腰上。

　　露易丝虽然穿著平常穿的制服，但是脚上套著骑马用的马靴。看来她似乎打算长时间骑马。从这里到阿尔比昂大概是多远的距离呢？才人因为觉得害怕所以问不出口。自己还不习惯骑马。唉唉，也许会腰酸背痛也说不定。

　　正在这样进行出发的准备时，基修用很困扰的模样开口说道。

　　「我有个请求……」

　　「你说什么？」才人边把行李绑到马鞍上，边狠狠地瞪了基修一眼。对于曾经那样痛整自己的基修，才人并没有原谅他。

　　「我也想带我的使魔去。」

　　「你有使魔啊？」

　　「有啊，当然有。」

　　才人与露易丝对看了一眼，然后重新面向基修。

　　「想带去就带著不就好了？是说你的使魔在哪啊？」

　　「在这里。」

　　基修指著地面。

　　「明明没有啊？」露易丝单手拿著马鞭，装模作样地说。

　　基修露出诡异的笑容后，用脚敲了敲地面。接著地面就高高隆起，有一只咖啡色的巨大生物露出脸来。他迅速跪下，一把抱住那只生物。

　　「维儿丹蒂！噢！我可爱的维儿丹蒂！」

　　「那是啥玩意啊？」才人用打从心底感到受够了的语气说。

　　「用『啥玩意』来形容它可是会让我很困扰的，非常困扰呢。这是我可爱的使魔维儿丹蒂。」

　　「你的使魔……是巨型鼹鼠啊？」

　　那正是只巨大的鼹鼠，大小跟一只小型的熊差不多。

　　「没错。啊，维儿丹蒂，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很可爱呢。真是让人伤脑筋啊。有吃了很多多巴多巴蚯蚓吗？」

　　巨大的鼹鼠好像很高兴，噗噜噗噜噗噜地抖动鼻子。

　　「是吗！那太好了！」

　　基修用脸颊摩擦著巨大的鼹鼠。

　　「你啊，实际上没有你自称的那么受欢迎吧？」才人傻著眼说。

　　「喂，基修。不行啦。那只生物，是在地底下前进吧？」

　　「是啊，毕竟维儿丹蒂是只鼹鼠啊。」

　　「这种东西没办法一起带去啦，我们可是要骑马耶。」露易丝很困扰地说。

　　「它钻地前进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喔？对不对啊，维儿丹蒂？」

　　巨大的鼹鼠嗯嗯点头。

　　「我们可是要去阿尔比昂呢。要带著在地底下挖洞前进的生物，是不可能的啦。」

　　露易丝这样一说，基修就跪倒在地上。

　　「分离是一种痛苦……实在太痛苦了……维儿丹蒂……」

　　就在这时，巨大的鼹鼠抖动鼻子。它哼哼的吸著鼻子，靠近并摩擦著露易丝。

　　「什么啊！这只鼹鼠！」

　　「是跟主人一样喜欢女人吧？」才人说。

　　「等……等等！」

　　巨大的鼹鼠忽然把露易丝推倒，然后开始用鼻子在她身上四处摸索著。

　　「讨厌啦！你在碰哪里啊！」

　　露易丝的身体被鼹鼠用鼻子四处戳著，倒在地上扭来扭去。因为她用力挣扎的关系，所以裙子掀了起来，连内裤都露出来了。

　　才人不知为何，以一种看著某种灿烂夺目之物的态度，望著这景象。

　　「哎呀～～以某种观点来看，跟巨大的鼹鼠嬉戏的美少女还满煽情的耶。」

　　「正是如此。」

　　才人跟基修将手交迭在胸前，互相点点头。

　　「别说这种蠢话！赶快救我啊！哇！」

　　巨大的鼹鼠发现了露易丝左手无名指上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后，就用鼻子去摩擦宝石。

　　「这只……没礼貌的鼹鼠！别用鼻子摩擦公主殿下所赐的戒指啊！」

　　「原来如此，是因为戒指啊。因为维儿丹蒂最喜欢宝石了。」基修边点著头边喃喃自语。

　　「真是只惹人厌的鼹鼠呢。」

　　「别说什么讨厌好吗？维儿丹蒂会为了我而找来贵重的矿石与宝石。对于身为『土』系统魔法师的我来说，可是最棒的助手，找不到更好的了呢。」

　　就在露易丝像这样持续挣扎时……

　　一阵风卷起，将爬在露易丝身上的鼹鼠吹开了。

　　「是谁！」

　　基修很激动地大喊。

　　在朝雾之中，出现了一个身材修长的贵族，头上戴著羽毛帽子。才人吸了一口气。

　　这、这家伙确实是……

　　「你这混帐！对我的维儿丹蒂做什么！」

　　基修唰的一声举起蔷薇的假花，但是戴著羽毛帽的贵族比他更早一步拔出魔杖，把蔷薇的假花吹走。人造的花瓣在空中飞舞。

　　「我不是敌人。我奉公主殿下之命与你们同行。看来光是只有你们，殿下果然还是觉得不安心。但是由于是隐密行动，所以也不可能让一整个部队跟著。所以就指名了我一人。」

　　身材修长的贵族，取下帽子行了一礼。

　　「我是女王陛下的魔法侍卫队，狮鹫队队长瓦德子爵。」

　　打算抗议而张开口的基修，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而垂头丧气了起来。魔法侍卫队是所有贵族的憧憬，当然基修也不例外。

　　瓦德看到基修这个样子，摇了摇头。

　　「真抱歉，我不能坐视未婚妻被鼹鼠袭击而放著不管。」

　　咦？

　　才人僵在当场。

　　未婚妻？

　　才人的嘴张得大大的。

　　这家伙？这个头戴羽毛帽的英挺贵族？是露易丝的未婚夫？

　　原来是这样吗！

　　「瓦德大人……」露易丝站起身，用颤抖的声音说。

　　「好久不见了！露易丝！我的露易丝！」

　　瓦德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后，跑去露易丝身边，将她一把抱起。

　　「好久不见了。」

　　露易丝羞红著脸，被瓦德抱著。

　　「你还是一样这么轻盈！就如同羽毛一般呢！」

　　「……真是不好意思呢。」

　　「介绍一下他们吧。」

　　瓦德将露易丝放下，再度将帽子深深地戴在头上后说。

　　「这，这是……基修·杜·格拉蒙跟我的使魔，才人。」

　　露易丝分别指著他们说。基修低低地垂下头，才人也很无趣地把头低下。

　　「你是露易丝的使魔吗？没想到会是个人类。」瓦德用直爽的态度靠近才人。「我的未婚妻承蒙你照顾了。」

　　「不必客气。」

　　才人把这个贵族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一番。真帅。唉，这家伙真的很帅。基修睡实也是个美少年，但是爱装模作样，又总是心浮气躁的没有定性。而且他品味很差，居然到了用脸颊摩擦鼹鼠的程度。实际上才人不认为基修有多受到欢迎。该怎么说，算是那种适合狂热份子的型。

　　不过，眼前这家伙很帅。该怎么说？费洛蒙？没错，他散发著那玩意。他的眼神锐利，如同老鹰般炯炯有光，形状优美的胡子强调出男性气概。

　　而且，他有著相当魁梧的体格。才人还以为魔法师都像基修一样弱不禁风，不过，要是跟眼前这家伙对打，才人大概只要两秒就会被撂倒吧。

　　才人叹了口气。看著才人这个样子，瓦德微微一笑，砰砰地拍著他的肩膀。

　　「怎么了？难道是对于要去阿尔比昂这件事感到害怕吗？唉！哪有什么好怕的！你抓住了那个『土块』的佛肯吧？如果有那样的勇气的话，什么都可以达成的！」

　　这样说完，瓦德哈哈哈哈豪迈地笑了。才人感到更加的悔恨。这家伙还是个好人，不是吗？自己没有任何比对方强的部分。是吗……露易丝要跟这家伙结婚吗？这样一想，才人觉得好寂寞。

　　露易丝自从瓦德出现后就失去平静，不知为何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才人把脸转开。

　　瓦德吹了声口哨后，狮鹫从朝雾中现身。那是一只有著鹫的头与上半身，再加上狮子的下半身的幻兽。还长著气派的翅膀。

　　瓦德敏捷地跨上狮鹫，对著露易丝招手。

　　「过来吧，露易丝。」

　　露易丝似乎有点犹豫地低下头。不知为何，她这个样子看来特别像是沉浸在恋爱中的少女，让才人强烈的感到醋意。

　　那家伙是怎样？什么过来吧？过来吧是什么意思？好俗喔！装模作样！嘎嘎嘎！有人在装腔作势！恶心！

　　才人也算是个男人，虽然悔恨不过忍了下来。他默默地骑上自己的马。

　　虽然露易丝扭扭捏捏了一阵子，但还是被瓦德抱住，乘上了狮鹫的背。

　　瓦德握住缰绳，举起手杖大喊。

　　「那么各位！出击！」

　　狮鹫往外跑去。基修带著感动的表情跟上去。才人也无精打采地垂下肩膀，跟在后面。

　　才人神情恍惚地仰望天空。心里想著，那个什么阿尔比昂啥玩意的，到底距离这里有多远啊？

　　汉丽塔从校长室的窗子眺望著一行人的出发。

　　她闭上眼睛，握起手祈祷。

　　「请给予他们您的庇佑吧，始祖布利弥尔啊……」

　　一旁，欧斯曼氏正在拔著鼻毛。

　　汉丽塔回过头面向欧斯曼。

　　「你不目送他们离开吗？欧斯曼老翁。」

　　「哎呀，公主。就如您所见，我这个老头子正在忙著拔鼻毛。」

　　汉丽塔摇摇头。

　　这时候门被砰砰地敲了几下。「进来吧。」欧斯曼氏这样一说，寇伯特先生就以惊惶失措的样子冲了进来。

　　「大大大大大事不好了！欧斯曼老翁！」

　　「你什么事情都是大事不是吗？老是这样慌慌张张是不行的。」

　　「当然会慌张！就算是我，偶尔也会慌张的！这是从城堡来的通知！佛肯她！居然从却尔柏古监狱逃狱了！」

　　「唔……」欧斯曼氏边捻著胡子边沉吟著。

　　「根据守卫所言，他似乎是被一个自称为某贵族的奇怪家伙，使用『风』的魔法弄昏的。这可代表著有某人趁著魔法侍卫队陪公主殿下出巡的空档，帮助了佛肯逃狱！也就是说，在国内有背叛者！这都不算是大事件的话，还有什么算是大事呢！」

　　汉丽塔的脸色发白。

　　欧斯曼氏挥著手，催促著寇伯特退出室内。

　　「我知道了知道了。关于这件事，我晚一点再问你吧。」

　　寇伯特离开后，汉丽塔将手搭在桌上，叹了一口气。

　　「国内有背叛者！绝不会错的！一定是阿尔比昂的贵族在背地里策动著！」

　　「也许是这样也说不定。啊，好痛！」

　　欧斯曼氏边拔著鼻毛边说。汉丽塔难以置信地望著他这样子。

　　「这可是关系到托里斯汀的未来耶。为什么，你还可以摆出这种绰有余裕的态度呢……」

　　「魔杖已经被挥动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就只有等待。难道不是吗？」

　　「虽然是这样……」

　　「放心吧，如果是他，不管途中有什么困难，也一定会达成任务的。」

　　「你说的他，是指……那个基修吗？还是瓦德子爵呢？」

　　欧斯曼氏摇摇头。

　　「那么就是，身为露易丝使魔的少年了？怎么会呢！他是个普通的平民不是吗？」

　　「公主对始祖布利弥尔的传说了解多少呢？」

　　「广为流传的事情的话，大概都知道……」

　　欧斯曼氏微微一笑。

　　「那么您知道『甘道夫』这个章节吗？」

　　「你是说，使祖布利弥尔所使用的最强使魔？难道他就是吗？」

　　欧斯曼氏发觉自己讲得太多了。『甘道夫』这件事情应该要埋藏在自己的心中才是。也不是无法信任汉丽塔，但是他认为，对王室之人讲出这事还尚不适当。

　　「啊～～嗯哼！总之，他就如同『甘道夫』那样有本领，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是，他是从异世界来的少年。」

　　「异世界？」

　　「是的。不是哈尔凯尼亚的某个世界。不是『这里』，而是某处。我这个老头子相信，如果是从那个某处来到这里的他，就能够达成任务。我从容的态度也是因为这个想法。」

　　「有那样的世界存在吗……」汉丽塔的眼神望向远方。那个少年嘴唇的触感，还留在自己的嘴上。汉丽塔用手指抚摸著嘴唇，闭上眼睛微笑。「那么，就向从异世界吹来之风祈祷吧。」

　　港都拉·罗歇尔位于从托里斯汀以快马约要需两天路程之地，是前往阿尔比昂的玄关。虽然是个港都，但却是个位于狭隘山谷间的小城镇。居民人口数约有三百，但是因为往来于阿尔比昂间的旅客，经常有比人口多十倍以上的人阔步于这个城镇里。

　　窄小的山道被两旁矗立的高耸峭壁夹在中间，旅店跟商店穿过整面岩壁的下方，排列在两旁。虽然建筑物都有著气派的外形，但是只要靠近一看，就能明白并列的每一间建筑都是从同一块岩石凿出的。这是「土」系统矩形级魔法师的鬼斧神工。

　　因为城镇两旁耸立著峡谷，所以就算是白天也有点阴暗。在狭隘的后街深处，更褊狭的巷道一角，有间有著对开式门扉的酒店。

　　酒桶形状的招牌上写著「黄金的酒桶亭」。但别说是黄金，这家店肮脏到让人一看只会以为这是个废墟。门的一旁，坏掉的木制椅子堆积如山。

　　在里面喝酒的都是佣兵，或是些外表看来并非善类的人们。

　　他们只要一酒醉，会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马上开始争吵。起因都是一些无聊事。例如为何不接受我敬酒，或是看人眼神不爽之类的事情。为了这类理由大张声势，攻击对手。

　　每次有争执骚动发生时，佣兵们就会拔出武器，所以不断有死者或是受伤者产生。看不下去的老板，在店里贴了纸条。

　　「要打人时麻烦请使用椅子。」

　　店里的客人们被老板这张如同哀求的纸条所打动，因此打架时就改为使用椅子了。虽然这样还是有人受伤，但是最少没有人死亡，比较之下还算是有所改善。之后，只要每次有争执发生，就会有坏掉的椅子被堆在门边。

　　话说，今天的「黄金的酒桶亭」可是高朋满座。店内塞满了从内战中的阿尔比昂回来的佣兵。

　　「阿尔比昂的王室已经完了呢！」

　　「是啊是啊，接著就是『共和制』啥的将要开始吧！」

　　「那么，就为了『共和制』干杯吧！」

　　像这样对话、互相干杯、哈哈大笑著的，是原本跟著阿尔比昂保皇党的佣兵们。在雇主的败北几乎已成定局的会战之际，他们逃了回来。这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跟著败军到最后的佣兵几乎是不存在的。比起职业自尊，还是性命比较重要，仅此而已。

　　然后，在酒过一巡之后，店门喀当一声地被推开，一个修长的女性进入了酒店。因为她的帽兜拉得很低，所以只看得到脸的下半部。但就算这样，她看来也算是相当美的女人。这么美丽的女人只身一人来到这么肮脏的酒店，可是件很稀奇的事。店中的目光焦点集中在她的身上。

　　但是，她似乎不在意这些视线，点了葡萄酒跟肉类菜肴之后，就在角落的位子坐了下来。酒跟菜肴运来后，她将钱交给了侍者。

　　「这、这么多？您确定吗？」

　　「这包括房钱在内，有空房吗？」那是个有气质的声音。虽然是如同贵族般的声调，但是使用的却是沾染街上鄙俚之气的用词。老板点点头后离开。几个男子边互相使著眼色边站了起来，靠近女性的位子。

　　「小姐，一个人来到这种店里是不行的啊。」

　　「没错，因为有很多危险的家伙。不过安心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然后，其中一个人边在脸上浮现著下流的笑容，边把女性的帽兜掀开，发出了口哨声。因为女性是个相当漂亮的美女，有著细长的眼眸与细细高高的鼻梁。

　　这名女性正是「土块」的佛肯。

　　「这可是上等货哪。看啊，皮肤就像象牙一样白不是吗？」

　　男人抬起佛肯的下巴，那只手啪的一声被打掉了。佛肯脸上浮现浅浅的微笑。一个男子站起，将刀子抵在佛肯的脸颊上。

　　「在这里，不是把椅子当成刀子的代用品吗？」

　　「这只是威胁。要是椅子的话可没有威胁的效果吧？算了，你也别装模作样。是来找男人的吧？由我们陪陪你吧。」

　　佛肯没有对小刀露出畏惧的样子，她转动身体将魔杖拔出。

　　她一瞬间完成了咒文。

　　男人手上的小刀变成了普通的土块，吧嚏吧嚏地掉到了桌上。

　　「贵……贵族！」

　　男人们纷纷退后，因为佛肯没有披著斗篷，所以他们没发觉到她是个魔法师。

　　「我虽然是个魔法师，不过可不是贵族呢。」佛肯用挖苦的口气说道。「你们是佣兵吧？」

　　男人们吃惊地互相看著彼此。如果不是贵族，总之看来不必担心性命不保。如果对著贵族做出像刚才那样的行为，那可是就算被杀了也不能抱怨。

　　「是、是没错。你是？」一个年长的男子开口。

　　「我是谁都好吧？总之，我是来雇用你们的。」

　　「雇用我们？」

　　男人们用困惑的表情望著佛肯。

　　「这什么表情？雇用佣兵是件奇怪的事情吗？」

　　「虽、虽然不是这样啦……但是你有钱吧？」

　　佛肯将装著金币的袋子放到桌上。确定内容后，其中一个男子喃喃地说。

　　「呜喔，这可是通用金币呢。」

　　这时门磅地打开，有个戴著白色面具身穿斗篷的男子出现。就是帮助佛肯逃狱的那个贵族。

　　「哎呀，真快呢。」

　　佛肯看著男子嘟嚷著。佣兵们看到男子奇妙的装扮，都吸了一口气。

　　「那些家伙出发了。」戴著面具的男子这样说道。

　　「这边也如同你所吩咐的，雇到人了。」

　　戴著白色面具的男子，环视著被佛肯雇用的佣兵们。

　　「你们这些家伙，不是被阿尔比昂的保皇党所雇用吗？」

　　佣兵们脸上露出冷笑后回答。

　　「只到上个月为止。」

　　「不过，会输掉的家伙可不是我们的主人。」

　　佣兵们笑了。戴著白色面具的男子也笑了。

　　「报酬会依照你们的要求。但是我可不是天真好骗的国王，如果你们逃走就得死。」

　　从魔法学院出发之后，瓦德持续让狮鹫疾驰著。才人他们在途中的驿站交换了两次马，但是瓦德的狮鹫却不显疲态继续奔跑著。看来是只跟骑师同样强壮的幻兽。

　　「步调会不会太快了点？」

　　如同被环抱著坐在瓦德前方的露易丝提出疑问。在两人交谈的过程中，露易丝的遣词用句从过去使用的客气有礼的讲法，恢复成现在的语气。这也是因为瓦德请求她如此做。

　　「基修跟才人都精疲力竭了呢。」

　　瓦德往后望。确实，两人都半瘫倒地紧贴著马。在马累坏之前，恐怕两人会先倒下。

　　「我想在前往港都拉·罗歇尔的过程中，都不要停下来休息……」

　　「不可能的。这距离一般来说，用马可是要花两天的时间呢。」

　　「如果那两人倒下，丢下他们就得了。」

　　「没有理由那样做啊。」

　　「为什么？」

　　「因为是同伴不是吗？而且……丢下使魔自己离开，不是魔法师该做的事情。」

　　露易丝困惑地说。

　　「你还真是帮那两人说话呢。有哪一个是你的恋人吗？」瓦德边笑边这样说。

　　「才、才不是恋人呢。」

　　露易丝羞红了脸。

　　「是吗？那太好了。如果知道未婚妻另有恋人，我可会因为打击过大而死呢。」

　　虽然这样说著，瓦德的脸上还是带著笑容。

　　「那……那是父母决定的事情不是吗？」

　　「唉啊？露易丝！我的小露易丝，你变得讨厌我了吗？」

　　跟以前一样，瓦德用像是在开玩笑般的语气说。

　　「我已经不小了，真是没礼貌呢。」露易丝鼓起双颊。

　　「对我来说，你还是个小女孩啊。」

　　露易丝想起之前所做的梦。在出生地，故乡拉·瓦利埃尔宅第的中庭。

　　漂浮在被遗忘的池子上的小船……

　　小时候，只要自己躲在那边闹别扭，瓦德总是会前来迎接。

　　由彼此的父母们所决定的婚姻……

　　小时候的约定。婚约，未婚……夫。

　　那时候，她连这代表的意义都还不太理解。只是被人告知能和憧憬的人一直在一起，所以没来由地觉得很高兴。

　　如果是现在，她就非常明白其意义，这代表两人要结婚。

　　「我没有理由讨厌你不是吗？」露易丝有点害羞地说。

　　「太好了，那就是喜欢啰？」

　　瓦德用握著缰绳的手环绕住露易丝的肩膀。

　　「我一直没有忘记你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父亲在兰斯之战中战死……」

　　露易丝点点头。

　　瓦德如同要回忆起往事般，慢慢的开始叙述。

　　「母亲也早就已经过世，所以在继承了爵位跟领地之后，我马上离开了故乡。因为我想要成为杰出的贵族。陛下对于我战死的父亲之事尚有印象，因此我马上就能够进入魔法侍卫队。最初只是个见习生，吃了不少苦头。」

　　「几乎都没回到瓦德的领地呢。」

　　露易丝如同在回想般地闭上眼。

　　「因为军务很忙，所以宅第跟领地到现在都还交给管家尚恩爷爷负责。我可是拼命的为国服务，也因为如此，现在出人头地了。毕竟，在离家时我就下了决心。」

　　「什么样的决心？」

　　「要成为杰出的贵族，去迎接你啊。」瓦德笑著回答。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瓦德，你很受欢迎吧？就算没有我这种微不足道的未婚妻也……」

　　露易丝在作那个梦之前，已经把瓦德的事情给忘了。对露易丝来说，瓦德与其说是现实中的未婚夫，还不如说是遥远回忆中的憧憬之人。

　　就算是婚约本身，露易丝也以为早就已经不算数了。她只认为这件事情是两人的父亲开玩笑时所订下，不可靠的约定。

　　十年前分别之后，她几乎从来没有见到瓦德，这个记忆已经深埋在露易丝的脑里。所以在之前看到瓦德时，露易丝非常的动摇。

　　回忆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变成了现实到来，露易丝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旅行是个好机会。」瓦德用沉著的语气说：「一起继续旅程的话，就会回到那个怀念的心情。」

　　露易丝思考著，自己真的喜欢瓦德吗……当然是不讨厌。自己确实曾经很崇拜他，这点绝对没错。但那已经是过去的回忆。突然讲到未婚妻啦、结婚啦之类的事情，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对。

　　该怎么说？因为双方分离的时间，让露易丝还不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

　　露易丝回头望向后方。

　　才人筋疲力尽地骑在马上，看来相当的疲劳。露易丝咋舌。真是没出息！她这样一想，不知为何感到焦虑，胸中一阵悸动。

　　「已经持续奔跑了半天以上了。到底是怎样？魔法侍卫队的家伙们是怪物吗？」

　　瘫软在马脖子上的基修，对著才人搭话。才人也跟他相同，把上半身瘫在马背上。

　　「我哪知道。」才人用疲惫的语气回答。瓦德每次碰露易丝时，他就在意到了极点。哎呀，他在碰她，还抱著肩膀。那家伙搞啥啊？但也不能叫他别这样，毕竟两人订了婚约。但是最少，希望他们别在我看得到的地方打情骂佾。

　　每次这样思考时，才人就更加感到萎靡不振，整个人没干劲。

　　基修看著才人这种样子，小声地窃笑道。

　　「噗，噗噗。难道……你是在吃醋吗？」

　　「啊？什么意思！」才人猛然将身子挺直。

　　「喔？猜中了？难道是正中红心？」基修笑得更贼了。

　　「闭嘴！鼹鼠男！」

　　「噗，噗噗。对著主人抱著无法实现的恋慕吗？哎呀哎呀，我就不讲难听话了。但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恋情，会成为不幸的源头呢。不过啊！你还真可怜呢！」

　　「吵死了！那种家伙，我才没有什么喜不喜欢的。她虽然脸还算满可爱的，但是个性差到极点。」

　　基修转向前方，用惊讶的语气说：「哇！在接吻呢。」

　　才人愣了一下，转向前方屏息凝视。但是，两人根本没有在接吻。

　　才人再度面向基修，他正压住嘴忍著笑。

　　「呜喔！」才人边嘶吼著边扑向基修。两人从马背上滚下，开始打成一团。

　　「喂！我要丢下你们啰！」瓦德对著这样的两人怒吼。

　　基修慌慌张张重新跨上马。才人则是发觉露易丝正看著这里。

　　因为两人视线相交了，所以才人把脸转开。

　　由于更换了数次马匹沿途疾驰而来，所以才人他们在当天夜里就到达了拉·罗歇尔的入口。才人很惊讶地张望著周围。明明叫做港都，但这里怎么看都是山路。看起来不管哪边都不可能有海。也许越过山之后，能看到海也说不定。

　　沿著浮现于月夜里的险峻岩山中的细缝前进后，可以看到被峡谷夹在中间的城镇。沿著街道，并排著挖掘岩壁而建成的建筑物。

　　「为什么叫作港都却是山啊？」

　　才人这样说了之后，基修傻著眼回问。

　　「你不知道阿尔比昂吗？」

　　虽然才人跟基修都到达了体力的极限，但或许是因为马上就可以休息所以放下心来，他们也变得多话起来。

　　「我哪知道呀。」

　　「怎么可能！」

　　基修笑了，但是才人没笑。

　　「把这里的常识当成我的常识，可会让我很困扰的。」

　　就在此时。

　　突然从悬崖上有好几只火把瞄准才人们骑著的马丢了下来。

　　火把熊熊燃烧著，照亮了才人们策马前进的峡谷。

　　「发、发生什么事了？」基修怒吼著。

　　没受过战争专业训练的马，因为受到猝然飞来的火把惊吓，把前脚高高举起，将才人跟从马背上甩了下来

　　瞄准这时机，有几只箭撕裂夜风飞了过来。

　　「是奇袭！」基修喊道。

　　箭唰地一声刺到了地面上。

　　才人乱了阵脚。当他想要握住背上的德鲁弗林加时，两支箭咻咻地飞来。

　　无数的箭对准了才人跟基修袭击而来。

　　「呜哇！」

　　以为自己就要这样完蛋了，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就在此时……

　　一阵风卷起，才人他们面前的空气产生扭曲，出现了小型的龙卷风。

　　龙卷风将飞来的箭矢吸入其中，再弹向另一个方向。

　　跨在狮鹫上的瓦德高举著魔杖。

　　「没事吗？」瓦德的声音传到才人耳里。

　　「没、没事……」

　　呜呜，我被露易丝的未婚夫救了！没出息的心情油然而生，刺激著才人的自卑感。他拔出放在背后的德鲁弗林加，左手的卢恩符文开始发光。虽然原本已经疲惫不堪，但是因为身体变轻，所以疲劳感也减轻了。

　　「伙伴，我好寂寞啊……一直把我塞在鞘里也太过分了吧。」

　　才人望著悬崖的方向，但是这次没有箭飞来了。

　　「是盗匪或山贼之流吗？」瓦德喃喃说道。

　　「也许，是阿尔比昂的贵族们的阴谋……」露易丝猛然惊醒地说。

　　「如果是贵族，应该不会使用弓箭吧。」

　　正在此时……听到了翅膀挥动的声音。才人他们彼此对望。

　　那是他们会在某处听过的振翅之声。

　　从悬崖上传来男人们的惨叫声。那听来似乎是对于突然出现在自己头上的东西感到畏怖、颤栗的声音。

　　接著他们开始对著夜空放箭。但是，那些箭矢都被风的魔法偏移了方向。

　　接下来是小型的龙卷风卷起，把悬崖上的男人们一一吹倒。

　　「喔？这不是『风』的咒文吗？」瓦德喃喃说著。

　　射出箭的男人们从悬崖上骨碌碌地滚了下来，重重摔到坚硬的地面上，发出呻吟声。

　　以月亮为背景，熟悉的幻兽现出了身影。露易丝惊讶地叫道。

　　「希儿菲朵！」

　　那确实是塔帕莎的风龙。它降到地面上后，红发的少女轻巧地从风龙背上跳下，拨了拨头发。

　　「让各位久等了。」

　　「什么久等了！你是来做什么的啊！」露易丝跳下狮鹫，对著齐儿可怒吼。

　　「我不是来救了你们吗？早上从窗子往外望时，看到你们打算骑著马外出，所以急忙把塔帕莎叫醒跟著你们后面来啦。」

　　齐儿可指著风龙上的塔帕莎。看来她是在睡觉时被吵醒，还穿著睡衣。就算是这样，塔帕莎看来还是不在意似地翻著书。

　　「查伯斯特！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秘密行动？如果是这样就直接说啊～～不说我哪会知道呢。总之感谢我们吧，因为我们抓住了袭击你们的家伙们呢。」

　　齐儿可指著倒在地上的男人们。因为受伤所以动弹不得的男人们口中不断怒骂著露易丝等人。基修靠近他们，开始诘问。

　　露易丝将手交迭在胸前，瞪著齐儿可。

　　「别误会，我可不是来救你的。嗯？」齐儿可摆出风情万种的样子，贴近骑在狮鹫上的瓦德。「你的胡子真是好看，你知道热情是什么吗？」

　　瓦德瞥了齐儿可一眼，用左手将她推开。

　　「咦？」

　　「虽然很感谢你的帮忙，但请不要靠得太近。」

　　「咦？为什么？我可是在说我喜欢你啊！」

　　瓦德摆出毫无可趁之机的态度。目前为止，齐儿可不会碰过任何男人对她采取如此冷淡的态度。不管是怎样的男人，只要自己主动靠近，一定会有哪里出现动摇的样子。但是瓦德完全没有这类反应。齐儿可惊讶得目瞪口呆，瞪著瓦德。

　　「让未婚妻产生误解，可就不好了。」

　　瓦德这样说完，凝视著露易丝。露易丝羞红了脸。

　　「什么？他是你的未婚夫？」齐儿可一脸无趣地说。

　　瓦德点点头，而露易丝一副很困扰的模样，开始扭扭捏捏。齐儿可盯著瓦德瞧。

　　远看时她没注意到，但是这人的眼光很冷漠，就如同冰一样。齐儿可哼了一声。这家伙是什么啊？真无聊！她心里想著。

　　齐儿可接著看向才人。才人不知道为何没什么精神，他用垂头丧气的态度跟剑低声对话著。

　　哎呀？难道是因为我对瓦德抛媚眼所以没精神吗？念头这样一转，她突然觉得才人很可爱。齐儿可抱紧才人。

　　「真正的原因是……人家很担心达令嘛～～～～！」

　　才人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把脸背对齐儿可。

　　「你说谎。」才人噘起嘴说。

　　啊，吃醋了？这样一想，齐儿可的心中点燃了热情的火焰。

　　「真可爱！真的好可爱喔！你在吃醋吧？」

　　「才没有……」

　　「真是对不起啦！因为我刚刚很冷淡，所以在生气吧？」

　　齐儿可边这样说边咯咯笑闹著，把自己如同哈密瓜的胸部压向才人的脸。

　　「原谅我吧！虽然我有点分心，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最喜欢达令的！」

　　露易丝咬了咬嘴唇，打算怒吼。她不能忍受使魔被查伯斯特的女人抢走。

　　瓦德轻轻的把手放到露易丝的肩膀上。瓦德看著这样的露易丝，微微一笑。

　　「瓦德……」

　　在这时，基修去审问完袭击他们的男人们回来了。

　　「子爵，那些家伙宣称自己只是单纯的抢匪。」

　　「嗯……那就丢著不管吧。」瓦德翻身跨上狮鹫，英姿飒爽地抱起露易丝。「今天在拉·罗歇尔度过一晚，搭乘明早第一班的船前往阿尔比昂吧。」

　　瓦德对众人这样宣布。

　　齐儿可跟才人共乘一匹马，在才人的身后很开心地咯咯笑闹著。基修也跳上马背，而风龙上的塔帕莎，还是一如往常的看著书。

　　在道路的另一端，被峡谷夹在中间的拉·罗歇尔的街灯，闪烁著奇异的光芒。

第五章 出航之前的假日

　　「女神之杵」亭的一行人，正在一楼的酒吧里放松。不，因为骑了一整天的马，所以该说是瘫在那里吧。

　　「女神之杵」亭不愧是以贵族作为对象的旅馆，相当的豪华。桌子跟地板是从同一块岩石削凿出，表面磨得亮晶晶的，简直光可鉴人。

　　这时，前往「码头」进行乘船交涉的瓦德跟露易丝回来了。

　　瓦德坐下后，用困扰的语气说：「往阿尔比昂的船似乎要到后天才能出港。」

　　「这是很紧急的任务呢，偏偏……」

　　露易丝噘著嘴说。才人等人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明天就可以休息了。

　　「因为我没有去过阿尔比昂所以不太了解，为什么明天没有出船？」

　　瓦德面向齐儿可回答。

　　「明天晚上月亮会重迭吧？是『思维尔』之月夜。在隔天的早上，阿尔比昂会最靠近拉·罗歇尔。」

　　才人用疲倦的脑袋思考著，大概是跟涨潮退潮有关系吧？因为潮汐的涨退是受到月亮影响。

　　「那，今天就休息吧。我已经订好房间了。」瓦德将钥匙串放在桌上。「齐儿可与塔帕莎同一间房，然后基修跟才人同一间房。」

　　基修跟才人互相瞪了对方一眼。

　　「我则和露易丝同一间房。」

　　才人愣了一下，面向瓦德。

　　「因为订婚了所以这也是当然的吧？」

　　露易丝吓了一跳，看著瓦德。

　　「当然是不行的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啊！」

　　才人点点头。当然不行！他心中这样怒吼著。但是瓦德摇摇头，凝视著露易丝。

　　「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要跟你两人单独谈。」

　　不愧是以贵族为对象的旅馆「女神之杵」亭最好的房间，瓦德与露易丝的房间有著相当奢华的装潢。不知道是谁的兴趣，寝床是有顶蓬的整张大床，而且还装饰著看起来很贵的蕾丝。

　　瓦德在桌子旁坐下后，打开葡萄酒的瓶盖将酒倒入杯中，然后把酒喝干。

　　「你要不要也坐下来喝一杯呢？露易丝。」

　　露易丝依照著瓦德所说的，在桌旁坐下。瓦德在露易丝的杯子里倒满酒。他也在自己的杯中注入酒之后，举起了杯子。

　　「敬我们两人。」

　　露易丝略略低下头，也举了杯。喀锵，陶制的杯子碰了一下。

　　「公主殿下嘱托给你的信，有好好的收著吗？」

　　露易丝从口袋上面压住汉丽塔交付的信封。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呢？

　　然后，公主希望威尔斯归还的信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不知为何，她觉得自己能推测出大概内容。露易丝和汉丽塔之间有著共度童年的交情，所以露易丝非常了解，汉丽塔会在什么时候出现「那种」表情。那种——她在信上追加最后一句话时出现的——表情。

　　瓦德似乎充满兴趣地望著沉浸在思考中的露易丝的脸。露易丝点点头。

　　「……嗯。」

　　「你在担心吗？能否顺利从阿尔比昂的威尔斯皇太子手中，取回公主殿下的信。」

　　「是啊，会担心呢。」露易丝皱著可爱的眉毛回答。

　　「没问题的，一定能顺利进行。毕竟，有我跟著啊。」

　　「是啊，有你在的话一定会没问题的。因为你从以前就非常的可靠。话说，所谓重要的事情是？」

　　瓦德把眼光望向远方后说道：

　　「你还记得吗？那一天的约定……就是，在你家宅第的中庭里……」

　　「那艘浮在池子上的小船？」

　　瓦德点了点了点头。

　　「你总是在被双亲责骂后，就跑去那里畏缩起来。就像是被丢弃的小猫一般，缩成一团……」

　　「你真的光是记得一些奇怪的事情呢。」

　　「那当然是记得的。」瓦德很愉快地说：「你总是被拿来与姐姐们比较魔法的才能，并被责骂表现不好。」

　　露易丝很丢脸似地低下头。

　　「不过我一直认为那是个错误。确实你并不灵巧，总是失败，但是……」

　　「你真坏心。」露易丝鼓起双颊。

　　「不是的，露易丝。你虽然总是失败，但是散发著谁都没有的光芒。也可以说是魅力。那是因为，你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特别之力。因为我并不是平凡的魔法师，所以我能够看出这一点。」

　　「怎么可能。」

　　「并不是不可能。例如……对了，你的使魔。」

　　露易丝的脸颊染红了。

　　「你是说才人？」

　　「对。他抓住武器时浮现在左手的卢恩符文，那并不是普通的卢恩符文。而是传说中的使魔印记。」

　　「传说中的使魔印记？」

　　「没错，那是『甘道夫』的印记。据说是被始祖布利弥尔所驱使的，传说中的使魔。」

　　瓦德的两眼炯炯发光。

　　「甘道夫？」露易丝很惊讶地询问。

　　「那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有的使魔。也就是说，你是个有这等力量的魔法师。」

　　「我无法相信。」露易丝摇著头。她认为瓦德是在开玩笑。确实那个才人只要一握住武器，就会变得特别敏捷且极为强力，但是说他是传说中的使魔？这可让人无法相信。就算才人真的是传说中的使魔，那也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因为自己是零的露易丝。总是比他人落后一截。不管怎么想，自己都不可能拥有如瓦德所说的那种力量。

　　「你将会成为伟大的魔法师吧。对，一定会成为一个如同始祖布利弥尔一般，名留青史的杰出魔法师。我有这种预感。」瓦德凝视著露易丝，用带著热情的语气说道。

　　「这个任务结束后，就跟我结婚吧，露易丝。」

　　「咦？」面对突然的求婚，露易丝一脸诧异的表情。

　　「我并不打算只满足于魔法侍卫队队长的地位。总有一天，我想要成为能撼动一国……能撼动这个哈尔凯尼亚的魔法师。」

　　「可、可是……」

　　「可是什么呢？」

　　「我……我还是……」

　　「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已经十六岁，是自己能够决定自身事务的年龄。更何况你的父亲也已经允许了，确实……」

　　瓦德在这边顿了一下。然后他再度抬起头，将脸靠近露易丝。

　　「确实，我必须为了长期丢著你不管这行为而道歉。我也明白，我不是能自称为你未婚夫的立场。但是露易丝，你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瓦德……」

　　露易丝思考著。不知为何，才人的事情浮现在脑中。和瓦德结婚后，自己还是要把才人当成使魔放在身边吗？

　　不知道为什么，她有种不能这样做的感觉。如果使魔是乌鸦或猫头鹰之类的，一定就不需要如此烦恼。

　　如果，把那个从异世界来的笨蛋丢著不管，那他会变成怎样呢？

　　齐儿可……或是才人以为露易丝不知道的，那个施舍他的厨房女仆之类……也许有哪个人会照顾他也说不定。

　　这样不行！露易丝如此想。是少女的任性与独占欲，让露易丝有这种想法。才人他……虽然是个笨蛋又少根筋，总让人很火大，但是他不是其它任何人的东西，而是露易丝的使魔。

　　露易丝抬起头。

　　「可是，可是……」

　　「可是？」

　　「那个，我啊，我还不是能配得上你的杰出魔法师……我想要更加努力……」

　　露易丝低下头。低著头继续说著。

　　「瓦德，小时候我有这种想法。总有一天，我想要被大家认同。要成为杰出的魔法师，让父亲母亲称赞。」

　　露易丝抬起脸来，望向瓦德。

　　「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看来，你的心中开始有某个人的影子存在了吧。」

　　「没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情！」露易丝慌慌张张地否定。

　　「没关系，我懂的。好吧，那就取消吧。我不会要求你现在回答我。不过，我相信这趟旅程结束后，你的心就会倾向我这边。」

　　露易丝点点头。

　　「那就睡吧，我想你累了吧。」

　　接著瓦德靠近露易丝，打算亲吻她。

　　露易丝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间。接下来，她轻轻地推开瓦德。

　　「露易丝？」

　　「抱歉。那个，我……」

　　露易丝扭扭捏捏地望著瓦德。瓦德脸上浮现苦笑，摇了摇头。

　　「我不急的。」

　　露易丝再度把头低下。

　　为什么？瓦德明明是这样温柔，又威风凛凛，我一直很崇拜他的……

　　和瓦德成婚的话，没有理由不觉得高兴。但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正牵绊著自己的心。而那个东西，让露易丝的心无法往前进。

　　才人很灵巧地抓住窗户的外缘，拼命观察著瓦德与露易丝的房间。他的左手握著拔出的德鲁弗林加。这样一来，身体就像长出翅膀般轻盈。他从屋顶垂下绳索，如同特技杂耍般成功攀上目标的这个窗户。从窗帘的缝隙中，可以看到隔著桌子对坐的两人。

　　到底在谈什么呢？瓦德每次将脸靠近露易丝时，才人就咬牙切齿。当瓦德打算亲吻露易丝时，才人的呼吸都快停止了。幸好后来失败了，所以他避开了窒息的危机。

　　啊，又靠近了。可恶这家伙。哇！怎么这样！才人小声地自言自语时，德鲁弗林加嘟囔了一句「真没出息」。

　　「闭嘴。」

　　「像这样跟只毛毛虫一样地贴住窗户，看著爱上的女人跟她的恋人聊得很开心，然后边咬牙切齿的人是我的伙伴——这样一想，就觉得没出息到了令人想落泪的程度啊。」

　　「谁爱上谁啊！那种女人，我完全不喜欢她。又粗鲁、又把我当狗，个性就跟智慧环一样扭曲。」才人边咬著牙边反驳。

　　「那为什么要偷看？」

　　「不过，还是会在意啊。就只是这样啦。」

　　话讲到这边时，从上方有某个东西掉了下来。

　　有个重物压到才人的肩膀上。而他的脸被某个东西包住，眼前变得一片黑暗。

　　「什、什么啊？」

　　「在这种地方做什么？你喜欢在墙壁上散步吗？我可找了你好久呢。」

　　掉下来的是齐儿可。眼前一片漆黑，是因为脸钻进了齐儿可的裙子里。

　　「喂，快下来啊。」才人从裙子中伸出头来，对齐儿可说。

　　「为什么？有什么关系啦，话说回来你在看什么？」

　　齐儿可窥探了一下窗子，然后面向才人。

　　「不行啊，怎么偷看人家新婚夫妻呢。丢著他们别管吧。」齐儿可两手环绕住才人的肩膀。「我在想，像这样贴在墙壁上幽会，还满不错的耶。你看，对面的灯光非常美丽呢。就像是在祝福我们两人一样不是吗？」

　　「说什么啊，快下来啦！」

　　正当才人手忙脚乱挣扎的同时，窗户磅地被打开了。才人因为快要掉下去了，所以像只甲虫一样攀住窗框。

　　定神一看，露易丝双手叉腰，可爱的脸像是恶鬼一般的扭曲，怒视著才人跟齐儿可。

　　「你们在窗边做什么？」

　　才人的左手握著剑，右手抓著窗框。然后齐儿可骑在才人的肩膀上，搂抱著他。这已经不是用奇怪就足以形容，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景象。

　　「你看了不就知道？是在幽会啊。」

　　才人正打算说点什么，但是被齐儿可捂住嘴巴。正在他呜呜啊啊的觉得困惑时，露易丝的肩膀开始颤抖。

　　「给我去别……别别别的地方发情啦！这两只野……野野野狗！」

　　「因为达令说想要在这边幽会嘛。」

　　齐儿可用获胜的口气一说完，露易丝的脚就袭击而来。因为齐儿可轻巧地翻身闪躲，坐到了窗框之上，所以露易丝的脚正中了才人的脸，就这样把才人往下踹。

　　因为才人很幸运的手里握著剑，所以在落下途中把剑刺进墙壁，逃过了一劫。他对著上方怒吼著。

　　「你打算杀了我吗！」

　　「像你这样不知感恩图报的家伙，最好去死一死啦！」

　　瓦德从房间中兴味盎然地看著这一幕。

　　隔天，才人在与基修同住的房间里醒来时，有人敲著房间的门。因为基修在旁边的床睡到不醒人事，所以已经清醒的才人只好无奈起身。

　　今天应该没有船吧？让我们好好睡个够不就得了？才人边这样想边把门打开。头戴羽毛帽的瓦德俯视著才人。瓦德的身高，约比才人高出一个半头。

　　「早啊，使魔小弟。」

　　被露易丝的未婚夫这样称呼，才人不怎么高兴。

　　「早安。不过出发是明天早上吧？这么早有什么事情吗？昨天骑了一整天的马，我还想继续睡耶。」

　　才人这样一说，瓦德微微一笑。

　　「你是传说中的使魔『甘道夫』吧？」

　　「咦？」才人愣了一下，望著瓦德。

　　瓦德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是想要掩饰什么似地倾著头说了。

　　「……就是啊。因为佛肯那件事情，所以我对你产生了兴趣。之前骑著狮鹫时，我从露易丝那边听说你是从异世界来的不是吗？另外好像还是传说中的使魔『甘道夫』。」

　　「噢。」

　　是谁把「甘道夫」的事情说出去了呢？应该只有欧斯曼氏知道这件事才对。

　　「我对历史和兵法都很有兴趣哪。审讯佛肯时，对你的事情产生兴趣，所以我去了王立图书馆调查。结果，就是追溯到了『甘道夫』。」

　　原来如此，还真是热心于学习啊。

　　「我想知道能逮捕了那个『土块』的人有多少程度，所以希望你跟我较量一下。」

　　「较量是指？」

　　「也就是这个。」

　　瓦德拔出插在腰上的魔法杖。

　　「互殴？」才人暗暗窃笑著说。

　　「没错。」

　　瓦德也笑著回答。

　　才人望著还在睡的基修。虽然不知道这个瓦德有多少本事，但是自己可以把那个基修的哥雷姆斩断，并逮捕到佛肯。这个瓦德虽然不愧为魔法侍卫队的队长，看来很有一套的样子，但是才人并不认为自己有差对方多少。

　　就让露易丝的未婚夫看看「甘道夫」的厉害吧。才人这样想。

　　「要在哪里打？」

　　「这个旅馆是以前用来防备阿尔比昂侵略的堡垒，中庭有个阅兵场。」

　　才人跟瓦德前往阅兵场，据说这里以前是贵族们聚集，接受陛下检阅的场所。两人相隔约二十步的距离对峙著。现在这阅兵场已经成为单纯的仓库，堆积著木桶跟空箱，如同在缅怀过去的光荣一般，长满青苔的石制升旗台伫立著。

　　「以前……虽然这样讲你也无法了解，但是在那位菲利普三世治世之时，这里常常有贵族进行决斗。」

　　「是喔。」才人握住背著的德鲁弗林加的剑柄，左手的卢恩符文开始发光。

　　「过去的美好时代，国王还拥有力量，而贵族们追随于后的时代……贵族像个贵族的时代……因为赌上名誉与自尊，我们贵族对彼此击出魔法。不过，实际上也有为了非常无聊的事情而对决的情况。对，例如……为了争夺女人。」

　　才人的表情变认真了。他拔出剑以后，瓦德用左手制止他。

　　「怎么了？」

　　「决斗有所谓该遵守的规矩，不能没有助手。」

　　「助手？」

　　「放心吧，我已经叫来了。」

　　瓦德这样一说，露易丝从阴影中现身。露易丝看著两人，脸上出现呆然若失的表情。

　　「瓦德，因为你叫我来，所以来看看。但是你打算做什么？」

　　「我只是想测试他的实力。」

　　「不要做这种傻事。现在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吧？」

　　「你说的没错，不过贵族这种家伙是很麻烦的。如果在意起强弱问题，就无法控制自己呢。」

　　露易丝看著才人。

　　「给我住手，这可是命令喔？」

　　才人不答话，只是看著瓦德。

　　「什么嘛！真是的！」

　　「那么，助手也来了，开始吧。」

　　瓦德从腰间拔起魔杖，摆出如同西洋刽的架势，将魔杖往前突刺。

　　「因为我笨手笨脚的，所以无法控制力道喔？」

　　才人这么一说，瓦德浅笑回答道。

　　「无所谓，全力放马过来吧。」

　　才人拔出德鲁弗林加，一步跳向瓦德，挥出斩击。

　　瓦德用杖档下才人的剑。喀锵一声，火花四溅。明明是根细细的魔杖，却稳稳地挡下了长剑。

　　才人以为瓦德会退后，结果伴随著咻咻切开空气的声音，魔杖以简直令人惊讶的速度刺了过来。才人把剑往上挥砍弹开瓦德的刺击。瓦德优雅地甩动魔法侍卫队的黑斗篷，往后跳开，重新摆好架势。

　　「那家伙……为什么不使用魔法？」德鲁弗林加傻头傻脑地问道。

　　「因为你长满锈所以被瞧不起啦！」

　　才人吼著。瓦德那家伙，跟卢恩符文发光时的才人差不多敏捷。只交锋一次，才人就明白瓦德和基修的等级是不同的。

　　「魔法侍卫队的魔法师，并不是只会使用魔法。」瓦德把手放到羽毛帽上说：「就算是咏唱魔法的方法，也是针对战斗特训过。拿杖的架势，刺击的动作……一边把魔杖像剑一样的使用，一边完成魔法的咒文，这对军人来说，可是基本中的基本。」

　　才人把姿势放低后，将长剑像风车般旋转。

　　瓦德轻易避开才人的攻击。看穿后、再用魔杖拨开，他脸不红气不喘地做著这些动作。

　　「你的动作确实很快，让人不认为你是一般的平民。不愧是传说中的使魔。」

　　他避开才人的刺击，用魔杖给予才人的后脑一记敲击。轰然一声，才人的脑中好像有火花闪过。鼻子深处也一阵发热。才人咚地瘫倒在地上。

　　「但是却充满可趁之机。你只是很快，动作却是个外行人。这样可赢不了真正的魔法师。」

　　才人如同弹簧般站起身来，把剑往上挥动，往横斩击。

　　但是瓦德踏步、跳跃，如同风一般的避开攻击

　　「也就是说，你无法保护露易丝。」

　　瓦德第一次转为攻击。他使用西洋剑的姿势高高举起魔杖，开始重复著刺击。他的动作有著常人简直无法看清的速度，才人好不容易才挡开这些攻击。

　　「属于太阳之风……」

　　瓦德边重复著如同闪光般的刺击，边喃喃低语著。

　　才人发觉瓦德的刺击有著固定的节奏与动作。

　　「伙伴，糟糕了！魔法要来了！」德鲁弗林加大喊著。

　　当才人领悟到瓦德嘴中的低语其实是在咏唱咒文时……

　　大气轰隆弹开。

　　空气形成了无法用肉眼看见的巨大槌子，从侧边将才人打飞出去。才人被弹开了有十公尺以上的距离，狠狠撞进了层层迭起的木桶堆里，桶子嘎啦嘎啦地滚落。

　　因为撞上木桶的冲击，所以才人把剑给放开了。他正打算捡起来时，瓦德牢牢地把剑踏在脚下，用杖指著才人。被踏住的德鲁弗林加虽然嘶吼著「给我把脚拿开」之类的话，但是瓦德毫不在意地开了口。

　　「胜负已定。」

　　才人打算站起身来，但是因为疼痛所以身体麻痹无法行动。血自他的额头往下流。

　　露易丝战战兢兢地靠了过来。

　　「明白了吧，露易丝。他无法保护你的。」瓦德语气恳切地说道。

　　「……这是因为，你是那个魔法侍卫队的队长啊！是守护陛下的护卫队。很强也是当然的！」

　　「是啊。但是到阿尔比昂去之后，你还打算选择敌人吗？被强大的敌人包围时，你打算这样说吗？『因为我们很弱，所以请把魔杖收起来』，像这样吗？」

　　露易丝无言以对。接著她凝视著才人，才人的额头流著血。露易丝慌慌张张的打算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时，瓦德催促著她。

　　「走吧，露易丝。」

　　瓦德抓住露易丝的手臂。

　　「可是……」

　　「总之先让他独处吧。」

　　露易丝好像有点犹豫地咬了咬嘴唇，但还是被瓦德拉著离开了。

　　被留下的才人膝盖跪地，一动也不动。德鲁弗林加喃喃的说：「哎呀，输掉了呢。」

　　才人保持著缄默。在露易丝面前败北这件事，让才人极度地意志消沉。

　　「但是，那个贵族还真强。别在意啦，伙伴。那家伙可是相当有一套，说不定是矩形级魔法师。输给他也没什么好丢脸的。」

　　就算这样才人还是没有开口。

　　「在心仪的女人面前打输，那当然会感到屈辱，不过你也别太消沉啦。你这个样子，连我都觉得难过啊。倒是伙伴，刚才被你握在手上时，我突然想起某件事……嗯～～怎么又忘了，是什么啊？毕竟，那是非常非常久以前的事情了……」

　　才人把德鲁弗林加塞入剑鞘。虽然德鲁弗林加发出「啊」、「喂」、「等等啦」的抗议，但是才人装做没听到。才人站起来后，拍掉膝盖上的灰尘，无精打采地离开这里。

　　然后那天晚上，才人一个人在房间的阳台上眺望著月亮。基修他们在一楼的酒吧喝酒喧闹著。因为明天总算能前往阿尔比昂，所以他们打算好好热闹一下的样子。齐儿可有来邀请才人，但是他拒绝了。现在真的没有心情喝酒。

　　两轮月亮重迭之夜的隔天，船就要出港。说什么这是因为阿尔比昂将最接近拉·罗歇尔……

　　才人仰望著夜空。在闪烁的星海中，红月隐藏在白月之后，结合为一的月亮闪耀著蓝白色的光辉。这个月亮，让才人想起故乡——地球的夜晚。

　　意气消沉的才人喃喃自语著「我想回家」。加上在露易丝面前轻易地输给瓦德这事的推波助澜，才人陷入强烈的思乡情绪里。

　　不知不觉中才人哭了起来，眼泪滴滴答答沿著脸颊流下，从下巴滴落到地面上。当才人正这样边望著月亮边啜泣著时，有人从后面对他搭话。

　　「才人。」

　　才人一回头，就看到露易丝将手交迭在胸前瞪著他。

　　「……别为了输掉这种小事哭啦，真难看耶。」

　　才人使劲揉著眼睛。他不想被露易丝看到自己哭的样子。

　　「才不是。」

　　「什么不是？」

　　「我是因为想回家所以才哭的。我想回地球，回日本。」

　　「……我也是有觉得很抱歉啦。」露易丝垂下头。

　　「是这样吗？明明把我当条狗。」

　　「这也是没办法的啊。因为我是个贵族，总是要顾著面子。」

　　「唉。到底怎样才能回去啊，我已经不想继续待在这种地方了。」

　　才人用深恶痛绝的语气喃喃说著。

　　「……什么嘛，我也很困扰啊。」

　　「如果这样想就好好的去找啊，找出能让我回去的方法。」

　　「……这个任务结束后，我就会好好的帮你找啦。」

　　「是喔？」

　　「我是贵族啊，不会说谎的。」露易丝把手叉在腰上，偏著可爱的头说。

　　「那，如果我回不去了怎么办啊？」

　　露易丝微微红著脸沉思了一会，然后像是下了决心般开口说：

　　「……到那时，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就算你结婚了？」

　　「跟结婚有什么关系啊。」露易丝狠狠瞪著才人。

　　「很好啊？你这种没救了的个性，居然有人愿意娶你。那个子爵真是个怪人啊。你啊，真是好运喔。」

　　才人像是挖苦地说。露易丝被惹火了，她把手臂交迭后出声反击。

　　「什么嘛。那你还不是被那个齐儿可喜欢上了？虽然我不知道那个笨女人是被你的哪一点吸引住。算了，怎样都好！两个笨蛋送作堆，很适合呢。」

　　两人把头转向反方向。露易丝闭上眼睛，调整情绪后再度开了口。

　　「总之，你在哈尔凯尼亚的期间，就是我的使魔。不管我是要结婚还是要做什么，你都得保护我，还有负责打扫洗衣，跟其它杂事。」

　　才人转回头。

　　在长而带著桃色的金发之下，露易丝茶褐色的眼珠因为怒气而闪耀著光芒。她嫩白的脸颊也因为怒气而微微染红，噘著的嘴唇也很可爱。

　　真的是只有这个长相能深深打动自己。不管露易丝讲著多让人火大的内容，她还是很美丽。不过，才人也想著，真的是这样吗？是因为露易丝很美，所以自己才会这样怦然心跳吗？他有种不只是因为这样的感觉。说出这种让人生气的话来，就算对方再怎么美丽又可爱，还是不可能有心跳的感觉才对。

　　握住自己的手，羞红了脸的露易丝；照顾受伤的自己的露易丝；明明是「零」，却挺身与佛肯的哥雷姆对峙的露易丝；还有，因为被称为零所以流下不甘心的泪水的露易丝。

　　偶尔让自己看见的，露易丝的勇气与温柔，以及像个女孩子的部分……

　　才人想著，什么啊。

　　他发觉了在自己看著重迭为一的月亮之前，思乡病都没有发作的理由了。

　　但是，承认这个理由会让才人感到恼怒。

　　「才不要。」

　　「为什么？」

　　「你让那个瓦德保护不就好了？」才人像是发泄般说著。

　　「真受不了，你还在在意败给他的事情？」

　　才人闭上嘴巴。

　　「你是我的使魔吧？就算输了，也要抬头挺胸。摆出像那种没出息的样子，会伤害到拉·瓦利埃尔的名誉。」

　　他并不是单纯的输了。而是在露易丝的面前，输给了她的未婚夫。当然没有理由能抬头挺胸。才人嘟起嘴，如同在闹别扭一般用手指戳著阳台的栏杆。

　　「我明白了。好啊，随你高兴，反正就让瓦德来保护我吧。」露易丝傻眼地说道。

　　「那样做最好。」才人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回答。这句话让露易丝火大了。

　　「因为那个人很可靠，所以一定能放心吧。虽然这也不是该对身为使魔的你说的事情，不过还是跟你说一声好了。我刚刚下了决心，我要跟瓦德结婚。」

　　露易丝斜著眼睛望著才人。不过才人一句话也不说，看著别的方向。露易丝心里想著，什么嘛！

　　「我要跟瓦德结婚。」

　　露易丝再重复了一次。但是才人还是沉默著，像在闹别扭般维持低著头的姿势。

　　露易丝以为才人会阻止他，结果他不抱怨、也什么都不说。

　　明明还偷爬上自己的床！什么嘛，露易丝想著。因为自尊被伤害了，所以露易丝真的感到非常愤怒。

　　「你最好就一辈子在这边看著月亮啦！」

　　露易丝大吼之后，打算离开。就在这时……

　　「呜哇！」

　　才人大叫，露易丝回过头。

　　虽然露易丝要才人看一辈子的月亮，但是月亮却被巨大的某物挡住而看不见。

　　背对月光的巨大阴影动了起来。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那个巨大的影子是个用岩石构成的哥雷姆。能操纵这么巨大的哥雷姆的人是……

　　巨大的哥雷姆，在肩膀上坐著某个人，对方的长发随风飘荡著。

　　「佛肯！」

　　露易丝跟才人两人同声怒吼。坐在哥雷姆肩膀上的人物好像很高兴的说。

　　「真感激啊，你们还记得我呢。」

　　「你不是被关进监狱里了吗……」才人边握著德鲁弗林加边说著。

　　「有个亲切的人啊，说像我这种美人，应该要为这世界多做出一些贡献才行。所以把我放出来啦。」

　　佛肯夸口道。虽然因为很暗所以看不清楚，但是佛肯旁边站著一个穿著黑斗篷的贵族。就是那家伙让佛肯逃狱的吗？那个贵族把发言权让交给佛肯，保持著缄默。因为戴著白色的面具，所以不知道长相如何，但是似乎是个男人。

　　「……这世上还真是有著好管闲事的人呀。你是来干嘛的？」

　　才人用左手握住剑柄。

　　「那当然……是来感谢你们给我这么美好的假期啦！」

　　佛肯横眉竖目，脸上浮现疯狂的笑容。佛肯的巨大哥雷姆的拳头挥舞著，把阳台的栏杆打得粉碎。那是用坚硬的岩石所制成的栏杆。岩石所生成的哥雷姆的破坏力，似乎变得比以前还要强大。

　　「因为这里只有岩石嘛。可别因为没有土就感到安心，那可是不行的呢！」

　　「没有人感到安心啦！」

　　才人抓住露易丝的手往外跑。他们穿过房间，跑下楼梯前往一楼。

　　两人前往的一楼也已经化为战场。突然从玄关出现的佣兵们，似乎袭击了在酒吧饮酒的瓦德等人。

　　基修、齐儿可、塔帕莎跟瓦德虽然用魔法在应战，但是寡不敌众。看来拉·罗歇尔里的佣兵们似乎成群结队的侵袭而来，让众人难以招架。

　　齐儿可他们折断了与地板一体成型的桌脚，将桌子立起来当作盾牌，与佣兵们应战著。身经百战的佣兵们，已习惯于与魔法师们的战斗。他们在首战中分析出齐儿可等人魔法的射程后，就退到魔法射程之外射箭攻击。背对黑暗的佣兵们拥有地利，屋内的一行人较为吃亏。

　　只要一打算站起身来好咏唱魔法，箭矢就会像雨一般落下。

　　才人压低姿势冲到把桌子当作盾牌的齐儿可一行人身边，告诉他们上面有佛肯在这件事。但是巨大哥雷姆的脚出现在房屋外侧的彼端，看来似乎没有特地告知的必要。

　　其它的贵族客人，则在吧台下瑟瑟发抖著。肥胖的旅馆老板原本对著佣兵们拼命地抗议「你们对我的店做了什么」，但是因为手腕被箭射中，他倒在地板上扭动。

　　「真伤脑筋啊。」

　　齐儿可对瓦德的意见点头表示同意。

　　「果然这之前的家伙们，并不是普通的强盗呢。」

　　「有那佛肯在的话，也就是说幕后黑手是阿尔比昂的贵族吧……」齐儿可边耍弄著魔杖边低声说：「他们打算让我们一点一点地连续使用魔法，推算我们精神力都耗尽的时候，就会一口气突击过来。到时怎么办？」

　　「用我的哥雷姆挡住他们。」

　　基修带著略为苍白的脸色说道。齐儿可平静的分析双方战力后说。

　　「基修，你的『战争女神』顶多只能打倒一个小队。对手可是经验丰富的佣兵们喔。」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我说啊基修，如果是关于战争的事情，我可是比你更专精一点点呢。」

　　「我可是格拉蒙元帅的儿子，怎么能败在低贱的佣兵手下。」

　　「真是的，托里斯汀的贵族只有嘴巴上了不起。所以才会不擅长战事啊。」

　　基修站了起来，打算开始咏唱咒文。瓦德拉著他的衬衫阻止了他。

　　「各位，听我说。」瓦德压低声音说，众人沉默著点头表示理解。「像这种任务，只要有半数到达目的地，便可以算是成功。」

　　在这种时候也优雅地摊开书本的塔帕莎把书本阖上，转向瓦德的方向。她用魔杖指著自己、齐儿可跟基修，喃喃说著「诱饵」。

　　接著塔帕莎指著瓦德、露易丝跟才人说了「往码头」。

　　「时间呢？」瓦德询问塔帕莎。

　　「马上。」塔帕莎低声说。

　　「都听懂了吗，往后门去吧。」

　　「咦？啊？什么！」露易丝跟才人发出惊讶的声音。

　　「从现在开始，他们三人会在这边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尽全力制造激烈的骚动好引人注目。趁著这空档，我们要从后门出去前往码头。以上。」

　　「可、可是……」

　　才人望著齐儿可他们。齐儿可拨著充满魅力的红发，很无聊地噘著嘴说。

　　「唉，这也没办法啦。毕竟我们连你们为什么要去阿尔比昂都不知道嘛。」

　　「唔唔唔。我会死在这边吗？是这样吗？要是死了，可就无法再度见到公主殿下跟蒙莫朗西了……」基修开始检查蔷薇的假花。

　　塔帕莎对著才人点点头。

　　「去吧。」

　　「可是……」

　　「好啦，快走吧。等你回来以后……就要你亲我一下吧？」齐儿可催促著才人。然后她转向露易丝说：「听好，瓦利埃尔。你可别误解了？我当诱饵可不是为了你喔。」

　　「我、我知道啦。」

　　就算是这样，露易丝还是对著齐儿可她们深深地弯腰行礼。

　　才人他们压低姿势往外走。虽然箭矢咻咻地飞了过来，但是塔帕莎挥著魔杖，为三人展开了风的防护罩。

　　从酒吧进入厨房，当才人他们来到了工作人员用的出入口时，酒吧的方向开始传来激烈的爆炸声。

　　「……好像开始了。」露易丝说。

　　瓦德将身体紧紧贴著门，观察著另一侧的动静。

　　「似乎没有任何人在。」

　　他打开门，三人投身于夜里的拉·罗歇尔的街道。

　　「码头在这边。」

　　瓦德走在前面，露易丝跟著，才人负责殿后。

　　在月光的照耀下，三人的影子拉得既长又远。

第六章 白之国

　　确定才人他们往后门前进之后，齐儿可对基修下令。

　　「那就动手吧。基修，厨房有装著油的锅子吧？」

　　「你是说油炸用的锅子吗？」

　　「对，用你的哥雷姆把锅子拿来。」

　　「小事一桩。」

　　基修在桌子的阴影处挥动蔷薇假花，这正是他的魔法杖。花瓣飞舞，青铜制的女战士出现了。哥雷姆一蹦一跳地向厨房跑去，而敌人对准哥雷姆放箭。

　　数只钢铁的箭头扎进哥雷姆柔软的青铜里，哥雷姆踉跄了几步。基修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但是哥雷姆总算到达吧台后方的厨房，抓住了油锅。

　　「把那个锅子往入口丢吧。」

　　齐儿可边看著小镜子补妆，边这样对基修下令。

　　「这种时候你还能化妆啊。」基修傻著眼说。

　　虽然如此，他还是按照齐儿可的指示，操纵哥雷姆将锅子瞄准入口丢去。

　　齐儿可握住魔杖后站挺身子。

　　「因为歌剧就要开演啦，女主角素著一张脸的话……」

　　她对著飞舞在牛空中的油锅——里面的油正向外四溅著——挥动魔杖。

　　「可不是难以见人吗！」

　　发动的魔法引燃了锅中的油，让旅馆「女神之杵」亭入口附近燃起火焰，而引发一阵骚动。刚才正打算进行突击的一队佣兵，因为熊熊燃烧的烈焰而产生动摇。

　　齐儿可以非常性感的姿态咏唱著咒文，再度挥动魔杖。这样一来火势更加猛烈，延烧到在入口白忙一场的佣兵们身上。被火炎卷入的佣兵们痛苦扭动著。

　　齐儿可站直身子，优雅地拨著头发，将杖举高。虽然有几只箭矢对著她呼啸而来，但是塔帕莎的风魔法让箭都偏离目标。

　　「无名的诸位佣兵，虽然我们完全不明了，各位袭击我们的原因究竟为何。」

　　在满天箭雨中，齐儿可带著微笑行了一礼。

　　「不过就由我『微热』的齐儿可，在此恭谨地担任各位的对手吧。」

　　佛肯在巨大哥雷姆的肩膀上咋舌。刚才下令执行突击的一队佣兵，因为被火波及而乱成一团。佛肯低声对著一旁身穿黑斗篷的面具男子说道。

　　「真是的，果然用钱雇来的家伙们就是派不上什么用场。那点火有什么好慌张的。」

　　「那样就够了。」

　　「那种程度的话，不就无法打倒那些家伙吗！」

　　「就算无法打倒也无所谓，只要把他们拆散就够了。」

　　「你这样就够了，但我可不能接受。因为那些家伙让我出丑呢。」

　　但是，身著斗篷的男子并没有回答。他似乎在倾听著什么，然后站起身来对佛肯说。

　　「好，我要去追拉·瓦利埃尔家的小姑娘。」

　　「那我该怎么办啊？」佛肯傻著眼说。

　　「随你高兴。剩下的家伙随便你要煮要烤，都是你的自由。集合地点还是那个酒店。」

　　男子轻巧地从哥雷姆的肩上往下跳，隐身于黑暗之中。他的动作就像是吹拂于黑夜中的晚风，虽然清柔，但是却会让人背脊一冷。

　　「哼，真是个任性的男人。脑子里到底在打些什么主意，完全不告诉我呀。」

　　佛肯苦闷地喃喃自语。

　　下方响起佣兵们的哀嚎。因为从「女神之杵」亭中吹出的烈风助长了火势，所以火炎燃烧得更加旺盛，开始烧烤著潜藏于黑暗中的弓箭手。

　　佛肯对著下方怒吼著。「好了！够了！真是不可靠的家伙们！给我让一边去！」

　　哥雷姆发出震撼大地的轰隆声，靠近旅馆的入口。高举起拳头后，对著入口重重地敲击。

　　齐儿可跟塔帕莎从酒吧内操纵著火焰，让外面的佣兵吃足了苦头。一直射著箭攻击的家伙们，也在塔帕莎的风让火势蔓延过去后，就丢下弓矢逃走了。

　　「呵呵！呵！呵呵呵！」齐儿可耀武扬威地发出了笑声。「看到了吗？明白了吗？我的火焰的威力！如果不想受伤就回家去吧！哈哈哈！」

　　「好，轮到我了。」

　　正当没表现到的基修站起身，打算让「战争女神」追击在火海中逃窜的敌兵之时建筑物的入口伴随著巨大的声响，消失了。

　　「咦？」

　　尘埃扬起，一片灰蒙蒙中浮现出巨大哥雷姆的身影。巨大哥雷姆轻易地用脚将基修的哥雷姆踢开。

　　「哎呀，我都忘了。那个贪婪又固执的大姐也在呢。」齐儿可吐著舌头说道。

　　「可别得意忘形！小丫头们！看我把你们全一起压扁！」

　　站在哥雷姆肩膀上的佛肯，横眉竖目的怒吼著。

　　「怎么办？」

　　齐儿可望向塔帕莎。塔帕莎摊开两手，摇了摇头。

　　基修看著巨大的哥雷姆，陷入了强烈的恐慌之中，开始大吼大叫。

　　「各位！突击吧！突击！现在正是展现托里斯汀贵族之气魄的时候！父亲大人！请看著吧！基修从现在起将成为真男人！」

　　基修向著哥雷姆跑去，而塔帕莎用杖绊住了他的脚。基修狠狠地栽了个跟头。

　　「你在做什么啊！让我成为真男人吧！为了公主殿下的名誉，让我和蔷薇一起凋零吧！」

　　「少废话，准备逃吧。」

　　「不逃！我才不逃走！」

　　「……你啊，是那种会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类型呢。」

　　塔帕莎看著逐渐靠近的哥雷姆，似乎有了什么好点子。她拉扯著基修的袖子。

　　「什么事？」

　　「蔷薇。」塔帕莎指著基修手上的蔷薇假花，然后做出挥动的动作。「花瓣，很多。」

　　「花瓣怎样啦！」

　　基修怒吼著，不过马上被齐儿可揪住耳朵。

　　「给我照著塔帕莎所说的做啦！」

　　迫于齐儿可的气势，基修挥动了蔷薇假花。大量的花瓣在空中飞舞，塔帕莎也咏唱了魔法。飞舞著的花瓣乘著塔帕莎使用的风魔法，缠绕著哥雷姆。

　　「用花瓣点缀哥雷姆有什么用啊？哎呀，还真是美丽呢！」基修大吼著。

　　塔帕莎只对基修下了一句命令。

　　「炼金。」

　　站在哥雷姆肩上的佛肯，望著自己的哥雷姆被花瓣重重环绕的景象，哼了一声。

　　「这是什么？礼物？就算用花瓣为我装饰打扮，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

　　哥雷姆抡起拳头，打算一击就把齐儿可她们作为盾牌的桌子给摧毁。

　　就在这时，围绕于四周的花瓣变成了某种黏腻的液体，弥漫著一股油的气味。身为「土」系统专家的佛肯，马上就察觉花瓣液化为油的原因。这是「炼金」的咒文。

　　那些家伙，用「炼金」把缠绕著哥雷姆的花瓣变成了油。

　　当佛肯心里闪过「糟了！」的念头时，已经太迟了。齐儿可所使用的「炎球」已瞄准她的哥雷姆飞来。

　　巨大的哥雷姆砰然一声被火焰包围住。因为无法承受猛烈燃烧的火焰，所以哥雷姆屈膝跪地。之后虽然哥雷姆如同在彷徨般挣扎了一阵子，但没多久后就崩塌到地面上。

　　确认自己的雇主败北后，佣兵们如树倒猢狲散各自逃窜而去。齐儿可她们则是手拉著手庆贺著。

　　「太棒了！我们赢了！」

　　「靠、靠著我的『炼金』获胜了！父亲大人！公主殿下！基修获胜了！」

　　「是因为塔帕莎的作战而胜的吧？」齐儿可戳著基修的头。

　　以逐渐燃烧殆尽的哥雷姆为背景，表情极为狰狞的佛肯站起身来。

　　「你们……居然两次让我这个佛肯颜面扫地……」

　　仔细看看还真是个凄惨的模样。原本美丽的长发被火烧焦，变得七零八落，长袍被烧得破破烂烂。脸上被煤烟染得满脸漆黑，一个美人就这样毁了。

　　「哎呀，不是很漂亮的妆吗？『阿姨』。对你来说，这种浓妆应该比较适合吧？毕竟年纪大了嘛。」

　　齐儿可为了要给予佛肯最后一击，对著她再度挥动魔杖。但是似乎在刚才的战役中，她把使用魔法需用到的精神力都耗尽了。小小的火焰砰地跳了出来，马上就消失了。

　　「哎呀？用完了？」齐儿可搔搔头。

　　看来塔帕莎跟基修也同样耗尽了精神力。佛肯似乎也一样。她不使用魔法，而是对著这边直直走来。

　　「什么年纪大了？小丫头！我才二十三岁！」

　　佛肯握紧拳头，对著齐儿可挥去。齐儿可也毫不客气地反击回去。

　　两人很不文雅的开始互殴。

　　塔帕莎一坐下后，就事不关己地开始看书。而基修则是微微红著脸观望著两个美女斗殴。两人服装凌乱不整，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美好。

　　在远处围观著这情势的佣兵们，马上开始赌哪边会获胜。

　　在齐儿可与佛肯互殴之时，才人等人向著码头跑去。因为月光的照耀，所以路上很明亮。瓦德到达某个建筑物旁的楼梯后，开始顺著楼梯往上。

　　「明明是『码头』却要爬山吗？」

　　才人这样问著，但是瓦德没有回答。

　　登上很长很长的楼梯后，来到了山顶。看到眼前出现的景色，才人不禁屏息。

　　巨大的树木向著四面八方伸展著枝桠。

　　那是一棵跟山一样大小的巨树。到底有多高呢？虽然顶端隐没在夜空之中所以无法看见，但是相当的高。才人以仰望著东京铁塔的心情看著那棵树。

　　然后……他凝神一看，就发现树枝下各自悬挂著大型的某物体。是巨大的果实吗？虽然才人这样想，但是那其实是船。船只有著像是飞艇一般的形状，吊挂在树枝之下。

　　「这就是码头？那些是船？」

　　每当才人用惊讶的语气发问，露易丝就用讶异的表情回答道。

　　「是呀。你的世界不是这样吗？」

　　「码头跟船都是在水上。」

　　「既然有漂浮在水上的船，也就有漂浮在空中的船啊。」露易丝若无其事地说。

　　瓦德跑向树木的根部。树木的根部是一个空洞，就像是高楼大厦的挑高大厅一样。看来这是挖空枯萎大树的树干建造而成的。

　　因为是晚上，所以没有人影。通往各个树枝的楼梯贴著用铁做的牌子，上面写著类似文字的东西。真像是车站的月台指示牌，才人心里想著。

　　瓦德找到目标的楼梯后，就开始往上爬。

　　用木头搭建的楼梯，每一小段就有个转折。虽然有扶手，不过因为很破旧，所以还是会感到不安。从楼梯的空隙中，可以看到拉·罗歇尔的灯光在脚下的黑夜里闪烁。

　　才人在登上楼梯中途的平台时，发觉到追逐于后的脚步声。才人一回头，就有个黑色的影子飕得一声从他头上飞跃而过，站到了露易丝背后。

　　是之前在佛肯的哥雷姆肩上看过的，那个戴著白色面具的男子。

　　才人在拔出剑的同时对著露易丝大吼。

　　「露易丝！」

　　露易丝转过身来。就在这瞬间男子抱起了露易丝。

　　「呀啊！」露易丝发出尖叫。才人高举起剑，但是如果就这样往下砍，连露易丝都会受到波及。男子像是有轻功在身一般，抱著露易丝跳了起来。

　　他的动作就像要朝向地面落下。

　　才人无法采取行动，只能维持原样呆站著。在他身旁的瓦德，挥动从腰上拔出的魔杖。戴面具的男子吃了一记那个会经将才人打飞的风槌后，放开了露易丝。男子就这样抓住楼梯的扶手，但是露易丝却直直往地面坠落。

　　瓦德马上从楼梯上飞身而出，像只（注：水鸟的名称，学名Tachybaptus ruficollis。）朝向露易丝的方向急速下降。他抱住正往下掉的露易丝，漂浮在半空中。

　　戴著白色面具的男子则摆动身体，再度跳到了楼梯上，与才人对峙。

　　男子的身材与瓦德差不多。他从腰上拔出魔杖，那是把涂成黑色的杖。

　　才人确认露易丝平安无事后，拿著剑摆出架势。他回忆起与瓦德的一战，莽撞做出攻击是很危险的。但是，也无法预测对方会使用出怎样的魔法。

　　男子挥动魔杖。男子头上的空气开始降温，冰冷的空气刺激著才人的皮肤。对方打算做什么呢？

　　男子继续咏唱著咒文。才人猛力举起剑，但是德鲁弗林加大喊著。

　　「伙伴！快摆出架势！」

　　才人依言做出动作的瞬间，大气震动了。空气啪地弹跳了一下后，闪电自男子身边延伸而出，直接击中才人的身体。

　　「是『电光雷云』（Lightning Cloud）！」察觉咒文具面目的德鲁弗林加喊叫著。才人身体被强烈的电流穿过，瘫倒在楼梯上。

　　「哇啊啊啊啊啊啊！」才人呻吟著，左手像是燃烧般的疼痛。仔细一看，衣服上有著雷击造成的烧焦痕迹，而他的左臂像是碰到了烙铁一样，受到了严重的灼伤。

　　才人因为疼痛跟惊讶而失去意识。

　　抱著露易丝的瓦德边咏唱著「飞行」咒文，边降落到楼梯上。

　　「才人！」

　　看到倒下的才人，露易丝惊叫著。瓦德咋舌之后，向戴著面具的男子挥动魔杖。他发动产生风之槌的「大气之槌」（Air Hammer）咒文。空气变成肉眼无法看见的硬块，将戴著面具的男子打飞。男子一脚踏空偏离了楼梯，这次对著地面坠落而去。

　　露易丝离开瓦德的怀中，冲向倒下的才人。雷击烧焦了衣服，并且在才人握著剑的左手到肩膀之间延伸出一道痕迹。

　　露易丝慌慌张张地将耳朵贴向才人的胸前。有心跳声，她松了一口气。虽然才人似乎是受到了强烈的雷击，但是看来并没有死，还听得到呜～～嗯～～～～的呻吟声。

　　才人睁开眼睛，然后看起来很痛苦地站起身来。

　　「那家伙是什么啊？可是，好、好痛……呜！」

　　德鲁弗林加好像很担心地说：「刚刚的咒文是『电光雷云』。是『风』系统的强力咒文，看来那家伙相当有一套。」

　　「呜！好痛……」

　　才人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

　　瓦德检查著才人的伤势。

　　「但是，只有手腕受伤真是太好了。本来那可是连性命都能夺走的咒文呢。嗯……似乎是这把剑缓和了咒文的样子。虽然我也不是很了解，但这不是金属吗？」

　　「不知道，我忘了。」德鲁弗林加回答。

　　「是智慧之剑吗？真是珍奇的物品呢。」

　　才人紧紧地咬住嘴唇。受伤的手臂……虽然说痛当然是很痛，但是没能救助露易丝这件事情更痛。更过分的是，好的表现全都被瓦德占走了。才人不想继续表现出更难看的样子。他虚张声势勉强站起来后，把德鲁弗林加收入剑鞘。

　　「走吧，我已……已经没问题了。」

　　他们登上楼梯后到达之处，有一根树枝向前延伸。一艘「船」沿著这根树枝停泊在那。虽然外形像艘帆船，但是也许是为了漂浮在空中，船舷两侧有翅膀伸出。有好几根绳索自上方延伸而来，将船只吊挂在蜿蜒于头顶的树枝上。才人他们脚下所踩的树枝则架设著通往甲板的舷梯。

　　瓦德一行人出现在船上之后，睡倒在甲板上的船员爬了起来。

　　「干嘛啊？你们几个？」

　　「船长在吗？」

　　「在睡觉了啦。如果有事的话，明早再来一趟吧。」男子边抓著整瓶莱姆酒往嘴里倒，边醉醺醺地回答。

　　瓦德不答话，迅速拔出了魔杖。

　　「你想让贵族重复同一句话两次吗？我说了，要你去叫船长。」

　　「贵、贵族！」

　　船员站起身来飞也似地往船长室冲去。

　　经过了一会儿，船员带著一位年过半百，睡眼惺忪的男子回来了。男子的头上戴著帽子。看来他似乎就是船长。

　　「有何贵干？」船长用著猜疑的态度盯著著瓦德瞧。

　　「我是女王陛下的魔法侍卫队队长，瓦德子爵。」

　　船长睁大双眼。明白对方是个身分高贵的贵族，遣辞用句突然变得殷勤恭敬起来。

　　「哎呀！哎呀！这可真……那么，敢问您究竟对敝船有何指教……？」

　　「我希望马上开船前往阿尔比昂。」

　　「不可能的！」

　　「这是敕令，你打算忤逆王室吗？」

　　「虽然诸位前往阿尔比昂的目的与在下无关，但是不到早上是无法出港的啊！」

　　「原因为何？」

　　「因为阿尔比昂最靠近这个拉·罗歇尔的时间是早上啊！在那之前出航的话，风石会不够的！」

　　「风石是？」

　　才人提出疑问。船长露出「连风石都不知道吗？」的表情后回答。

　　「是指蓄积著『风』的魔法力的石头，靠这个船才能浮在空中。」

　　接著船长重新面向瓦德。

　　「子爵大人。本船所准备的『风石』量只足以航行前往阿尔比昂的最短路线，这是因为如果准备更多就会超出预算。基于此原因，现在无法出港。会在途中掉落到地面的。」

　　「风石不足的部分由我来补上，我是『风』的矩形级魔法师。」

　　船长与船员看著彼此。而后船长对著瓦德点点头。

　　「那就可以接受，不过这船资可是要跟您多算一些了。」

　　「船上的货物是什么？」

　　「硫磺。目前在阿尔比昂可是和黄金等价。要建设新秩序的诸位贵族大人们，愿意出高价购买。因为建设秩序时，火药以及火的秘药可是必需品呢。」

　　「那我就出与货物运费相等的船资吧。」

　　船长脸上浮现出略为狡猾的笑容后点了头。因为交易成立了，所以船长接二连三迅速下著命令。

　　「出航！松开系艇索！张帆！」

　　训练有素的船员们虽然嘴里喃喃抱怨著，不过还是遵从船长的命令，松开将船吊挂于树上的系艇索，登上船桅的左右支索，扬起船帆。

　　被解开束缚的船下沉了一会儿后，因为风石的力量发动而漂浮于空中。

　　船帆跟翅膀乘著风轻飘飘地鼓起，船开始移动。

　　「何时可以到达阿尔比昂？」瓦德这样一问，

　　「明天的中午过后就能到达斯卡伯勒的港口。」船长这样回答。

　　才人将身体采出船舷，看著地面。「码头」……可以从大树枝极的空隙之间，看到拉·罗歇尔的灯火越来越远，看来速度还挺快的。

　　露易丝靠近才人，将手放到才人的肩上。

　　「才人，你的伤势没问题吗？」

　　露易丝好像很担心地看著才人的睑。

　　「别碰我。」

　　才人拍开露易丝的手，露易丝的脸色变了。

　　「什么嘛！我可是在担心你耶！」

　　露易丝因为才人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所以感到气愤。我可是在担心你耶，这是什么态度！她心里这样想。

　　至于才人，则是为了先前露易丝差点被戴著面具的男子带走时，自己无法动弹之事而感到烦躁。觉得自己真是没出息，所以没办法正视露易丝的脸。

　　白天瓦德所说的话再次浮现。

　　「也就是说，你无法保护露易丝。」

　　果然是这样的吗？才人陷入低潮。

　　瓦德走到这样的两人身边。

　　「根据船长所言，在纽卡索附近摆开阵势的王军，似乎被围攻著所以陷入苦战中。」

　　露易丝露出猛然一惊的表情。

　　「威尔斯皇太子呢？」

　　瓦德摇摇头。

　　「不知道，虽然似乎还活著……」

　　「反正，所有的港口都被叛军占领了吧？」

　　「是啊。」

　　「要如何跟保皇党取得联系才好呢。」

　　「看来只能突破敌人的阵地了。骑马的话，从斯卡伯勒到纽卡索需要一天。」

　　「从叛军之间穿过？」

　　「没错。只能这样做吧。毕竟，叛军也无法公然对托里斯汀的贵族出手吧。找出破绽来突破包围网，前往纽卡索的阵地。但是，必须留心晚上的黑暗才行吧。」

　　露易丝用紧张的表情点头。接著她询问著。

　　「话说回来，瓦德，你的狮鹫怎么了呢？」

　　瓦德露出微笑。接著将身子探出船舷，吹了声口哨。从下方传来狮鹫拍击翅膀的声音。接著狮鹫就这样降落在甲板上，让船员们吓了一跳。

　　「不必搭船，坐那只狮鹫去不就得了？」才人说。

　　「又不是龙，没办法飞这么远的距离啦。」露易丝回答。

　　才人在船舷旁边坐下。他紧紧地闭上眼睛。看来似乎又会碰上危险之事，才人想说睡一下吧，便以露易丝跟瓦德的商量声作为摇篮曲，进入了梦乡。

　　因为船员们的声音跟刺眼的光线使得才人醒了过来。蓝天在头上延伸，从船舷往下看，则是整片的白云。船在云的上方行驶著。

　　「可以看到阿尔比昂了！」在瞭望台上负责监视的船员大声地喊著。

　　才人揉著带有睡意的眼睛，从船舷俯瞰下方。但是只有白云在空中绵延，不管哪个位置都看不到陆地。

　　一旁的露易丝站了起来，看来她似乎也睡著了。

　　「明明哪边都没有陆地不是吗？」

　　才人这样喃喃一说，露易丝回答「是那边啦」，然后指向空中。

　　「啊？」

　　才人回头仰望著露易丝所指的方向，吸了一口气。有个巨大的……只能以巨大来形容的景象在眼前展开。

　　从云的空隙间可以窥探到黝黑的大陆。目光所及之处，大陆持续延伸到远方。地表有著高耸的山跟流动的河川。

　　「吓了一跳？」

　　露易丝对才人说。

　　「嗯。这种东西我可从没见过。」

　　才人瞠目结舌，像个傻子般呆站著。

　　「浮游大陆阿尔比昂。就像那样浮在空中，通常是在大海上空徘徊，不过一个月有几次会来到哈尔凯尼亚大陆上方。大小约跟托里斯汀的国土差不多。通称『白之国』。」

　　「为什么是『白之国』？」

　　露易丝指著大陆。她向才人说明，从大河溢出的水在落到了半中时，变成了白色的雾气包围住大陆的下半部。雾变成云，在哈尔凯尼亚大陆上降下广范围的大雨。

　　就在此时，爬上瞭望台负责监视的船员大声喊叫。

　　「从右船舷上方的云中，有船接近本船中！」

　　才人转向船员所说的方向。确实，有一艘船逐渐靠近。那艘船比才人们所搭乘的船还大上一圈。船舷的孔眼中有炮口突出。

　　「喔～～这世界也有大炮啊？」才人用愣愣的声音发表感想。

　　露易丝皱起眉头。

　　「讨厌，不会是叛军……贵族派的军舰吧。」

　　与瓦德一起站在后甲板上，负责指挥船的操控的船长，抬头望向监视的船员所指的方位。

　　涂装著黑色沥青的船体，让人觉得那真是一艘战舰。约二十数门的大炮并列著，炮口分毫不差的对著这边。

　　「阿尔比昂的贵族派吗？告诉他们，这是为了他们运货而来的船吧。」

　　负责监视的船员依照船长的指示送出旗语。但是黑船没有途出任何答复。

　　副船长跑了过来，铁青著脸向船长报告。

　　「那艘船没有扬起旗帜！」船长的脸也渐渐苍白起来。

　　「这样的话，是……空、空贼吗？」

　　「应该没错！因为根据传言，空贼们趁著内战造成的混乱开始积极活动……」

　　「逃吧！左满舵！」

　　船长打算让船远离空贼，但是已经太迟了。黑船开始与才人他们搭乘的船并列航行，并瞄准这艘船的行进路线发射出威胁的炮击。

　　炮弹发出闷沉的声音，消失在云的另一侧。

　　四色的国际信号旗飕飕地在黑船的桅杆上升起。

　　「是停船命令，船长。」

　　船长被迫做出苦涩的决策。这艘船也并非没有武装，但是所谓武装，也只不过是在甲板上放了三门移动式的大炮。与单边船舷就配置了二十数门大炮的黑船的火力来比较，只是个派不上用场的装饰品而已。

　　船长如同要寻求援助般地，望著站在旁边的瓦德。

　　「我的魔法为了让这艘船浮起来已经用尽了，只能服从那艘船了。」

　　瓦德用从容不迫的声音说著。船长边嘴中喃喃说著「这下可要破产了」，边下达命令。

　　「转为逆帆，停船。」

　　对于突然出现并发射大炮的黑船，以及自己搭乘著船减低速度并停下的情况感到害怕，露易丝不自觉地贴近才人。

　　她似乎很不安地从才人的背后凝视著黑船。

　　「我们是空贼，别抵抗！」

　　从黑船上有个拿著扩音器的男子大声怒吼著。

　　「他说空贼？」露易丝用惊讶的语气说。

　　黑船的船舷边排列著手持弓或是燧石枪的男人们，瞄准著这边。带著挂勾的绳索被抛出，勾上了才人他们所搭乘的船的船舷。手持斧头或是弯刀等武器的魁梧男人们沿著张设在两艘船之间的绳索攀了过来，数量大约有数十人。

　　才人握住剑柄。但是在昨晚的战斗中受伤的手臂阵阵刺痛，没办法使力。

　　「才人……」

　　露易丝低声说著。才人因为这呼唤，好不容易把剑握紧，左手的卢恩符文发光。但是，瓦德不知何时出现在才人背后，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停手吧。对方并不只有拿著武器的水手而已，可是有著那么多的大炮瞄准著这边哪。如果想在战场上存活，必须好好衡量并分辨对手跟自己的力量才行。此外，对方也许有魔法师在也说不定。」

　　瓦德被系在前甲板上的狮鹫，因为受到打算转乘到本船上的空贼们惊吓，所以开始嘎嘎呜叫。一瞬间，狮鹫的头被蓝白色的云覆盖住。狮鹫倒在甲板上，开始发出鼾声。

　　「睡眠之云……看来确实有魔法师在呢。」

　　空贼们发出咚、咚的声响，降落到甲板上。里头有一个打扮夸张的空贼，原本似乎是白色的衬衫被汗水以及润滑油染成全黑，从敞开的胸口可以窥见被晒成古铜色的魁梧胸膛。乱蓬蓬的黑色长发是用红色的布粗鲁的绑住，脸上长著胡渣。更夸张的是，他左眼还覆盖著眼罩。看来这男子似乎就是空贼的头目。

　　「船长在哪啊？」

　　他以粗鲁的用诃与态度环望著四周。

　　「是我。」

　　船长虽然边发著抖——但还是努力著要保持最大的威严——边举起了手。头目大跨步接近船长，用弯刀啪啪地拍著船长的脸。

　　「船名跟货物是？」

　　「托里斯汀的『玛丽·格兰特』号。货物是硫磺。」

　　空贼们间响起了惊叹声。头目露出狞笑，把船长的帽子摘下，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这货我就连船一起买下了，货款则用你们的命来付。」

　　船长因为屈辱而颤抖著。接下来，头目发觉伫立在甲板上的露易丝与瓦德。

　　「喔？居然还载著贵族的客人啊。」头目靠近露易丝，用手抬起她的下巴。「这可真是标致。你要不要在我的船上洗碗啊？」

　　男人们发出低俗的笑声，露易丝啪一声拍掉头目的手。她带著如同在燃烧般的怒气，瞪著男子瞧。

　　「退下！贱民！」

　　「真吓人！居然骂我是贱民啊！」

　　男子大声地笑了。才人打算拔剑，但是被瓦德悄悄地阻止了。然后，瓦德在才人的耳边低声说：「使魔小弟，看来你无法冷静呢。」

　　「可、可是……露易丝她……」

　　「在这边抵抗的话会如何呢？露易丝跟你，还有在这里的所有人，全部都会被魔法、大炮、还有箭矢与枪弹打成蜂窝的。」

　　才人猛然醒悟。

　　「你不希望露易丝安全吗？」

　　深沉的后悔覆盖住才人内心。他打从心底觉得自己没出息。我比不上这家伙，果然露易丝她还是……一定是跟这家伙结婚才会幸福。才人心里这样想。

　　空贼的头目指著露易丝跟瓦德说。

　　「你们！把这些家伙也带走。应该可以好好要到一笔赎金呢。」

第七章 亡国的王子

　　被空贼抓住的才人一行人，被关进船舱里。至于「玛丽·格兰特」号的船员们，则是被迫帮忙参予拖船作业——而被拖的船原本是他们自己的东西。

　　才人的剑被没收，而露易丝跟瓦德则是被取走了魔杖。所以就算只是被锁住，就已经无计可施。没有武器的才人跟没有魔杖的魔法师，只是个普通人……虽然露易丝有没有魔杖都没什么差别就是了。

　　周围凌乱堆著酒桶或是装著谷物的袋子，还有火药桶。非常沉重的炮弹在房间角落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瓦德兴味盎然地看著这些货物。

　　才人在船舱的一角坐下时，脸部表情扭曲了一下。受伤的手臂很痛。

　　露易丝看著才人这种样子，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

　　「……什么嘛，果然伤口在痛不是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啦。」才人没好气地说。

　　「什么没什么大不了啊。让我看看啦。」

　　露易丝抓住才人的手腕，掀起了衣服。

　　「哇！」

　　才人手臂的情况相当严重。被戴著面具的男子的雷击咒文「电光雷云」弄伤，从左手腕延伸到肩膀的巨大伤口，更加的恶化了。

　　伤口有大片的水泡形成，让才人的肩膀阵阵痉挛著。

　　「这可是严重的灼伤不是吗！为什么放著不管！」露易丝大叫著。她站了起来拍打著门。「来人啊！有谁在吗！」

　　负责看守他们的男子站了起来。

　　「干什么？」

　　「给我水！还有，有没有魔法师在？『水』系统的魔法师！有人受伤了啊！快治疗他！」

　　「才没有那种家伙咧。」

　　「骗人！有魔法师在吧！」

　　瓦德诧异地看著激动的露易丝，而才人抓住大喊的露易丝的肩膀。

　　「安分点啦，我们可是被抓住了耶。」

　　「才不要！因为你受伤了啊！」

　　「我就说了没什么啊！」

　　才人怒吼著。面对才人这种激动的态度，露易丝的表情整个软了下来。她的眼里盈满泪水，但是露易丝咬著牙吞著口水，忍耐著不让眼泪滴下。

　　「喂，别哭啊。」

　　「我才没哭呢，才没有那种会在使魔面前哭的主人呢。」

　　才人别开脸。

　　「我知道了啦。」

　　「……在你面前，我绝对不会哭的。」

　　露易丝走到墙壁旁边，就在那里蹲了下来，捂著脸把身体缩成一团。她的身子阵阵发抖著。才人转向瓦德，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请你安慰她吧。」

　　「为什么？」

　　「你是露易丝的未婚夫吧？」

　　瓦德点点头，去到露易丝的身边，抱住她的肩膀开始安抚她。才人就在原地一屁股坐下，将脸背对露易丝跟瓦德。手臂阵阵刺痛著。才人阻止了露易丝要求治疗的行动，因为才人打算把这当成对于自己没出息的惩罚。

　　「当作惩罚好像有点太痛了，呜呜。」

　　才人正在这样自言自语的当头，门打开了。有个肥胖男子拿著装著汤的盘子进来。

　　「食物。」

　　靠近门边的才人正打算接过盘子时，男子突然将盘子举高。

　　「先回答问题再说。」

　　双眼红肿的露易丝站了起来

　　「讲来听听。」

　　「你们是要到阿尔比昂做什么？」

　　「旅行啊。」

　　露易丝双手叉腰，用毅然的态度回答。

　　「托里斯汀的贵族在这种时候到阿尔比昂旅行？到底打算参观什么啊？」

　　「这种事情没必要告诉你。」

　　「明明都怕得哭出来了，还挺会逞强的啊？」

　　露易丝把脸转开。空贼笑了笑之后，递出盘子跟装著水的杯子。才人拿著这些东西走向露易丝身边。

　　「拿去。」

　　「那些家伙给的汤，我才不要喝呢。」

　　露易丝把头撇向另一边。

　　「不吃的话身体会受不了的。」

　　瓦德这样一说，露易丝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接下盘子。

　　三人从同一个盘子喝著同一碗汤。喝完汤之后，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瓦德靠著墙壁，似乎专注于思考之中。

　　露易丝扯断衬衫的袖子浸在水中，用来冶敷才人的伤口。

　　「放著不管就好啦。」

　　「一点也不好。」

　　露易丝用哭得红肿的眼睛狠狠地瞪著才人

　　「你是我的使魔，所以要乖乖听我说的话。」

　　才人别开脸，接著他轻轻地把正在为自己治疗伤口的露易丝推开。

　　「怎样啦。」

　　「你现在是在重要的任务途中吧？」

　　「是没错，不过你受伤了啊！真是的！」

　　才人东张西望地环顾四周，发现了装著火药的桶子。

　　「哪能在这种地方摸鱼啊？准备逃走吧。」

　　「咦？」

　　露易丝很惊讶地看著才人的行动。才人打开装著火药的桶子，用盘子舀起火药。

　　瓦德低声讲了一句。

　　「打算逃到哪里去呢？这里可是在半牛空中呢。」

　　才人砰一声坐到地上。

　　「不过，光只是呆呆坐著也……」

　　就在这时，门再度被打开了。这次是个瘦巴巴的空贼。空贼目光锐利地瞧了三人一圈，似乎很愉快地说了。

　　「你们，难道是阿尔比昂的贵族派吗？」

　　露易丝他们不答腔。

　　「喂喂。不说话我哪知道是怎样？不过如果是贵族派的话，可就失礼了呢。我们可是托贵族派诸位的福才能作这生意的。听说有群打算加入保皇党的疯子们在，有密令委托我们逮捕那些家伙。」

　　「那么，这艘船果然是叛军的军舰啰？」

　　「不不，我们并不是被雇用，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助互利啦。算了，这跟你们是无关的事情。那，到底是怎样？是贵族派吗？如果是的话，会确实地把你们送到港口去。」

　　才人松了一口气。只要露易丝说自己是贵族派，一切就能圆满解决。而且，还可以被护送到港口吧。

　　但是露易丝并没有点头，而是直直注视著那个空贼。

　　「谁是那个龌龊的阿尔比昂叛军？这是哪来的蠢话。我可是被派往保皇党的使者。因为你们还没有完全获胜，阿尔比昂还是个王国，所以正统的政府当然就是阿尔比昂王室。我是代表托里斯汀前去阿尔比昂的贵族，换句话说，就是大使。所以，我要求你们给予我合乎大使身分的待遇。」

　　才人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喃喃说著：「你是白痴啊？」

　　「谁是白痴！你才是个白痴吧！伤口都变成这样了还放著不管！」露易丝转头面对才人，怒吼著。

　　「我说啊！诚实是件好事没错，但是也要看时机跟场合啊！」

　　「吵死了！你只要闭上嘴服从我所说的话就可以了！总之把手伸出来！喂！」

　　才人傻著眼，交叉著手臂把脸转向旁边。露易丝拉扯著才人的手腕。

　　空贼看著他们这个样子，笑了。

　　「虽然诚实的确是个美德，不过你们的事情可不会简单解决呢。」

　　「与其要对你们说著谎低头拜托，还不如死了比较痛快。」露易丝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也一起？」才人愣愣地说。

　　「你是我的使魔吧。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该做好觉悟吧？」

　　「我去向老大报告，这段期间，就慢慢考虑吧。」

　　空贼离开了。

　　才人已经受够了，懒得跟露易丝多说了。

　　「手让我看看啦。」

　　「我说啊，我们已经完蛋了耶。你有没有弄清楚啊？手怎样已经不重要了啦。」

　　露易丝毅然地开口。

　　「直到最后的最后，我都不会放弃。在被打落到地面上的那一瞬间之前，我都相信会有绳索垂下来。」

　　以坚决的态度这样说著的露易丝，看起来非常耀眼。虽然很耀眼，不过她要跟瓦德结婚吧？一想到这点，才人就觉得很心酸。

　　「……那样的话，最少说个谎啊。」

　　「这跟那是两回事，我才不要对那种家伙们说谎。」

　　才人傻著眼叹了口气。瓦德靠了过来，拍拍露易丝的肩膀。

　　「很好，露易丝。不愧是我的新娘。」

　　才人不怎么高兴。露易丝脸上浮现复杂的表情，把头低下。

　　门再次打开了，出现的是刚才那个瘦巴巴的空贼。

　　「老大叫你们过去。」

　　通过细小的通路，爬上狭窄的楼梯。三人被带往的地方，是一间豪华的房间。被设置于后甲板上的房间，看来是头目的房间……也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室。

　　门喀锵一声打开之后，出现了一张豪华的晚餐桌，在上首的座位上坐著他们之前见过的，打扮夸张的空贼。

　　他手上玩弄著装有大颗水晶的魔杖。看来他虽然是这副德性，却是个魔法师。

　　头目身边有一群看来很粗俗的空贼们正窃笑著，看著进来的露易丝他们。

　　把露易丝带到这里来的瘦巴巴男子，从背后戳著露易丝。

　　「喂，你们这可是在老大的面前，快打招呼。」

　　但是露易丝只是瞪著头目瞧。头目笑了。

　　「我喜欢个性强硬的女人。就算还是个小鬼。好啦，报上名来。」

　　「我要求给予我合乎大使身分的待遇。」

　　露易丝无视于头目所说的话，重复著与先前相同的台词。

　　「如果不这样的话，连一句话我也不会对你们说。」

　　但是头目也完全不理会露易丝的言论，而是问著。

　　「你说你是保皇党？」

　　「我是说过。」

　　「要去阿尔比昂干嘛？那些家伙，说不定明天就会消失了。」

　　「这不是可以跟你们说的事情。」

　　头目用著如同在歌唱般愉悦的语调，对著露易丝说：「你们不打算加入贵族派吗？那些家伙们很需要魔法师。应该会给你很多酬金的吧。」

　　「死也不要。」

　　才人戳戳露易丝。就在此时，才人发觉露易丝的身体在发抖。其实她很害怕。但是就算是如此，露易丝还直直看著对方。

　　才人想起之前跟基修决斗时的事情。那时候其实他也很害怕，还以为自己也许会死。但是，才人无法向对方屈服。才人认为现在的露易丝跟那时的自己是一样的。跟自己一样，心里怀抱著某种重要的事物。所以，才要与要破坏这个事物的力量对抗。这样的露易丝看来非常的耀眼，简直令人无法直视。

　　「再说一次，你们没有加入贵族派的打算吗？」

　　露易丝狠狠地抬起脸。她双手叉腰，抬头挺胸。

　　才人抢在打算回话的露易丝之前开了口。

　　「就说过了不要！」

　　「你这家伙是什么玩意？」

　　头目目光锐利地瞪著才人，那是种习惯于以眼光恫吓他人的眼神。虽然如此，才人还是跟露易丝一样瞪著头目。

　　「是使魔。」

　　「使魔？」

　　「没错。」

　　头目笑了，笑得很大声。

　　「托里斯汀的贵族只有气势很强，真让人没办法。算了，比起某国那些忝不知耻的家伙们，可是好上几百倍呢。」

　　头目边这样说著，边哈哈大笑站了起来。对于头目的态度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才人他们感到很困惑，看著彼此的脸。

　　「真是失礼了，要让贵族报上名号的话，应该先自我介绍才是。」

　　站立在周围的空贼们收起嘻皮笑脸的样子，一起站直了身子。

　　头目拿下鬈曲的黑发。那居然是顶假发。接著他取下眼罩，似乎是假的胡须也整个被剥下。最后出现的是一个看来英姿焕发的金发年轻人。

　　「我是阿尔比昂王立空军总指挥，本国舰队司令官……说是本国舰队，也只剩下这艘『老鹰』号，是个无力的舰队。算了，比起这些称号，这个名字更广为人知吧。」

　　年轻人站直身子，威风凛凛的报出名字。

　　「我就是阿尔比昂王国皇太子，威尔斯·都铎。」

　　露易丝目瞪口呆，才人也是呆望著突然报上名号的年轻皇太子。瓦德则是兴味盎然地凝视著皇太子。

　　威尔斯脸上浮现充满魅力的微笑，然后请露易丝等人坐下。

　　「欢迎光临阿尔比昂王国，大使。那么，来请教您的目的吧。」

　　因为这令人出乎意料的发展，露易丝等人完全开不了口。只是茫然地站在原地发呆。

　　「你这个表情是在问『为什么我们要伪装成空贼？』吧。这是因为有钱的叛军源源不绝地有补给物资送入，切断敌人的补给路线是战争的基本。但是，如果光明正大打著王军的军舰旗帜，很快就会被叛军的船给包围。唉，伪装成空贼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威尔斯露出如同在恶作剧的笑容，继续说著。

　　「哎呀，对于大使还真是非常失礼了。但是，我实在很难相信诸位真的是保皇党。在外国有著愿意成为我方同伴的贵族，这种事情可是连作梦都想不到呢。真抱歉做出了测试各位的行为。」

　　虽然威尔斯已经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但是露易丝还是目瞪口呆地站著。这是因为突然见到了目标的皇太子，所以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是带著汉丽塔公主殿下的密函而来的。」瓦德优雅地鞠了一躬后说。

　　「公主殿下吗？你是？」

　　「我是托里斯汀王国魔法侍卫队，狮鹫队队长，瓦德子爵。」

　　接著瓦德向威尔斯介绍露易丝他们。

　　「然后这位是被公主殿下任命为大使的拉·瓦利埃尔小姐，以及身为她的使魔的少年。殿下。」

　　「原来如此。如果我的卫队里面能多十个像你这样杰出的贵族在的话，我就不会面对如此悲惨的今日了吧！那，那个所谓的密函呢？」

　　露易丝慌慌张张的从胸前的口袋取出汉丽塔的信。

　　她很恭敬地接近威尔斯，但是在途中停了下来。接著有点犹豫地开了口。

　　「那……那个……」

　　「什么呢？」

　　「那个，虽然非常的无礼，但是您真的是皇太子殿下？」

　　威尔斯笑了。

　　「唉，看过我刚才那个样子，会怀疑也是正常的。我是威尔斯没错，如假包换的皇太子。不然就让你看看证据吧。」

　　威尔斯望著在露易丝手指上发光的水之红宝石说。

　　他取下在自己无名指上散发光芒的戒指，抬起露易丝的手，将自己的戒指靠近水之红宝石。两个宝石开始共鸣，发出彩虹色的光芒。

　　「这个戒指是传承于阿尔比昂王家的风之红宝石。你手上所戴的是原本在汉丽塔手上的水之红宝石，对吧？」

　　露易丝点点头。

　　「水与风会产生彩虹，是搭建在王家之间的虹桥。」

　　「请您饶恕我的无礼。」

　　露易丝行了一礼，将信交给了威尔斯。

　　感觉威尔斯充满情感地凝望著信，在封泥上的印章印下一吻。接著他慎重的开封，取出里面的信纸，开始阅读。

　　他用认真的表情读著信，但是没多久便抬起头来。

　　「公主要结婚了吗？那个惹人怜爱的汉丽塔她？我可爱的……表妹要……」

　　瓦德无言地低下头，表示肯定之意。威尔斯再度把视线放回信上，看完最后一行后，他微笑著。

　　「我明白了。公主告诉我，她希望能把那封信取回。虽然由公主寄来的信比任何东西都还重要，但是公主的期望就是我的期望。我会照办的。」

　　露易丝高兴得脸上发光。

　　「但是，现在信不在我手边，而是在纽卡索的城堡里。毕竟不能将公主的信带到空贼船上嘛。」威尔斯笑著说：「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就只好请各位移驾到纽卡索了。」

第八章 纽卡索的决战前夜

　　才人他们搭上的军舰「老鹰」号，如同要隐身在云层之中一般，沿著浮游大陆阿尔比昂曲折的海岸线航行。前进了约三小时之后，可以看见自大陆突出的岬角。

　　岬角的尖端耸立著一个高大的城堡。

　　威尔斯对著站在后甲板的才人等人说明，那就是纽卡索的城堡。但是，「老鹰」号并没有直直向著纽卡索航去，而是采取了如同要潜行到大陆下方的航路。

　　「为什么往下潜呢？」

　　威尔斯遥指著城堡上空。在遥远岬角尖端的上方，可以看见巨大的船只正在往下降。因为「老鹰」号很慎重地藏在云中航行，所以从对方的角度看来，似乎看不见被云层掩盖住的「老鹰」号。

　　「那是叛徒们的舰艇。」

　　那真的是一艘只能用庞大来形容，看来很不吉利的巨舰，长度远超过「老鹰」号的二倍。原本以为那艘船只是著操控著数枚船帆缓缓的下降，整列的炮口却瞄准纽卡索的城堡一齐开启。随著砰砰砰的炮声，连「老鹰」号都能感受到射击造成的震动。炮弹击中城堡，打碎了城壁，造成了小小火灾。

　　「那是本国舰队过去的的旗舰『皇家主权』号。被叛徒们掌控后，被改名为『列克星敦』号。列克星敦是那些家伙们初次自我等手上夺得胜利的战地之名。看来他们觉得相当的光荣。」威尔斯微笑说著：「那艘可憎的舰艇从空中封锁著纽卡索。就像那样，偶尔会像在示威般地对著城堡炮击。」

　　才人从云的缝隙中凝视著巨大战舰。无数的炮口自船舷向外突出，战舰上空还有龙在飞舞。

　　「两船舷相加之后，舰上总共搭载一百八十门炮塔，而且还有龙骑兵在。一切都是从那艘船舰的叛乱开始的，那可是艘因缘之船呢。当然，我等的船无法与那种怪物相抗衡，所以要穿过云层，从大陆下方接近纽卡索。那边有著只有我等才知道的秘密港口。」

　　「老鹰」号穿过云层，来到大陆下方后，周围变得一片黑暗。这是因为有大陆挡在上方，所以阳光照射不到。加上还位于云层之中，可见度等于是零。根据威尔斯的解说，因为很容易就会碰撞上方的大陆造成触礁，所以叛军的军舰绝对不会靠近大陆下方。冰凉而带著湿气的冷空气，抚摸著才人等人的脸颊。

　　「虽然按照地形图，只藉著测量及魔法的光线来航行这件事情，对王家空军的大副来说是件毫无困难的小事，但是……」

　　贵族派那些家伙，终究只是不解空中风情的庸俗之人呢。威尔斯笑著说。

　　航行了一阵子之后，「老鹰号」来到一个上方有著漆黑洞穴的地方。在船桅上点燃的魔法照明的火光映照之下，直径约有三百公尺的洞穴在眼前豁然展开，这景象极为壮观。

　　「暂时停船。」

　　「暂时停船，遵命（Aye,sir）。（注：Aye,sir（Aye,aye,sir）海军答令用语，以军舰／潜艇为主的电影中常会出现此种说法。）」

　　掌帆官覆诵著命令。基于威尔斯的命令，「老鹰」号转为逆帆，之后在黑暗中动作依然敏捷利落的水兵们收起船帆，很准确的将船停在洞穴的正下方。

　　「微速上升。」

　　「微速上升，遵命。」

　　「老鹰」号缓缓地向著洞穴上升，由「老鹰」号的大副接手操控的「玛丽·格兰特」号则跟在后面。

　　瓦德点著头。

　　「就像是空贼一样呢，殿下。」

　　「正可说是空贼没错呢，子爵。」

　　船沿著洞穴上升后，头上可看见亮光。像是被吸进那团光一般，「老鹰」号持续上升。

　　正让人感到暴露于刺眼的光线之下时，船已到达纽卡索的秘密港口。港口是位于一个覆盖著发光纯白苔癣的巨大钟乳石洞之中。岩壁上有许多人正在等待。「老鹰」号靠近钟乳石洞的岩壁后，系艇索一齐向船上抛来，水兵们把那些绳索绑在「老鹰」号上。船被拉向岸边，装著轮子的木制舷梯喀啦喀啦地靠了过来，准确地连接到船上。

　　威尔斯催促著露易丝等人，走下舷梯。

　　有个身材高大的年老魔法师走近威尔斯，慰劳了他一番。

　　「呵呵，这可是辉煌的战果呢，殿下。」

　　老魔法师看到跟在「老鹰」号后面出现在钟乳石洞内的「玛丽·格兰特」号，脸上露出了笑容。

　　「和我们一起高兴吧，培利。是硫磺呢！硫磺！」

　　威尔斯这样一说，周围聚集的士兵们发出了欢呼声。

　　「喔喔！您说是硫磺吗！这可不是火的秘药吗！这样一来我等的名誉也能够保住了！」老魔法师开始呜呜地哭泣。「从先皇至今我已服侍王家六十年……没有比今天更高兴的日子呢，殿下。在叛乱发生之后，都一直尝著苦涩的滋味，但是，只要有这么多的硫磺……」

　　威尔斯灿然一笑。

　　「就能够一边向叛徒们展示王室的自尊与名誉，一边迎向败北吧。」

　　「这可是虽败犹荣呢！我这把老骨头可是因为兴奋在颤抖著。那么，我有事情要向您报告。叛徒们传达明天正午将开始攻城的通知。哎呀，殿下能及时赶上真是太好了。」

　　「这真可说是千钧一发吧！身为军人，要是没赶上战争可是件耻辱呢！」

　　威尔斯他们似乎打心底感到愉快地相对而笑。但是露易丝因为他的战败发言而脸色大变。战败也就代表著死亡，这些人们都不惧怕死亡吗？

　　「那么，这几位是？」

　　被称为培利的老魔法师看著露易丝一行人，询问威尔斯。

　　「他们是从托里斯汀前来的大使，身负重要的任务，所以光临本王国。」

　　培利一瞬间露出了「派出大使前往步向灭亡的政府，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的表情，但是马上改变表情露出笑容。

　　「这真是……大使，在下被任命担当殿下的侍从，名为培利。欢迎您千里迢迢光临阿尔比昂王国。虽然无法盛大款待，但是今晚将会举办小小的庆祝宴会，请务必出席。」

　　露易丝他们跟著威尔斯，前往他在城中的起居室。威尔斯的房间位于城中最高的塔上一角，朴素到让人看不出那是个属于王子的房间。

　　房内有著木制的粗糙床铺，还有一组桌椅。墙壁上装饰著描绘了战争场景的挂毯。

　　王子在椅子上坐下后，打开了桌子的抽屉。那里面有个四处镶嵌著宝石的小箱子。威尔斯从脖子上取下项链，项链上附有小小的钥匙。他把钥匙插入小箱上的钻孔，打开了箱盖。盖子的内侧描绘著汉丽塔的画像。

　　威尔斯发觉露易丝他们看著箱子内部，腼腆地说了。

　　「这是个宝箱。」

　　箱子里放著一封信，那似乎就是来自公主的信。威尔斯取出那封信，充满感情地印下一吻后，打开信开始慢慢阅读。信似乎已经被这样反复阅读过很多次，变得破破旧旧。

　　威尔斯看完之后，再次小心将信折好，放进信封后交给了露易丝。

　　「这就是从公主那边收到的信。就这样，我已经确实地还给你了。」

　　「非常感谢您。」

　　露易丝深深地鞠了一躬后，收下那封信。

　　「明天早上，非战斗人员将搭上『老鹰』号出港离开。你们搭上那艘船回托里斯汀去吧。」

　　露易丝凝视著那封信，但一段时间之后她似乎下定决心开口。

　　「那个……殿下。虽然先前您提到虽败犹荣，但是王军没有获胜的可能吗？」

　　露易丝彷彿很犹豫地发问，而威尔斯极为干脆的回答她。

　　「没有。我军人数是三百，但是敌军是五万。连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我等能做到的事情，只有让那伙人见识我们奋勇赴死之姿一事而已。」

　　露易丝垂下头。

　　「殿下战死沙场之姿，也包括在内吗？」

　　「那当然，我打算身先士卒而死。」

　　在一旁看著两人对话的才人叹了口气。明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但是王太子却连一丁点慌乱的样子都没。才人对此缺乏现实感，该怎么说？就像是在看戏里的剧情一般。

　　露易丝深深低下头，对著威尔斯行了一礼。因为露易丝有话想要表达。

　　「殿下，请原谅我的无礼。恕我冒犯，有事想要跟您报告。」

　　「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吧。」

　　「这封刚刚由我收下的信的内容，是……」

　　「露易丝。」

　　才人出声责备露易丝。因为他觉得继续追究下去并不适合。但是，露易丝猛地抬起头，向威尔斯发问。

　　「将这个任务交付给我的时候，公主的样子并不寻常。对，那就像是……为恋人担忧的态度。而且，刚才那个小箱的内盖上描绘著公主的肖像。还有，威尔斯殿下您亲吻信之际那个忧伤的表情……难道，公主殿下跟威尔斯王太子殿下您是……」

　　威尔斯露出微笑。他已经理解了露易丝想表达的内容。

　　「你想要指出，我和表妹汉丽塔两人是一对恋人吗？」

　　露易丝点头。

　　「这是我个人的想象。请您饶恕我如此冒犯。这样说来，这封信的内容就是……」

　　威尔斯把手搭在额头上，表现出略为烦恼著是否该吐露实情的样子后，开了口。

　　「是情书。正是符合你想象的东西。的确，如同汉丽塔在托付给你的信中所言，这封情书若是交到加尔玛尼亚的王室手上，可就大事不好了。毕竟，她在始祖布利弥尔的名下，对我许下永恒之爱的誓言。如同你所知的，只有在结婚时许下的誓言，才能使用始祖之名发誓。如果这封信被摊到阳光之下，那么汉丽塔将犯下重婚罪吧。加尔玛尼亚的皇帝必定会取消与犯下重婚罪的公主之间的婚约。这样一来，同盟当然也无法缔结。托里斯汀必须单独一国面对那些令人畏惧的贵族派。」

　　「总之，殿下与公主是一对恋人没有错吧？」

　　「这是过去的事了。」

　　露易丝用带著热诚的口气对威尔斯说。

　　「殿下，请您逃亡吧！请您逃到托里斯汀吧！」

　　瓦德靠了过来，把手轻轻地放到露易丝的肩上。但是，露易丝的激动态度并没有因而冷静下来。

　　「求求您！请您跟我们一起前往托里斯汀吧！」

　　「那可办不到呢。」威尔斯笑著回答。

　　「殿下，这并不是我的希望，而是公主的期望啊！公主的信上没有这样写吗？在公主殿下年幼的时期，很惶恐的，我曾经担任公主的玩件。所以我非常清楚公主的性情。那位公主殿下不可能抛下自己的恋人不管！请您老实说吧，殿下！公主应该有在信的最后建议您逃亡才是！」

　　威尔斯摇头否认。

　　「那样的内容，信里面连一句都没提到。」

　　「殿下！」

　　露易丝逼问著威尔斯。

　　「我是王族，不会说谎。我以我和公主的名誉发誓，信里面并没有建议我逃命的言论，连一行都没有。」威尔斯很苦闷地说著。可以由他的口气看出，露易丝的指摘是正确的。「汉丽塔是公主，她不会把自己的私事放在国家大事之前。」

　　露易丝领悟到，威尔斯的意志极为坚定不移。他是在袒护汉丽塔，应该是不愿意让汉丽塔被臣下认为是个流于私情的女人吧。

　　威尔斯拍了拍露易丝的肩膀。

　　「你是个正直的女孩。拉·瓦利埃尔小姐，你正直又诚实，有著神采奕奕的眼神。」

　　露易丝好像很寂寞地低下头。

　　「给你一个忠告。如此正直的话，是无法担任大使的。振作点。」

　　威尔斯微笑著，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那是个充满魅力的笑容。

　　「虽然如此，也许你适合作为前往即将灭亡之国的大使。因为明日就要灭亡的政府会比谁都诚实。毕竟我们除了名誉以外，已经没有能守护的东西了。」

　　接下来他望向置放在桌上的水盘里的针。从形状来判断，那似乎是个时钟。

　　「差不多是舞会的时间了。你们是我国所能迎接的最后的客人，希望你们务必出席。」

　　才人与露易丝退出房间。而瓦德留了下来，对威尔斯行了一礼。

　　「还有什么事情吗？子爵。」

　　「很惶恐的，有件事情想要恳请殿下帮忙。」

　　「我听听看是什么事情吧。」

　　瓦德对威尔斯讲出了自己的愿望，威尔斯微微一笑。

　　「这可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吗？我很乐意接受这请托。」

　　舞会在城里的大厅举行。大厅中设置了简易的王座，王座上坐著阿尔比昂国王，年老的詹姆士一世。他瞇著眼，望著聚集的贵族与臣子。

　　尽管隔天就是他们面对灭亡之日了，这却是个相当华美的舞会。保皇派的贵族们如同在参加园游会一样地盛装打扮，桌上放置著为了这天特地保存的各式美食。

　　才人等人站在会场的角落，眺望著这个华丽的舞会。

　　「虽然明天一切就完蛋了，但还真豪华呢。」

　　才人这样一说，瓦德边点著头边答话。

　　「正因为要面对终结，所以才能表现出那样开朗的态度啊。」

　　威尔斯一出现，欢呼声就自贵妇人们之间响起。年轻又英姿焕发的王子似乎不管在哪里都很受到欢迎。他靠近王座，在父王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

　　詹姆士一世霍地想要站起身来，但是大概是因为年纪相当大了，他踉跄著差点倒下。大厅的各处响起了毫不担心的笑声。

　　「陛下！您现在倒下还太早呢！」

　　「正是如此！至少明天之前您没有好好站著的话，我们会很困扰的！」

　　詹姆士一世似乎没有因为这些玩笑话而感到不快，脸上浮现出亲切的笑容。

　　「哎呀，诸位，朕只是坐久了所以脚麻了而已。」

　　威尔斯紧靠著父王站立，支撑著他的身体。陛下轻轻咳了一声之后，大厅内的贵族与贵妇人一起站直了身子。

　　「诸君，朕有事要向忠诚勇猛的臣下诸位宣布。明天叛军『雷空·圭斯塔』终于要对死守在纽卡索城中的我方王军发动总攻击。难为诸君跟随著这无能的王奋战至今，但是，明天的战争已经不能称为战争了，恐怕将成为单方面的虐杀吧。朕不忍心看到忠诚勇猛的各位负伤迈向死亡的样子。」

　　年老的国王咳嗽数声后，继续说道。

　　「因此，朕将给予诸君自由。辛苦各位长年累月地跟随朕，朕在此致上深厚的感谢之意。明天早上，巡洋舰『老鹰』号将会让妇孺搭乘后离开此地。诸君也搭上那艘船离开这个不吉的大陆吧。」

　　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一个贵族大声地对著王表达意见。

　　「陛下。我们只等待著一个命令！那就是『全军前进！全军前进！』今晚因为喝了美酒，所以耳朵变得有点重听。不知怎的，除了这个命令外，全都传不进耳里！」

　　集合于此的所有人员都点头同意这个英勇的发言。

　　「哎呀！陛下刚才的发言，听起来还真像是异国的语言？」

　　「您还不到服老的时候呢！陛下！」

　　年老的国王擦擦眼角，低声说了句短短的「这些笨蛋们……」之后，高举起魔杖。

　　「好吧！既然如此，就随著朕这个国王前进吧！那么，诸君！今晚是如此良宵，相迭的双月乃是来自始祖祝福之旋律！尽情喝吧！吃吧！跳吧！该好好享受不是吗？」

　　周围一片笑语喧哗。在这种时候从托里斯汀前来的访客似乎很难得，保皇党的贵族们轮番来到露易丝等人的身边。贵族们完全没有提到会让人伤感的话语，而是前来劝酒或说笑。

　　「大使！请试试著这个葡萄酒！我认为这酒比贵国的酒还要好！」

　　「什么！不行！拿出那种东西，可是会丢了阿尔比昂的脸！请吃吃看这个涂著蜂蜜的鸡，这可是好吃到会让您连舌头都想吞下去！」

　　末了，贵族们会大吼著「阿尔比昂万岁！」而后离去。

　　才人变得忧郁起来。临死之前还能够如此开朗的人们，与其说是勇敢，还不如说是让人感到无比的悲伤。露易丝似乎有更深刻的感触。她甩甩头，无法继续忍耐这个场合的气氛，走到外面去。

　　才人原本想要跟上去，但是想到瓦德在场，所以催促他去追露易丝。

　　瓦德点点头，前去寻找露易丝。才人看来很寂寞地看著这一幕，他叹了口气后，蹲在地板上缩成一团。

　　看到才人这个样子，原本在宴席的中心谈笑的威尔斯走了过来。

　　「你是身为拉·瓦利埃尔小姐使魔的少年吧？但是，以人当成使魔还真是稀奇。托里斯汀真是个奇特的国家呢。」

　　威尔斯这样一说后，笑了。

　　「在托里斯汀也是很稀奇的啦。」才人用著疲惫的语气回答。

　　「心情不好吗？」

　　威尔斯好像很担心地看著才人的脸。才人受伤的手臂还很痛，又因为看到明天就要赴死的人们，让他更加忧郁起来。

　　才人站了起来，询问著威尔斯。

　　「虽然很没礼貌……那个，你不害怕吗？」

　　「害怕？」

　　威尔斯用惊讶的表情凝视著才人。

　　「你不害怕死亡吗？」

　　才人这样一说，威尔斯笑了。

　　「你是在为我们担心吗！真是个温柔的少年啊。」

　　「不是啦。这是因为，如果是我的话会很害怕。如果我将在隔天参加必死的战争，我不认为自己在前一天能够像你们一样地笑。」

　　「那当然是会害怕啦。不可能有不害怕死亡的人。不管是王族也好，贵族也好，还是平民，都是相同的吧。」

　　「那么，为什么？」

　　「因为有必需守护的东西。这个应当守护之物的价值，能让我们忘记死亡的恐怖。」

　　「要守护什么呢？名誉？自尊？为了这种东西而死可是很蠢的啊。」

　　才人用强烈的语气说道。

　　威尔斯望著远方，开始叙说著。

　　「我方之敌，贵族派『雷空·圭斯塔』揭示著所谓夺回『圣地』这个理想，打算要统一哈尔凯尼亚。有理想是无所谓。但是，那些家伙们并没有考虑到百姓们将为了这些而流下鲜血，也没有考虑到国土将荒废的问题。」

　　「但是已经没有胜算了吧？那么，活下来不是也很好吗？如果有胜算的话，就另当别论，但……」

　　「不，就算是我方无法获胜，最少也要让贵族派瞧瞧我等的勇气与名誉，显示出哈尔凯尼亚的王族们是不可小看的敌人。虽然我不认为那些家伙会因此就放弃『统一』跟『光复圣地』的野心，但就算是如此，我等还是必须展现出勇气。」

　　「为什么呢？」

　　才人这样问著。为什么非得为了展现勇气这种东西，而做到这种程度？在现代地球的日本长大的才人无法领会。

　　「为什么吗？很简单。这是我等的义务，是生于王室之人的义务。是无法平定内乱的王室，最后必须遵守的义务。」威尔斯毅然地说道。

　　才人无法理解。但是，威尔斯有著所爱之人，而对方也爱著威尔斯。为了那人活下去不是义务吗？不也算是一种义务吗？才人这样想著。

　　「托里斯汀的公主殿下爱著你啊。信上也写著说请您逃亡吧？」

　　才人这样一说，威尔斯像是想起了什么一般，微笑著回答。

　　「就是因为爱，所以有不得不装作不知道的时候。因为爱，所以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如果逃往托里斯汀，只是在给予贵族派发动攻击的藉口罢了。」

　　「但是、但是……」

　　才人说不下去了。威尔斯的决心非常坚定，似乎无论如何他都打算死在这里。威尔斯抓住才人的肩膀，直直望向他的眼睛。

　　「刚才说到的事情，别让汉丽塔知道。因为不必要的烦忧对美貌有害。她就像是瑰丽的花朵一样，你也这样想吧？」

　　才人点点头。汉丽塔的确是个美丽的公主。如果可能的话，才人也不想看到她悲哀的表情。但是，不管由谁提出怎样的劝告，威尔斯都不打算改变他的决心吧。

　　威尔斯闭上眼睛说。

　　「只是，请你这样告诉她。威尔斯勇敢地战斗，勇敢地死去。这样就够了。」

　　威尔斯说完这些话之后，再度回到宴席的中心。

　　被留下的才人，已经失去继续留在这里的心情，他向附近的佣人询问寝室的位置。

　　佣人正在解释房间的位置时，有谁从后面拍了才人的肩膀一下。他回头一看，瓦德站在那直盯著才人瞧。

　　「我有件事得告诉你。」瓦德冷冷说道。

　　「什么呢？」

　　「明天我和露易丝将在这里举行婚礼。」

　　才人的身体僵硬。一瞬间，他无法理解对方说了什么。

　　「在……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

　　「因为我希望务必能由那位勇敢的威尔斯王太子担任婚礼的媒人，而王太子也很爽快的接受了。在决战之前我们会举行仪式。」

　　才人沉默著点点头。

　　「你也会出席吧？」

　　瓦德这样说。而才人摇摇头。

　　「那么，明天早上你就立刻出发吧。我跟露易丝会骑著狮鹫回去。」

　　「不是说没办法飞那么远的距离吗？」

　　才人用昏昏沉沉的头脑，问著无关紧要的事隋。

　　「如果只是滑翔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没问题的。」

　　瓦德回答道。

　　「那么，和你就在这里道别了。」

　　「是、是啊。」

　　才人无精打采地垂下肩膀。

　　虽然早就心里有数，但是当这件事情变成现实时，还是会觉得非常寂寞。

　　才人拿著点著蜡烛的烛台，走在漆黑的走廊里。

　　走廊的途中有一扇窗户打开著，可以看见窗外的月亮。有一名少女独自一人看著月亮落泪。长而带点桃色的金发……沿著她白皙脸颊滑落的眼泪宛如珍珠，那个美丽的侧脸与悲伤的模样，让才人一时看呆了。

　　露易丝终于回过头来，发觉到拿著蜡烛的才人，她用力揉著眼角。虽然揉著眼睛，但是她的表情再度软了下来。才人一靠过去，露易丝就像是失去力气般依偎到才人身上。

　　「在哭什么啊……」

　　露易丝将额头靠上才人，然后把脸深深地埋进才人的胸前。

　　她紧紧地抱住才人。

　　第一次被露易丝主动拥抱，让才人感到很困惑。至今为止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不过，像是个少女般啜泣著，并抱住自己的露易丝，实在令人怜爱。露易丝受到伤害，所以感到难过。不过，这只是偶然吧。只是因为自己正好在场，所以露易丝才会抱住自己吧。对，就像是少女抱住布偶一般。事实上，有资格被她拥抱的不是自己，而是瓦德。

　　不过才人什么都没说，只是用著生硬的动作摸著露易丝的头发。露易丝的头小小的，简直可以收于掌中。

　　露易丝哭著说：「真讨厌……那些人们……为什么选择死亡呢？真无法理解。明明公主殿下希望他逃走……明明自己的恋人说要他逃走，为什么威尔斯王太子还是要选择死亡呢？」

　　「他说，是为了要守护重要的东西。」

　　「那算什么啊？这世上有比起所爱之人更重要的东西吗？」

　　「我怎么知道啊。王子大人的想法我可无法明白。」

　　「我要去说服王子，再一次试著说服他。」

　　「不行。」

　　「为什么啦？」

　　「因为你必须把信交到公主手上吧，那才是你的工作啊。」

　　露易丝像是自言自语地喃喃说著，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滑落。

　　「……我想快点回去。我想回到托里斯汀，我讨厌这个国家。这里都是些讨厌的人们跟笨蛋，每个人都只考虑到自己的事情。那个王子也是这样，完全不在乎被留下来的人的想法。」

　　虽然才人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露易丝是个女孩子。露易丝无法理解王子先前对才人所说的话，也没有必要理解。因为这样想，所以才人点点头。

　　露易丝接著露出骤然想起的表情，从口袋中拿出某物品。

　　「左手伸出来。」露易丝说。

　　「咦？」

　　「快点啦。」

　　才人按照她所说的，伸出了左手。露易丝拿出的是装著软膏的罐子。她用手指从罐子中挖起带著刺鼻香味的胶状药膏，涂到才人的手上。

　　「这是刚才从城里的人那边拿来的，是对灼伤很有效的水的魔法药。看来这城里只有药特别多的样子。也是啦，毕竟正在打仗。」

　　露易丝边这样嘀咕著，边在才人的手上涂药。

　　她果然还是有温柔的一面，才人想著。不过自己不能再继续依恋著这个温柔了。才人甩甩头，推开露易丝。露易丝似乎觉得很奇怪，呆望著才人。

　　那是才人从不曾见过的，毫无戒心的表情。

　　看著才人的僵硬表情，露易丝咬了咬嘴唇。

　　「……为什么摆出那种表情啊？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吗？」

　　「没啊。」

　　「我知道啦。回去以后我就会好好帮你找的……那个，能让你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

　　露易丝吞吞吐吐说著。看来她似乎误会了。不过，这样正好。才人心里想。

　　「……不必了。不用帮我找也没关系。」

　　「为什么啊？」

　　「你要结婚了吧？现在不是帮找我回去的线索的时候吧。」

　　「真受不了，你还在在意那件事啊？这是我在拉·罗歇尔的旅馆说过的话吧。那时我确实说了我要结婚……不过、不过那不是认真的啦。」露易丝把脸转开。「我还不能结婚。因为我还没有成为杰出的魔法师……也还没找到让你回去的方法……」

　　才人思考著。

　　原来如此。如果我在的话，也许露易丝就不肯结婚也说不定。

　　这个责任感莫名强烈的自大小姑娘，在找到让我回去的方法之前，也许都会拒绝结婚也不一定。

　　那样对露易丝不好，才人这样想著。那样的话，对这个耀眼而美丽，清纯而温柔的露易丝来说不是好事。

　　「没关系啦。回去的方法我一个人找就好，所以你结婚吧。」

　　「什么啊！你可是我的使魔，所以别说任性的话！在找到让你回去的方法之前，你可要好好的保护我才行！」

　　露易丝狠狠地瞪著才人说。

　　「我无法保护你。」才人垂下肩膀，落寞地说：「这趟旅程让我体会到这个事实。」

　　才人脑中回忆起这趟旅程的情景。被箭矢攻击时，自己是被瓦德的咒文所救的事，决斗中输给瓦德的事，被戴著白色面具的男子袭击时，自己无法救助露易丝的事。

　　解救危机的全是瓦德，自己只是无法动弹的旁观著。

　　「我既不像那个子爵，是个强大的魔法师，也不是别的什么人物。就算说我是什么『传说中的使魔』、什么『甘道夫』……结果，我还是个普通人。也不知道正确的战斗方法，充其量就只会胡乱挥著剑。这样的我无法保护你。」

　　露易丝赏了才人一耳光。

　　「没出息！」

　　「露易丝，我们就在这边分别吧。你跟子爵坐狮鹫回去，我则是搭著『老鹰』号回去。回去以后，我就去寻找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这些日子以来，承蒙你照顾了。」才人表情不变地说道。

　　「你是认真的吗？」

　　「是啊。」

　　「笨蛋！」

　　露易丝怒吼著。从她眼里淌下一串串的泪珠。

　　就算如此，才人还是没有回应。他只是一直凝望著露易丝发抖的模样。

　　「我讨厌你！我最讨厌你了！」

　　才人垂著眼帘，低声说道：

　　「我知道啊。」

　　露易丝唰地转过身子，就这样往黑暗的走廊跑走了。才人摸了摸脸颊，被打了一巴掌的脸颊阵阵刺痛著，让才人的心情极度地悲伤。

　　「永别了，露易丝。」

　　才人小小声地说。虽然打定主意不哭泣，但是眼泪却自己溢出停不下来。

　　「永别了。温柔而可爱的……我的主人。」

第九章 决战

　　隔天早上。

　　在设置于钟乳石洞里的港口中，才人为了搭上「老鹰」号，混在即将撤离纽卡索的人群中排著队。之前被捕获的「玛丽·格兰特」号上，也搭乘著即将离开这里的人们。

　　「因为爱，所以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吗？」

　　才人背上的德鲁弗林加悄悄地说著。为了让他能开口，才人拿掉剑鞘把剑用绳子吊挂在背上。如果没有说话的对象，有今天这种心情的时候会难以忍受。

　　「别说了。」

　　「为什么呢？」

　　「被你这样一说会让我火大。」

　　「因为爱，所以有不得不装作不知道的时候……吧？」

　　「我就说少啰唆了不是吗？」

　　「我知道了啦。伙伴叫我别说，我就不再说了。不过，接下来要怎么办啊？从那个小姑娘那里脱离是不错啦，不过你有地方可去吗？」德鲁弗林加用呆滞的语气发问。

　　「怎么可能有地方去啊。」

　　「那么，我们是要去寻找让伙件回到原来世界的方法吗？」

　　「说找就找得到吗？在这个世界里，我可是一个人都不认识。」

　　才人不怎么高兴地答话。回去的方法？虽然对露易丝说了自己要去找，但是才人根本毫无头绪。只是有种「必须离开露易丝身边」的念头而已。

　　「那么来当佣兵如何？」

　　「佣兵？」

　　「是啊。肩上扛著一把剑，今天在这个战场，明天到那个战场，在诸国间流浪。收入还不差，能大展身手也很有趣喔？」

　　「听起来似乎不错。」才人嘟囔著。

　　「是啊。如果是我跟伙伴的话，大部分的家伙可都不是对手呢。」

　　「明明长满锈，只有气势比人强。」

　　「真过分。不过原谅你，因为你是伙伴嘛。话说回来，伙伴，之前我好像想起了某件事……」

　　「什么啦？」

　　「伙伴你被称为『甘道夫』吧？」

　　「是啊，说我是什么传说中的使魔还是啥的。不过我这么弱，说我是『传说』可会让人笑掉大牙呢。」

　　「没那种事情啦，之前只不过是因为对手太强了。对了，这个名称啊……」

　　「怎样？」

　　「哎呀，毕竟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啦……怎么说，脑中好像有点印象……」

　　德鲁弗林加不断喃喃自语。

　　「反正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吧？不过我说啊……你不是一把剑吗？哪个部分是脑呀？」

　　「大概是剑柄吧。」德鲁弗林加稍微思考了一下后说道。

　　这样一说，把才人逗笑了。

　　终于轮到才人登船了。不愧是艘逃难船，爬上舷梯登上船后，船上就像是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人。连想要在甲板上坐下也办不到。

　　才人把身体探出船舷，望著钟乳石洞穴。一想到现在露易丝正在举行婚礼吧？他就感到很寂寞，所以才人闭上了眼睛。

　　接二连三登船的人们使得船上越来越拥挤，才人不断地被人群推挤著。不知道是谁的手肘撞到了受伤的手臂，才人痛得惨叫。

　　就在这时候，威尔斯皇太子在摆放著始祖布利弥尔的礼拜堂里，等待新郎新娘的登场。周围没有其它人，因为大家都忙于准备战事。威尔斯也打算尽快结束婚礼，好前去准备应战。

　　威尔斯身著皇太子的正式礼服。

　　亮紫色的斗篷是王族的象征，头上戴著的帽子则装饰著象征阿尔比昂的七色羽毛。

　　门被打开，露易丝跟瓦德出现了。露易丝呆呆站在原地。瓦德催促著她，走到了威尔斯面前。

　　露易丝感到很困惑。今天一大早她就突然被瓦德叫醒，还被带到这里来。

　　虽然感到困惑，不过因为自暴自弃的心情支配著她的心，所以露易丝也没有仔细思考，带著尚未睡醒的头脑来到这里。王子等人赴死的觉悟，跟才人昨天的态度，都让露易丝极度的消沉。

　　瓦德对这样的露易丝说「现在开始举行婚礼」，然后把从阿尔比昂王室藉来的新娘头冠戴在露易丝的头上。新娘的头冠装饰著被施了魔法所以永不枯萎的花朵，造型非常美丽又雅致。

　　接著瓦德脱下露易丝的黑色斗篷，让她披上同样是从阿尔比昂王室藉来的纯白斗篷。这是只允许新娘穿戴的，属于少女的斗篷。

　　但是就算被瓦德这样打扮著，露易丝还是毫无反应。瓦德认为露易丝这种态度就表示她同意了。

　　在瓦德与露易丝并列于站在始祖布利弥尔像前方的威尔斯面前后，瓦德向他行了一礼。瓦德的穿著则是平常穿的魔法侍卫队制服。

　　「那么，仪式开始。」

　　王子的声音传入露易丝的耳中。但是，那就像是在远处敲响的钟声，是个飘渺不清的声音。露易丝的心还是被如浓雾般的云层笼罩著。

　　「新郎，子爵尚·雅克·法兰西丝·杜·瓦德，你愿以始祖布利弥尔之名，发誓敬重、挚爱此人，并且娶她作为你的妻子吗？」

　　瓦德重重点头，把握著魔杖的左手放到胸前。

　　「我发誓。」

　　威尔斯微笑著点点头，然后将视线移到了露易丝丝身上。

　　「新娘，拉·瓦利埃尔公爵的三女，露易丝·法兰西斯·露·布朗·杜·拉·瓦利埃尔……」

　　威尔斯朗声诵读著结婚誓辞。

　　露易丝察觉到现在正在进行婚礼的仪式。对方是自己过去憧憬的人，值得信赖的瓦德。由两人的父亲所订下的结婚承诺，曾在她年幼的心中想象过的模糊未来，现在正要变成现实。

　　自己并不讨厌瓦德。应该还算是喜欢吧。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这么难过呢。

　　为什么心情会如此低落呢？

　　是因为眼见即将灭亡之国吗？还是因为看到舍弃所爱之人自愿赴死的王子？

　　不对。悲伤的事情虽然会让人心酸，但是不会让心里蒙上一层像这样的云。

　　不会让心里蒙上这样深厚又抑郁的云。

　　露易丝突然想起自己对著才人说出要结婚那时的事情。

　　为什么自己会讲出那种话来呢？

　　因为希望有人阻止自己。

　　被谁？

　　因为希望才人阻止自己。

　　为什么？

　　露易丝察觉到理由，所以脸都红了。她发觉到昨晚在走廊上遇到才人时，自己为何会无法忍耐住悲伤，扑进才人怀里的原因。

　　但是，那是自己真正的心情吗？

　　露易丝也不明白。不过，难道没有确认一下的价值吗？

　　毕竟，自己不论在感情多么激昂的情况下，都不会做出主动扑进异性怀里这种事情。

　　另一方面……

　　在「老鹰」号上。靠在船舷边陷入消沉的才人，视野突然有一瞬间变得朦胧。

　　「唔？」

　　「怎么了？伙伴？」

　　才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起来。左眼的视线，就像是夏天扭曲的热气一般摇晃著。

　　「眼睛怪怪的。」

　　「只是累了吧？」德鲁弗林加傻傻地说。

　　「新娘？」

　　注意到威尔斯看著自己，露易丝慌张地抬起头。

　　婚礼在她心不在焉的情况下依旧继续进行著，露易丝感到困惑。该怎么办才好？这种时候该怎么做才对呢？没有人能告诉她。唯一拥有答案的只有露易丝的使魔，现在一定正在远离这个地方。

　　「感到紧张吗？这也没办法。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第一次都会紧张呢。」威尔斯微微一笑，继续说道。「虽然这只不过是个仪式，不过既然是仪式就有执行的意义。那么我再重复一次吧。你愿以始祖布利弥尔之名，发誓敬重、挚爱此人，并且嫁给他……」

　　露易丝领悟到，没有人会告诉她这个困扰的答案。

　　得由自己来决定才行。

　　露易丝深呼吸一口气，下定决心。

　　露易丝在威尔斯尚在宣读誓辞的途中，就摇了摇头。

　　「新娘？」

　　「露易丝？」

　　威尔斯和瓦德两人露出惊讶的表情望著露易丝。露易丝转向瓦德，脸上浮现出悲哀的表情，再度摇摇头。

　　「怎么了呢，露易丝？身体不舒服吗？」

　　「不是的，对不起……」

　　「如果今天不适当的话，那就改期……」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对不起，瓦德，我不能跟你结婚。」

　　威尔斯面对这个突然发生的状况，产生了疑问。

　　「新娘并不期望这个婚姻吗？」

　　「正如您所说的。虽然对两位非常的失礼，但是我并不期望这个婚姻。」

　　瓦德的脸猛一下红了起来。威尔斯像是很困惑地侧著头，遗憾地对瓦德说道。

　　「子爵，虽然非常遗憾，但是如果新娘不期望的话，就不能继续举行婚礼。」

　　但是，瓦德完全不理会威尔斯，他拉起露易丝的手。

　　「……你只是太紧张了。对吧？露易丝。你不可能拒绝与我结婚的。」

　　「对不起，瓦德。我曾经很崇拜你。也许可以称为恋爱也不一定。但是现在不同了。」

　　露易丝这样一说，瓦德改为扣住露易丝的肩膀。他的眼角竖起，表情不是平时的温柔表情，而是让人会联想到蜥蜴之类的冷酷表情。

　　瓦德用狂热的语气吼叫著。

　　「世界啊，露易丝，我会得到世界。为了这目的，我需要你！」

　　露易丝边对瓦德的激烈改变感到畏惧，边摇著头。

　　「……我才不想要什么世界啊。」

　　瓦德张开双手，逼近露易丝。

　　「我需要你啊！你的能力，你的力量！」

　　瓦德的激烈态度让露易丝感到非常恐惧不安。她连作梦都没有想过，那样温柔的瓦德会用这种表情咆哮著。露易丝退了几步。

　　「露易丝，你忘记我曾说过的话了吗？你会成长为不输给始祖布利弥尔的优秀的魔法师吧！你只是自己没有注意到而已！你有那个才能！」

　　「瓦德，你……」

　　露易丝的声音因为恐怖而颤抖著。这不是露易丝认识的瓦德，是什么把他变成会说出这种话的人呢？

　　在「老鹰」号上，才人再次揉著眼睛。

　　「怎么了？伙伴？」

　　「我的左眼真的怪怪的。」

　　「所以说你累了啊。」

　　但是才人左眼的视线变得更加扭曲。

　　这情形持续了一阵子后，左眼中形成了景象。

　　「哇！看得到了……这是什么啊？」

　　才人大喊著。结果，那是某个人眼前的景象。

　　才人感觉到左眼跟右眼分别看著不同的东西。

　　「看得到……」

　　「看得到什么啊？伙伴。」

　　「这个……大概是……露易丝看到的东西吧？」

　　才人回答。他想起露易丝曾经说的事情。

　　「使魔会被赋予能够成为主人的双眼、双耳的能力。」

　　但是，露易丝说过她完全看不到我所看到的东西……原来如此，也有相反的情况啰？

　　不过，为什么突然可以看见露易丝的视野呢。

　　才人看著左手。明明并没有握著武器，但是刻画在左手上的卢恩符文却发著光。原来如此，才人这样想。

　　这也是我的能力吧？传说中的使魔「甘道夫」的能力之一。

　　在什么情形之下，露易丝的视野会映照在我的左眼里呢？才人发挥天生的好奇心，开始思考。

　　看不下去瓦德对露易丝的激动态度，威尔斯打算从中调停。

　　「子爵……你被甩了。应该要干脆的……」

　　但，瓦德甩开皇太子的手。

　　「给我闭嘴！」

　　瓦德的发言让威尔斯吓了一大跳，他愣愣地呆站著。瓦德握住露易丝的手，露易丝有种被蛇缠绕住的感觉。

　　「露易丝，你的才能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啊！」

　　「我才不是那种有才能的魔法师呢！」

　　「所以我说过了好几次！你只是自己没察觉而已啊！露易丝！」

　　露易丝打算甩开瓦德的手。但是被非常强大的力量所握住，她根本无法甩开。表情因为疼痛而扭曲，露易丝说道。

　　「像这种婚姻，我死也不愿意！你根本不爱我不是吗？我懂了，你爱的只是你认为我拥有的魔法才能而已！那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真过分！为了这种理由要跟我结婚，这实在太侮辱人了！」

　　露易丝挣扎著。威尔斯把手放在瓦德的肩膀上，打算把他拉开。但是这次威尔斯却被瓦德狠狠推开。

　　被推开的威尔斯涨红了脸。他站直身子，然后拔出魔杖。

　　「这、这实在是太不敬了！实在是个侮辱！子爵，现在马上放开拉·瓦利埃尔小姐！如果你不照办，我的魔法之刃将会把你切碎！」

　　瓦德终于把手自露易丝身上移开。他的脸上浮现非常温柔的笑容，但是这笑容却是用谎言粉饰而成的。

　　「即使我这样说也不行吗？露易丝。我的露易丝。」

　　露易丝边气得发抖边回答。

　　「不要！谁要跟你结婚！」

　　瓦德抬头仰望天空。

　　「在这旅途中，为了掌握住你的心，我可相当的努力了……」

　　瓦德摊开两手摇著头。

　　「事情演变到这样那也没办法了。那就只好放弃目的之一吧。」

　　「目的？」露易丝侧著头。她思考著瓦德到底打算做什么？

　　瓦德吊起一边的嘴角，脸上出现可怕的笑容。

　　「没错。这次的旅行中，我总共有三个目的。就算只能达成其中两个，也应该算是能接受了。」

　　「达成？两个？什么意思？」

　　露易丝一边因为不安颤抖著，一边反问瓦德。她的心中有个不愿意面对的想象正在急速膨胀著。

　　瓦德举起右手，伸出食指。

　　「首先，第一个是你，露易丝。也就是得到你这件事。不过看来这无法达成了。」

　　「这当然！」

　　接下来瓦德伸出了中指。

　　「第二个目的是，露易丝，放在你口袋里的汉丽塔的信。」

　　露易丝猛然一惊。

　　「瓦德，你……」

　　「然后第三个……」

　　从瓦德的「汉丽塔的信」这个发言领悟到一切的威尔斯，拿好魔杖开始念诵咒文。

　　但是瓦德就如同他的别名「闪光」，他迅速地拔出魔杖，完成了咒文的咏唱。接著如风一般地翻转身体，用闪烁蓝白色光芒的魔杖贯穿了威尔斯的胸口。

　　「你、你这混帐……是『雷空·圭斯塔』……」

　　威尔斯口中涌出大量的鲜血，露易丝发出了尖叫。

　　瓦德边用发光的魔杖深深地掏挖著威尔斯的胸膛，边低声说道。

　　「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你的命，威尔斯。」

　　威尔斯砰地一声倒地。

　　「贵族派！你原来是阿尔比昂的贵族派吗！瓦德！」

　　露易丝一边颤抖著一边怒吼。瓦德是个背叛者。

　　「没错。我正是阿尔比昂的贵族派，『雷空·圭斯塔』的一份子。」瓦德用冷漠而不带感情的声音说。

　　「为什么！身为托里斯汀的贵族的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等是忧虑著哈尔凯尼亚的未来，跨越国境结合的贵族联盟。对我等来说，国境并不存在。」瓦德再度举高魔杖。「哈尔凯尼亚会藉由我等的手统一，并夺回始祖布利弥尔降临的『圣地』。」

　　「以前……以前的你并不是这样的！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你？瓦德……」

　　「是因为光阴和诡谲多变的命运的安排。虽然这改变了你所知道的我，但是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解释。因为这可是说来话长。」

　　就像是突然想到似地，露易丝握住魔杖准备朝瓦德挥动。但是她轻易便被瓦德打飞，滚到了地板上。

　　「救救我……」

　　露易丝惨白著脸往后退。虽然她想要站起身，却因为腿都软了而站不起来。

　　瓦德摇著头。

　　「所以啊！所以我才说了，和我一起取得世界吧！」

　　风的魔法「旋风裂破」袭来，露易丝像张纸片般被旋风吹开。

　　「不要啊……救命……」

　　「不听话的小鸟，就只好把它的脖子拧断。不是吗，露易丝？」

　　被打飞的露易丝撞上了墙壁，而后滚到地板上发出呻吟声。眼泪自她眼中湓出。

　　她反复向不在这里的使魔求救。

　　「求求你……来救我……」

　　如同在念咒一般，露易丝不断重复说著。

　　瓦德彷彿很愉快地咏唱起魔法。是「电光雷云」。

　　「我很遗憾……居然不得不用这双手夺走你的生命……」

　　是那个把才人左手烧焦的雷击咒文。如果被正面击中的话，就会没命。

　　她全身都在作痛，又因为冲击力几乎快要无法呼吸。露易丝像小孩子般畏惧著，流下眼泪。

　　「才人！救我啊！」露易丝高声大喊。

　　咒文完成后，正当瓦德打算对著露易丝挥下魔杖的那瞬间……

　　礼拜堂的墙壁伴随著巨响倒塌，一阵烈风从外吹袭而入。

　　「是你……」瓦德低声说。

　　在千钧一发之时打破墙壁冲进来的才人，利落地用德鲁弗林加架住瓦德的魔杖。

　　「你这混帐！」才人用剑横砍过去。瓦德往后一跳，避开攻击。

　　才人瞄了露易丝一眼。

　　是昏过去了吗？露易丝在发出尖叫的同时也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才人瞪视著瓦德，眼中熊熊燃烧著怒火。那是一种如同要用眼神杀人的气势。才人狠狠地咬住嘴唇低吼。

　　「饶不了你！」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甘道夫。」瓦德露出残忍的笑容，高傲地说。

　　才人不回答，只是凭著一股怒气挥砍著剑。可是剑只是把地板击碎而已，瓦德高高跳起，轻易地避开了攻击。

　　「是吗，原来如此啊。主人的危机显现在你的眼中吗？」

　　瓦德站在始祖布利弥尔的像旁边，把双手交迭在胸前，一副绰有余裕的态度。

　　「你竟然骗了露易丝！」

　　才人大吼后，将剑举在腰间冲向瓦德。瓦德跃身闪躲这一击，然后优雅著地。这动作看来就像是身上长著翅膀。

　　「为了达到目的，只能不择手段。」

　　「露易丝可是信赖著你啊！她信赖著身为她的未婚夫，又是年幼时崇拜对象的你啊……」

　　「要相信我也是她自找的。」

　　瓦德一边跳跃著，一边避开才人的剑。接下来他挥动魔杖，发动咒文。才人打算用剑挡下，但是风的魔法「旋风裂破」把才人连人带剑一起打飞。

　　才人撞上墙壁，发出呻吟声。受伤的左手很痛。疼痛的手臂使得才人无法做出平常的动作。

　　「怎么了，甘道夫？动作很迟钝喔？你可得让我好好乐一乐才行呢。」

　　瓦德露出残忍的笑容，高傲地说。

　　就在此时，德鲁弗林加叫了起来。

　　「我想起来了！」

　　「你干嘛啦！在这种时候！」

　　「是吗……是『甘道夫』吗！」

　　「怎样啦！」

　　「哎呀！我过去也被你使用过啊，甘道夫。不过我都忘了。毕竟这是距今六千年前的事情啦！」

　　「你说什么梦话啊！」

　　瓦德的「旋风裂破」袭来。才人打算避开，但还是被魔法击中，重重地飞了出去。

　　「真怀念啊，让人感伤。是吗……唉唉，难怪我有种怀念的感觉，原来是这样啊。伙伴就是那个『甘道夫』吗！」

　　「给我差不多一点！」

　　「真高兴啊！就是这样才行！我也不该继续保持这副模样了！」

　　在德鲁弗林加大喊之后，剑身开始发光。

　　才人一瞬间愣住，他直盯著德鲁弗林加瞧。

　　「喂？德鲁？」

　　瓦德再度使出「旋风裂破」。

　　剧烈的风势对准才人吹袭而来，这一刹那，才人举起开始发光的德鲁弗林加。

　　「没用的！你已经知道用剑是避不开的吧！」瓦德大叫著。

　　但是，原以为能把才人吹倒的风却被德鲁弗林加的剑身吸收了。

　　接著……

　　德鲁弗林加现在就像是刚被琢磨过一般，闪耀著光辉。

　　「德鲁？你……？」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伙伴！哎呀，我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么说来，我是在觉得很厌烦时，改变了自己的身体。毕竟，既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又都是些无趣的家伙们嘛！」

　　「你也不早讲！」

　　「没办法嘛，因为我忘了啊。不过放心吧，伙伴，那些蹩脚的魔法我会全部吸收下来的。我可是『甘道夫』的左手，德鲁弗林加大人呢！」

　　瓦德兴味盎然地望著才人手上的剑。

　　「原来如此……果然不是把普通的剑吧。你降低了我的『电光雷云』威力时，我就该警觉到才对。」

　　就算如此，瓦德还是没有失去从容的态度。

　　他举起魔杖，微微一笑。

　　「那么，看来我也该拿出真本事了。让我来教导你风的魔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强魔法的原因吧。」

　　虽然才人冲向瓦德，但他像是身带轻功般边闪躲著剑光，边咏唱著咒文。

　　「无处不在的风……」

　　咒文完成后，瓦德的身体突然分身了。

　　一、二、三、四……和原本的身体合计起来，共有五个瓦德将才人包围。

　　「你居然会分身！」

　　「这不是普通的『分身』。这是遍及之风，风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有风吹动之处，不管是在何处都能徘徊出现，这距离与意志的强弱成正比。」

　　瓦德的分身倏地从怀里取出纯白色的面具，并戴到脸上。

　　才人的身体因为愤怒与恐惧颤抖著。那个戴著面具的男子就是瓦德！站在佛肯身旁的男子……也就是在「码头」让才人遭受电击的男子，毫无疑问的正是瓦德！

　　「原来戴著面具的男人就是你啊……那么，帮助那个佛肯逃狱的也就是你了吧？居然会使用分身，还真是灵巧呢。你还说过什么在哪里都会出现是吧？」

　　「没错，而且每个分身都各自拥有意识和力量。我说过了吧？风是无所不在的！」

　　五个瓦德向才人袭来。瓦德还咏唱起咒文，让魔杖发出蓝白色的光芒。

　　是先前贯穿威尔斯胸口的咒文「大气之针」。

　　「魔杖本身就是魔法漩涡的中心，无法用那把剑吸收！」

　　魔杖微微地震动著。空气的漩涡回转著，形成锐利的空气之刃攻击才人的身体。

　　才人用剑挡住并驾开攻击。但是对手有五个，这边却只有自己一人。受伤了的手臂吃了一击，才人倒了下来。

　　瓦德愉快地笑著。

　　「以平民来说，你还算不错啊。应该说不愧是传说中的使魔吗？不过，果然还是个普通的古董啊。面对我的『遍及之风』也无计可施呢！」

　　五个瓦德渐渐逼近倒在地上的才人。

　　「喂，传说之剑！你是第一代『甘道夫』所使用的剑吧！德鲁！」

　　「正如你所说的，怎么？」

　　「多做出一些符合『传说』的行动啊！再这样下去的话会被杀的！」

　　「我发光啦，不是还帮你吸收了敌人的魔法了吗？」

　　「不是啦！噢，该怎么说啊？必杀技？那种可以一招就把对方解决的……」

　　「没有那种东西啦。我可只是把剑啊。」

　　五个瓦德跳了起来，打算用魔杖贯穿才人的身体。

　　「真派不上用场！这算哪门子传说啊！」

　　「哎呀，没办法，就是这种程度嘛。」

　　五个瓦德发动激烈的攻击。但是，只要才人保持背部靠墙的情况，能同时攻击才人的就仅限于三人。如果只是单纯的武器斩击的话，总算还能够应付。

　　「这样下去会输的！会被杀啊！」

　　「啧，真是个没用的家伙啊！」

　　就在此时……距离才人等人战斗的地点约十五公尺远之处，昏过去的露易丝醒了过来。露易丝看到才人正陷入苦战后，一脸愕然地举起了魔杖。

　　「你别管我啊！快逃！笨蛋！」

　　虽然才人大吼著，但是露易丝却不停手。她咏唱著咒文，挥动了魔杖。她似乎使用了「火球」魔法。那个魔法击中五个瓦德的其中之一，在他的表面产生了爆炸。

　　砰地一声，强烈的爆炸声响起，而那个瓦德消失了。露易丝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的景象。

　　「咦？消失了？因为我的魔法？」

　　剩下的另一个瓦德，打算袭击露易丝。

　　「快逃！」虽然才人吼叫著，但是露易丝打算再度咏唱咒文。而瓦德用魔杖把露易丝打飞。

　　才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他的身体因为发怒而全身颤抖著。看到露易丝在自己眼前被打飞，才人的嘴里发出了像是野兽吼声的咆哮。

　　「你竟敢把露易丝……」

　　攻击露易丝的瓦德再度回到战线，剩下的四个瓦德对才人展开更激烈的攻势。但是，才人的动作渐渐地越来越敏捷了。

　　四个瓦德的呼吸变得急促。虽然他们的心里想著「这怎么可能」，但是表情却没有丝毫改变。

　　一边施加攻击，瓦德问道。

　　「你为什么要回来送死？为什么要为了轻视你的露易丝舍弃生命？平民的思考还真令人无法理解呢！」

　　才人边挥舞著剑边怒吼著。

　　「那你这混帐为什么要杀了露易丝？你不是她的未婚夫吗！」

　　「哈哈，你果然爱上了露易丝吗？居然对主人抱著无法实现的爱慕！真是可笑！那个傲慢的露易丝明明不可能会理睬你！居然将她小小的同情误以为是爱情吗！真是个蠢蛋！」

　　「我才没有爱上她！」才人用力咬了咬嘴唇，怒吼著。「只是……」

　　「只是什么呢？」

　　「只是我的心会怦怦跳而已！」

　　「什么？」

　　瓦德露出困惑的表情。

　　「没错！只要看到她的脸，我的心就会扑通扑通直跳！理由什么的，怎样都好！总之我会保护露易丝！」

　　才人声嘶力竭地大喊。

　　他左手的卢恩符文放出更明亮的光芒。

　　受到这个光芒的影响，德鲁弗林加也开始发光。

　　「很好！很好啊，伙件！对！就是这样！我想起来了！我所知道的『甘道夫』也是这样积蓄力量的！伙伴，听好了！」

　　才人的剑总算砍倒了一个瓦德。

　　「什么啊？」

　　剩下的瓦德脸孔扭曲，发出呻吟。

　　「『甘道夫』的力量强弱取决于心情的波动！怒气！悲哀！爱恋！喜悦！什么都行！总之要让内心产生情感波动，我的『甘道夫』！」

　　才人砍向瓦德。因为他的速度极为惊人，无法完全预测距离的瓦德被砍倒而消灭。

　　「你，你这家伙……」

　　还剩下三个。

　　「别忘了！战斗的不是我这把剑！我只不过是个工具！」

　　才人高高跳向空中，高举起剑。瓦德也跳了起来。

　　「空中可是『风』的领域呢……你的命我收下了！甘道夫！」

　　瓦德的魔杖从三个方向对著才人的身体刺击而来。但是，才人就像是像风车一样挥转著德鲁弗林加。

　　德鲁弗林加大叫著。

　　「战斗的是你，甘道夫！你内心的震动，驱使著我！」

　　下一刻，三个瓦德都在流光瞬息之间被砍中撕裂。

　　才人降落到地上。

　　所有的「遍及之风」都四分五裂，剩下的瓦德本人则是重重地摔向了地面。

　　瓦德被砍断的左手，也在下一瞬间掉到地上。

　　虽然才人顺利著地，但是他却踉跄跪倒。疲劳已经达到了极限。

　　瓦德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瞪著才人。

　　「可恶……身为『闪光』的我怎么可能会败北……」

　　才人想要冲向他，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呜……」

　　「啊啊，伙伴。如果乱来的话，能以『甘道夫』身分活动的时间也会减少。毕竟，你只是为了帮主人争取念咒时间而生的使魔呢。」德鲁弗林加说明著。

　　瓦德用剩下的右手挥动魔杖，漂浮在空中。

　　「算了，只达成一个目的就算可以了。不管如何，我等『雷空·圭斯塔』的大军马上就会冲进这里。你听！可以听到马蹄声和龙的振翅声吧！」

　　的确，从外面远远传来了大炮声或是火魔法爆炸的声音。在轰隆作响的声音中，还混杂著战斗中的贵族或是士兵们的怒吼声，以及临死前的哀嚎声。

　　「你就和愚蠢的主人一起化为灰烬吧！甘道夫！」

　　瓦德临走前丢下这句狠话后，就从墙上开的洞飞身而去。

　　被留下的才人将德鲁弗林加当作拐杖，踉踉跄跄地拖著脚移动，靠近露易丝。

　　「露易丝！」

　　才人抱起露易丝。但是，露易丝还是没有睁开眼睛。才人慌张地将耳朵贴近露易丝的胸口。

　　扑通、扑通、扑通。

　　因为听到了心跳声，所以才人摸著胸口松了一口气。露易丝全身满目疮痍，斗篷到处都裂开了，膝盖和脸颊上都是擦伤。

　　衣服下面一定到处都是瘀伤吧。

　　露易丝用手紧紧地护著胸口附近。在手的下方，她胸前口袋的钮扣已经松开，可以看到汉丽塔的信从中露出。看来露易丝她……就算失去了意识，也打算坚守著这封信。

　　还活著真是太好了，自己有赶上真是太好了。才人这样想著。

　　「但是，伙伴……要怎么办？『老鹰』号早就已经出港了……」

　　正是如此。为了救露易丝，才人从即将出港的「老鹰」号上一跃而下。

　　「嗯？」

　　「不是『嗯？』的时候吧！你听，已经能听到外面的喊叫声了吧？看来少了皇太子的王军，好像没两下就败下阵来了。敌人马上就会攻进这里来吧。」

　　原来如此，似乎正是这样没错。怒吼与爆炸声已经逼近了城堡的内部。敌人何时会冲进这里，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吧。

　　才人轻轻地让露易丝躺到椅子上。

　　接著，他就像是要保护她一样，站在露易丝的身前。

　　「你打算做什么？」

　　「保护露易丝。」

　　才人这样一说，德鲁弗林加窣窣抖动。

　　「唉，除此以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了呢。毕竟伙伴是『甘道夫』，而这个贵族小姑娘是伙伴的主人。虽然合作的时间不长，不过很愉快呢。伙伴。」

　　「别说蠢话。」

　　「啊？」

　　「我、露易丝，还有你，都要活下来。」

　　「你也听过国王的演讲了吧。敌人据说可是有五万呢。」

　　「没差。」

　　才人挤出力气紧握住剑。如果是现在的他，不管敌人是五万也好，十万也罢，他都有种能够战胜的感觉。虽然达到疲劳极限的才人，现在恐怕连一个魔法师都打不赢，但是他却如此说著。

　　德鲁弗林加抖动的振幅越来越强烈了。

　　「真是令人欣赏呢！就是要这样！是啊，不过才五万！就像是去散步一样！」

　　就这样，才人举起德鲁弗林加，盯著礼拜堂的入口。

　　他做好准备，等待著迟早会出现的敌人……

　　但是，就在此时……

　　噗地一声，露易丝旁边的地面隆了起来。

　　「什么？」

　　才人看著地面。

　　「敌人？从下面袭来吗？」

　　才人正想朝下挥剑时，地上的石砖裂了开来，一个茶色的生物伸出头来。

　　「啊啊啊啊啊啊？」

　　那个茶色的生物一找到躺在旁边椅子上的露易丝，就抽著鼻子很高兴地在她身上四处摸索著。

　　「你……不是那只巨大鼹鼠维儿丹蒂吗！应该是基修的使魔没错！」

　　才人这样怒吼著的同时，基修突然从巨大鼹鼠爬出的洞穴里探出了头。

　　「喂！维儿丹蒂！你想要挖到那里去啊！虽然也没差啦！哇……」

　　灰头土脸的基修注意到在一旁吓傻般呆站著的才人和躺著的露易丝，他愣愣地说道。

　　「哎呀！你们！原来在这里呢！」

　　「为、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才人怒吼著。

　　「哎呀，怎么说呢。在与『土块』佛肯的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我们，不眠不休地追赶你们。毕竟这个任务可是关系著公主殿下的名誉呢。」

　　「这里可是在云层上呢！怎么追来的啊！」

　　这时，齐儿可从基修的旁边探出脸来。

　　「是靠塔帕莎的希儿菲朵呀。」

　　「齐儿可！」

　　「能到达阿尔比昂虽然是件好事，但毕竟是个不熟悉的异国呢。可是维儿丹蒂这家伙突然挖起了洞，我们跟在它后面，结果就来到了这里。」

　　巨大的鼹鼠哼哼喷著气，用鼻子摩擦著露易丝手上闪闪发光的「水之红宝石」。基修嗯嗯点著头。

　　「原来如此。它是追著『水之红宝石』的气味，挖洞挖到这里的吗？毕竟我可爱的维儿丹蒂最喜欢特别的宝石嘛。它可是一路挖著洞到了拉·罗歇尔呢。」

　　才人目瞪口呆，真没想到会被鼹鼠所救。

　　「哪？听我说嘛？我差点就可以抓到那个佛肯，但是被她逃了。那个女人明明是个魔法师，最后居然用跑的逃走。对了达令，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齐儿可边用手帕擦著脸上的泥土边问。

　　才人颤抖的声音说道。

　　「等、等、等等……」

　　「等等？在等什么呀？」

　　「等、等会再解释啦！敌人已经到了附近了！逃吧！」

　　「要逃？任务呢？瓦德子爵呢？」

　　「信已经到手了！瓦德是背叛者！剩下的事就只有回去了！」

　　「什么啊。虽然搞不懂，不过，已经结束了吗？」齐儿可很无趣地说著。

　　正打算抱著露易丝潜入洞穴时，才人突然想起一件事，所以把露易丝交给基修，回到了礼拜堂。他走近倒在地上的威尔斯。

　　但是，威尔斯的呼吸已经完全停止了。

　　才人闭上眼睛，略为默祷了一阵子。

　　「喂！在做什么啊？快点走吧！」

　　基修喊著这样的才人

　　才人搜著威尔斯的身体，他在寻找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当成遗物交给汉丽塔。于是他注意到戴在威尔斯手上，镶著大颗宝石的戒指。

　　这正是阿尔比昂王室代代相传的「风之红宝石」。

　　才人急急忙忙地将戒指自王子的手上拔下，放进口袋里收好。

　　「勇敢的王子大人……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事情。」才人低声说著。「我在这里向你发誓。我会守护我所相信的东西到底。」

　　才人这样说完，敬了一个礼后跑回洞穴。当他潜入洞穴的那一瞬间，打败王军的贵族派士兵和魔法师就涌进了礼拜堂。

　　维儿丹蒂挖的洞穴直直通往阿尔比昂大陆的正下方。

　　才人等人从洞穴里出来后，已经是身在云层中了。希儿菲朵接住了往下掉落的四人和鼹鼠。

　　而维儿丹蒂因为被风龙希儿菲朵用口衔著，发出了抗议的叫声。

　　「就忍耐一下吧，可爱的维儿丹蒂。只要忍耐到回到托里斯汀就好了。」

　　风龙缓缓下降，离开了云层之后，就朝著魔法学院用力拍动翅膀。

　　才人抱著露易丝，抬头仰望阿尔比昂大陆。

　　在云层和蓝天之中，阿比昂大陆越离越远。虽然只是短暂逗留，可是却留给才人各种感触的「白之国」，渐渐地远去。

　　才人凝视著怀里的露易丝。白皙的脸颊虽然被血和泥土弄脏了，但是露易丝的高贵跟清纯却丝毫不减。她脸颊上有著从泪水从眼中滑落留下的痕迹。

　　才人甩袖子帮露易丝擦著脸。自己的可爱主人脸上如此肮脏，可不能放著不管。

　　露易丝还是因为冲击持续晕厥著。才人看著露易丝的脸，无法克制地难过起来。可爱的露易丝。露易丝，我的露易丝……

　　扑通扑通，心脏加速跳动著。

　　明明是在这种场合，但是才人只是看著露易丝的脸，胸口就阵阵悸动。

　　此时的露易丝正昏昏沉沉地在梦中徘徊。

　　那是故乡拉·瓦利埃尔领地的梦。

　　中庭里被遗忘的池子……

　　浮在池塘里的小船上……露易丝躺在里面。只要一有痛苦的事情，露易丝总是躲在船里睡觉。那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不会被任何人所打扰，秘密的地点……

　　露易丝的心隐隐作痛。

　　瓦德已经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温柔的子爵，她崇拜的贵族。年幼的时候，由两人的父亲所订下的结婚承诺……

　　会轻轻抱起年幼的露易丝，把她带离这个秘密地点的瓦德已经不在了。现在的瓦德是卑鄙的背叛者。是杀害了充满勇气的王子，还想要对自己下手的残忍杀人犯。

　　露易丝在小船上哭泣著。

　　当她正在哭泣时，有某个人到来。

　　「子爵大人？」

　　梦中的露易丝问道。但是，她立刻摇了摇头。那个子爵已经不会到这儿来了。那么，会是谁呢？

　　出现的是才人。他把剑吊挂在背上，就算会变成落汤鸡好像也毫不介意，扑通一声跳进池塘，靠近露易丝所在的小船。

　　露易丝的胸口阵阵悸动。

　　才人将露易丝自小船里扶起后，用两腕将她抱起。

　　「你在哭吗？」

　　才人问著。梦中的露易丝像个小孩一样点了头。

　　「不要再哭泣了。露易丝，我的露易丝。」

　　露易丝想要发火。这个使魔，居然傲慢地称呼身为主人的自己为「我的露易丝」。可是她才正打算开口训斥，嘴唇就被才人吻住。虽然她手脚乱动著挣扎了一阵子，身体却软了下来。

　　在风龙身上，露易丝在才人的怀里醒了过来。

　　露易丝发觉自己被才人抱在怀里。抱著自己的才人，坐在风龙的尾巴与身体相连之处附近。因为才人凝望著天空的另一端，所以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醒了。

　　齐儿可、塔帕莎以及基修三人则把风龙的背鳍当成靠背，坐在前端。

　　风吹拂著脸颊。

　　啊啊，这并不是梦呢。

　　这样看来……自己得救了。

　　露易丝的心中涌上某种温暖的事物。

　　在自己将要被那个背叛者瓦德杀死的时候，才人冲了进来。然后自己先是昏迷过去，醒来之后虽然使用了魔法，但是又马上被瓦德打飞出去。

　　之后自己再次丧失意识……但是才人似乎打赢了呢。

　　虽然我们已经获救，但是，王军大概战败了吧。

　　威尔斯也去世了吧。

　　获救的喜悦和悲伤的心情交错著，露易丝差点落泪。

　　不过，因为她不愿意在才人的面前哭泣，所以露易丝闭上眼睛。

　　她也羞于对才人道谢。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是基修、齐儿可与塔帕莎，所有人不是都到齐了吗？在大家的面前感谢才人可是很丢脸的。因此，露易丝决定装睡。

　　即使这样，为了能够确认周围的情况，露易丝还是偷偷地把眼睛张开了一条缝。

　　才人的眼睛凝望著自己。直直地凝视著自己。

　　她回想起先前的梦境。你用这什么眼神看我啦，露易丝心里想著。

　　风龙加快了速度。

　　强风吹拂著自己的脸颊。

　　这风让人心情舒畅。

　　这阵风和才人带著热意的视线，让露易丝确实感受到自己还活著。

　　虽然有很多事情震撼著自己的心……

　　背叛者瓦德的事。

　　死去的威尔斯皇太子的事……

　　取得胜利的贵族派「雷空·圭斯塔」的事……

　　还有必须传达给公主的事……

　　发生了很多事情，每一件事都让露易丝非常的伤心。但是现在露易丝什么都不想思考，只想要被风吹拂著。

　　在逃出生天之后，露易丝想要暂时去品尝活著的实际感受。

　　当露易丝像这样一边装睡，一边充分地体会到活著的感触时……

　　才人的脸凑了过来。

　　当露易丝啊一声反应过来时，已经太迟了。

　　才人的唇与露易丝的唇交迭著。

　　露易丝不自觉地举高了手……但是立刻就将手放回胸口上。

　　因为希儿菲朵像疾风一般飞翔于空中，一阵阵强风刮过脸颊。

　　某种温暖的事物充满心中，治愈著自己因为可悲的事件而受伤的心灵。

　　虽然露易丝原本想和先前的梦中的自己一样，手脚乱动挣扎一番。

　　但她决定，至少在这阵风……

　　在这阵由异世界吹来，温暖舒适的风……

　　抚慰著脸颊的期间里，就继续装睡吧。

后记

　　我是山口升。真是非常感谢您拿起这本《零之使魔》的第二集。看到书腰上的宣传标语，我想应该会有人很惊讶吧。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吓得发抖，因为主角突然就被当成狗了嘛。虽然说这是从书中节录的内容。

　　我有提出「这还是别用这句比较好吧？毕竟是把人当狗耶。」的意见，但是因为责任编辑S小姐说「山口，你是哪里的狗啊？」，所以就变成这样了。请享受主角被美少女魔法师彻底当成狗使唤的德性吧。

　　话说，小时候我很喜欢玩寻宝游戏（话题转的真快啊）。先准备一个玩具宝箱，把它藏在某处，然后画张地图交给某个人。

　　那个某人会按照地图寻找宝箱，把什么都没有的房间或是庭院，当成栖息著魔物的迷宫或是荒野，玩著冒险游戏。

　　但是不管怎么幻想，家还是家，院子还是院子。眼前所见之物，无法成为崭新的冒险舞台。

　　我想要踏上让人热血沸腾的冒险舞台。我想要试试能让好奇心滚滚而出的冒险。

　　也因为如此，这次我写的是冒险故事。不不，我当然有好好地加入爱情戏与喜剧剧情啦。因为冒险需要领航员，而且是需要特别可爱的领航员。需要一个脸都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了，还会大喊著「我最讨厌你了！」的领航员。如果身边没有这种少女，那比起去什么冒险，还不如待在家里睡觉比较好。

　　就这样，如果您阅读这本书时，能透过主角的角度，来享受这座像个打翻的玩具箱般的奇幻主题公园里的游乐设施，那会让我感到很荣幸。

　　接著，虽然放在最后，感谢兔冢英志先生这次也画出了很棒的幻想插图。虽然我每次都只有粗略的作出「像这种感觉」之类的指定，但是您总是画给我完全合乎气氛的插图。德鲁弗林加剑柄部分的嘴巴很不错呢。采用那部分会开开合合说著话的设定，真有趣啊。

　　也感谢责任编辑的S小姐。如果你没有像是念咒般一直对我重复著「让美少年登场吧，多多登场吧」，我会更加的感谢你。

　　还有拿起这本书的各位读者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那么，让我们在第三集再会吧。

　　山口升